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
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
之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
在下故日食既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
土即人間日用五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
千里金行於世其流如泉火三月而改木一歲
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二
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亦名填讀
如鎮以鎮靜爲體讀如田以填塞爲用也木星
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
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
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
四十六年而合于日者一百四十五三垣曰天
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
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

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氐為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鉤鈐兩咸以防

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敘御于主所箕承帚掃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自邑荒也斗主藏賢受祿斗為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於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夫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坎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

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
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蓄牧
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
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
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閒有天街分華
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
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
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
故營國制城畫埜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
祀事柳主草木又為天廚主饗燕事星為文明
之會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
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桮星隕大異也
凌犯守罰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
周天如循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
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行遲速有常
度最遲之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

而七周天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零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為十一也

洪武元年三月辛卯彗星出昴北八月六日夜天鳴二年五月甲午朔四年九月庚戌朔日食五年五色雲見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八年甘露降南郊七月己未朔日食九年五星聚度六月戊子客星見七月癸丑朔日食乙亥客星沒十年二月白虹貫日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白虹貫日十一年九月客星掃天弁十二月乙巳朔日食十三年雷震謹身奉天二殿十四年十月壬子朔日食十一月黑氣亘天十五年正月白虹貫日二月彗星見十六年正月白虹貫日八月壬申朔日食十八年二月乙巳初昏五星並見九月戊寅太白經天客星入太微垣乙酉彗長丈掃翼十月彗星掃天廟五色雲再見十九

年三月白虹貫日四月熒惑留南斗七月癸亥
三辰晝見十二月癸未朔日食二十年二月五
星皆見五月丁丑三辰晝見六月太白經天二
十一年五月甲戌朔日食五色雲三見二十二
年九月丙寅朔日食十二月白虹貫日二十三
年正月熒惑入南斗九月庚寅朔二十四年三
月戊子朔日食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二十六
年四月太白經天七月甲辰朔日食二十九年
五星數失度三十年二月白虹亘天貫日五月
壬子朔日食十月熒惑犯南斗三十一年長星
隕聲如雷熒惑守心
建文二年三月丙寅朔日食
永樂元年四月太白出昴北四年甘露降醴泉
出六月己未朔五年十月辛巳朔六年四月己
卯朔十月乙亥朔日食十年甘露降方山十一
年正月辛巳朔十二年正月丙子朔六月丙寅

朔十一月甲午朔十四年五月壬辰朔日食八
月壽星見十五年京師有五色光卿雲見四月丁
巳朔十月癸未朔日食十七年甘露降卿雲見
十八年八月丁酉朔十九年八月辛卯朔二十
年正月己未朔二十一年六月庚戌朔日食
洪熙元年四月有星變十月丙寅朔日食
宣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食十月夜有蓬星入
日始滅十二月有異星見或曰含譽星也六年
四月彗出東井九月熒惑犯南斗七月正月辛
酉朔日食八年景星見天門八月熒惑犯南斗
閏八月彗出天倉旁入貫索掃七公是月有怪
星見或曰歸邪星也
正統元年五月六日雨花于寧波米形玉色積
尺餘七日始化九月白虹貫日修狼星動搖四
年八月丙子朔五年正月甲辰朔六年正月己
亥朔七月丙申朔七年六月庚寅朔八年雷擊

奉天殿鴟吻六月甲申朔十一月壬子朔九年
十月丙午朔十年四月　朔十一年四月
朔十二年八月　朔日食十三年二月
朔日食十四年熒惑入南斗大風雷雨毀南京
景泰元年正月壬午彗星出天市垣掃天紀二
年六月　朔日食三年三月甲午有星孛於
畢八月熒惑晝見十一月己未朔日食癸未客
星見輿鬼四年五月乙丑有星出鉤陳北二小
星隨之丁丑歲星晝見六月甲辰歲星晝見五
年四月　朔六年四月　朔日食
天順二年二月　朔日食七年二月晦空中有聲
五月　朔日食
成化二年太白曳入南斗三年二月丁酉朔日
食既雷震南京午門四年二月壬辰朔日食七
月有星孛於台斗五年六月癸丑朔六年六月
戊申朔日食七年春有星孛於天田入太微八

年春彗星見軒轅九年三月山東諸路黑氣亘天晝晦四月辛酉朔十年九月癸丑朔十二年二月乙亥朔日食黑青見十三年正月山陰兩血射人六月甲辰京師兩錢十七年南直山東河南同日地震十八年五月己巳朔日食二十年元日星變九月乙酉朔日食二十一年正月朔星隕有聲泰山屢震二十三年五月星隕有流星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

弘治元年風霾天壽山毀庵震陵六月癸巳朔二年十二月甲申朔日食三年十二月辛亥彗星見於天津七年三月己卯朔日食五月宣府山西河南白晝隕星八年三月乙酉朔日食十二月天鼓鳴十年各省天鳴地震十三年五月甲寅朔日食是年彗星見十四年正月朔陝西地震壞屋殺人朝城縣震至望十五年五月庚午朔九月庚午朔日食十一月戊子雲南晝夜

黑九日十八年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正德元年三月隕星大如月六月辛酉震郊壇門七月己丑彗星見於參井入北斗至於戌戌乃滅太白經天白虹貫日八月大角大火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晦二年正月乙亥朔日食卿雲見翼軫分野九年八月辛卯朔十年十二月癸丑朔日食十六年正月有星孛於東南頃之橫絕東西復為鉤屈二月長安大雷電以風雨白毛三月癸丑朔日食

嘉靖二年星孛天市雷震觀風臺十二月雷雪連日夜不止三年正月五星聚於營室四年十二月乙卯朔日食五年福建正月雨至四月止五月丁丑朔六年五月丁丑朔日食六月甲子京師雨錢七月壬辰南京雨血七年甘露降五

月辛未朔日食八年正月朔風霾晝晦十月癸
亥朔日食十年六月乙巳彗星見東井十一年
春星隕於衛八月彗星再見東井十二年六月
彗星見昴畢射天漢十月辛巳星隕如雨十六年
雷火謹身殿十七年甘露降景星見十八年四
月庚申彗星見兩旬始滅六月丁酉雷震奉天
殿景星再見十九年三月癸巳朔日食黃霧四
塞俄榮赤色暴風雹強縣天鼓鳴星隕為石九

月壬子熒惑入南斗十月水土金星聚于角十
二月戊午太白經天二十年雷火太廟燬仁成
二主二十一年七月己酉朔日食八月丁酉熒
惑掩南斗杓二十二年正月丙午朔日食二十
三年六月熒惑犯南斗二十四年五月壬戌朔
日食十二月己酉至乙卯日輪外黑氣如盤與
日光摩盪二十六年六月木星逆行晝營室二
十七年四月丙午朔二十八年三月辛未朔二

十九年二月丙申朔三十年二月己未朔三十一年正月甲申朔三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三十三年十一月戊戌朔日食三十四年山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閏十一月壬戌朔日食十二月晦日光青黑氣色影如盤數十相摩三十五年十月丙戌朔日食三十六年雷火奉天謹身華蓋殿午門奉天門三十七年九月甲戌朔日食三十九年嘉湖地震河水盪魚躍起六月茂州大雪七月又雪九月甲子朔四十年七月己丑朔日食熒惑犯南斗星流墜地光燭天蘇松嘉湖五月霪雨至十月赤虹二亘天四十一年冬至甘露降顯陵四十二年正月熒惑入南斗四十三年五月壬寅朔日食六月黑虹見北方有星在日輪外四十五年四月壬戌朔日食黑氣擾宮中

隆慶元年三月丙辰朔日食九月八日大暑如

盛夏次日大寒如嚴冬夜雷震達旦甘肅天鼓鳴二年正月朔京師至江浙大風走沙石晝晦河南東北大雹夜見火光天鼓再鳴雨黑豆三年二月乙亥朔日食江南霪雨土星逆行犯太微垣六年正月戊午朔日食

萬曆四年十月庚申朔五年閏八月乙酉朔日食彗見斗牛毛指婺女長數十丈十年六月丁亥朔日食彗出五車口十二年四月丁未朔十四年三月丙申朔日食十六年甘肅天鼓鳴十七年正月己酉朔十九年十一月癸亥朔日食彗星見胃又見室壁歲星見二十年十一月丁己朔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亥朔日食彗星見近紫微垣二十三年十月庚子朔二十九年六月丁卯朔三十一年四月丁亥朔三十三年三月乙亥朔日食南京星隕自空中分為三墜地有聲無迹常州鎮江泰州天鳴聲如怒濤三十六

年正月己丑朔三十八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風霾異常三十九年十一月丙申朔四十一年
九月丙辰朔四十三年閏八月乙巳朔日食四
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紅黃黑三色城中死
屋俱有巨人跡清明後六日杭州雨雪珠甚巨
四十五年八月癸巳朔日食山東星隕天鳴宣
府地震京師惟風四十六年蚩尤旗見東方海
州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罩城上四十
七年二月二十日風霾晝晦黃塵四塞赤光射
人如血日生暈兩耳黑氣五星鬬於東方火星
逆行白氣竟天三匝四十八年六月丁未朔日
食
天啓元年四月壬申朔三年三月辛卯朔日食
四年七月丁卯五星聚張七年正月己巳朔日
食
崇禎五年霪雨三月江西雨黑粟民取食之六

年九月庚寅朔日食七年正月朔旌平縣大震雷雹九年七月癸卯朔十一年五月癸亥朔十二年四月戊子朔十六年二月乙丑朔日食

天文志附記

萬曆初年有歐羅巴人名利瑪竇者挾其國圖書器物緜海道自西南諸國以入中華尚食京師發明九重天奧義嗣後同學相繼而來所譯教義諸書汗牛充棟而曆法一部尤為確當崇禎時命宗伯徐光啓等悉心考驗刻行其書名曰崇禎曆法凡百有餘卷推測之精占步之妙則又天官

書所不能及也附載於此以見我明規模之遠攷正之大廻出前代區區璣璇晷景又不足以盡之矣

一論天體地度曰天有九重第九重號為宗動天體無星辰帶下八重天轉動一日一周自東而西第八重列宿天二萬四千四百年一周第七重填星天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第六重歲星天一十一年三百一十三日七十刻一周第五重熒惑天一年二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周第四重日輪天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周第三重太白天第二重辰星天俱隨日行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周第一重月輪天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周此八重天者皆自西而東右旋而皆為宗動天帶之左旋九天層疊包裹如葱

頭體雖極堅而通透光亮清虛無礙不異
琉璃水晶也日月星辰在其體內如木板
之節各因本天而動爲天之內包火氣之
內包氣氣又包水土而水土合為一丸即
地也火輕揚故升於九重天之下土重濁
故凝於天之中水輕於土故浮於土之上
氣不輕不重故乘水土而負火此係元火
附於天而隨之環動偕之丁周極淨甚炎
而無光也何以無光無薪炭等以傳其光
耳一遇外物衝擊則發光矣世所云天裂
星流是也試觀陶窯之久燒者初除薪炭
雖內不見火光而熱氣甚盛物入之即焚政
猶是爾乃氣又有上中下三域上域近火
故大熱下域近水土而水土為太陽所射
故發煖中域上下隔絕故大寒而霜雪凝
於斯愈三域又廣狹弗等南極北極之下

太陽不到陰氣甚盛其上下熱煖之域狹而中寒冷之域廣若赤道之下正當太陽陰氣甚微其上下熱煖之域廣而中寒冷之域狹地與海合為一丸本是圓形居渾天之當中微止一點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天既包地則彼此相應故天有南北二極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為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為北道中國在北道之北日行赤道則晝夜平行南道則晝短行北道則晝長故渾天有晝夜平道於中晝短晝長二道於南北為日行之界地亦有三界對於下焉但天包地外為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為甚小其度狹耳測得直行北方者每路二百五十里北極出高一度南極

入低一度直行南方者無路二百五十里北極入低一度南極出高一度則審地形果圓而每二百五十里為地之一度信乎地之東西一周南北一周各九萬里而不異也夫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七里零二十五分里之九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淪一丸原無上下蓋在天之內何瞻非天總六合內凡足所履即為下凡首戴所即為上其專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皆不達者也余自西海泛舟而來南行至赤道下見南北二極俱在平地略無高低又南過大浪山但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北極隱而不見則大浪山與中國上下相為對待矣而余彼時惟仰天在上未嘗見其在下也故謂地形圓而周圍皆生齒者豈虛語哉以天度分山海自北而南為五帶一

在晝長晝短二界之間其地甚熱近日故也二在北極界之內三在南極界之內此兩處甚冷遠日故也四在北極晝長二界之間五在南極晝短二界之間此兩處皆謂之正帶不冷不熱日輪不遠不近故也

東西綿度定天下之縱視其綿度可以知各極出地幾何度自赤道一綫之界而起平分天下之中北至北極南至南極凡地在赤道以北主北極則為北方在赤道以南主南極則為南方中國主北極而釋氏謂為南贍部洲其謬甚矣蓋地距赤道度數與各極出地度數相等但在南方則著南極出地之數在北方則著北極出地之數故北京在赤道以北四十度則知北京北極高四十度也大浪山在赤道以南三十六度則知大浪山南極高三十六度也凡

同綿度之地其極出地之數同則四時寒暑同若兩處距赤道度數相同但一離而南一離而北則四時之晝夜刻數皆同惟時相反此之秋彼為春此之夏彼為冬耳離赤道愈遠則晝夜長短愈多其長晝長夜之地每度長幾何則自東徂西離赤道度數皆一焉南北經度定天下之衡視其經度可以知兩處相離幾何辰蓋日行一日一周天每時行三十度而兩處相距三十度為差一辰故女直距緬甸東西三十度則女直邠時為緬甸寅時也其他倣是若差六辰則兩處晝夜相反焉晝夜相反者離赤道度數同而一南一北則兩處人行立正對足底故中國金陵離赤道以北三十二度而大東洋之瑪八作離赤道以南三十二度東西相距一百八十度則金陵

與瑪八作相對足底行立矣從此知同經度地并同辰而同時見日月食也

一論繞曜曰地周九萬里其半徑一萬四千三百一十八里零九分里之二月距地中心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里餘辰星距地中心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里餘太白距地中心二百四十萬六百八十一里餘其光有消有長如月輪然日距地中心一千六百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餘熒惑距地中心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里餘歲星距地中心一億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餘四周有四小星遶行甚疾或此東彼西或彼東此西或俱東俱西填星距地中心二億五百七十七萬五百六十四里餘形如鷄卵兩側有兩小星填星全徑大於地全徑九十倍

又八分之一歲星全徑大於地全徑九十四倍半熒惑大半倍日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地大於太白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地大於辰星二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倍地大於月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日大於月六千五百三十八倍又五分之一蓋金水太陰距地最近不可以地面為較自太陽以上諸曜距地絕遠則地面地心揔之不異且其形體各不相等人目所睹近者雖小亦大遠者雖大亦小豈可以淺見寡聞遽疑余之說為妄邪

日者太陽之精循黃道右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黃道起箕斗間北距赤道二十三度九十分迤邐東北至壁一度入赤道北又東北至參十度則南距赤道亦二十三度九十分遂折而東南至軫初度

出赤道南又東南旋於尾箕周而復始長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四秒其與赤道交也自南入北曰內道曰自北入南曰外道曰二交之口隨歲差左移日行於此冬至前後日行一度零百分度之五有餘曰盈段其前其後各十有八日日損一分有奇春秋分日行一度無盈縮夏至前後日行百分度之九十五不足曰縮段其前其後各十有八日日益一分有奇約一歲間截盈補縮日得一度歲行黃道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二十五秒不及周天一分五十秒是曰歲差約六十六年零八月而差一度月者太陰之精循白道右行白道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相距遠者六度二分兩環相交如赤道之於黃道也其相交處自內出外緜北而南曰陽曆口

世謂之羅睺自外入內繇南而北曰陰曆
曰世謂之計都羅計逆行黃道上每十有
八日五十八分五十二秒九十四微五而
移一度月行一交移一度四十六分四十
一秒八十微四羅居午計居子則月道出
黃道東古謂青道羅居子計居午則月道
出黃道西古謂白道羅居酉計居卯則月
道出黃道南古謂朱道羅居卯計居酉則

月道出黃道北古謂黑道各分內外是曰
八道並黃道為九月行十八年而遍九道
所謂春行青道夏行朱道秋行白道冬行
黑道者妄也月行二十有七日五十五刻
四十六分八十八秒而疾遲一周又行一
日九十七刻有奇共二十有九日五十三
刻五分九十三秒而與日會則為合朔其
遲疾一周為轉終折半為轉中之日轉終

前後月行疾日有十四度七十一分五十
四秒轉中前後月行遲日十有二度四分
六十二秒終中之間月行平日十有三度
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每一轉終行三百
六十八度三十七分五秒五十八微七五
折半為轉中之度所在曰孛月行最遲處
也月行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
十四秒為交終折半為交中之日每一交
終行三百六十三度七十九分三十三秒
一十九微六一折半為交中之度其交終
前六度一十五分三十四秒曰正交交中
後六度一十五分三十四秒曰中交正交
近羅睺中交近計都月離其度而與日遇
則日食與日對則月食蓋日月行二十九
日有奇東西同度月行在於黃道近交人
適視為同經同緯則人目與月日相叅直

月魄正隔日光於人目是謂日食非日失其光月魄掩之耳太陰距太陽一百八十度而正與之衝月行近於兩交地球居日月東西之中體影間隔則日光不能照射於月是為月食以地影隔之故月失其光惟見其魄耳然必日月及於正交或中交為同度則食餘則不能食也且羅睺即白道之正交乃月道自南遡北以交於黃道之

處而正對即是計都炁則生於閏餘零則生於月行日者之流皆指為星其為不經甚矣

木曰歲星十有二年一周天其法夕伏合伏各一十六日八十六刻行三度八十六分晨出東方疾遲共一百一十二日行十有七度八十四分留二十四日晨退夕退各四十六日五十八刻退四度八十八分

一十二秒半復留二十四日遲疾共一百一十二日行一十七度八十四分則又夕伏而伏見一周火曰熒惑二歲一周天其法夕伏合伏各六十九日行五十度晨出東方疾遲共二百八十有四日行一百六十六度留八日晨退夕退各二十八日九十六刻四十五分退八度六十五分六十七秒半復留八日遲疾共二百八十有四

日行一百六十六度而又夕伏為一周土曰鎮星二十九歲一周天其法夕伏合伏各二十日四十刻行二度四十分晨出東方疾遲共八十六日行七度六十五分留三十日晨退夕退各五十二日六十四刻五十八分退三度六十二分五十四秒半復留三十日遲疾共八十六日行七度六十五分而又夕伏為一周金曰太白其行

先後太陽歲一周天晨伏合伏各三十有
九日行四十九度五十分夕出西方疾遲
共二百三十一日行二百五十度五十分
留五日夕退一十日九十五刻一十三分
退三度六十九分八十七秒夕退伏六日
退四度三十五分其合退伏如夕退伏其
晨退如夕退復留五日遲疾共二百三十
一日行二百五十度五十分而又晨伏其
行也晨先日出東謂之啓明夕後日入西
謂之長庚以辰申時為界見於巳未名晝
見見於午位名經天水曰辰星其行亦先
後太陽歲一周天晨伏合伏各一十七日七
十五刻行三十四度二十五分夕出西方
疾遲共二十七日行三十一度五十分留
二日夕退伏合退伏各一十一日一十八
刻八十分退七度八十一分二十秒晨留

二日遲疾共二十七日行三十一度五十分而又晨伏一周爲凡五星在歲行極遠之所必合於太陽其行為順而疾厥體見小在歲行極近之所其行為逆而疾厥體見大若土木火三星行逆則衝太陽金水二星行逆必夕伏而合行順必晨伏而合其各星之順行而轉逆逆行而轉順之介為留留者非星不行乃際於極遲行之所

也

一論經宿曰紫微宮居天中北倚若蓋廣裹各七十有二度蒼龍七宿居壽星大火析木之次橫亘七十有九度二十分以建午未申酉月昏見南方起太微左垣終天市左垣有角有心有尾儼然一龍體也謂之東陸角二星南北相直夾黃道踦赤道西北距太微垣不三四度是為天關黃道

經其中其南為陽道其北為陰道其距南
星廣十有二度一十分起壽星九度盡二
十一度亢四星狀若張弓在角東黃赤道
間其距南第二星廣九度二十分氐四星
狀如側斗踦黃道出其南為龍胸其距西
南星廣十有六度三十分起壽星末度盡
大火中度大火外也一云天根房四星跨
跱黃道為龍腹四星之間黃道所經南間
曰陽環北間曰陰環其距南第二星廣五
度六十分起大火十六度盡二十一度心
三星在黃道南謂之火其距西第一星廣
六度五十分起大火二十一度盡二十七
度尾九星在黃道南狀如鉤其距西第二
星廣十有九度一十分起大火二十七度
盡析木十六度箕四星在黃道南天漢內
龍所棲也日月宿之風起其距西北星廣

十度四十分起析木津十六度晝二十六
度天市垣在析木宮臨尾箕上西離於氐
東入於斗玄黿七宿居星紀玄枵嫘嘗之
次橫亘九十有三度八十分以建酉戌亥
子月昏見南方起天漢左終羽林左雷危
以前象蛇室壁象黿謂之北陸斗六星踦
漢左黃道南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其
距柄第三星廣二十有五度二十分起析

木二十七度晝星紀二十二度牛六星二
角觿然下四星勾三在黃道北其距中央
大星廣七度二十分起星紀二十三度晝
二十九度女四星狀如箕在黃道北謂之
須女其距西南星廣十有一度三十五分
起星紀二十九度晝玄枵十度女南十六
星或比或散為十二國北列左二為代次
二為秦次二為周次二為趙南列左一為

魏次韓次晉次燕次楚次齊次鄭次越蓋
天之所覆甚廣而華夏所分主者止牛女
下十二國耳其以十二國分野配十二辰
者妄也虛二星夾赤道其距南星廣八度
九十五分起玄枵十度盡十八度危三星
狀如矩在赤道北其距南星廣十有五度
四十分起玄枵十九度盡娵訾三度室二
星北近天漢謂之營室其距南星廣十有
七度一十分起娵訾四度盡二十一度壁
二星狀如虛在室東謂之東壁其距南星
廣八度六十分起娵訾二十一度盡二十
九度白虎宿居降婁大梁實沈之次橫亘
八十有三度八十五分以建于丑寅卯月
昏見南方起羽林左終天側左謂之西陸
奎十六星在天漢南為溝瀆其距西南大
星廣十有六度六十分起娵訾末度盡降

婁十五度婁三星不勻在奎東南為聚衆
其距中央大星廣十有一度八十分起降
婁十六度盡二十九度胃三星鼎足立在
婁東北近漢為倉廩其距西第一星廣十
有五度六十分起降婁二十九度盡大梁
十二度昴七星四三相承一星獨大南臨
黃道其距西南星廣十有一度三十分起
大梁十三度盡二十四度畢八星欹倚黃

道謂之罕車天之兩師也其距口北星廣
十有七度四十分起大梁二十四度盡實
沈十度觜三星隅置在參北曰觜觿為虎
首其距西南星廣百分度之五參十星有
負黃道為白虎中橫三星名衡石下三星
名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足也距中西第一
星廣十有一度一十分起實沈十度盡二
十一度朱雀七宿居鶉首鶉火鶉之次橫

亘百有八度四十分以建邻辰巳午月昏見南方謂之南陸井八星横列漢湄其距北西星廣三十有三度三十分起實沈二十一度畫鶉首二十四度鬼在天漢東黃道北四星多置如覆為輿鬼中一星名積尸氣為質其距西南星廣二度二十分起鶉首二十四度畫二十六度柳八星在鬼東南黃赤道間為鳥注其距西頭第三星廣十有三度三十分起鶉首二十六度畫鶉火十度星狀如鉤七星踦赤道為鳥頸其距大星廣六度三十分起鶉火十一度畫十七度張六星在赤道南為鳥嗉其距西第二星廣十有七度二十五分起鶉火十七度畫鶉尾三度翼二十二星在赤道南北連太微垣若承捧然為鳥翼其距中行西第二星廣十有八度七十五分起鶉

尾三度晝二十二度軫四星在赤道南為
鳥尾其距西南星廣十有七度三十分起
鶉尾二十三度晝壽星八度太微垣在北
斗之南鶉尾之次西臨翼初東晝軫末
凡經星距地三億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
千八百四十五里有餘其外即一日一周
之天包絡轉運叫天距地六億四千七百
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里有餘所謂宗

動天也經星之體約有六等上等全徑大
於地全徑一百六倍零六分之一次等大
於地八十九倍零八分之一三等大於地
七十一倍零三分之一四等大於地五十
三倍零十二分之一五等大於地三十五
倍零八分之一六等大於地一十七倍零
十分之一中外星三百六十未易悉列特
舉其著者四十九官以俟宵測并名星所

入赤道宿次度分與其在赤道南北幾何
距極幾何以至异體大小之等皆載焉
勾陳三星體等三入壁二度距北極三度
赤道北八十五度太　閣道南二星體等三
入壁六度少距北極三十六度半赤道北
五十三度太　天網體等三入壁七度太
距北極一百二度赤道南二十度半　奎
左北第五星體等三入奎三度太距北極

六十二度赤道北三十四度少　天蒼右
三星體等三入奎七度太距北極一百二
度赤道南十三度太　大陵大星體等二
入胃三度太距北極五十三度太赤道北
三十九度半　天船西三星體等二入胃
五度太距北極四十一度太赤道北四十
七度太　天囷東一星體等三入胃八度
少距北極八十五度太赤道北二度少

昴宿兩星體等俱五入胃十五度少昴一
度距北極六十八度少赤道北二十一度
太　畢宿大星體等一入畢二度距北極
七十五度少赤道北十五度太　五車右
北體等一入畢八度太距北極四十五度
太赤道北四十五度　參右足體等一入
畢十二度太距北極九十八度半赤道南
九度少　參左肩體等一入參五度少距
北極八十二度太赤道北六度少　天狼
體等一入井八度少距北極一百六度少
赤道南十五度太　北河中星體等二入
井十六度半距北極五十八度少赤道北
三十一度半　南河東星體等一入井二
十度少距北極八十四度少赤道北六度
少　北河東星體等二入井二十度少距
北極六十度少赤道北二十八度太　星

宿大星體等二八星初度半距北極九十七度太赤道南四度半　軒轅大星體等一八張三度少距北極七十五度太赤道北十四度少　軒轅南三星體等三八張三度半距北極六十八度半赤道北二十二度少　北斗天樞體等二八張一十五度半距北極二十五度太赤道北六十二度太　北斗天璇體等二八張一十五度少距北極三十一度少赤道北五十九度太微西垣上相體等二八翼三度距北極六十六度半赤道北二十二度太　北斗天璣體等二八翼十三度距北極三十三度少赤道北五十七度　北斗天權體等三八翼十三度少距北極二十九度太赤道北六十度少　太微帝座體等一八翼十三度太距北極七十一度太赤道北十

七度少　北斗玉衡體等二入軫十度少
距北極三十一度赤道北五十八度少
角宿南星體等一入角初度距北極九十
八度半赤道南八度少　北斗開陽體等
二入角一度少距北極三十二度赤道北
五十七度少　北斗搖光體等二入角七
度太距北極三十七度半赤道北五十一
度太　大角體等一入亢一度距北極六
十八度赤道北二十一度太　招搖體等
三入亢六度太距北極四十九度少赤道
北四十度半　氐右南星體等三入氐初
度距北極一百四度赤道南十三度半
氐右北星體等三入氐五度距北極九十
八度太赤道南七度少　貫索大星體等
三入氐四度太距北極五十六度少赤道
北二十八度太　市垣梁星體等三入房

五度距北極九十一度太赤道南二度
心宿中星體等二八心二度距北極一百
一十五度少赤道南二十四度太　市垣
侯星體等二八尾二度太距北極七十六
度少赤道北十三度少　市垣帝座體等
三八尾七度太距北極七十四度太赤道
北十五度半　天棓大星體等三八箕四
度距北極四十度少赤道北五十二度少
織女大星體等一八斗一十八度少距
北極五十一度太赤道北三十八度太
河鼓中星體等二八斗二十度半距北極
八十三度太赤道北七度少　天津右北
三星體等二八女二度少距北極四十七
度少赤道北四十三度太　天鉤大星體
等三八虛二度少距北極三十度太赤道
北六十度太　壁壘西星體等三八虛三

度少距北極一百九度太赤道南十八度

太　危宿北星體等三八危初度太距北

極八十七度少赤道北七度少　室宿北

星體等二八室初度距北極六十五度半

赤道北二十五度　室宿南星體等二八

室初度距北極七十八度少赤道北十二

度太　羽林大星體等三八室九度太距

北極一百六度太赤道南十八度　至所

謂天漢者則小星稠密光顯相聯若白練

然非白氣也

一論氣候刻漏曰凡天下寒暑氣候為五截

日景亦五截赤道之下其地四時皆燠而

春秋分爲甚蓋適當日道之下也冬夏至稍

減而其燠則同為去日道僅二十三度半

也春秋分日中無景過春分則景在南過秋

分則景在北其地以四十五日為一時一

年共八時有兩春兩夏兩秋兩冬炒木一歲再榮拍故自赤道北二十三度半至赤道南二十三度半一帶地方立表每歲間東西南北日影俱到也日行南北二道之下其地每歲一極寒一極暑而正相反在北道者夏至暑冬至寒日有東南西三面景而南景為常自赤道北二十三度半至六十六度半一帶地方皆同在南道者反是過此二界則黃道之所不至日不經天頂過矣其地四時皆寒周圍皆有日景而以半年為晝半年為夜炒木朝生暮死故自赤道南北各六十六度三十分至九十度一帶為二極界內之地晝夜永短偏勝之極每晝間日景東西南北周到也蓋赤道南北各二十三度半乃黃道所經冬夏二至之界其六十六度半乃極南極北之界而冬夏

晝夜長短於此分焉自赤道以北諸國觀之日行北道則晝長夜短至夏至而極；則迤而南日行南道則夜長晝短至冬至而極；則迤而北其赤道以南諸國反是故惟黃道與南北二極之界相距適中之地冲和之氣所鍾凡此自東周西一帶毓靈孕秀遂多聖賢豪傑之儔中國自距赤道十九度至四十二度正當其衝此外過寒過燠皆屬偏氣雖有人類蠢蠕不靈矣

晝夜永短關乎緯度是故赤道距兩極各九十度每度每分之地其晝恒永短各不同略舉其大則北極之下夏晝長一百八十二日六十二刻蓋自春分至秋分通為一晝矣漸而南五度夏晝長一百七十七日九十八刻又五度夏晝長一百六十一日二十一刻又五度夏晝長一百三十

四日二十刻又五度夏晝長一百四日四刻又五度夏晝長六十四日五十五刻皆夏至前後通為一晝無夜餘漸有夜至秋分而平又五度夏晝長八十八刻又五度夏晝長七十七刻又五度夏晝長七十一刻又五度夏晝長六十七刻又五度夏晝長六十四刻又五度夏晝長六十二刻又五度夏晝長五十九刻又五度夏晝長五十八刻又五度夏晝長五十六刻又五度夏晝長五十五刻又五度夏晝長五十三刻又五度夏晝長五十二刻至九十度夏晝長五十刻各以減百刻為夜刻則赤道之下也總之平分於赤道而南北反對南為長晝則北為長夜北為長晝則南為長夜北為夏晝則南為冬晝南為夏晝則北為冬晝其兩極之下長晝長夜則半年有

日光半年無日光者也

石匱書曰利瑪竇之入中國思以天教涵我中華反見四書五經始欷然嘆服曰中國乃孔子世界非吾世界也遂開館聚徒講明天學希存此一教流傳中國是以加意曆法一書洞筋徹髓不爽分毫當時同事諸公如徐光啓李之藻輩不特欽其曆法且入其教門終身不廢遂將西洋曆法進之當宁雖刻其書不反進用其法

余思　高皇帝於國初立欽天監分為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夫回回八中國久其所遺舊法猶為　大聖人之所不棄況此西洋曆法占驗甚確謂是外裔之人終格不用蓋佛書自漢明帝時流入中國明帝收之內藏存為漢書而西士天學来自萬曆初年余故采入明書猶之用漢遺意也

石匱書卷第二十五

地理志有總論

從来帝王定鼎欲擁形勝占王氣挹險要制萬國之子孫萬世不拔之基至重且大也周都洛邑天下之中陰陽之交會道里之適均玉帛攸同筐篚輻輳信王者之都也然議者以為洛邑廣衍無名山大川之限四面受敵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故漢婁敬說高祖從洛陽徙

都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左殽函右隴蜀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豈惟婁敬張良亦言之當時持別議者又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安在其為金城天府此亦似有理哉其後符姚都秦秦之山川險要非有改於昔也而皆不如漢之長久推斯以譚帝王之保世永業或者有不盡由于定鼎者耶漢唐都關中

當時土風物產盛於西北江淮吳越尚屬邊裔故都秦雍為便乃今則雍州瘠荒無復往時長安之盛而東南風氣日開生齒日繁貢產聚於江海財賦甲於天下若都關中則僻在西垂地阻隴隴東南遼遠運道不通吾未見其便也建康王者之都昔人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欝葱王氣自秦時鑿之厭之亦東南一大都會然僻在江左難以經營中原六代偏安皆不能混一

天下是則然矣而我　太祖實自金陵混一區宇則知六朝之偏安良由人主之無遠略非地形限之也北平雖稱天險地隣絕幕俗聚煨蠶若非我　成祖始封於燕萬年定鼎未必決於此地自　成祖徙都都城雄堅皇居壯麗北控沙漠南帶青徐山川增奇基業永固烈矣盛矣然愚竊以為邊界堡塞密邇穹廬北騎長驅朝發夕抵居近虎穴地隣龍湫當其全盛鹵貢市納款不敢生心萬一奸謀叵測能無剥床蕭墻之憂乎大都帝王有道綱紀修明威令宣布則雖舊迹徒步不階尺土可以肇造鴻基僻處遐陬全無形勢可以殫壓疆宇不然揭竿斬木可摧敵函攀樹緣崖可度蜀道險不足恃也歷代帝王其祖宗以徒手取天下而其子孫往往以天下輸他人古云在德不在險盡之矣述地理

京畿

京畿府八州一十九縣一百一十六　戶四十一萬八千　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　賦六十萬一千

順天府　五州二十二縣　大興　宛平　良鄉　固安　永清　東安　香河　通州　四縣　三河　武清　寶坻　漷昌　平州　三縣　順義　密雲　懷柔　涿州　一縣　房山　薊州　三縣　文安　大城　保定　薊州　四縣　玉田　豐潤　遵化　平谷

保定府　三州十七縣　清苑　滿城　安肅　定興　新城　唐　博野　慶都　容城　完　蠡　雄　祁州　二縣　深澤　束鹿　安州　二縣　高陽　新安　易州　一縣　淶水

河間府　二州一十六縣　河間　獻　阜城　肅寧　任丘　交河　青　興濟　靜海　寧津　景州　三縣　吳橋　東光　故城　滄州　三縣　南皮

鹽山　慶雲

真定府　五州二十七縣　真定　井陘　獲鹿　元氏　欒城　靈壽　藁城　無極　平山　阜平

定州　縣三　新樂　曲陽　行唐　冀州　縣四　南宮　新河　棗強　武邑　晉州　縣三　安平　饒陽　武強　趙州　縣六　栢鄉　隆平　高邑　臨城　贊皇　寧晉　深州　縣一　衡水

順德府　九縣　邢臺　沙河　南和　平鄉　廣宗　鉅鹿　唐山　內丘　任

廣平府　九縣　永年　曲周　肥鄉　鷄澤　廣平　邯鄲　成安　威　清河　大名府　一州十縣　元城　大名　南樂　魏　清豐　內黃　濬　滑　東明　開州　縣一　長垣

永平府　一州五縣　盧龍　遷安　撫寧　昌黎　灤州　縣一　樂亭

延慶州　舊名隆慶　縣一　永寧

保安州

南京畿

南京畿府一十四州一十七縣九十六 户一百九十六萬二千 口九百九十六萬七千 賦五百九十九萬五千

應天府縣八上元 江寧 句容 溧陽 溧水 江浦 六合 高淳

鳳陽府五州十三縣鳳陽 臨淮 懷遠 定遠 五河 虹 壽州縣二霍丘 蒙城 泗州縣二盱眙 天長 宿州縣一靈壁 潁州縣二潁上 太和 亳州

嘉定 太倉州縣一崇明

松江府三縣華亭 上海 青浦

常州府五縣武進 無錫 江陰 宜興 靖江

鎮江府三縣丹徒 丹陽 金壇

徽州府一州七縣長洲 吳 崑山 常熟 吳江

揚州府 三州 七縣 江都 儀真 太興 高郵州 二縣
興化 寶應 泰州 一縣 如皋 通州 一縣 海門
淮安府 二州 九縣 山陽 鹽城 清河 安東 桃源 沭陽 海州 一縣 贛榆 邳州 二縣 宿遷
睢寧
廬州府 二州 六縣 合肥 廬江 舒城 無為州 一縣 巢 六安州 二縣 英山 霍山
安慶府 六縣 懷寧 桐城 潛山 太湖 宿松 望江
太平府 三縣 當塗 蕪湖 繁昌
寧國府 六縣 宣城 寧國 涇 太平 旌德
池州府 六縣 貴池 青陽 銅陵 石埭 建德
徽州府 六縣 歙 休寧 婺源 祁門 黟 績溪
東流
南陵

岳德州一縣建平
和州一縣含山
滁州二縣全椒　來安
徐州四縣蕭　碭山　豐　沛

湖廣

湖廣布政司領府一十五州一十六縣一百七
戶五十三萬一千　口四百三十三萬三千
賦二百一十六萬七千

武昌府一州九縣江夏　武昌　嘉魚　蒲圻　咸
寧　崇陽　通城　興國州一縣二太冶　通山
漢陽府二縣漢陽　漢川
黃州府一州八縣黃岡　黃安　蘄水　羅田　麻
城　黃陂　蘄州一縣二廣濟　黃梅
承天府二州五縣鍾祥　京山　潛江　荊門州一縣
當陽　沔陽州一縣景陵
德安府一州五縣安陸　雲夢　應城　孝感　隨

州縣一應山

荊州府二州十縣一江陵　公安　石首　監利　松滋　枝江　裔陵州縣三長陽　宜都　遠安　歸州縣二興山　巳東

岳州府一州七縣巳陵　臨湘　華容　平江　澧州縣三石門　慈利　安鄉

鄖陽府七縣鄖房　竹山　上津　竹溪　鄖西　保康

襄陽府一州六縣襄陽　宜城　南漳　棗陽　穀城　光化　均州

常德府四縣武陵　桃源　龍陽　沅江

辰州府一州六縣沅陵　辰溪　盧溪　溆浦　沅州縣二黔陽　麻陽

衡州府一州八縣衡陽　衡山　耒陽　常寧　安仁　酃　桂陽州縣二臨武　藍山

永州府一州六縣零陵　祁陽　東安　道州縣三

寧遠　永明　江華

長沙府一州十一縣　長沙　善化　湘潭　湘陰　寧鄉　瀏陽　醴陵　益陽　湘鄉　攸　安化　茶陵州

寶慶府一州四縣　邵陽　城步　新化　武岡州縣一　新寧

靖州三縣　會同　通道　綏寧

彬州縣五　永興　宜章　興寧　桂陽　桂東

浙江

浙江布政司領府一十一州一縣九十五　戶一百二十四萬二千　口四百五十二萬五千　賦二百五十一萬

杭州府九縣　錢塘　仁和　海寧　富陽　餘杭　臨安　於潛　新城　昌化

嘉興府七縣　嘉興　秀水　嘉善　海鹽　崇德　平湖　桐鄉

湖州府一州六縣烏程 歸安 長興 德清 武康 安吉州一縣孝豐

嚴州府六縣建德 淳安 桐廬 遂安 壽昌 分水

金華府八縣金華 蘭谿 東陽 義烏 永康 武義 浦江 湯溪

衢州府五縣西安 龍游 常山 開化 江山

處州府十縣麗水 青田 縉雲 松陽 遂昌 龍泉 慶元 雲和 宣平 景寧

紹興府八縣山陰 會稽 諸暨 餘姚 上虞 嵊 新昌 蕭山

寧波府五縣鄞 慈溪 奉化 定海 象山

台州府六縣臨海 黃巖 天台 僊居 寧海 太平

溫州府五縣永嘉 樂清 平陽 瑞安 泰順

江西

江西布政司領府一十三州一縣七十七　戶一百五十八萬三千　口七百九十二萬五千　賦二百五十二萬八千

南昌府一州七縣　南昌　新建　豐城　進賢　奉新　靖安　武寧　寧州

饒州府七縣　鄱陽　餘干　樂平　浮梁　德興　安仁　萬年

廣信府七縣　上饒　玉山　弋陽　貴溪　鉛山　永豐　興安　嘉靖三十九年添

南康府四縣　星子　都昌　建昌　安義

九江府五縣　德化　德安　瑞昌　湖口　彭澤

建昌府五縣　南城　新城　南豐　廣昌　瀘谿　萬曆六年添

撫州府六縣　臨川　崇仁　金谿　宜黃　樂安　東鄉

臨江府四縣　清江　新淦　峽江　新喻

吉安府九縣廬陵 泰和 吉水 永豐 安福
龍泉 萬安 永新 永寧
瑞州府三縣高安 上高 新昌
袁州府四縣宜春 分宜 萍鄉 萬載
贛州府十二縣贛 雩都 信豐 興國 會昌
安遠 寧都 瑞金 龍南 石城 長寧
萬曆四十六年添定南萬曆四十六年添
南安府四縣大庾 南康 上猶 崇義

福建

福建布政司領府八州一縣五十六 户

福州府九縣閩 侯官 古田 閩清 長樂
連江 羅源 永福 福清
泉州府七縣晉江 南安 惠安 德化 安溪
同安 永春

建寧府八縣　建安　甌寧　建陽　崇安　浦城
政和　松溪　壽寧

延平府七縣　南平　將樂　沙　尤溪　順昌
永安　大田

汀州府八縣　長汀　寧化　上杭　武平　清流
連城　歸化

興化府二縣　莆田　仙遊

邵武府四縣　邵武　光澤　泰寧　建寧

漳州府十縣　龍溪　漳浦　龍巖　南靖　長泰
漳平　平和　詔安　海澄　寧洋

福寧州二縣　福安　寧德

河南

河南布政司領府八州一十二縣九十六　戶五十八萬九千　口五百一十萬六千　賦二百四十一萬四千

開封府四州三十縣　祥符　陳留　杞　通許　太

康　尉氏　洧川　鄢陵　扶溝　中牟

陽武　原武　封丘　延津　蘭陽　儀封

陳州縣五　商水　新鄭舊隸禹州　西華　項城　沈

丘　許州縣四　臨潁　襄城　鄢城　長葛

禹州舊為鈞州縣一　密　鄭州縣四　滎陽　滎澤　河

陰　汜水

歸德府一州八縣　商丘　寧陵　虞邑　夏邑　永

城　虞城　睢州縣二　考城　柘城

彰德府一州六縣　安陽　湯陰　臨漳　林　磁州

縣二　武安　涉

衛輝府六縣　汲　胙城　新鄉　獲嘉　淇　輝

懷慶府六縣　河內　濟源　脩武　武涉　孟

溫

河南府一州十三縣　洛陽　偃師　鞏　孟津　宜

陽　登封　永寧　新安　汚池　嵩　盧

氏　陝州縣二　靈寶　閿鄉

南陽府二州十一縣　南陽　鎮平　唐　泌陽　桐柏　南召　鄧州縣三內鄉　新野　淅川

裕州縣二　舞陽　葉

汝寧府二州十二縣　汝陽　真陽　上蔡　新蔡　西平　遂平　信陽州縣二羅山　確山　光州縣四　光山　固始　息　商城

汝州縣四　魯山　郟　寶豐　伊陽

陝西

陝西布政司領府八州二十一縣九十五　戶三十六萬二千　口三百九十三萬四千　賦一百九十二萬九千

西安府六州三十一縣　長安　咸寧　咸陽　鄠　盩厔　興平　臨潼　高陵　鄠　藍田　涇陽　三原　渭南　舊屬華州　商州縣四　鎮安　洛南　山陽　商南　同州縣五　朝邑　郃陽　澄城　白水　韓城　華州縣二　華陰　蒲城　耀州

縣二同官　富平　乾州縣三醴泉　武功　永壽　邠州縣三淳化　三水　長武　萬曆十一年添

鳳翔府一州七縣鳳翔　岐山　寶鷄　扶風　鄜州　麟遊　汧陽舊屬隴州　隴州

漢中府二州十四縣南鄭　褒城　城固　洋西　鳳　石泉舊屬興安　漢陰舊屬興安　寧羌州縣二略陽　沔舊隸興安府　興安州縣四舊名金州　旬陽　平利　白河　紫陽

平涼府三州七縣平涼　崇信　華亭　鎮原　隆德舊屬靜寧　涇州縣一靈臺　靜寧州一縣莊浪　固原州

鞏昌府三州十四縣隴西　安定　會寧　通渭　漳　寧遠　伏羌　西和　成　兩當舊屬徽州

秦州縣三秦安　清水　禮　階州縣一文　徽州

臨洮府二州三縣狄道　渭源　蘭州縣一金　河州

慶陽府一州四縣安化　合水　環　寧州縣一真寧

延安府三州十六縣　膚施　安塞　甘泉　安定　保安　宜川　延川　延長　清澗舊屬綏德州　鄜州縣三洛川　中部　宜君　綏德州縣二米脂　神木舊屬葭州　葭州縣二吳堡　府谷

山東

山東布政司領府六州一十五縣八十九　戶七十七萬　口六百七十五萬九千　賦二百八十五萬一千

濟南府四州二十六縣歷城　章丘　鄒平　淄川　長山　新城　齊河　齊東　濟陽　禹城　臨邑　長清　肥城　青城　陵　泰安州縣二新泰　萊蕪　德州縣二德平　平原　武定州縣四陽信　海豐　樂陵　商河　濱州縣三

兗州府四州二十三縣滋陽　曲阜　寧陽　鄒　泗

水滕嶧 金鄉 魚臺 單 城武
曹州 縣二 曹 定陶 濟寧州 縣三 嘉祥 鉅野
鄆城 東平州 縣五 汶上 東河 平陰 陽
穀 壽張 沂州 縣二 沂城 費
東昌府 三州十 縣五 聊城 堂邑 博平 茌平
清平 莘 冠 臨清州 縣二 丘 館陶 高
唐州 縣三 恩 夏津 武城 濮州 縣三 范 觀
城 朝城

青州府 一州十 縣三 益都 臨淄 博興 高苑
樂安 壽光 昌樂 臨朐 安丘 諸城
蒙陰 莒州 縣二 沂水 日照
登州府 一州 七縣 蓬萊 黃 福山 棲霞 招遠
萊州府 二州 五縣 掖 平度州 縣二 濰 昌邑 膠州
縣二 高密 即墨

山西

山西布政司領府五州二十縣七十八　戶五十八萬九千　口五百八萬四千　賦二百二十七萬四千

太原府六州二十三縣　陽曲　太原　榆次　太谷　祁　徐溝　清源　交城　文水　壽陽　臨　孟　靜樂　河曲　平定州縣一　樂平　忻州縣一　定襄　代州縣三　繁峙　五臺　崞　岢嵐州縣二　嵐　興　保德州　遼州縣二　舊屬汾州府　榆

杜　和　順

平陽府六州二十八縣　臨汾　襄陵　洪洞　浮山　趙城　太平　岳陽　曲沃　翼城　汾西　蒲州縣五　臨晉　榮河　猗氏　萬泉　河津　解州縣五　安邑　夏　聞喜　平陸　芮城　絳州縣三　稷山　絳　垣曲　霍州　吉州縣一　鄉寧　隰州縣三　太寧　石樓　永和

大同府四州七縣　大同　懷仁　應州縣一　山陰　朔

州縣一　馬邑　蔚州縣三　廣靈　廣昌　靈丘
渾源州
潞安府八縣長治　長子　屯留　襄垣　潞城
壺關　平順　黎城
汾州府二州八縣孝義　平遙　介休　汾陽　靈石　舊屬蜀霍州永寧州縣一舊為永寧州隆慶年改寧鄉　沁州縣二
沁源　武鄉
澤州四縣高平　陽城　陵川　沁水

四川
四川布政司領府八州二十縣一百七　軍民
府四　戶一百十六萬四千　口二百一十
萬四千　賦一百二十萬六千
成都府六州二十四縣成都　華陽　雙流　溫江
新繁　金堂　仁壽　新都　井研　郫
資　彭安　灌　內江　崇寧　崇慶州縣一
新津　漢州縣三什邡　綿竹　德陽　綿州

縣二彰明 羅江 茂州縣一汶川 威州縣一保
簡州縣一資陽

保寧府二州八縣閬中 蒼溪 南部 廣元 昭化 巴州縣二通江 南江 劍州縣一梓潼

順慶府二州八縣南充 西充 蓬州縣二營山 儀隴 廣安州縣四渠 大竹 岳池 隣水

敘州府十縣宜賓 慶符 富順 南溪 長寧 高筠連 珙 興文舊為戎縣隆昌嘉靖四十五年添設

重慶府三州十七縣巴 江津 長壽 大足 永川 榮昌 綦江 南川 黔江 安居 璧山 合州縣二銅梁 定遠 忠州縣二酆都 墊江 涪州縣二武隆 彭水

夔州府一州十二縣奉節 巫山 大昌 雲陽 大寧 萬 開 新寧 梁山 建始 達州縣二東鄉 太平今添

龍安府三縣原為龍州宣撫司今改府石泉舊屬成都江 油二縣舊屬

保寧　馬瑚府一縣舁山今添

潼川州七縣射洪　鹽亭　中江　遂寧　蓬溪

安岳　樂至

眉州三縣彭山　丹稜　青神

嘉定州六縣峨眉　洪雅　夾江　犍為　榮威遠

瀘州三縣納溪　合江　江安

邛州二縣大邑　蒲江

雅州三縣名山　榮經　蘆山

鎮雄府

烏撒軍民府

東川軍民府

烏蒙軍民府

廣東

廣東布政司領府一十州八縣七十五　戶四

十八萬三千　口一百九十七萬八千　賦一百一萬七千

廣州府一州十縣　南海　番禺　順德　東莞　從化　龍門　新寧　增城　香山　新會　三水　清遠　新安　連州二縣　陽山　連山　韶州府六縣　曲江　樂昌　仁化　乳源　翁源　英德

南雄府二縣　保昌　始興

惠州府十縣　歸善　博羅　海豐　河源　龍川　和平　長樂　興寧　長寧　隆慶六年添　永安　隆慶六年添　潮州府十縣　海陽　潮陽　揭陽　程鄉　饒平　大埔　惠來　澄海　嘉靖四十二年添　普寧　嘉靖四十二年添　平遠　隆慶三年添

肇慶府一州十縣　高要　四會　新興　陽春　陽江　高明　恩平　廣寧　嘉靖三十八年添　德慶州　縣二　封川　開建

高州府一州五縣茂名電白信宜化州縣二吳川石城
廉州府一州二縣合浦欽州縣一靈山
雷州府三縣海康遂溪徐聞
瓊州府三州十縣瓊山澄邁定安文昌會同樂會臨高儋州縣一昌化萬州縣一
陵水崖州縣一感恩
羅定州縣二萬曆五年添舊為瀧水縣東安西寧
按今廣州府革崇化縣廉州府革石康縣

廣西

廣西布政司領府一十一州四十七縣五十三
軍民府一　戶一十八萬六千　口一百五萬四千　賦四十三萬一千
桂林府二州七縣臨桂興安靈川陽朔永寧州縣二舊為古田縣隆慶五年陞永福舊隸義寧舊隸全州縣灌陽
柳州府二州十縣馬平洛容羅城柳城懷

遠融　来賓　象州縣一　武宣　賓州縣二　遷江　上林

慶遠府　四州五縣　宜山　天河　忻城　河池州舊為縣今　思恩舊隸陞府　荔波舊屬南丹州　南丹州　東蘭州　那地州

平樂府　一州七縣　平樂　恭城　富川　賀　荔浦　修仁　昭平　萬曆四年添　来安州

梧州府　一州九縣　蒼梧　藤　容　岑溪　懷集

鬱林州　縣四　博白　北流　陸川　興業

潯州府　一州三縣　桂平　平南　貴　武靖州

南寧府　三州四縣　宣化　橫州　縣一　来淳　新寧州　縣二　隆慶六年添　武緣　隆安　上思州舊隸思明府

太平府　十五州四縣　太平　思城　鎮遠　茗盈　安平　思同　養利　萬承　全茗　結安　龍英　結倫　都結　左　上下凍州　崇善　羅陽　陀陵　永康縣

思明府 五州思明 上石西 下石西 憑祥

忠

鎮安府

思恩軍民府

向武州一縣富勞

田州一縣舊為田州府後復為州 上林

江州一縣羅白

上隆龍舊屬田州府

恩城州舊屬田州府

都康州

歸德州舊屬田州府

思陵州

果化州

奉議州

泗城州

利州

龍州

按桂林府舊有理定縣今革

雲南

雲南布政司領府一十四州四十一縣三十
軍民府八 戶一十三萬二千 口一百四
十三萬三千 賦一十四萬
雲南府四州九縣 昆明 富民 宜良 嵩明州
晉寧州縣二 歸化 呈貢 安寧州縣二 羅次
祿豐 昆陽州縣二 三泊 易門
大理府四州四縣 太和 趙州縣二 雲南 新平今添鄧
川州縣一 浪穹 賓川州 雲龍
臨安府四州四縣 建水 石屏 阿迷 寧州 通
海 河西 嶍峨 蒙自縣
楚雄府二州五縣 南安 鎮南州 楚雄 定邕 廣
通 定遠 碍嘉縣
澂江府二州三縣 新興 路南州 河陽 江川 陽

宗縣

廣南府一州富州

廣西府三州師宗　彌勒　維摩

蒙化府一州雲龍州

景東府

鎮沅府

永寧府

順寧府

曲靖軍民府四州二縣霑益　陸涼　馬龍　羅雄

州南寧　亦佐縣

姚安軍民府一州一縣姚州縣一大姚

鶴慶軍民府二州劔州　順州

武定軍民府二州三縣和曲州縣二南甸　元謀　祿勸州縣一石舊

尋甸軍民府

麗江軍民府四州通安　寶山　巨津　蘭州

元江軍民府

昌軍民府二州二縣騰越　騰衝州　保山　永平

縣

孟定府

孟良府

北勝州

威遠州

灣甸州

鎮康州

大侯州

按雲南府舊有楊林縣臨安府舊有寧遠州今革

貴州

貴州布政司領府八州六縣六　戶四萬五千口二十三萬一千　賦四萬七千

程番府萬曆六年改為貴陽府縣一新貴萬曆十九年以竹貴長官司改創縣

治設
流官

思南府二縣婺川 印江
鎮遠府二縣鎮遠 施秉
石阡府
銅仁府
黎平府一縣永從
都勻府二州一縣麻哈 獨山州 清平縣
思州府

普安州
永寧州
鎮寧州
安順州

九邊

遼東
薊州
宣府

大同
榆林
延綏
寧夏
甘肅
固原

六關

直隸三關　居庸　紫荊　倒馬

山西三關　雁門　寧武　偏頭

石匱書曰以九州風土大較言之西北土厚風勁故其民敦樸而剽直椎魯而少文東南土秀風弱故其民文物而輕清軟滑而多智然地氣南北亦有轉移今東南吳越間顧有椎魯之氣西北秦晉間不少圜轉之風似與古者畫異豈所謂自北而南乎所貴賢者以學問勝之矣

又曰余聞之學士大夫言我朝疆域過於宋敬於

唐不及於漢蓋以失朔方大寧交趾反開平興和玄菟樂浪燉煌故也夫堯封禹貢闔越無聞荆蠻徐戎殷周為梗以今視昔奄甸弘矣又何負歎哉

禮樂志總論

史記禮樂律曆四書皆有其目而無其文今所傳者皆褚先生輩以意假託故其文膚窘牽率殊不足觀至如禮取荀論樂取樂記尤屬無謂班孟堅作漢書刪去強半乃以高祖之廟制及安世房中諸歌練時日帝臨諸樂府寔之以此言禮庶於漢高綿蕞之制相関以此言樂庶於

漢高大風之歌相叶不然徒以先王制禮作樂之大道理籠統言之則是千古人之禮書樂書也非漢天子之禮書樂書也昔人謂班孟堅入貨殖傳於漢書載及范蠡子顓謂范蠡子顓之於漢書也何居則荀論樂記亦千古人之禮記樂書其於漢書也亦甚無謂矣蓋先王之禮莫重於祭禮之設亦不過籩豆鉶羹邊豆拜跪鍾鼓羽毛山龍黼黻蓋禮之精意即寓於儀文之中而樂之興義即寓於器數之內是在作者之聖興述者之明兩相遇合有以意會於肅雍之間神遊於滃漠之表亦揚雄所謂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焉者也間嘗論之禮樂之分限原不在多其制度止爭於尺寸毫厘其等級亦止爭於高低多少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所爭者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所爭者二尺耳大堤雲橫屹如山嶽尺寸

之土不能為之損益然水潦暴至勢與堤平苟尺寸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焉故曰尺寸之土可以逼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逼僭亂之源昔先主一見馬超遂封都亭侯超見相待之厚也濶畧無上下禮與先主言嘗呼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不從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諸將羽飛並挾刀立直超入顧坐席不見羽飛座見其直也乃大驚乃尊事先生張詠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詠聞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而行衆不敢譁觀此二者羽飛一直可以服猛張詠三呼可以止亂斯須之禮其用以戢下安民靈捷若此禮其可不貴哉故余之志禮樂在不貴空言止憑寢事乃以我明之郊社禘嘗天神地祇山川河嶽廟貌鍾簴之事一一備載而使先王制禮作

樂之深意往往自露於駿奔舞蹈之間是則我高皇帝之所獨擅者也是則我明之禮樂志也非猶夫人之禮樂志也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為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為中祀諸神小祀肅皇帝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為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牷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為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八簠八簋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樂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先師

六佾、去武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
臣四品以上嘉靖中都給事中乞得助祭帝
社稷無助祭大臣五六人陪拜爲小祀則否

圜丘

圜丘在南郊歲冬至　皇帝大祀天於圜丘
皇天上帝南向瘞犢一蒼璧禮三獻樂凡奏舞
八佾　上祭服拜跪飲福受胙　太祖配神西
向瘞犢一從祀四壇東西相向大明瘞牛一夜

明瘞牛一二十八宿木火土金水星周天星辰
牛一羊一豕一雲師兩師風師雷師牛一羊一
豕一前期一月太常演禮樂於太和殿先五日
請　上視牲遣大臣三人看牲四人分獻遂進
儀注六日請　上致告於景神殿五日　上視
牲三日　上至　六廟祭服請　太祖配是日
明　上告於景神殿出至圜丘視邊豆牲宿齋
上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朝服聽誓戒一日質

初漏禮部太常詣皇穹宇太常卿少卿丞請
皇天上帝　太祖神版從祀神牌奉安壇座
上登壇初獻讀祝分獻官行禮　上亞終獻分
獻官亦如之望燎、半　上還宮謁景神殿告
大報禮成禮部太常奉神版神版安皇穹宇遇
風雪　上於小次行禮

方澤

方澤在北郊歲夏至　皇帝大祭地於方澤

皇地祇北向駐牛一黃琮禮三獻樂九奏舞八
佾　太祖配神西向駐牛一從祀東西相向凡
四壇、太牢一東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
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
鎮天壽山純德山次東、海南海西海北海次
西大江大淮大河六瀆先期二日太常卿請
太祖神主於廟寢奉安皇祇室至期禮部太常
請皇祇室請　皇地祇神版　太祖神主從祀

神牌奉安壇座望瘞祝帛燎配帝帛太常奉
神版神牌安皇祇室神主還廟寢餘如南郊
吳元年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
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地祇洪
武二年二月壬寅朔　上勑禮官翰林太常
曰昔聖帝明王嚴於祭祀內致誠敬外致儀
文朕膺天命首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
備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其博考郊禮來聞丞

相善長學士安太常卿惟庸等議上請祀天
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祀地
方丘以嶽鎮海瀆諸神從祀　上從之撰二
丘樂章二年奉　仁祖配天地位西向時中
都亦有南北丘五年著令皇帝郊祭　太子
留宮居守親王戎服從七年上以　大祀獻
終分獻未安諭學士詹同宋濂議請初獻奠
王帛已分獻官即初獻亞獻終獻亦如之

工曰善八年始奏工所撰樂章定大祀登壇脫舄禮九年定郊社大事國有三年喪不廢十年春　工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定合祀禮　上更撰樂章八月作大祀殿於南郊未成十一月丁亥合祀於奉天殿十二年正月合祀於大祀殿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南向　仁祖配位如故後祀丹墀四壇曰大明曰夜明曰星辰又曰星辰內壝外二十壇曰五嶽壇五曰五鎮壇五曰四海壇四曰四瀆曰風雲雷雨曰山川曰太歲曰天下神祇曰歷代帝王各壇一凡二十四壇大臣分獻禮成　工大喜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化也天生於子地闢於丑位極既定虛其中而爲寰宇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人生既多非聖莫馭天生君主爲民立命烝鴻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始

自伏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
者開天立極首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
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其益損禮樂文餘其事者獨夏商周也下
至秦漢以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惟自然而常
者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
不逆其性務從其善未嘗有異此道而爲人
君者也每聞昔君欽若昊天莫敢有怠朕即

位以來命儒臣徧考群書自周以至宋元皆
著祀典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　宗廟
頗合人情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
情者以社稷言之古人以社爲五土之神稷
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
一圖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之
意也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
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乎況朕自即位以

來祀　天享地奉　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歆每以為憂京房有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風驟雨是爲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祀社稷於闕右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乃我答人情懽悅後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土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大祀殿合祀　皇天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奏告工成朕命禮部

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郊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華固執古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朕以斯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人執古則汙尊杯飲茹毛飲血巢

居穴處今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卿每
歲祭　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遂以洪
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　天地前期
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　仁祖三日正齋風
和日暖及夜陞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
輕雲縹緲於昊穹獨見太陰於中天纖塵不
動銀燭舒光香煙裊繞斯必神之臨降合祀
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咏之文

多不載二十一年增修壇壝太祀殿丹墀中
疊石爲臺東西相向爲壇四內壝外二十壇
亦東西相向文武大臣及近侍官二十四人
分獻罷朝日夕月熒星之祭并罷太歲風雲
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歷代帝王春
秋祭惟歲八月中旬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
廟祭之建文元年撤　仁祖配　太祖高
皇帝　文皇即位亦如之永樂八年後上

巡北京命　皇太子攝遣禮部尚書至北京復命十八年北京壇成　工歲親祀南京郊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春奉　文皇配位　太祖下西向嘉靖九年　工從言官夏言欲分祀　天地下廷議主分祭者右都御史汪鋐中允廖道南編修程文德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璜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李承勛詹事霍韜魏校編修徐階郎中李默王道等二百六人無可否者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　工曰分祀禮也遂作圜丘於天地壇南稍北爲皇穹宇作方丘於北郊稍南爲皇祇室從祀圜丘日月星辰雲雨風雷方丘嶽鎮海瀆五陵山是年三月　工從言議南北

二郊奉　太祖配孟春祈穀祀　上帝於大
祀殿奉　文皇配下廷議群臣以爲不可疏
留中言又疏請　上怒群臣違君叛禮令祈
穀　二祖並配二郊事奉　太祖配已而罷
祈穀之配毀大祀殿　語在祈穀大饗中十
七年薦大號於天改昊天上帝稱皇天上帝

朝日

朝日壇在東郊西向春分之日祭大明之神；
西向用太牢王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甲丙戊
庚壬年　皇帝親祀祭服拜跪飲福受胙餘年
遣文大臣攝祭

夕月

夕月壇在西郊東向秋分之日祭夜明之神；
東向樂六奏牲玉獻舞如朝日從祀二十八宿
木火土金水五星周天星辰南向用太牢丑辰
未戌年　皇帝皮弁服親祀拜跪飲福受胙餘

年遣武大臣攝祭
國初有朝日夕月之祭洪武二十一年罷嘉靖
九年復
祈穀附崇雩
今皇帝以歲驚蟄行祈穀禮於南郊大饗殿祭
皇天上帝用騂犢蒼玉禮三獻樂九奏舞八佾
上禱兩祭　皇天上帝如祈穀禮去玉
嘉靖九年　上欲於奉天殿中行秋報禮丹
陛上行大雩禮夏言以秋報於大祀殿奉
文皇帝配以申　上分配　祖宗之敬第舉
祈報之義大學士丘濬嘗欲於郊兆傍擇地
爲雩壇歲孟夏後行雩祭禮　上既以孟春
上辛祈穀於　上帝自二月至於四月兩暘
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如兩澤愆期
上禱爲
大饗

皇帝季秋行大饗禮於南郊大饗殿　皇天上帝南向駐牛一蒼璧　睿宗獻皇帝西向駐牛一禮如南郊

大饗禮蓋始於　肅皇帝云嘉靖十七年　皇帝大孝欲宗祀　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饗上帝尊謚　皇考爲　睿宗知天守道弘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侑饗爲是秋殿未成乃大饗於宮

右乾隅玄極寶殿遂升祔皇考於太廟仍藏主於原寢

宗廟

宗廟前殿後寢殿寢殿後有祧殿皆九楹各翼兩廡寢殿藏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於殿畢歸主於寢殿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中室　成

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
皇帝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睿聖文皇后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
昭皇帝　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
后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
純孝章皇帝　孝恭懿憲慈仁莊烈睿天配聖
章皇后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
至德廣孝睿皇帝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
欽聖睿皇后　憲宗純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
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
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
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孝康靖肅莊慈
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
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　慈孝貞順
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武宗承天達道
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孝靜

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叙列左右室皆南向 睿宗 肅皇帝父也於 武宗爲叔以故躋武廟上祧殿藏 德祖玄皇帝后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淳皇帝后祧主廟殿兩廡侑享親王十五人壽春王劉妃霍丘王翟妃下蔡王安豐王趙妃南昌王豪城王田妃盱眙王唐妃臨淮王劉妃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昭信王功臣十七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國翊運推誠宣力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左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同知軍國事岐陽武靖王李文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寧河武順王鄧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國公追封
東甌襄武王湯和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
國西平侯追封黔寧昭靖王沐英贈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
國忠顯公加封河間忠武王張玉奉天靖難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
府左都督太子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王
朱能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虢國忠烈公俞通海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
知大都督府事蔡國忠毅公張德勝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
事越國武莊公胡大海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梁國武桓
公趙德勝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鎮國將軍
護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泗國武莊公耿再成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追封營國威襄公郭英贈奉天靖難推誠効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右柱國追封金卿忠壯侯加封寧國公王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安遠將軍輕車都尉同知英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特封永義侯桑世傑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基皆左右叙　恭仁康定景皇帝　貞惠安和景皇后不得入宗廟　孝潔陳皇后　孝烈方皇后皆未祔廟別殿祀爲立春特享　皇帝祭　太祖太臣八人祭　諸帝内臣八人獻　諸后太牢九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　皇帝祭服拜跪飲福受胙立夏時祫　太祖南向　成祖西向北上上於　七宗七宗東西相向牢醴樂舞如特享立秋時祫如夏禮立冬時祫如秋禮季冬中旬擇日大祫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

祖異室南向　成祖　仁宗　英宗　孝宗
睿宗東叙西向　宣宗　憲宗　武宗西叙東
向　成祖北上如時祫辟牛十三羊十三豕十
三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　皇帝獻　德祖帝
后祭服拜跪飲福受胙大臣十二人分祭　諸
帝內臣十二人獻　諸后侑享親王東西各二
壇一太牢功臣人少牢一特享時祫亦如之
國初建四親廟於闕左中　德祖東　懿祖
次　仁祖西　熙祖廟與主皆南向東西有
夾室有廡三門一設二十四戟繚以周垣略
如都宮之制洪武元年定四孟歲除五享造
金祭器揮抛籩筒帷幔浴室皆備二年
令清明端午中元冬至時享歲除如故祝稱
孝子皇帝不稱臣遣　皇太子祝云命長子
某不得稱皇太子三年時享仍用四孟一春
特享四廟三時奉　三祖合享於　德祖之

廟　德祖南向　三祖東西向祔獻各奏其
廟樂餘奏　德廟樂九年改建太廟前正殿
後寢殿七間二間一室中室奉
德祖帝后神主　懿祖東一室　熙祖西一
室　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凡席諸器備如
生儀時享殿中設　德祖帝后衣冠神座南
向　懿祖座左西向　熙祖座右東向　仁
祖次　懿祖西向孟春擇上旬日三孟朔日

歲暮除日皆合享奏　德廟之樂罷特享二
十五年令廟享值國喪樂備而不作三十一
年　太祖神主祔寢殿西二室南向正殿神
座次　熙祖東向　成祖遷祔北平建廟亦
如之　成祖升祔東三室殿座次　仁祖
仁宗升祔西三室殿座次　太祖　宣宗升
祔東四室殿座次　成祖　英宗升祔西四
室殿座次　仁宗弘治元年　憲宗將升祔

議祧禮、官言國家九廟已備　憲宗祔廟議者咸謂　德　懿　僖　仁四廟宜以次奉祔而尊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是知尊太祖而不知　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既追王太王、季又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次則　德祖視周后稷不可祧明甚　懿　僖　仁三祖以次當祧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世室百世不遷禮也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祧廟如古夾室之制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如古祫祭之禮吏部侍郎楊守陳言禮官議請尊　德祖百世不遷如宋僖祖故事非是禮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也始祖必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統也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習

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名與實乖非禮或曰降而合食以尊就卑不可謂禮不又有大禘乎　憲宗升祔請并祧德懿　熙三祖自　仁祖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　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殿時享尊　太祖祫祭尊　德祖如此功德是崇恩義亦備庶無悖禮　上從禮官議始建祧廟於寢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神座　熙祖寢主遷東一室殿座遷西向一位　仁祖以下遞遷　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座次　宣宗　孝宗升祔祧　熙祖　武宗升祔祧　仁祖　睿宗升祔不得不祧德祖以故九廟　太祖居尊而　四祖之主皆祧矣嘉靖九年春　肅皇帝復行特享禮令祠官廟殿設帷幄如九廟奉　太祖南向

十年冬　上諭禮官言　太祖以恩隆　德祖今日當以義尊　太祖祫祭宜奉　四祖同　太祖皆南向庶見　大廟爲特尊　太祖言：禮合群廟之主而祭於　太祖之廟是爲大祫亦以尊　太祖也　太廟　太祖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並列自今大祫宜奉　四祖　太祖皆南面　德祖居中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祖東西並叙　列聖左右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　太祖別於群廟之主足以伸　皇上尊　太祖之心而　懿　熙　仁三祖得全其尊尤足以體　太祖之心　上曰善是年　上坐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時鑾禮官言議復古七廟之制　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群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　上

得疏喜下廷議言工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夏后因之殷周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與劉歆宗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外為都宮內叙昭穆漢不考古諸帝異廟諸廟異地不合都宮不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遺命勿別為廟遂有同堂異室之制嗣後歷魏晉隋唐宋皆然我太祖初別立四親廟，皆南向似近古禮後改建　太廟又用明帝之制　皇上憲天稽古大釐祀典獨於廟制不能無疑形諸輪札宣諸召問謀諸臣弼者屢矣但今　太廟南近宮墻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　上諭　太廟三殿勿撤則　太廟垣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若依古制昭穆六廟在太廟前以次而南則今　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遠即使盡闢其地分為左昭右穆左

恐勢不能容若欲稍減規模不必別門異寢又恐禮未必協況古七廟九廟制度皆同今太廟巍然宏壯而群廟隤然湫隘亦恐於義未安議者欲就　太廟兩廡即分群廟不惟去尊即卑不足以稱　聖孝而遷就一時裁損廟貌尤非細故且有廟無寢神將安棲諸王功臣置之何所議者又欲藏主夾室夫夾室者側室也以藏祧主可也以藏親廟未毀之主情理舛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倣爲之夫周廟門大扃七箇閨門容小扃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過於今廟烏在其爲儉約也今損於太廟群廟又可損於　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比隆太祖　憲宗　獻皇父也又可減於　世廟乎今之廟主　太宗之下凡有　七聖將如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抑如商周

以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即使廟宇既成　皇上冠冕佩玉執圭服衮循紆曲之途徧歷群廟而行興俯拜起奠献之禮非獨筋力不逮而日力亦不給矣議者乃曰周禮宗伯代后獻群廟可遣攝也夫古者廟祭君后祭獻后不與祭宗伯代獻謂一廟之中代亞獻之禮未聞人臣可以主廟祭也且古者助祭諸侯類多同姓固非天朂今陪禮者可擬古諸侯乎　皇上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群廟乎且規制必備而後成廟門垣廡寢是也儀文必備而後成禮主助禮樂之類是也今分爲各廟，祭之時不得不降從簡易是欲尊之而反卑親之而反踈秖見其貶損而未見其隆重矣大學士丘濬謂宜一日間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處而強爲

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迂也馬端臨曰後世失禮豈獨廟制漢儒以来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者以昭穆難定故也必如古制父子相世則可兄弟相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朱子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商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昭也共王穆子穆也懿為穆孫則繼穆而為昭是也孝為共弟而繼共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商王懿王子也穆也而圖居昭厲王商王子也昭也而圖居穆是孝王立而商厲之昭穆易位於是朱子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時三昭三穆為六代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孝王居其閒於是昭王以六世祖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名為六廟而祀止三世

耳前乎周者爲商之武丁之時所謂六廟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之子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行爲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謂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時太祖之外必十廟懿宗時太祖之外必九廟而後可蓋繼世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建廟者亦安能預定其爲昭爲穆或穆多昭少如殷或昭多穆少如唐哉若必欲昭穆世叙則建

廟之時昭齒者必在　太祖之廟之左穆齒者必在　太祖之廟之右如此則預立六廟定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又不可行矣故東都以来同堂異室未可盡以為非禮也

皇上以　皇考專享世廟而　太祖列聖乃不得專廟以全其尊然　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世廟猶為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　皇上孝敬之誠　皇上劄諭輔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　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疏入　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　祖宗各為專廟諸廟合為都宮

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　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丶後有寢藏主　太廟寢後別有祧寢藏祧主　太廟門殿皆南向群廟門東西相向內門殿寢皆南向十三斗南

京　太廟災　上意欲勿建勑廷臣議禮官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修飾方新遽罹回祿　皇天眷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昭穆之表　上喜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　太廟址築周垣香火并入南京奉先殿十五年十二月廟成詔曰朕創昭穆群廟以祀　祖宗彰　太祖爲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於群廟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創　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止修時祭以避豐禰之嫌十七年九月遂尊　皇考廟號爲睿宗祔享　太廟又改尊　太宗爲成祖立春特享各出主於殿成廟迎神樂別歌三獻徹饌還宮樂如　太廟仁　宣　英　憲四廟樂歌同　孝　武二廟迎神樂別歌三獻徹饌還宮樂歌同　睿廟樂別歌異於諸廟立

夏時祫出　太祖　成祖　七宗主於大殿
立秋時祫如夏禮樂歌異於夏立冬時祫如
秋禮迎神徹饌還宮樂歌異於秋季冬中旬
擇日大祫出　四祖　太祖　成祖　七宗
主於大殿祭畢各歸主於其寢二十年四月
宗廟災初震火起　仁廟風大發　仁廟主
燬俄而　成祖廟主又燬延熟　太廟及
昭穆群廟惟　睿廟獨存　上奉　列聖主
於景神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告題　成祖
仁宗帝后主亦奉景神殿二十四年七月新
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　太祖正位居
尊　成祖　仁　宣　英　憲　孝　睿
武左右次列皆南向　四廟居祧寢南向
洪武二年壽春十五王進侑　四祖廟壽春
於孝陵爲伯南昌七王兄寶應七王從子也
余從大夫後助祭　太廟見廡中木主稱壽

春八王爲高伯祖考寶應七王爲曾祖考禮
官誤矣語在十五王傳中是年祔饗戰歿功
臣已乃設青布幃於廟庭祀之尋更定功臣
十三人令大海通海張趙德勝世傑再成楚
國公廖永安七人已卒祔廟達等六人侑卒
進侑八年設黄布幄殿左右廊於廟中殿上
祀　四祖左祀楊王皇兄徐王右祀功臣九
年定壽春王妃二十一人侑享於東壁功
臣十二人西壁罷永安祀洪熙元年以靖難
功臣王能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侑享　文
廟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廣孝髡徒不宜
入廟移祀大興隆寺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
議進基侑祀　高廟侑享　高廟下廷議不可
侯勛乞進其祖英侑享　高廟下廷議不可
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祀諸臣位次上下
且不可易況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勛言往

年進基祔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
英武臣乃紛然阻忌　上是勛言進英祀先
是　二廟侑享功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
公侯上　上不喜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令禮
官考議乃合　二廟功臣叙爵於是列英永
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黔寧王下基永義侯
下英未進侑時禮官言：禮有功宗之祀漢
祭功臣於朝廷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

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八人或二三四人
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
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亦各有與享
者不必皆創業也我朝　二祖開國靖難固
有功臣　仁宗以後無事武功其間相與輔
贊治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令侑享
二祖凡十七人中惟基廣孝二人文
臣耳自後六廟缺爲無聞乞下廷議考求六

朝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
上裁定進侑廟庭　上不允

大禘

大禘　皇帝以丙辛年孟夏大禘於太廟　皇初祖帝神南向牛一羊一豕一羊一豕一　太祖西向配牛一羊一豕一羊一豕一　太宗東向配牛一羊一豕一羊一豕一　嘉靖十五年禮官言請行古大禘禮下廷議皆請禘　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顓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禘於太廟祀　皇初祖而奉　太祖配焉先一日令中書官書皇初祖帝神牌位於太廟至日設太廟殿中祭畢燎牌位奉先殿

奉先殿

奉先殿藏　列聖帝后神主朔望薦時食焉肅皇帝初尊　皇考為皇帝未祔廟亦未祔奉先殿也別立崇先殿　皇帝既建九廟主皆

遷於廟中時食之薦在奉先殿承天又有隆慶
殿奉　獻皇帝后
　世廟
世廟　睿宗獻皇帝廟也　今皇帝既尊　皇
考爲獻皇帝遜不敢祔宗廟別爲世廟祀禮如
宗廟既尊稱　睿宗祔太廟享祫如　列聖而
徹世廟之禮
奉慈殿

奉慈殿在奉先殿右　孝宗　生母孝穆紀太
后也不得祔　太廟奉先殿　孝宗即位初作
奉慈殿別祀　太后已而　憲宗　生母孝肅
周太皇太后　肅皇帝　生祖母孝惠邵太皇
太后皆祀殿中孝肅中室孝穆孝惠在右室主
書皇太后太皇太后歲享薦禮如　太廟奉先
殿嘉靖十五年　上諭禮官曰廟中帝配一后
陵祔葬乃有二三后廟祀陵祀本不同奉慈三

后主既不得祔廟又不祔陵殿似黜之非親之
也禮官遂請奉孝肅於裕陵孝穆孝惠於茂陵
殿　工又曰皇太后本子孫尊稱
睿皇后純皇后又嫌於適改主題皇后不得書
帝謚罷奉慈享薦禮

陵寢

熙祖奠祖陵在泗州基運山設泗州祠祭署奉
祀一人朱氏世官朱本宗人婿也即祖陵望祭
德祖　懿祖二陵
太牢三清明中元孟冬朔望少牢三奉祀行事
仁祖奠英陵改稱皇陵在中都翊聖山置中都
留守司皇陵衛皇陵祠祭署奉祀二人劉氏汪
氏祀丞二人汪氏趙氏劉義惠侯繼祖孫二汪
皆汪氏老母孫陵戶三千三百四十二家長至
正旦太牢清明中元孟冬少牢奉祀行事朔望
少牢留守行事弘治元年勑內官一人監護

高皇帝后四十妃嬪葬孝陵在南京神烈山即
鍾山設孝陵衛孝陵神宮監孝陵祠祭署清明
中元冬至太牢正旦清明中元帝后慇忌聖旦
酒果熏戚大臣一人奉祀事國有大事遣大臣
祭告　文皇帝后十六妃葬長陵在昌平天壽
山　昭皇帝后七妃獻陵　章皇帝后七妃景
陵　睿皇帝后十八妃裕陵　純皇帝后孝穆
紀皇后孝惠卹皇后十四妃茂陵　敬皇帝后
泰陵　毅皇帝后一妃康陵皆在天壽山各置
陵衛神宮監祠祭署如孝陵正旦酒果清明中
元冬至聖旦太牢分遣熏戚大臣祀慇忌太牢
專遣熏戚大臣祭　獻皇帝后顯陵在承天純
德山置衛神宮監祠祭署如諸陵祀亦如之孝
陵東有懿文太子陵祀禮視孝陵四孟歲暮忌
辰加牲爲署官行事京師西山有　恭讓胡皇
后　景皇帝后　孝潔皇后継張后陵　憲廟

廢吳后諸帝妃懷獻世子悼恭太子哀冲太子
莊敬太子越靖王秀懷王虔悼王斬獻王滕懷王衛恭
王許悼王忻穆王申懿王雍靖王岐惠王涇簡
王蔚悼王頵殤王薊哀王戚懷王均思王墳及
諸殤公主諸阿保夫人墳南京歸憲王張順妃
李麗妃墳咸以時祀牲醴素羞各有差諸王塋
其封國者其子孫祀之外戚揚王墳在盱眙設
盱眙祠祭署奉祀陳氏墳戶二百一十家徐王
墳在宿州設宿州祠祭署奉祀丞皆武氏墳
戶九十三家滁陽王墳在滁州廟首宿氏墳戶
十九家皆歲時祀

太社稷

歲仲春秋上戊　皇帝祭太社稷於社稷壇東
太社玉一牛一羊一豕一西太稷玉一牛一羊
一豕一皆北向配后土勾龍氏西向后稷氏東
向各太牢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　上祭服拜

跪飲福受胙

國初太社太稷異壇同壝北向勾龍后稷配
社石主半埋土中稷不設主洪武元年冬風
雨齋宮望祭三年建祭殿於壇北又北拜殿
十年改建午門外同壇同壝壇二成四出陛
用五成土如其方色埋石主於壇中北祭設
神牌北向是年以禮官張籌議罷勾龍后稷
配 仁祖西向建文君即位撤 仁祖配
太祖永樂中京師壇成位置如故 仁宗又
奉 成祖配嘉靖九年 肅皇帝諭禮官奉
太祖 成祖配位藏太寢仍以勾龍后稷配
帝社稷
皇帝以歲仲春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稷東帝
社西帝稷皆北向各太牢一禮三獻樂六奏舞
八佾 上皮弁服拜跪壇在大內西苑豳風亭
西壝陛主如太社稷

神祇壇

神祇壇在圜丘西歲仲秋祭天神地祇天神壇南向雲師雨師風伯雷師凡四壇；一太牢地祇壇北向五嶽五鎮基運翊聖神烈天壽純德五陵山四海四瀆五壇；一太牢從祀京畿山川向天下山川東向各牲五酒三獻樂八奏舞八佾天神燎地祇瘞　皇帝以辰戌丑未年行事祭服天神跪前後再拜地祇再拜皆飲福受胙餘年遣大臣攝祭

國初建山川壇於天地壇西俗呼為地壇正殿七壇曰太歲曰風雲雷雨曰五嶽曰五鎮曰四海曰四瀆曰鍾山兩廡從祀六壇左京畿山川夏冬季月將右春秋季月將都城隍壇西南有先農壇東有旗纛廟壇南有耤田

洪武二年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三年正岳鎮海瀆城隍諸神號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

雲雷兩岳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又令
驚蟄春分後三日遣官祭山川壇諸神是日
工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坐殿上獻官
復命解嚴還宮七年令仲春秋上旬擇日祭
未幾以諸神從祀南郊省春祭十年　上親
祀山川諸神於殿中功臣分祀兩廡永樂中
京師山川壇成位置如南京進祀天壽山於
鍾山下嘉靖十一年　肅皇帝釐正祀典即

山川壇為天神地祇壇改叙雲雨風雷其太
歲月將旗纛城隍別祀之

太歲

太歲壇歲十二月大祫之日遣官祭太歲之神
於太歲殿牛一羊一豕一祭一禮三獻樂八奏舞八
佾從祀四季月將之神東廡春秋西廡夏冬凡
四壇；一太牢

聖旦

萬壽聖節先一日　皇帝以酒果告　祖宗列
聖帝后於奉先殿至日以酒脯告　皇天上帝
於玄極寶殿遣官以牲醴祭神烈山天壽山純
德山諸陵墳東岳都城隍素羞祭玄帝及靈濟
宮又以素羞告修齋於道極七寶帝尊　上稱
名云嗣天子

正旦

正旦　皇帝拜　天於玄極寶殿用酒脯果脯

先一日太常由午門右順思善精一會極順德
咸和右通玄凌霄集真門入殿演禮出長庚門
宿闕右支待房子夜由右掖右順思善長庚二
南四德陟虛集真門入殿供事殿在乾清宮垣
後嘉靖中建

先師

歲仲春秋上丁　皇帝御奉天殿傳制遣大臣
以太牢祭至聖先師孔子於太學南京太學遣

祭酒禮三獻樂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縣衛學各提調官行事用少牢禮樂如太學樂不能備則已京府及附府縣行釋菜禮殿中先師南向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享東西相向稍後先賢閔損冉耕冉雍宰子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十哲從祀亦東西相向兩廡從祀先賢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振陳亢巫馬施梁鱣公哲哀商瞿冉孺顏辛伯虔曹卹冉季公孫龍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顏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處鄡單奚容蔵罕父黑顏祖榮旂秦祖左人郢句井疆鄭國公祖句茲原亢縣成廉潔燕伋叔仲噲顏之僕卻巽樂欬公西輿如狄黑孔忠公西蔵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顏噲先儒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

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蒼杜子春王通
韓愈胡瑗周惇頤程顥歐陽脩邵雍張載司馬
光程頤揚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呂祖謙
蔡沉真德秀許衡九十一人是日子夜先祭啓
聖公孔氏用少牢先賢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
氏左右配享兩廡先儒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
太學遣祭酒南京太學司業司府州縣衛學各
提調官行事

國初　上如江淮府先謁文廟幸學至南昌
亦如之洪武元年令仲春秋上丁傳制遣官
祭先師於國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
酒亞終獻四年國子司業濂上孔子廟堂議
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
祀孔子襲祀也襲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
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面几筵在西
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

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古意也
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
尚右之義矣右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
有主大夫東帛士結茅為菆無像設之事開
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
皆莞席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
摶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義矣右者灌
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蒿代之非簡

乎右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
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
瀆乎右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
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
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
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
有夔伯禽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

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
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
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為先聖
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
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
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
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
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
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
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
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窩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回參伋坐饗
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間顛倒彝倫莫此為
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為贄
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
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

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
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
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
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佛儀禮饋食篇節文
為詳所謂三獻之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
婦及賓之義也今悉悖其煩惟祝獻得行之可
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
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

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為皋陶伊
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商盖傳說箕子皆天子
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
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
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泪於醫師太公
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有先聖
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

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
師以配享為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
喜謫瀛安遠知縣是年令進士釋褐行釋菜
禮更定釋奠祭器禮物擇監生及文職大臣
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五年罷孟子配享
踰年　上曰我聞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
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六年翰林國史院學
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上釋奠樂章
舞六佾禮部尚書牛諒上禮儀制曰可遣御
史大夫陳寧釋奠胡丞相言誠意伯不陪祭
顧受胙　上曰基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弗
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胙禮乎奪俸一
月寧坐不舉奪半月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
仲丁五年作文廟成遣官以太牢祭　上遂
視學釋菜始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頒
釋奠儀正嶽鎮海瀆城隍及忠臣烈士封號

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如故
十七年議大成樂器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
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式於府學二十九年從
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揚雄從祀進祀董仲舒
文皇即位之八月遣官釋奠先師永樂八年
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正統元年刊定從祀
名爵位次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
從祀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物非所

產者以所產代八年從輔臣士奇議追封元
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景泰六年加太學兩
廡祭物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為廣川伯安國
建寧伯沉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十二年祭酒
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為神聖廣運加服衮
冕十二旒登歌八佾又言右者鳴球琴瑟堂
上之樂笙鏞祝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兩
階今干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

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封
孔子 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益贊
尧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可
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
酒訥碑文曰像不土繪裔習乃華今廟塑像
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遵
豆佾舞之數 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惟
佾數居下宜令太常改正 上從之洪謨又
請 上曰尊崇孔子朝廷盛典遵豆佾舞從
洪謨言弘治元年 上視學從吏部尚書恕
請釋奠用太牢加樂是年諫官請罷況融弼
雄從祀進祀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下
禮官集議言雄已黜於洪武時瑄無著述況
等皆有羽翼聖經之功遂已當是時少詹事
兼侍講學士敏政言融弼戴聖劉向達何休
王肅預八人宜罷從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

范窩五人宜祀於其鄉況雄實相伯仲言者併欲黜況宜也申棖申黨本一人祀宜存棖家語七十弟子不及公伯寮冉顏何遽瑗林放宜祀瑗於衛祀放於魯寮及冉何宜罷祀禮記傳於后蒼與王通胡瑗皆宜從祀顏淵子思配於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立祠廟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黜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珣獻

靖公松從祀下禮官議不可遂已掷陽何孟春言七十子有公孫尼子著作樂記緇衣宜從祀敏政不及尼子何也或曰尼子即龍也四年祭酒鐸疏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若吳澄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已如此其父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

榮迹其所為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況二人皆太學之師乞升時正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下從莽大夫之列不報八斗大學士溥又言時入朝首請罷安石配享廢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考之考也　上從之追封時將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曾思三子配饗堂

工而其父列祀廡下非禮宜於闕里別廟祀叔梁紇而以路哲子魚配吳澄宋氏遺臣不恥事胡名節掃地宜罷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九年　肅皇帝從輔臣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

爵申黨申振二人存振去黨寮冉何況聖向
達融休肅弼預澄十三人罷祀放瑗玄衆植
虔審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
脩從祀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改
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璁又引
敬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
孔氏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珣松蔡
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從之

肅皇帝以改稱先師故皮弁服謁廟用特奠
帛行釋奠禮迎送神各再拜三樂三奏文舞
六佾配從祀賢儒及啓聖祠分奠用酒脯遂
幸太學先是先師稱大成至聖文宣王四配
兗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
亞聖公十哲左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
木賜衛公仲由魏公卜商右鄆公冉耕齊公
宰予徐公冉求吳公言僎陳公顓孫師兩廡

東金鄉侯濮臺臧明任城侯原憲汝陽侯南
宮适萊蕪侯曾點須昌侯高瞿平輿侯漆雕
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
施陽穀侯顏幸上蔡侯曹邮枝江侯公孫龍
馮翊侯秦商靈澤侯顏高上邽侯壤駟赤成
紀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首膠東侯后處濟
陽侯奚容蔵富陽侯顏祖滎陽侯句井疆鄄
城侯秦祖即墨侯公祖句茲武城侯縣成汧
源侯燕伋宛句侯顏之僕建成侯樂欬堂邑
侯顏何林慮侯狄黑鄆城侯孔忠徐成侯公
西蔵臨濮侯施之常華亭侯秦非文登侯申
棖濟陰侯顏噲泗水侯孔鯉蘭陵伯荀況睢
陽侯穀梁赤萊蕪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
城伯劉向中牟伯鄭衆緱氏伯杜子春良鄉
伯盧植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伯韓愈豫
國公程顥新安伯邵雍溫國公司馬光建寧

伯胡安國華陽伯張杞將樂伯楊時魏國公
許衡西單父侯宓不齊高宛侯公冶長北海
侯公晳哀曲阜侯顏魚繹共城侯高柴壽張
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
侯梁鱣臨沂侯冉孺沐陽侯伯虔諸城侯冉
季濮陽侯漆雕哆高宛侯漆雕徒父鄒平侯
商澤富陽侯任不齊幷平侯公良孺新息侯
秦冉梁父侯公肩定鄫城侯鄡單祁鄉侯罕

父黑淄州侯申黨厭次侯榮旂南華侯左人
郢朐山侯鄭國樂平侯原亢胙城侯廉潔博
平侯叔仲會高唐侯卻選臨朐侯公西輿如
內黃侯蘧伯玉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
平侯琴張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臨
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曲阜
伯孔安國廣川伯董仲舒岐陽伯賈逵扶風
伯馬融高密伯鄭玄任城伯何休徼師伯王

弼新野伯范甯道國公周敦頤洛國公程頤
鄖伯張載嶽國公朱熹開封伯呂祖謙崇安
伯蔡沉浦城伯真德秀臨川鄖公吳澄

聖師

文華殿聖師之祭始於　肅皇帝奉皇師伏羲
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
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先聖周
公右先師孔子東西向兄歲春秋開講先期一
日　皇帝皮弁服拜跪行釋奠禮用羹酒果脯
帛

歷代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歲仲春秋　皇帝遣大臣祭太昊
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
高陽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
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皇帝漢光武皇帝唐太
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分五室、太牢一禮三獻

樂七奏舞八佾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皐陶夔龍
伯禹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
穆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
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
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凡三十二人列兩廡
廡二壇丶少牢一

洪武元年祀三皇用太牢勾芒祝融風后力
牧配四年令天下立三皇廟歲春秋祭已而
令祭於陵是年命官參考歷代聖帝賢王但
在中原安養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擇名
臣從祀六年禮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
廟合祭非禮令別立歷代帝王廟同堂異室
歲春秋祀三皇五帝禹湯文王武王漢高祖
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賢
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七年塑帝王
衮冕坐像 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

勿加冕服已而卻祀祢祭諸帝王省春祭歲仲秋遣官祭於廟二十年以武成王從祀帝王廟去王號罷故廟祀二十一年禮官擇上歷代名臣始終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帝王廟　上曰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木華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孫而去祖可祀木華黎罷安童祀伯顏阿木可勿祀又曰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宜祀未幾　上曰文王雖基周命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可勿祀於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廟火改建於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帝子年邓百年傳制祭陵停廟祭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　上不從令建廟京師歲仲春秋祭南京祭罷十年春廟未成今皇帝祀之文華殿廟初成　肅皇帝至廟祭是年修譔姚涇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

可 上從禮官議二 丁四 年給事中陳棐又
言之乃罷祀元世祖并罷從祀木華黎等五
人
先農
先農 皇帝仲春擇日祭遂行耕藉禮用太牢
禮三獻樂八奏舞八佾 皇帝皮弁服拜跪飲
福受胙更翼善冠黃袍至觀耕臺下藉田東耒
耜三推三反京尹捧青箱播種而覆之三公五
推九卿九推宴從耕官
洪武元年御史尋 上請耕藉田享先農以勸
天下 上從之二 年建壇於山川壇西南是
春 上祀先農遂耕藉田以后稷配已而奉
仁祖配八 年遣應天尹祭不設配永樂遷都
建壇如南京遣順天尹祭 皇帝初即位行
耕藉禮親祀爲 肅皇帝令歲仲春上戊遣
官祭

先醫

先醫歲仲春冬工甲日遣太醫院官祭用少牢今皇帝又建三皇廟於太醫院春秋祀焉

先蠶

先蠶氏之祭自　肅皇帝始歲春擇日　皇后祭用少牢禮三獻樂六奏去舞公主內外命婦陪祀先期內尚儀奏祭祀　皇后內執事暨致齋蠶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樂器至日　皇后乘肩輿出宮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女官奉鉤筐前行出郊至壇　皇后易禮服拜跪瘞奠飲福受胙如禮畢　皇后易常服詣采桑臺采桑三公命婦五采列侯九卿命婦九采蠶成內命婦一人行三盆手禮遂布於織婦獻織於蠶宮令

高禖

肅皇帝始以歲祀高禖設木臺於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壇上　皇天上帝南向騂犢蒼璧

獻皇帝配西向牛一羊一豕一高祺在壇下西向牛一羊一豕一禮二獻樂九奏舞八佾皇帝位壇下北向　后妃位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弓韣如　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　后妃嬪至高祺前跪取弓矢授　后妃嬪后妃嬪受而納於弓韣

五祀

五祀　皇帝遣官祭立春司戶宮門外道左西向立夏司竈太庖前中道南向季夏土王用事中霤文樓前西向立秋司門午門外西角樓東向立冬司井太庖井前南向皆遣內臣各少牢一歲暮太常少卿合祀於太廟丹墀西東向少牢五

金海

金海祠在大內西苑湧泉亭後歲仲春秋上壬遣太常卿以少牢祭司海水府司舟三神

西海子者古燕京積水潭也源出西山神山一眴馬眼諸泉統出甕山後滙為七里濼東入都城潴為積水潭南出玉河入於大通漕渠嘉靖十四年　上諭禮官歲端午朕奉兩宮遊西海子時望祀諸神宜特建祠祀焉

青龍

青龍祠在阜成門外三十里祭弘濟大青龍神靈顯小青龍神歲仲春秋遣順天府官以少牢

祭

洪熙元年二月久旱禱不得雨或言廬師山潭有大小二青龍時出沒每旱禱輒雨　上令禱焉兩應時大注　上喜命成國公勇諭祭封神餙祠宇名其山曰翠微

旗纛

旗纛廟在山川壇旗纛藏內府歲仲秋祭山川之日遣旗手衛官祭於廟霜降日又祭於教場

歲暮享太廟日又祭於承天門外皆用少牢永樂後朔望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機營提督官請祭於教場曰旗頭大將曰六纛大將曰五方旗神曰主宰戰船正神曰金鼓鉦鉤之神曰弓弩飛鎗飛石之神曰陣前陣後神祇五猖等衆皆南向牛一羊一豕一國有大征討皇帝武弁服禡祭：軍牙之神六纛之神皆南向建牙旗六纛於神位後祭之日　皇帝肴牲視滌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奏樂　皇帝飲福受胙望燎刺五雄鷄血於五酒碗酹神爲

功臣廟

功臣廟殿中元祀中山武寧王徐開平忠武王常岐陽武靖王李寧河武順王鄧東甌襄武王湯黔寧昭靖王沐羊二豕二配享十五人東序西向都指揮使馮國用鄖國公金都督耿再成泗國武莊公金都督丁德興濟國公都督同知

張德勝蔡國忠毅公靖海侯吳禎海國襄毅公
平章康茂才薪國武義公副使茅成東海郡公
西序東向恭政胡大海越國武莊公都督同知
趙德勝梁國公廣德侯華高巢國武莊公都督
同知俞通海虢國忠烈公江陰侯吳良江國襄
烈公宣寧侯曹良臣安國忠烈公安陸侯吳復
黔國威毅公副使孫興祖燕山忠愍侯羊二豕
二兩廡各設牌一書故功臣都督指揮千百戶
衛所鎮撫羊十豕十四孟歲暮遣勳戚大臣祭
大功坊又有中山王家廟歲遣太常五祭用少
牢

洪武二年正月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六月廟
成工論功列祀二十一人令死者塑像生
者虛位時大海國用趙德勝再成德興通海
張德勝成八人已乎棲神下蔣諸廟至是塑
像移祀廟中十三人虛位元祀書贈王謚姓

從祀書官書贈謚姓名梁國公不書謚三年增戰歿功臣五年增百二十四人七年令都督祭堂上都指揮以下兩廡永樂三年上諭禮部中山王勳德國朝第一當百世不忘自今正旦清明中元十月朔冬至皆遣祭於家廟

十廟

十廟在京師　皇帝遣官各以時祭季春秋真武季夏東岳仲夏都城隍漠前將軍漠壽亭侯仲春秋榮國姚恭靖公廣孝正旦長至聖旦靈濟宮皆太常祭仲春秋京師太倉戶部司馬祖先牧太僕宋文丞相元世祖陵皆順天府東岳都城隍太牢六廟少牢真武靈濟宮素羞

靈濟宮者金闕王闕真君及神父母二仙妃也先是遣內閣禮部內官嘉靖中改太常朔望皆祭之真武亦如之元世祖祭嘉靖中罷

姚公祠侑享　成祖嘉靖中撤廟祀移祀大興隆寺

南京十四廟

南京十四廟季春秋北極真武孟春天妃季春寶誌禪師仲秋都城隍仲春祠山廣惠張王渤孟夏季秋五顯靈官皆太常祭仲春秋京都太倉戶部司馬、祖先牧太僕四孟歲除漢秣陵尉蔣忠烈王子文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王晉成陽亭忠貞公壺宋濟陽曹武惠王彬南唐劉忠肅公仁贍元衛國忠肅公福壽皆應天府蔣廟又有孟夏之祭關廟又有仲夏太常之祭諸廟皆少牢其武寶誌素羞祝並稱　皇帝遣官云

關廟初稱漢前將軍壽亭侯嘉靖十年南太常卿黃芳奏改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

府州縣　附武衛

府州縣近郊三壇南神祇壇歲仲春秋祀雲雨風雷之神境內山川之神城隍之神各少牢在省城者布政司官祭府不別祭縣附府者亦如之西社稷壇歲仲春秋上戊祀司社之神司稷之神各少牢北禹壇歲上元清明孟冬朔日祭無祀鬼神羊三豕三飯米三石名宦鄉賢二祠附先師廟或別祠歲仲春秋祭用少牢岳鎮海瀆在境內者歲仲春秋別祭之用少牢古帝王陵寢忠臣烈士及吏有功德於民者各以時祭牧馬者祀馬神市鄉百姓又有鄉社鄉厲之祭若諸小鬼神祠有靈異者百姓各以其鄉俗賽禱官不禁也都司衛所凡守禦官歲霜降有旗纛廟之祭用少牢古帝王陵陳州有伏羲氏商高宗孟津漢光武鄭州周世宗鞏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鄠神農氏西遠舜帝延安軒轅氏西安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景帝咸寧漢

文帝興平漠武帝長安漠宣帝富平後魏文帝
扶風隋高祖三原唐高祖醴泉唐太宗浦城唐
憲宗涇陽唐宣宗滑
宗順天元世祖東平
皇氏滎河商湯王會稽夏禹王宋孝宗凡三十
六陵子午卯酉等傳制遣道士賫香帛至陵令
所在長吏祭嘉靖又有武功姜嫄后稷之祠慶
都堯母之祠五岳者代
都堯母之祠五岳者代華嵩衡恒山也廟在太
安華陰河南衡州真定五鎮廟東沂山在沂州
西吳山隴州中霍山平陽南會稽紹興北醫閭
遼東四海神廟在萊州蒲州廣州懷慶四瀆廟
江在成都河蒲州袞州淮彰德濟河南衡輝又
有濼源廟諸山川湖潭泉渠龍湫岡陵凡有祠
者各以時祀之忠臣烈士吏有功德於民之祠
通州有開平忠武王及燕山侯孫興祖山海關
中山武寧王張都督
世忠世忠又祀太原南京

渤泥恭順王蘇州兩尚書廟祀夏忠靖公周文
襄公太平忠臣廟祀樞密院判花雲王昂及知
府許瑗淮安平江陳恭襄公濬寧尚書宋公平
陽薛文清公海州廣寧伯劉公又有都督僉公
永康侯徐公幷州伏羌伯毛公揄林余肅敏公
太原二忠祠丁瞳周宇二將軍杭州鄔詹事徐
贊善于肅愍公金華胡武莊公配按察副使陶
公青田誠意伯劉文成公海鹽按察使揚公南
昌忠臣廟平章趙德勝樞密判官李継先左副
指揮使劉齊統軍元帥許珪右副元帥趙國昭
同知元帥朱潛元帥副使牛海龍千戶張子明
張德山百戶徐明總管夏茂江西行省都事葉
思誠知洪都府葉琛臨海同知趙天麟一十四
人二忠祠孫忠烈公許忠節公廬陵忠節祠宋
六臣及劉忠愍公李忠文公廣信張叔夜祠祔
祀永豐知縣鄧顯饒州忠臣廟樞密同知丁普

即張志雄等三十五人寶慶恭政賀興陪侯官
麻剌康靖王上抗巡按御史伍驥福建都指揮
丁泉廣州僉都御史揚公配按察副使毛公南
海忠義祠南海民閔敏慶遠葉恭議祠府同知
葉禎父子雲南二忠祠王忠文公吳忠節公黔
寧王廟昭靖王配其子定遠王貴州鎮遠侯顧
公諸先朝祠祀至於今存者多不録也
洪武元年令郡縣訪求應祀神祇名山大川

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於國惠愛及民
者奏著祀典二年令有司祠祀典神祇其不
在祀典而嘗有功德於民者即不祭存其祠
宇三年訪求帝王陵寢四年遣使致祭諸陵
始罷天下祀三皇六年定十二省山川罷省
祭京師合祭及四嶽之年定府州縣社稷祭正
日秋九月九日祭
配皆少牢已而罷配嶽鎮海瀆亦如之歲仲

春秋擇上旬日祭九年令外百司祭祀三獻
以品級序是年遣官行視帝王陵九年禁樵
牧設守陵戶陵二人三歲一傳制遣道士奉
香詣諸陵令有司致祭　皇帝即位遣官祭
告十一年令外百司祀小祀用牲醴中祀加
帛十四年令祭山川諸神文臘長吏行事武
官不得預軍民指揮使司自祭之二十九年
令陪祭未入流官用祭服宣德八年令外諸
吏上官合祀應祀神祇於城隍廟用少牢令
守禦官僻徵主旗纛廟驚蟄霜降日以少牢
祭軍牙六纛神武服行事出師祭而行班師
婦於廟已而省驚蟄之祭清明中元孟冬朔
日祭無祀鬼神設壇城北府州曰郡屬縣邑
厲鄉村閭百戶內立一壇祀五土五穀神歲
一戶為會首春秋二社率錢備少牢祭之畢
行會飲禮會中一人讀抑強扶弱之誓又立

一壇祭無祀鬼神歲亦三祭、用牲酒會飲讀誓如祭社　國朝品官廟制未定乃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主以四仲月祭又有臘日愍忌之祭與歲時俗節薦享庶人得祀祖父母

石匱書曰余讀儒行有曰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夫禮義居身何能如干櫓自衛吾又讀荀子有曰使童子逆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刀與孟賁鬬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畫敬孟賁不忍犯也夫童子畫禮勇如孟賁且猶不忍犯則禮義之可為干櫓此語不誠然乎哉

百官志總論

古帝王之控馭天下必得天下之大勢而統領總轄之又必得天下之要害而條分縷析之故設官分職如著棋者之布子如列陣者之壘石蓋目無全牛方可解牛胸有成竹方可畫竹如我

高皇帝之神武天縱更加以劉基之明敏李善

長之精詳徐達之周密常遇春之剛斷宋濂陶安朱升樂鳳韶之弘亮故其建官準法虞周雖專領兼析固有不同而規模品式大抵相為損益故權殺於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理甚周禄凉於宋而蠲復之恩禮愈厚即有驕陵旋蹶陳臬豈無冗贅亦復汰除剞文武夾維內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獨行則齟齬不遂洪謨曲算可謂博大精微矣故特表其爵號官品階勲禄凡七等而著其沿革職守附以累朝典議則知我 高皇帝之創業垂統真足以楷模百世而無柰官之不得其人人之不勝其任則綫索一斷提挈為之不靈根本一殘枝葉為之立槁駕御無力則舟車罔為屢具操縵無平則琴瑟總屬空張及至後世革一官而官之多衙門雖設職任皆非蓋徒得我其一官之少添一官亦不見

高皇帝折圭搪爵之虛文而全失我　高皇帝勵精圖治之實意也厥後盜賊蠭起屏翰無術以更張塞責者則請添設經畧督撫諸官及流寇殘破之後其所添設之官不知凡幾而一地兩官推委卸搪則其僨事也較前尤覺更甚譬如傾載者為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轅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兎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愈疾亂國之法有似於此如使添設之官果不可少則　高皇帝當日籌畫之工豈有失着曹參之對漢文帝也有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乃不自審而遂欲更變我　高皇帝之法令則亦多見其不知量也為作百官志考

皇明百官表

爵	公	侯	伯
號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
官	奉天靖難推誠守正文臣	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功臣	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
品			
階			
勳			
祿	歲支米多五千石少七百石		

太師	太傅	太保	宗人令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	左右都督
正一						
初授 榮祿大夫		特進 榮祿大夫		陞授 特進 光祿大夫		
		左柱國		右柱國		
		月支 米八石		十七		

少師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都督同知
從一						
初授 榮祿大夫		陞授 光祿大夫				
		柱國				
		七十四石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尚書
都御史
都督僉事
正留守
都指揮使
襲封衍聖公
襲封真人

正二

初授 大夫 資善
大夫 陞授 資政
加授 大夫 資德
初授 驃騎將軍 陞授 金吾將軍
大夫 資德
陞授 資政
大夫 陞授 資善
初授 中奉大夫
大夫 陞授 通奉
加授 大夫
正奉 大夫
初授 鎮國將軍
陞授 定國將軍
加授 奉國將軍

正治卿 上護軍

六十一石 衍聖公 真無祿 勳

布政使

都指揮同知

從二

正治卿 上護軍

四十八石

太子賓客	侍郎	副都御史	通政使	大理卿	太常卿	詹事	府尹	按察使	副留守	都指揮僉事	指揮使

正三

初授中大夫	嘉議大夫	初授昭勇將軍	正議大夫	加授通議大夫	昭武將軍	陞授昭毅將軍	加授昭武將軍

都尉	輕車都尉	資治尹
三十五石		

光祿卿	太僕卿	行太僕卿	苑馬卿	參政	都轉運鹽使	留守司指揮同知	衛指揮同知	宣慰使

從三

初授中大夫	亞中大夫	陞授大夫	中大夫	加授太中大夫	初授加授懷遠將軍	陞授定遠將軍	加授安遠將軍

都尉	輕騎都尉	資治少尹
土官無祿	六石	二十

此餘倣

僉都御史 通政 | 大理少卿 | 太常少卿 | 太僕少卿 | 少詹事 | 鴻臚卿 | 京府丞 | 按察副使 | 行太僕少卿 | 苑馬少卿 | 知府 | 衛指揮僉事 | 宣慰同知

正四

初中大夫順授 | 中大夫憲授 | 加中大夫授 | 初中大夫議授 | 明威將軍 | 陞宣威將軍 | 加廣威將軍

贊治尹 | 上騎都尉

國子祭酒 | | 布政司參議 | | 鹽運使同知 | | 宣慰司副使 | | 宣撫司宣撫

從四

初授朝列大夫 | 陞朝議大夫 | 加大夫 | 初宣武將軍 | 陞顯武將軍 | 加信武將軍

贊治尹 | 少尹 | 中騎都尉

二十石

華蓋殿身武英殿大學士 文淵閣東閣春坊大學士 翰林院學士兼侍講學士 通政司參議 太理寺丞 尚寶司卿 光祿寺少卿 部郎中 欽天監正 太醫院使 京府治中 宗人府經歷 工林苑監正 按察司僉事 府同知 王府長史 儀衛正 正千戶 宣撫司同知

正五

初授 奉議大夫 修正 一十六石

初授 大夫 奉政 庶尹 一十六石

陞授 武德將軍 初授 驍騎尉

陞授 武節將軍

侍讀侍講學士諭德洗馬 尚寶鴻臚卿 員外郎 五府經歷 知州 鹽運司副使 鹽課提舉 儀衛副 招討司招討 宣撫司副使 安撫司安撫

從五

初授 奉訓大夫 協正 一十四石

陞授 大夫 武畧將軍

初授 大夫 奉直 庶尹 飛騎尉

陞授 武毅將軍

大理寺正 詹事丞
中允 侍講侍讀 司業 太常寺丞 尚寶司丞 太僕寺行太僕寺丞 主事 太醫院判 都察院經歷 京知縣 府通判 上林苑監副 欽天監副 五官正 兵馬指揮 留守司都司經歷 斷事 百戶 典仗 審理正 神樂觀提點 長官 副招討 宣撫僉事 安撫司知 善世 正一

正六

初授承直郎 陞授承德郎 初授昭信校尉 陞授承信校尉

雲騎尉

僧道官 無勲祿

十石

贊善 司直郎 修撰 光祿寺丞 署正 鴻臚寺丞 大理寺副 京府推官 布政司經歷 理問 鹽運司判官 州同知 鹽課司提舉 市舶河渠副提舉 安撫副使

從六

儒林郎 初授承務郎 陞授儒林郎

吏德 宣德郎

八石

都給事中	監察御史	編修	大理評事	行人司正	五府都察院都事	通政司經歷	太常博士	典簿
兵馬副指揮	營繕所正	京縣丞	府推官	知縣	按察司經歷	留守司都司都事	副斷事	審理副
安撫僉事	蠻裔長官							

正七

儒	初	授	承	事	郎	陞	授	文林
郎								
吏	宣	義	郎					

七石
五斗

翰林檢討	左右給事中	中給事中	中書舍人	行人司副	光祿典簿	署丞	詹事太僕主簿	
京府經歷	靈臺郎	祠祭署	奉祀	州判官	鹽課司副提舉	布政司都事	副理問	衛鹽運司宣慰招討司經歷
蠻裔副長官								

從七

初	授	從	仕	郎	陞	授	徵	仕郎

七石

國子監丞 五經博士 行人 部照磨 通政司知事 京主簿 欽天監主簿 保章正 御醫 協律郎 樂所提領 營繕所副 大通關寶鈔龍江司提舉 衛知事 府經歷縣丞 鹽運同提舉 按察知事 宣慰都事 王府典寶薄 奉祀良醫典膳正 紀善講經至 靈 元符宗真宮靈宮

正八

初授迪功郎 六石

陞授修職郎 六斗

清紀郎 翰林典籍 國子助教典簿博士 光禄録事監事 鴻臚主簿 京府運司知事 挈壺正 祠祭署祀丞 布政司照磨 王府典膳奉祀典寶良醫副 宣慰司經歷 神樂觀知觀 崇真宮副靈官 左右覺義 玄義

從八

初授迪功佐郎 六石

陞授修職佐郎

校書侍書　國子學正
部檢校　鴻臚署丞
五官監候司歷　營繕所丞典牧所會司館文思院丞運寶鈔廣運廣積贓罰十字庫頒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局大使　龍江寶鈔副提舉　府知事　縣主簿　長史司主簿典儀正典樂牧監正　茶馬大使　贊禮郎奉鑾　宣撫安撫知事

正九

初授將仕郎
陞授登仕郎

五石
五斗

待詔司誥通事舍人正字
詹事府錄事司務學錄典籍鳴贊序班司宬漏刻博士司牧大使牧監副園長
太醫院提舉司鹽課司州所吏目軍儲御馬都督
府門倉軍器局大使承運寶鈔廣運積贓罰十字庫
副使典牧所會同館文思院副使廣盈太倉銀太僕寺
京府庫都稅宣課柴炭司大使頒料皮作鞍轡

從

初授將仕佐郎

五

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副使草場大使孔顏孟子孫教授按察司檢校府宣撫司照磨典儀副教授伴讀都司運副教授伴讀都司運司府京衛宣撫慰司學教授司庫司府倉攢造織染局稅課司大使司獄巡檢茶馬副使正術正科都綱都紀太常司樂教坊韶舞司樂

陞授登仕佐郎

孔目國子掌饌學正教諭訓導安馬斷事長官司吏目司牲司牧副使府檢校縣典史軍器局柴炭司副使遞運所大使驛丞河泊所閘壩官廨大使牧監錄事都長提控案牘都督府御馬軍儲門倉副使廣盈庫都課都稅稅課司副使茶鹽課司司府州縣衛所倉場大使副鹽運司府衛提舉司所州縣庫大副使

司府州軍器織染雜造局
副使茶運批驗所巾帽針工
局慶遠裕民司大副使司
庫副使宣德倉司竹鐵冶
河州遼陽青州府樂安稅
課司大使塩倉稅課抄紙印
鈔鑄印抽分竹木惠民金
銀場惠民局水銀硃砂場
局生藥庫長史司倉庫大
副使縣雜造局副使典術
典科訓術訓科副都綱
都紀增正道正僧會道會

流

石

石匱書卷第二十七

百官志上

宗人府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正一品二十二年改為宗人府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左右宗正周王楚王左右宗人已而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宗人府宗人令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左右宗人各一人吏三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

宗人令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宗室子女適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陳請為聞上達材能録罪過左右宗正宗人為之貳經歷典出納文移

三公府正一品府罷而李善長徐達以丞相兼太師太傅常遇春以上公贈太保三孤無兼領者

文皇帝罷公孤官　仁宗復設

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侍上左右備顧問咨機務無定員無專授為勳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文官惟贈得三公

嘉靖初楊廷和一品十二年加太傅辭不受

中書省正一品初設左右相國洪武元年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總領衆職分錢糧禮儀刑名營造四部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都事各一人

中書舍人二十人是年始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正三品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統於中書省以滕毅楊士義錢用壬陳寬周禎單安仁為六部尚書入見奉天殿諭曰朕肇基江左軍務方殷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中書分理六部至為要職凡諸政務宜竭心為朕經理或有乖繆患及天下不可不慎五年定六部職掌歲終考績以行黜陟九年增戶部為五科刑部四科工部四科設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二人員外郎二人主事五人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十三年誅右丞相胡惟庸詔罷中書省存中書舍人直文淵閣即所謂入內閣辦事也先是洪武十五年冬始放宋制置殿閣學士吏部尚書邵質華蓋殿翰林學士宋訥文淵閣檢討吳伯宗武英殿典籍吳沉東閣並為大學士是年召耆儒

鮑恂張長年俞詮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是時特侍左右備顧問未與機務建文四年七月　成祖簡用翰林侍詔解縉編修黃淮尋又用修撰胡靖編修楊榮楊士奇檢討胡儼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各直文淵閣預機務永樂五年十一月　上諭吏部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廣即請也　仁宗又設謹身殿大學士於是大學士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東閣皆在內閣曰辦事避丞相名若東閣文淵閣大學士不得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務也嘉靖壬戌九月新建三殿成詔改奉天殿為皇極殿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始有建極殿大學士

直文淵閣翰林院檢討編修修撰侍講侍讀講讀學士學士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官官不得過五品或九卿正亞兼翰林學士東閣文淵

閣武英謹身華蓋殿大學士已而加官至領東宮公孤帝三孤者或止一二人多或至六七人宣德初張瑛陳山始以侍郎入內閣未幾以干諸請司出瑛為南京禮部尚書山教小內使書景泰中王文始以宮保尚書入內閣西東揚最久皆不得領吏部尚書領吏部尚書亦自文始其屬制勅房詰勅房皆以中書舍人諸司寺或卿貳充之官至太常卿止即有年勞加俸不得帶九卿堂上執政官嘉靖中張璁始以白衣善書歷陞侍郎

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撿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

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勅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撥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

曰題二曰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同知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録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録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讎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行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録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勅揩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翻譯生皆總領之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蕃譯勅書并翻書揭帖紀功勘合皆揩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

皆有罰六部初屬中書省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六部正二品設官一百五人分領中書之政二十三年遷戶部尚書楊靖刑部兵部尚書沈潛工部刑部尚書趙勉戶部工部尚書秦達兵部著令自今官三年皆遷調未幾潛復兵部達復工部二十八年上坐奉天門勑文武群臣自右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建文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侍中一人位侍郎上 成祖復正二品革侍中永樂元年正月以北平為北京二月置北京行部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其屬六曹清吏司吏禮兵工曹郎中員外

郎主事各一人戶刑曹各二人以戶部尚書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資刑部尚書掌保定府事雖僉為北京行部尚書既遷都罷北京行部及六曹清吏司分置行在六部十八年定都除行在事在應天者加南京字洪熙元年復稱行在正統六年復除行在字諸司亦如之初六部之屬吏部曰選曰封司勳考功四部改文選驗封掐勳考功洪武二十九年并五部屬皆稱清吏司建文去清吏字靖難後復故戶部曰民度支金倉四部二十三年改十二部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雲其繁簡兼領京畿而以雲南隸陝西建文改民度支金倉庾四司靖難後復故永樂元年改北平司為北京司十九年革北京司增雲南貴州交趾三司宣德十年革交趾司禮部曰儀祠膳主客四部改儀制祠祭精膳主客兵部曰司

馬職方駕庫四部改武選車駕武庫職方刑部曰憲比司門都官四部洪武二十三年改十二部如戶部建文為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靖難後復改北平雲南貴州交趾改置如戶部工部曰營虞水屯四部改營繕衛虞都水屯田又改將作司為營繕所隸工部

吏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四清吏司文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驗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稽勳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考功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吏四十五人監生六十七人

尚書掌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侍郎為之貳凡制命敷奏率其屬奉其職以贊　天子倡百司康兆民司務省署抄目受發文移五日一奏上三月引監生勘奏登選諸司務皆如之文

選掌官吏選陞改調之事以贊尚書凡官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師一千四百十六人南京五百五十八人外二萬二千七百九人凡選歲引選六類選亦如之遠方選二朝覲之歲揀選一歲貢選教職者無常期選庶吉士會翰林院禮部御史會都察院凡陞必滿考不能久任不待考滿曰推陞類推上一人取旨單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會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

人或三人內閣吏部尚書勅推上二人或三四人皆請旨以署職試職實授奠年資以裁革并省兼攝添設註選量繁簡以薦舉起廢徵召達隽異以帶俸添註寄恩冗以降調除名取罪過以官程敘吏治以寧假悉人情其入選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悌力田明經經明行修博學宏詞孝廉人材秀才耆民稅戶諸科並革曰進士曰舉人曰歲貢曰官生曰恩生功生曰吏員承

差知印書算篆書譯字醫藥天文地理匠人畫
士僧道咸登資簿釐其流品平其注擢不得相
先後王官不外調王姻不內除大臣之族不得
任科道於有僚屬者下避上傳陞乞陞者執不
可奏其弊也有納粟馬銀乞遠方之例遠方不
得銓府佐州縣正驗封掌封爵襲廕褒贈吏算
之事以贊冶書凡公侯伯開國靖難討鹵捕倭
擒反者外戚恩澤闕里大宗徵其誥券適孽功

罪封號爵祿以第其世流降除之等請裁於上
以土流取爲官以誥勅授封贈以進階貤封加
贈追奪勵愆良以廕叙録任子以等級給散官
以考撥差晉算以須知訓入官稽勳掌勳級名
籍喪制以事以贊尚書凡五品上文官再考授
勳凡百官黃類登內府有故除之凡三年喪解
職糾奪喪禁短喪讀暦喪欽天監奔喪三月復
凡父母老七十鮮兄弟得終養更名名有諱復

姓姓無漏役名姓更復必登版考功掌官吏考
課黜陟之事以贊尚書凡內外官給由三年初
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
平常不稱職而黜陟之陟無過二等大臣不註
考倉場庫官一年考巡撿三年考教官及流外
冗官九年考覈其功過而黜陟之陟無過一等
惟舉人教官得引選試陞陞無等遠省府同知
下三六年省考九年部考京官五品下已亥年
考察不職者除名調降致仕有差四品上自陳
去留聽上外官辰戌丑未年考察不職者亦如
之內外官有劾章下品其良不肖擬去留請大
臣自陳下亦如之王官長史審理紀善考察如
京官南京庶官初考引復再考南京吏部類報
大臣再考亦引請外官九年僅一考即稱陞減
一等吏二考覈冊移驗封承差覈冊移文選吏
三考及知印考第其資格引選凡乞致仕者不

限年聽京官七十外官六十五致仕大臣奏聽
上文官請葬祭贈謚廕者按其考滿被劾與否
報所司必傳公議以閱劇量殿最以旌異廉政
績以貢舉搜遺逸以保留達民情以紀録懲愆
過以謫戍糾罷閑官吏

戶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提督倉場侍
郎或尚書一人其屬司務二人浙江江西湖廣
陝西廣東山東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廣西貴州
雲南十三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
事一人浙設浙江湖廣廣東福建河南四川廣
西貴州同各主事三人山東司郎中一人主事
三人陝西司郎中二人主事三人山西司郎中
三人主事四人雲南司主事四人照磨所照磨
一人檢校一人監生六十三人吏百七十八人
所屬衙門寶鈔提舉司提舉一人副提舉一人
典史一人抄紙局廣積庫承運庫廣盈庫太倉

銀庫各大使一人節慎庫印鈔局寶盈局御馬倉張家灣檢校批驗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寶鈔廣惠庫贓罰庫各大使一人副使二人甲乙丙丁戊字庫大使五人副使六人吏四十八人外承運庫行用庫軍儲倉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尚書掌戶口田賦貢役經費之政令侍郎為之貳凡制命敷奏率其屬奉其職業以贊 天子

倡百司康兆民照磨檢校典磨勘俸糧同其計算十三司各掌其分省及畿領京師直隸之事以贊尚書條為四科曰民曰度支曰金曰倉類理之以周知其地理古今沿革山川險易肥瘠寬狹民之物力多寡登耗之數凡賦役稽版籍一歲會實徵十歲攢黃冊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田曰官田曰民田凡二等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役曰

甲役曰徭役曰雜役凡三等皆有力役有僱役
計其丁田為差凡鹽存積十二常股十八召商
輸芻粟佐邊十八次支十二見支商毋銀輸竈
毋銀賦私鹽毋逮盜公鹽毋歸豪有力者凡頒
祿俸糧廩兼本折色毋過十六折色毋過
十五凡漕運曰支兌曰改兌支兌十八改兌十
二凡貯粟曰京倉曰通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
凡藏銀曰內帑曰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其

沒貲也太倉十一內帑十九凡蠲征曰恩蠲曰
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凡兵農曰屯田曰營
田屯田十八營田十二凡賑濟曰出帑曰發倉
出帑十一發倉十九凡邊儲曰田賦曰鹽賦田
賦十六鹽賦十四主兵常支客兵乍支其贏也
曰糴糴訾也曰預借曰宅運邊有行即中曰邊即
掌出納邊儲五歲勅科道各一人覈糾乾沒以
墾荒業貧民以占籍附流民以畸零寄細民以

剔野馭羈縻之民以圖帳抑兼并之民以折銀
劑米值以平米均田耗以布帛斂庸調以桑棗
課農官以芻地給馬牧以里老攝鄉社以律誥
嚴訓防以給除差優復以珍異儲上供以鈔錠
節恩賞以限田裁異端以賜田懷降鹵以封閉
盜砂礦以金穀累贓罰以課程攔雜物以關榷
市船材以引由嚴茶政以榷量和市易以時估
約均輸凡獻產漏產詭產朋戶析戶逃戶必罰
毋亂宗類毋淆良賤毋遊手食毋毀鈔毋遏錢
諸王大臣毋得請常課乞閒田提舉倉庫大副
使各程其出納簿録其行績聽戶部
禮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屬司務二
人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
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提督四裔館主客主事
一人監生六十一人吏四十八人所屬衙門鑄
印局大使一人副使二人教坊司奉鑾一人左

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樂各一人

尚書掌禮樂貢舉封建朝貢祭祀宴饗術藝道佛之政令侍郎為之貳凡制命敷奏率其屬奉其職業以贊 天子倡百司康兆民儀制掌禮文宗封學校科貢之事以贊尚書 天子即位立 東宮冊 皇后妃嬪上 慈宮徽號皆擬上其儀以令於諸司歲元旦長至萬壽聖節大朝賀之禮三月朔望殿朝之禮二日早午晚門朝之禮三凡經筵日講御文華殿 皇帝初即位請耕藉田視太學釋奠拜先師 皇帝諭百官曰詔曰制曰勅曰誥曰書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后亦如之 皇帝批答曰聖旨 皇太子曰令旨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后曰懿旨 東宮出閤監國節令百官朝賀禮下 天

子諸王讀書禮下東宮　皇后令節受冊外命婦朝賀　皇太后　太皇太后亦如之凡歲一討宗室王郡王將軍中尉妃主君各以其親疎為等百官於宗王稱官而名不得稱臣王官各稱臣於其王凡監學條其規約而時申之司府州縣衛學皆有歲貢貢以次子午卯酉歲幾省試生儒易詩書春秋禮記人占一經中式曰舉人名有額辰戌丑未歲會試天下舉人額上請中式者請　上策試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諸司相移文上下曰照會曰劄付曰故牒曰帖下上曰咨呈曰牒呈曰呈曰申敵曰咨曰關曰牒皆以印識通上下防奸偽凡印文四等文淵閣玉箸篆將軍掛印柳葉篆一品至九品九疊篆勝關防若未入流條記亦如之監察御史八疊篆裔王印三等曰金曰鍍金銀曰銀凡宴禮三曰大宴曰中宴曰小宴郊宴最大凡射禮二

曰大射曰宴射皆酌古禮而殺其儀節凡冠婚
天子至於庶人祭諸三禮而登殺其儀凡官民
公私服舍皆有式無相踰僭凡巡狩親征班師
策勳行賞第其禮儀移有司凡祥瑞辨其物名
類奏大瑞特奏無請封禪以鄉飲酒禮讀律誥
訓禮讓以養老尊高年以卹貧周仁政以旌表
章勸勵以建言議利病以連坐謫戍禁自宮祠
祭掌祭享獻薦天文國卹廟諱術藝道佛之事
以贊尚書凡祭有三曰天神曰地祇曰人鬼辨
其大祀中祀小祀而敬供之飭其壇廟陵寢數
省閱之蠲其牢醴玉帛粢羹水陸瘞燔之品第
其配侑從食功德上下凡王國司府衛所州縣
祀典神祇稽諸令甲播有司以時謹其祀事品
官庶人家祭亦如之督日官欽若昊天而曆象
之算大統曆御覽曆重修曆壬遁曆御覽天象録七政
纏度曆回回曆占日月交食月五

星凌犯日月旁雲氣品調壺漏有變悉奏上日
月食預移內外諸司救之凡天下大災異即聞
次頒聞並乞修省凡喪服五曰斬衰曰齊衰曰
大功曰小功曰緦麻辨其同姓九族異姓毋族
妻族親疎之等而為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之
等凡國有喪若品官庶人喪皆傳古喪禮損益
行之凡誄　皇帝十七字　皇后十三字　皇
妃　東宮東宮妃二字親王一字郡王二字勳

戚文武大臣請葬祭贈謚移諸司覈行能請上
葬祭有差謚皆二字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勤
事死義爵王若使得特賜凡　先帝后陞忌祀
於陵寢朝不廢務凡藝術天文地理醫藥卜筮
師巫音樂並籍其人毋以術越境興妖妄藏讖
圖玄象凡僧道咸設官領之三年一度度必通
經貲毋度以周知冊檢其偽冒而嚴其禁令凡樂
曰中和韶樂曰丹陛樂曰侑食樂曰

大樂其雅樂備八音五聲十二律九奏萬舞之
節俗樂有百戲承應謳歌承應祭祀
用雅樂太常領之宴饗朝會兼用俗樂領於伶
人奉鑾韶舞俳長色長歌工樂工舞人各專其
業而籍用之 慈宮中宮女樂奉鑾諸官妻
五人提調主客掌華裔朝貢往來宴賜之事以
贊尚書凡蕃裔辨其五等三年二年比年年再
至之貢及其貢物貢途貢使豐約遥徑多寡之
數王若使賓待之差其迎送宴勞賞賚廬室幕
帳食料之等諸嗣王封者使二人頒冊於其國
諸大酋渠有保塞功授冊印封之以信符徵勘
合以金勅諭差發以通事譯裔情以開市平交
易以計折收畜貨以刑典禁交通凡賜均賞特
賚皆有差凡域中歲徵其方物有常精膳掌宴
饗牲豆酒膳之事以贊尚書凡膳羞珍品酒醴
光禄領之會其數程其出納凡筵宴視其品秩

凡三等凡蕃裔土官辨其下程之等曰常例曰
欽賜若宴次食料多寡各有差凡皇邸若在途
凡其使人欽賜廚料亦如之凡廚役僉諸民久
次銓王府典膳凡歲藏米出氷移所司謹潔之
兵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屬司務二
人武選車駕職方武庫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
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添設武選郎中一人主
事四人車駕郎中一人主事二人職方郎中一

人主事四人武庫主事二人守山海關職方主
事一人監生三百二十五人吏一百六十七人
所屬衙門京衛武學教授一人訓導六人會同
館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大勝關大使一人副使
一人

尚書掌武衛官軍選授簡練鎮戍廐牧傳郵輿
皁之政令侍郎為之貳凡制命敷奏率其屬奉
其職業以贊 天子倡百司康兆民武選掌武

官選陞襲替功賞之事以贊尚書凡世武官九等曰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衛鎮撫實授試百戶所鎮撫凡流官都督三等都指揮三等不得世即有世者出特恩凡歲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皆有流有世世曰襲職曰替職其幼也曰優給不得世者曰減革曰通革非真授者曰試職曰署職曰納職凡首功四等曰北虜曰遼東女直曰西番苗蠻曰內地反賊凡戰功二等曰奇功曰頭功凡賞三等曰加賞曰給賞曰量賞凡推陞勳臣若武舉薦舉會舉二人上請凡土官六等曰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千夫長其子弟族屬若妻壻女甥皆得從其俗凡裔官自都督至於鎮撫凡十四等皆以誥勅辨肩偽凡傳陞乞陞非軍功陞者得執奏以考選比試併鎗達材而程力以部功課將領以遞降練卒徒以貼黃正圖狀以初績徵誥勅以褒鄙

勵死戰以優養恩故絶以引類登選簿以殺降失陷避敵激叛肅軍機以典刑敗倫行刼退陣幽世禄以寄禄馭恩倖以覈訊糾捕緝車駕掌輿輦車乘衛守廐牧傳郵之事以贊尚書凡大朝賀大禮儀陳鹵簿大駕常朝設丹陛駕有差皆辨其物數而序次之凡侍衛陛殿全直常朝番直凡守衛親軍衛畫前左右後四行日夜巡鑒之皆有圍伍定其籍之多寡而第其番之上下凡衛直有勳戚武官勳衛散騎舍人將軍力士校尉凡馬政三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官兩京太僕寺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遼東陝西苑馬寺受其籍帳而時程督其登耗闌逸之數以營牧節芻秣以印俵防欺冒以色詳覈抵謾以糧馬征南商以茶馬通西番以市馬廢東鹵皆以足軍實京營邊鎮毋乏馬凡傳郵二曰驛曰遞遞運所在京師曰會同館皆以符

司三十三宣撫招討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
蕃都司衛所四百七各統其官軍及部落聽
征調守衛朝貢保塞之職凡城隍以時築濬閱
視之凡鎮戍防鹵禦暴阨險要屯兵統之凡將
校五等曰鎮守曰協守曰分守曰守備曰備倭
與官稱曰總兵曰副總兵曰參將曰遊佐擊將
軍曰都指揮曰行都指揮事凡六等監以都御
史曰贊理軍務凡簡練三營曰五軍練五軍將

驗關券行之凡黃馬快船以練水軍致貢獻凡
有差職方掌地圖軍制城隍鎮戍簡練征討關
東宮儀仗待衛慈寧宮中宮鹵簿皆籍其數
津之事以贊尚書凡地圖諸邊腹疆界地里遠
近險易三歲一報官軍車騎之數亦如之凡軍
制內外相維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凡設官都
督府五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四百
九十一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十一儀衛

士曰神摳司旗纛曰神機習火器三營各練之
神摳馬隊神機步隊五軍兼馬步隊統以文武
大臣曰總督京營戎政曰協理京營戎政其屬
曰副將曰叅將曰遊擊將軍曰佐擊將軍科道
官巡視之若將軍營練將軍四衛營練勇士幼
官舍人營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殫忠効義
營練報効舍餘別為營領之皆專一藝程其閒
否稽其什伍存逸騎械精頓之數教以坐作進
退疾徐疏數之節金旗麾鼓之號凡將材三歲
武舉六歲會舉歲薦舉籍而用之凡有征討命
將出師請命文武大臣曰提督曰總督曰總制
懸賞罰調兵食紀功過各移所司請凡軍有功
聽御史覈移武選陞賞有差以堡寨障邊徼以
烽堠傳聲息以冊勾驗補收埰問發冒漏除豁
覈冊籍以存恤優初役以壯快簡御民以關津
詰奸盜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隸之事

以贊尚書凡戎器守衛邊鎮若征行准諸司行
工部請給火器請内府凡使人出邊關必驗勘
合凡制勅調邊兵必比勘合勘合皆出内府凡
尺籍衛所上缺伍圖册府縣上軍戶文册並下
諸省按勾衛所即去府縣近不得輒相移凡清
軍司府州縣設專官或監以御史歲集里老覈
其招募垛集罪謫改調營丁籍戶之數以跟捕
紀録開伍結除停勾嚴稽其冒漏而寬其恩復

凡武學教武職幼官及子弟未嗣官者籍其功
能歲終撿奏六年一會舉應文武舉者聽总不
率教者罰黜有差凡阜隸直衙柴薪二等辨其
官品而多寡其數並雇役

刑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屬司務二
人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河南山
西四川廣西貴州雲南十三清吏司各郎中一
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添設司主事一人漕

運理刑主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
司獄司司獄六人監生八十四人吏一百八十
四人

尚書掌刑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侍郎為之
貳凡制命敷奏率其屬奉其職業以贊 天子
倡百司康兆民照磨檢校照刷文卷計録贓贖
司獄守獄十三司各掌其分省及薊領京府直
隸之事以贊尚書凡宗室勳戚官吏軍民蠻裔

麗於法者詰其詞察其情僞而蔽其罪之重輕
必傳律例律凡六百有六條例凡三百七十有六
條律例所不及者比而議請焉凡象刑之名五
笞並五等死刑最重者凌遲徒流之重者曰遷
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流三等徒杖
從曰充軍凡惡惡之聲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
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
曰不義曰内亂凡原宥之議八曰親曰故曰功

曰賢曰能曰勤曰貴曰賓凡貪墨之贓六曰監
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
贓凡獄具七曰笞曰杖曰訊曰拘曰杻曰索曰
鐐凡兩議十三省死刑歲讞平之奏上凡詔獄
必傳律例請上裁凡應減者下就輕二死三流
一減加者上就重重不得至死凡律例外有殊
旨別勅詔例榜例非經請議著令者不得引比
凡死刑即決及秋決並三覆奏掛號於市凡贖
罪有力者視罪輕重為差斬絞雜犯亦贖從末
減者收贖凡簿錄俘囚配沒給賜官私奴婢必
籍知之凡籍產不得及其先墳塋凡贓罰諸物
本直時估參稽計之易銀歲抄類入內府凡徒
杖笞者有大誥減一等凡獄成移大理寺讞而
評焉囚服乃已否駁再問有照駁參駁追駁番
異圓審及請制決者必服乃已凡訴寃者外而
內皆自下上急擊登聞鼓凡重囚京師歲霜降

會五府九卿科道慮之上請情真者決矜疑者
戍邊有詞者調司再問比律者監候五歲請勅
遣官出京府兩畿十三省審錄減釋冤濫者凡
夏月錄囚免笞刑減徒流以下刑辯重刑凡提
牢月更主事一人葺圄圈固械繫而時其食飲
有病醫藥之凡官有過紀錄之兩京歲抄勅頒
除紀過凡大祭祀止刑凡四方有大獄則受命
而往成之以名例攝科條以八字括詞義以五
服叅情法以墨涅識盜竊宗人不即市宮人不
即獄悼耄癈殘不即訊
工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易州廠侍郎
一人其屬司務二人營繕廩衡都水屯田四清
吏司各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添設
郎中廩衡二人都水屯田一人員外郎營
繕二人廩衡二人主事營繕四人都水八人監
生九十七人所屬衙門營繕所所正一人副二

人丞四人文思院大使一人副使四人軍器局
皮作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寶源局鞍轡局
廣積通積通州白河抽分竹木局織染所雜造
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蘆溝橋抽分竹木局
大使一人副使三人大通關提舉一人典史一
人吏一百四十九人

尚書掌工役農田山川澤藪河渠之政令侍郎
為之貳凡制命敷奏率其屬奉其職業以贊
天子倡百司康兆民營繕掌經營興造之事以
贊尚書凡內府宮殿陵寢城壕壇場祠廟廨署
倉庫營房之役鳩力會財以時督程之王卻亦
如之群王將軍中尉王君與卻賢有差凡廚簿
儀仗樂器移內府及下諸屬各以其職治之省
其堅潔而董其窳濫凡置獄具必如律凡工匠
二等曰輪班曰住坐凡工匠二等曰正工曰雜
工雜工三日當正工一日凡撮工歇工視役煩

省節其財力凡會有無移內府虞衡掌山澤採
捕厲禁陶冶之事以贊尚書凡採捕禽獸及革
骨羽毛以供祭祀賓客膳羞禮器之用水課禽
十八獸十二陸課獸十八禽十二凡軍器軍裝
移內府及下諸屬歲一造或三歲一造必堅繕
諸省亦如之凡火器曰火車曰火傘曰神鎗曰
將軍四等曰銃六等曰箭三等曰砲十二等並
內府製之給邊鎮凡獵畋以時冬春之交置窠
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
蹴穀登禁焚燎若害獸聽為擭穽獲之賞有差
凡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開窯冶置墓墳凡帝
王聖賢忠義名山嶽鎮陵墓祠廟有功德於民
者禁其樵牧凡山場園林之利聽民取之而薄
征之凡陶冶磨礱籍其常造乍造之數計其入
慎藏之無輒毀以煩民財力凡鑄造審其模範
計其銅鐵而鎔之金牌信符鑄之內府凡鑄錢

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小錢凡五等鼓鑄於京師進於內府而頒之諸省亦如之凡顧料徵土產不強其所無否徵其直都水掌川瀆陂池泉澮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嚣衡量之事以贊尚書凡水利曰轉漕曰灌田歲儲其金石木竹卷掃以時修其閘壩礎砥堰防謹其畜洩以備旱潦無使壞田廬墳隧禾稼舟楫礙碾者不得與灌田者爭利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凡水役以農隙急則驟理之而轉漕之役最大歲費財力百萬計凡水要會京朝官專領之以督有司凡鱗介蒲之利聽民取之而薄征之凡道路塞其坑坎隄巡幸若大喪大禮治而新之凡橋梁曰舟梁曰石梁鉅國工創修之大津不能梁官給舟人量其大小難易而食之凡舟七等曰黃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船曰備倭船曰戰船曰糧船曰糧船之用最急費最大皆會

其財用下諸司酌其多寡久近勞逸而均劑之
凡車三等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亦如之凡織
造冕服誥勅制帛祭服淨衣諸幣布內府南京
諸省供之周知其數而慎節之凡公侯伯鐵券
差其廣高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凡祭器冊寶
乘輿牌符雜器會則於內府凡衡量謹其較勘
而頒之懸式於市屯田掌屯農墳塋抽分薪炭
夫役之事以贊尚書凡屯田腹邊公田閒田沒

田給衛所耕劑其地力人力而徵其子粒贍官
軍省餽餉凡在邊牛犁諸器官給之凡墳塋宗
室勳戚文武官各有差堂碑碣獸亦如之凡抽
分征諸商率三十分取十五取六取五取四取
三取二取一凡七等凡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
麓隱或徵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寡而撙節之
凡夫役伐柴轉柴皆雇役周知其數而時蠲之
都察院吳元年設御史臺從一品湯和鄧愈為

左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御史中丞又有侍御史治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經歷都事照磨管勾監察御史譯事引進使洪武十年七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十三年改正二品設左右中丞是年罷御史臺十五年改都察院正七品設監察都御史八人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為監察都御史又分設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品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十六年陞正三品設司務十七年陞正二品定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各左右一人經歷都事十二道監察御史以徽為左都御史建文元年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二年改為御史府設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御史二十八人改諸御史為拾遺補缺請難後復故其北平貴州交

趾雲南改置如刑部若巡撫之名本始於懿文
太子巡撫陝西取巡守撫軍之義永樂中乃以
文臣巡撫尚書侍郎通政參議少卿寺丞皆得
奉勅行事景泰中耿九疇以侍郎出守陝西始
改憲職自後凡巡撫撫督必以都御史尚書侍
郎必兼都御史
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各一人左右副都御史各
一人左右僉都御史各一人其屬經歷司經歷

都事各一人司務二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
一人十三道監察御史河南浙江江西山東各
十人福建廣東廣西四川貴州各七人陝西湖
廣山西各八人雲南十一人司獄六人在外都
御史或副僉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一人總督
宣大一人總督遼薊一人總督漕運兼巡撫江
北一人總督糧儲兼巡撫江南一人總督南京
糧儲一人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一人提督南

贛汀潭軍務兼巡撫一人提督紫荊三關巡撫保定等府一人提督鷹門三關巡撫山西一人總理河道一人贊理軍務兼巡撫陝西一人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一人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一人甘肅一人寧夏一人綏一人大同一人宣府一人遼東一人湖廣一人四川一人雲南一人貴州一人整飭薊州邊備巡撫順天等府一人撫治鄖陽等處一人巡撫河南一人山東一人江西一人鹽法屯田督餉採木討賊禦鹵總制經畧巡視無常員監生二百五十人吏三百三十二人

左右都御史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為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搆黨作威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投則劾以憲綱督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巡復命覈其稱

職不稱職聞上凡考察內外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憲亦如之凡讞罪因鞫大獄會於外朝若京畿道凡有冤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會刑部大理寺凡畿省死刑讞平之奏上凡勅差者各奉勅行事大抵內地專職拊循邊鎮軍務為重其有事暫設者事畢而罷即遣尚書侍郎必兼都御史經歷都事典出入文移叙差御史司務典恭謁受事照磨檢校典磨勘卷宗十三道監察御史有分道道無專官一人嘗兼數道河南道獨掌內外官考察之事十三道各奉其職監察內外百司糾劾官邪大班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及巡視京營提學巡倉巡庫巡視光祿巡青恤軍監課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巡河巡關巡茶印馬屯田捕盜盤糧勘事征行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審功而糾過凡差三等點差上二人奏差上一人劄差

不請上諸差巡按為要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禮
凡政令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凡出巡得舉劾
諸司官凡罪囚巡按審録有故出入理辨之凡
獄勅下臺推按奏上當獄擬罪移評大理寺不
當再訊三訊至於五六訊必允乃已凡有大政
集闕廷預議焉凡犯罪加三等有贓重論

通政使司洪武三年為察言司設司令尋革十
年始置通政使司正三品設通政使左右通政
左右參議經歷知事以曾秉正為通政使建文
中改司為寺通政使為通政卿通政參議為少
卿寺丞增置左右補缺左右拾遺各一人清難
後復故

通政使司通政使一人左右通政各一人左右
參議各一人謄黃右通政一人其屬經歷司經
歷一人知事一人監生九人吏二十五人

通政使掌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

大理寺吳元年初置設卿少卿丞評事洪武元年革十四年復置設翰林待制吳沉言刑寃濫請增審獄官又設審刑司屬寺凡刑部十二道五軍斷事官按囚覆問移審刑司評駁是非洪武三年置磨勘司有令左右丞凡諸司刑名錢糧有寃濫隱匿者稽其功過以聞十七年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審刑司五軍斷事官署於太平門外名其所曰貫城十九年罷審刑司二十

歲抄面奏凡有錯誤籍而類請之凡在京詞狀判送法司推問凡出入文移以驗正之記日照之記記之謄黃通政録武官黃於內府覈其歸附征克陞轉衛所世流襲替之故以徵選事經歷知事典勘對題奏移狀

朝引奏人凡事月類奏歲抄通奏凡四方雨澤審署恭覆而上下焉通政參議為之貳凡日常移狀奏報四方臣民賀封及軍情聲息災異皆

三年陞寺正三品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並二十九年復革案牘盡移後湖三十一年九月建文君復置改寺為司卿為大理卿左右寺正為都評事寺副副都評事司務都典簿請難後盡革建文官制惟大理復為寺存焉

大理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左右二寺各寺正一人寺副一人評事四人監生三十二人吏三十五人

卿掌審讞凡反刑獄之政令少卿寺丞為之貳

凡刑部十三道推問刑名按律例慮而復問其狀欵服則決之否則駁訊必服乃決每歲會九卿朝審重囚凡録囚徒會刑部都察院司務典出納文移左右寺分理京畿十三省刑名之事

凡刑部十三道問理刑名據其由狀訊其人合律例若囚服准擬否駁再擬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恭駁牾律寃甚者移調問曰畜

異再異則請下九卿會問者圖審凡已評允而尤未當者移再問曰追駁凡屢駁不改者徑請發落曰制決凡各省三司直隸死刑並讞已乃聽決按察司巡按巡撫惟死刑呈部院轉讞凡笞杖罪移審徒流以上奏審凡律例無正條上下比請曰類奏平反刑獄狀南京有重囚平審而類奏亦如之

太常寺吳元年置稱司正三品洪武二年置神

牲所設廩犧令大使副使四年革神牲所十二年置神樂觀二十四年設各祠祭署奉祠祠丞三十三年改司為寺建文中改卿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壇祠祭署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為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為新豐祠祭署孝陵置鍾山祠祭署及司圃所增神樂觀知觀一人靖難後改鍾山祠祭署為孝陵祠祭署南郊祠祭署為郊壇祠祭署已又改為天

地壇祠祭署餘如故嘉靖中釐祀典改天地壇祠祭署為天壇別為地壇各設祠祭署又改山川壇措田祠祭署為神祇壇祠祭署太祀殿奉祀為祈穀殿祠祭署又增朝日夕月二壇祠祭署

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提督四裔館少卿一人其屬典簿二人博士二人神樂觀提點一人知觀二人協律郎二人贊禮郎九人司樂二十人天壇祠祭署奉祀一人祀丞二人地壇祠祭署奉祀一人祀丞一人朝日壇祠祭署奉祀一人祀丞一人夕月壇祠祭署奉祀一人祀丞一人祈穀殿祠祭署奉祀一人祀丞一人祖陵皇陵孝陵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太陵康陵十一祠祭署各奉祀一人祀丞一人揚王徐王墳各有奉祀犧牲所吏目一人吏十一人

卿掌祭祀禮樂之事總其官屬籍其政令以聽

禮部少卿寺丞為之貳凡天神地祇人鬼歲祭有常先歲孟冬進明年祭日　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諸司凡上祭贊相禮儀大臣攝事亦如之若祭先期諸省牲大祀　上先省大臣繼省之進版銅人上殿奏齋戒齋戒大祀三日中二日小一日示諸司凡薦新品物移光禄寺凡國有冊封冠婚營繕出師歲時旱涝大災難請告郊廟社稷凡親王之國若朝還謁辭於寢廟凡祭滌器饌理香燭玉帛整拂神幄以恭潔凡玉三等曰蒼玉曰黄琮曰玉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展親曰禮神曰報功凡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凡舞二曰文舞曰武舞凡樂器不徙凡陵園之祭無樂凡掌祭掌燎看燎讀祝奏禮對引司香進俎舉麾陳設收支導引設位典儀通贊奉帛執爵司尊司罍洗卿貳屬各共

其事凡宴會率其屬奏樂提督四齋館少卿掌譯書之事以聽於翰林院凡八館曰韃韃女直西省西天回回回百齋高昌緬甸以國子生充譯字兼官民子弟時校其業裁幸進焉典簿典勾校金教察視禮數省署文移博士講習禮文請上填名祝板大禮導贊其儀神樂觀提舉點知樂領樂生舞生而時教肄之進退其考贊禮郎設君臣之位以奉祭祀之禮拜跪之節皆贊導焉而承傳之協律郎司樂考協雅樂凡舞人音聲人籍覈其名數而審肄之凡搖聲過聲凶聲慢聲舞失節者皆禁斜之凡 上至祀所夜警晨嚴凡祭先期演樂太和殿凡大祀樂生七十二人舞生一百三十二人凡壇署典守壇場殿宇廚庫抹水時灑掃之以共其祀事陵署亦如之牲犧所凡三祀牲牢咸有數養而滌之耤田收穀納於神倉供五齋三酒之用攩纂銅牲

光祿寺吳元年置宣徽院尚食尚禮二局設院使同知院判典簿統二局明年改光祿寺正四品移太常司供需庫隸之洪武四年置法酒庫設內酒房大使副使八年改寺為司陞從三品置大官珍羞良醞掌醞四署署設令丞監事又設孳牧所局庫俱革三十年復為寺改署令為署正又設司牲局改孳牧所為司牧局建文中改卿為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靖難後復故

光祿卿寺一人少卿二人寺丞二人其屬典簿二人錄事一人大官珍羞良醞掌醞四署各署正一人署丞四人監事四人司牲局大使一人司牧局大使一人吏二十五人

卿掌祭享晏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少卿寺丞為之貳凡祭祀請省牲進飲福酒胙凡薦新移太常寺凡

喪葬供其祭物凡牲果菜雜物取之上林苑不
給市諸民視時估十加一凡市直季支天財庫
錢鈔凡貢獻果鮮廚料省受之凡器皿移工部
及募工蕪作之歲省其成敗凡筵宴酒飯醬醯
貢使降人茶飯物料下程差其等而供之凡廚
役久得為王典膳移吏部凡傳奉宣索籍記覆
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察其出入而糾禁其
奸弊大官供祭祀宮膳節筵給窗濟貧之事珍
羞供宮膳茶飯之事良醞供獻殿膳宮均給內
外官人窗匠之事掌醢供祭祀茶飯齋禱之事
司牲養牲視其肥瘠而蠲滌之司牧亦如之
大僕寺從三品即北平行太僕寺也永樂元年
改為北京行太僕寺六年又設北京苑馬寺領
六監二十四苑十六年革馬歸北京行太僕寺
牧民間凡領府衛州縣三百六十八年改太僕
寺洪熙元年復稱北京行太僕寺正統六年定

為太僕寺南京太僕寺國初之群牧所也洪武六年移滁州建文中改卿為太僕卿增典厩典牧二署設驌驦十五群遂生三群分隸二署靖難後復故

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三人寺丞八人其屬主簿一人常盈庫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史二十二人

卿掌牧馬之政令而聽於兵部少卿寺丞為之貳少卿一人佐寺事一人督營馬一人督畿馬寺丞分理京衛畿府及山東河南六郡孳牧寄牧三年更代牧人監皆視其丁產而授馬馬蠲其役賦之則更代孳牧軍民皆有種馬馬有牝牡牡十二牝十八牝牡五歲徵馬一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戰邊將士將士足寄牧於京府土非所宜及人民耗散或征馬金輸兵部市馬市馬肥瘠登耗籍其毛蓋而時省之三歲偕御史一人印烙選其良健而汰其羸劣凡草場歲徵

其租金歲浸出佐牧人市馬凡租金恩蠲或災蠲馬及馬金災蠲不得恩蠲即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主簿勾省文移常盈庫貯馬金詹事府洪武初置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太子居文華堂諸儒親王專經面授分晝夜直已而太子居文華堂諸儒臣迭班侍從又選才俊之士入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高確令右評論文學當是時東宮官有同知詹事院事副詹事左右詹事詹事丞左右率更令率府使副使同知左右率府事諭德贊善文學中舍正字侍正洗馬庶子皆勳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已又改贊善為贊善大夫設贊讀洪武十年置通事司設司令司丞十四年設左右司直郎左右清紀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又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二十二年以官聯無統始置詹事院二十五年改院

為府正三品左右春坊正五品司經局從五品皆列署府中而事皆掔於詹事府洪武時春坊翰林院曰二人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纂述始終直陳大義輯成篇章呈　上覽已乃赴文華殿講說三師三少詹事府鴻臚寺官各一人給事中一人侍講畢同辭而出召問則諸侍官同入有獨進及留身者給事中鴻臚寺司直清紀郎劾奏洪武二十六年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春坊官分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技藝故事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為東宮官屬遂以鄭濟王勉為左右庶子建文中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讀贊書著作即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靖難後復故　仁宗在東宮待宮臣有恩禮燕勞慰問如家人父

子然然宮臣亦為宗藩所讒時時得罪繫獄或至死　英宗初大臣上講讀儀大抵尊君卑臣非復　祖宗之舊矣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從一品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太子賓客正三品　東宮大臣而不列於詹事府無定員無專授為勳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或曰東宮公孤初莅詹事府洪武元年李善長徐達兼太子少師太子少傅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祖皆兼太子賓客二十五年立　皇太孫始以宋國公勝顯國公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公景隆涼國公玉太子太傅開國公昇全寧侯恰太子太保詹徽為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茹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道德輔教太子而謹護翼之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

奉太子以觀三公之道德而教諭焉太子賓客侍太子規誨贊相禮儀而先後之

詹事府詹事一人少詹事二人府丞二人其屬主簿一人録事一人通事舍人二人吏四人左春坊大學士一人左庶子一人左諭德一人左中允一人左贊善一人左司直郎一人左清紀郎一人左司諫一人吏一人右春坊亦如之司經局洗馬一人校書二人正字二人吏一人

詹事以輔導東宮為職少詹事考丞為之貳凡侍東宮講讀暨坊局翰林院凡直講讀畢上所處分府部軍政要務及撫諭四裔恩義率其僚屬暨坊局陳説於東宮府院官得互蒞凡試士修書皆與焉坊局亦如之主簿與勾會文移檢稽脱失録事佐之通事舍人與東朝恭謁辭見之禮及承令勞問之事

左右春坊大學士與東宮上奏請及下啟箋講

讀之事審慎而監察之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各奉其職而從焉凡東宮監國撫軍出狩及朝會出入覆啟畫諾審署移詹事凡諸羊眚若伶僕改變新聲導逢非禮者必陳古義申典制糾正而請遠斥之凡內外庶政可為規諷者隨事贊諭焉司直郎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清紀郎參佐之司諫掌箴誨鑒誡之事以拾遺而補過焉洗馬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貯本以備進覽凡天下圖册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校書正字掌繕寫裝潢經史子集制典圖書詮其訛謬調其音切以佐洗馬

國子監國初為國子學正四品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乙巳秋以許存仁為博士吳元年添設祭酒司業典簿改典膳為掌饌陞存仁為祭酒劉承直司業蘇伯衡學正洪武六年增廣國子生諭禮部祭酒之人其詢天下

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堪為人師者以名聞八年又置中都國子學十五年始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從四品十六年宋訥代吳顒為祭酒命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車駕時時臨視以故監官不得中廳而坐中門而行二十六年革中都國子學建文中陞監丞為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録增助教十七人清難後復改國子監祭酒一人司業一人其屬監丞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學正十人學録七人典簿一人典籍一人掌饌一人吏四人

祭酒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幼勳臣訓教之事司業為之貳凡訓教諸臣奉監規而損益焉要在明體適用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為本隆師親友讀書寫字為業有不率者扑之不悛徙謫之其率教者有升堂積分及格叙用之法凡課業倣書季呈翰林院文冊

歲奏上凡歲仲春秋上丁遣大臣祀先師則揔其禮儀　上謁先師幸太學及司業執經講義凡授經以易書詩春秋禮記人占一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兼習之以廩饌贍師生以力役給厨膳以賜予示恩賚以寧假悉人情以撿歷練吏事以考選汰凡濫監丞坐緘愆廳參領監事凡師生怠教不率教及廩膳不潔並糾懲之而堅明其約束師生有過書而識之博士坐博士廳五人分經訓教助教學正學録坐正義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性堂專職教誨嚴程課講解經義文字尊約之規矩典簿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季報課業典籍收掌經史子集及制書掌饌飲食師生

順天府即北平府洪武二年置北平行省於北平府已而改行省為布政司北平為會府靖難初改為順天府永樂十年陞正三品如應天府

應天府本設知府洪武四年改知府蘭以權為府尹

順天府府尹一人府丞一人治中一人通判六人推官一人其屬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庫大使一人所屬衙門宛平大興二縣各知縣一人縣丞二人主簿二人典史一人府學教授一人訓導六人陰陽學正術一人醫學正科一人司獄司司獄一人

人都稅司大副使各一人宣課司四各大使一人或大副使一人稅課司二各大使一人分司二各副使一人巡檢司四各巡檢一人大興縣遞運所大使一人批驗茶引所大使一人鐵冶所大使一人閘官三人倉草場大副使五十人吏三百四十八人

府尹掌京府事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貢賦節征斂謹祭祀閱戶口糾豪強恤困窮錄罪囚務

知百姓之疾苦府丞治中通判推官為之貳歲攢實徵十歲造黃冊有民數田數凡賦役皆按冊丁產為多寡煩簡之差歲貢學生一人三歲合試諸曹六館圻府諸生而貢士焉月朔奏老人坊廂聽宣諭歲立春迎春進春耕耤田奉青箱隨擣撞於後歲春冬行鄉飲酒禮三月一上勳戚家人引帳國有市易平其價召商而時給之凡學校軍匠積貯收馬薪炭河渠隄涂僧道醫藥之事率其僚而分理焉經歷典出入文移知事佐之照磨磨勘卷宗檢校佐之

鴻臚寺國初為侍儀司從六品洪武九年改為殿廷儀禮司設使副承奉鳴贊序班十三年革承奉增司儀十九年更使為司正副為左右司副三十年始改鴻臚寺正四品外裔通事亦隸焉建文中改卿為鴻臚卿分少卿寺丞左右贊難後復故

鴻臚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
一人其屬主簿一人司賓司儀署各署丞一人
鳴贊八人序班五十四人吏八人

卿掌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少卿寺丞為之
貳凡日朝朔望朝大朝會宴享經筵進曆進春
冊封祭祀傳制奏捷百官四裔見謝辭率其屬
而供事焉主簿出納文移司賓典四裔朝貢
酋渠領從辨其等而教其拜跪之節司儀典陳
設引奏禮儀皆丞領之鳴贊贊禮凡內贊通贊
對贊接贊傳贊各供其事序班侍班齊班糾儀
引人舉案及傳贊

科目志總論

自古取士之法漢人以策晉人以詞賦唐人以詩宋人以策論元人以曲奄至我明特重制義夫制義者王荊公所作偏裨為八股以摹寫聖賢口吻機鋒相對止在針芒　高皇帝識高千古留心著作真見諸體之難無過制義蓋用以鍥刻學究之肝腸亦用以消磨豪傑之志氣者

也故後生小子葦門圭竇雪案螢窓白首窮經負笥教學雖以真正英雄屈首此道蒲腹才華滿腹學問滿腹書史皆無所用之特以枯管毛錐孤行其意一字不協滿幅俱差片語不諧全篇俱失有人於此一習八股則心不得不細氣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寬小意味不得不腐學使者踰年一考省御史三年一試連赴數科則精神消耗意氣沮不得不寒肚腸不得不窄

喪大事去矣自洪武以來行之二百八十二年

高皇帝以之大誤舉子而舉子效而尤之亦用以大誤國家何者舉子應試原無大抱負止以呫嗶之學迎合主司即有大經濟大學問之人每科之中不無一二而其餘入彀之輩非日暮途窮倉卒待盡之輩則書生文弱少不更事之人以之濟世利民安邦定國則亦奚賴焉故自崇禎末季立賢無方於新舊甲科一中榜此

求之並無一士則　高皇帝之誤人猶小其所
以自誤則甚大矣嗟乎八股一日不廢則天下
一日猶不得太平也善哉乎艾南英之推言之
也其自序歷試草有曰嗟乎倫嘗諸生之苦未
有如南英者也蘧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
程名季考又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
校之名觀風二者皆非諸生黜陟進退之所係
而英又以嬾慢成癖輒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
於諸生為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
患病及內外艱無下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
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
督學又升其秀以達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
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
故英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街鼓三躡
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
燈燭輝煌圍爐軽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

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
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
髮際下至膝踵倮腹赤踝為漏數箭而後畢雖
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
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
茗更煖率不敢飲必米鈐其牘疑以為弊文
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
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
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廒宣讀獨以牌書某學某
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英以短視不
能見咫尺必屏氣凝嘯嘯詢傍舍生問所目而督
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生無敢
仰視回顧屬立伸欠倚語側帶者有則又以朱

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
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縶其手足便利者
又如女所置坐席耿綰工吏匕大半浸漁所費
倉卒耿辦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
餘人慮有更踵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重
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跛蹐而自閙中
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硯匕又
取工吏率皆青衿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
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
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
又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
文匕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
尚亦如之耿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
恐而英常有　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
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堦下諸生俛

行以次至几案前跪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
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
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為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
者又如此嗟乎倫嘗諸生之苦未有如南英者
也至入鄉闈所為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
曝暑暍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超居飲食稍
以自便而房司非一手又皆簿書訟獄之餘而
英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為秦漢
子史之文而闈中目之為野改而從震澤毘陵
成弘先正之髓而闈中又目之為老近則雖以
公穀孝經韓歐蕉魯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
其為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踈庸腐
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英以
積學二十餘年制義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
隆大家無所不窺書自六籍子史瀛洛閩閩百
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

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踈庸腐稚拙鄙陋者
爲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
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爲
逸民以經老嗟乎倫嘗諸生之苦未有如南英
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剏歷勤
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
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
試卷雖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於勤苦憂
患驚怖束縛之中而況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
人詘公而英以一日之筮附弟子之列語有之
知己重于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
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然使其讀予文而不
知其原本聖賢倫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
英終不以彼易此且英淹困諸生既無以報知
已而一二君子溘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于地
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

存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為刻也

太祖孝陵

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庚戌江西解元登第授禮部員外郎忤胡惟庸坐謫未幾召還累遷國子監司業

兼武英殿大學士不預閣務尋降檢討為名臣

洪武六年癸丑金鑄高麗人以外國人後歸原籍為高麗相

洪武十八年乙丑丁顯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授修撰後擢遭歸是科著名者會元黃子澄分宜人

按辛亥三月詔各行省連試三年歲貢三百人迨癸丑二月上以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文雖可采然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遂罷科舉乙賢良至甲子復開科取士

定子午卯酉之年鄉試辰戌丑未之年會
試遵行至今不變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任亨泰湖廣襄陽府襄
陽縣人授修撰甚被寵任每召議手書襄
陽任而不名仕至禮部尚書是科著名者

解縉吉水人齊泰溧水人卓敬瑞安人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許觀直隸池州府貴池
縣人從母姓應試舉三元仕至禮部侍郎

建文改官制又為侍中改姓黃靖難死節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張信浙江寧波府定海
縣人仕至侍讀以教韓王寫杜詩含譏刺
及勅纂削御製二語得罪復以丁丑考試
事誅之

洪武三十年丁丑春榜陳郛福建福州府閩
縣人郛精於天文自言今歲魁宿在閩登
第後當被刑戮後果驗夏榜韓克忠山東

兗州府武城縣人授修撰陞國子監司業
修明學政尋陞河南僉事是科著名者黃
淮永嘉人
按是年丁丑會試考官學士劉三吾紀善
白信稽取宋琮等五十一人中原西北無
一登第者及廷試以陳郯為首丑昌隆次
之劉士諤又次之下第者以三吾等南人
為言 上怒命儒臣再簡落卷中文理佳
者第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讀戴彝贊善王
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校書嚴叔載正字
董貫長史王章紀善周衡蕭揖及郯昌隆
士諤各閱十卷或言劉白囑信等以劣卷
進呈 上閱卷益怒親賜策問取克忠等
六十一人皆山東山西北直河南陝西四
川士也考官信等俱磔殺之三吾以老戍
邊郯諤安置威寧惟戴彝丑昌隆得釋尋

取邾謁歸為司賓司儀署丞復殺之世稱
春夏榜又稱南北榜

讓帝

建文二年庚辰胡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讓帝謂其與漢臣同姓名且云胡豈可廣
更名靖尋入內閣文皇登極復名廣累官
左春坊學士進文淵閣卒贈少師謚文穆
是科著名者楊榮福安人楊溥石首人金

幼孜新淦人胡濙武進人顧佐太康人

成祖 長陵

永樂二年甲申魯穆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
麥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 成祖奇之
擢第一賜冠帶袍笏仕至侍講學士卒贈
禮部左侍郎謚襄敏是科 成祖欲求博
洽之士命學士解縉採天文律曆禮樂制
度為問惟敬對詳贍 上喜御批貫通經

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
甲科著名者王直泰和人李時勉安福人陳
敬宗慈谿人周忱吉水人
按是科取士四百三十二名江西中式一
百十名而吉安府占三十六名益是科莫
盛於江西而江西尤盛於吉安癸未年
禮部上言科舉舊例應於子午卯酉年鄉
試去年兵戈擾攘未及舉行請以今年秋
補試制曰可故會試改於甲申　新進士
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臣不
當遠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其
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行致顯聞
於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
亦未必合於中道爾能力學進用雖遠令
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

永樂四年丙戌林環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
及第之明年任侍讀預修永樂大典書經
總裁官兩為會試考官是科著名者王驥
東鹿人
按是科取副榜舉人迭試之擢周翰等三
人俱賜冠帶讀書太學餘除教官宣德間
猶循此例至正統後副榜不復迭試矣
永樂九年辛卯蕭時中江西吉安府廬陵縣
人官修撰卒是科著名者于謙浙江錢塘
人薛瑄山西河津人錢習禮吉水人
按己丑三月當迭試會 上巡狩北京詔
禮部以所取舉子陳璲等寄監讀書辛卯
年 車駕還京乃舉迭試
永樂十年壬辰馬鐸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
官修撰卒是科著名者羅通吉水人陳鎰
吳縣人

永樂十三年乙未陳循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甲午解元仕至少保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除有貞附于讒佞又循謫戍尋赦歸卒詔復官是年會試主考梁潛取陳循第一以循鄉曲避嫌改置第二而取林環而文結第六不然陳循亦中三元矣是科著名者王翱鹽山人高穀興化人結又以結字難識取洪英第一陳循次之

按是科始詔天下舉子會試北京

永樂十六年戊戌李騏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丁酉解元原名李禹與壬辰狀元馬鐸同母異父迨試後　上改馬為騏唱名莫有應者　上益道其故乃出應官修撰卒

永樂十九年辛丑魯鶴齡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授修撰預修實錄陞侍讀學士掌南院是科著名者劉球安福人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邢寬直隸廬州府無為州人累官侍講學士掌南院城孫曰恭第一嫌其名近暴字曰孫暴不如邢寬擢寬第一以丹書一甲第三名一時稱為異事是科著名者軒輊鉅鹿人耿九疇盧氏人馬嶺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人

宣宗　景陵

宣德二年丁未王直隸廬州府無為州人累官侍讀學士入內閣辛贈禮部尚書謚襄敏楊士奇江西吉水人廖莊吉水人劉實安城人第者皆南人以北人居首選益自丁未始

宣德五年庚戌林震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及第後以疾歸終於修撰是科著名者會元陳詔青田人曹鼐直隸真定府寧晉縣人

宣德八年癸丑曹鼐直隸真定府寧晉縣人永樂癸卯舉人授代州學正上書顧得劇

職自効改泰和典史至是以督工匠赴京
請與會試許之遂登會榜第二人迓試及
第授修撰陞侍讀入內閣典制日侍講讀
累遷吏部左侍郎無學士正統己巳死於
土木贈太傅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謚文襄改謚文忠是科著名者李賢鄧州
人

英宗　裕陵

正統元年丙辰周旋浙江温州府永嘉縣人
官左春坊左庶子卒是科著名者會元劉
定之江西永新人李秉曹州人崔恭直隸
人

正統四年己未施槃直隸蘄州府吳縣人官
修撰卒是科上取崑山張和第一使黃門
密至其邸覘之以有目青遂置二甲一名
改槃第一是科著名者章綸樂清人倪謙

人王竑河州人

正統七年壬戌劉儼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累官太常寺少卿兼春坊學士卒贈禮部

侍郎謚文介是科著名者會元姚夔浙江

桐廬人項忠嘉興人程信河間人韓雍長

洲人呂原秀水人王縉陵人

正統十年乙丑商輅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

年二十以三元及第四年以修撰入閣習

制誥讀中秘書三順元年忤石亨削籍成

化三年復召入十三年以少保謹身殿大

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毅是科著名者

葉盛崑山人

正統十三年戊辰彭時江西吉安府安福縣

人累官至少保兼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憲傳臚次日鼇

例狀元率諸進士午門謝恩彭時姿趣服

朝衣隱几卧失曉鴻臚寺官廷劾當捕逮
上曰宣索之得免譏是科著名者會元
岳正北直滄縣人劉翊壽光人王恕三原
人王問無錫人鍾同吉安人馬文升鈞州
人余子俊青神人林鶚太平人楊守陳鄞
縣人秦紘單縣人高明廣信人黄綬封丘
人

景帝

景泰二年辛未柯潛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
授修撰成化間以少詹事居母憂值祭酒
員缺 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壓士論潛
疏乞終制許之尋卒是科著名者王越濬
縣人

景泰五年甲戌孫賢河南開封府杞縣人累
官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致仕卒贈吏部
左侍郎謚襄敏是科著名者徐溥宜興人

丘濬瓊山人何喬新南城人楊瑄豐城人
耿裕盧氏人鄧廷瓚巴陵人
英宗復辟
天順元年丁丑黎淳湖廣岳州府華容縣人
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
僖是科著名者楊繼宗陽城人彭韶莆田
人
天順四年庚辰王一夔江西南昌府新建縣
人官至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是科著名者會元陳選臨海人劉健洛陽
人張元禎南昌人張悅華亭人周經陽曲
人黃孔昭太平人
按是科有下第安福縣舉人萬鋐奏同考
官修撰劉宣以同縣人見黜 上命禮部
及內閣試之文多疎謬命枷示禮部前革
爲民

天順八年甲申彭教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己卯江西解元仕至侍讀學士是科著名者李東陽茶陵人會元陸鉞崑山人劉大夏華容人張敷華安福人戴珊浮梁人謝鐸黃岩人俱進士詔八月再試甲申三月廷試按是科癸未二月會試塲屋火試官越墻免舉子焚死者九十餘人　上憐之賜死者俱進士詔八月再試甲申三月廷試

憲宗茂陵

成化二年丙戌羅倫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廷對頃刻萬言擢置第一官修撰即疏劾閣臣李賢不奔喪謫市舶提舉尋復官以疾辭歸卒贈諭德謚文毅是科著名者會元章懋蘭溪人賀欽廣寧人李傑常熟人程敏政休寧人林瀚閩縣人許進霊寶人熊繡道州人鞏文洪洞人莊昶江浦人

成化五年己丑張昇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
授修撰陞左春坊庶子因災異劾大學士
劉吉降南京工部員外郎後以薦復原秩
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
太師謚文僖是科著名者雍泰戚寧人

成化八年壬辰吳寬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
舉會試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
尋陞禮部尚書卒謚文定是科著名者楊
一清雲南人陳壽新淦人

成化十一年乙未謝遷浙江紹興府餘姚人
甲午解元弘治中充經筵講官歷加少傅
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弘治末疏乞致
仕嘉靖初起戶部尚書進謹身殿明年致
仕卒贈太傅謚文正是科著名者會元王
鏊吳縣人

成化十四年戊戌魯亮江西吉安府泰和縣

人官至侍讀學士卒是科著名者會元梁
儲順德人楊廷和新都人林俊莆田人
成化十七年辛丑王華浙江紹興府餘姚縣
人以儒士中浙江庚子第二名歷官禮部
侍郎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後以子守仁
貴封新建伯是科會元趙寬吳縣人仕至
廉使
成化二十年甲辰李旻浙江杭州府錢塘縣
人庚子江西解元歷兩京國子監祭酒仕
至南京吏部侍郎是科著名者會元儲瓘
泰州人卽寶無錫人蔡清晉江人王雲鳳
和順人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費宏江西廣信府鉛山
縣人歷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益毀大學士三入政府卒贈太保謚文
憲是科著名者羅玘南昌人鄒智合州人

吳廷舉蒼梧人傳珪清苑人王鴻儒南陽人楊廉豐城人石珏蒙城人

按是科禮部尚書周洪謨奏本年天下試錄文多乖謬乞追奪考官訓導黃奎等聘禮行巡按提問從之

孝宗泰陵

弘治三年庚戌錢福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舉會試第一廷試策三千餘言詞理精確如宿搆劉文縠讀其卷大加稱賞請於上復置第一福為人恃才任達為衆所忌故以修撰終其官是科著名者彭澤蘭州人

弘治六年癸丑毛澄直隸蕪州府崑山縣人歷官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卒謚文簡是科著名者孫燧餘姚人李夢陽慶陽人李承勛嘉魚人

弘治九年丙辰朱希周直隸蘄州府吳縣人
官至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卒謚恭靖是科
著名者陳茂烈莆田人
弘治十二年己未倫文敘廣東廣州府南海
縣人舉會試第一仕至右春坊諭德兼侍
講尋卒贈祭酒是科著名者王守仁餘姚
人梁材南京人
按是科會試副考禮部侍郎程敏政問策
秘甚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門生江陰徐經
平日窺得之告於同年舉元唐寅由是各
策舉答無遺寅因自矜誇必得上第為給
事中華昴及林廷玉所劾詔逮敏政經寅
俱下獄按問竟自誣服贓敏政家人得之
獄成敏政致仕經寅俱充吏
弘治十五年壬戌康海陝西乙安府武功縣
人官修撰以救李夢陽詣劉瑾私宅造膝

密談遂坐其黨罷官歸里是科著名者何
景明陝西人
弘治十八年乙丑顧鼎臣直隸蘇州府崑山
縣人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康初閣臣擬
魏校第一目其策中有聞陛下在坤寧宮
之時多在乾清宮之時少等語不可宣讀
抑置二甲第九而鼎臣遂得首擢是科著

名者崔銑安陽人湛若水廣東增城人會
元董玘會稽人穆孔暉堂邑人黃巒莆田
人
武宗 康陵
正德三年戊辰呂柟陝西西安府高陵縣人
官至南京禮部侍郎卒贈尚書謚文簡是
科著名者韓邦奇朝邑人許達固始人
按是科蕉芳子黃中二甲第一劉孚子仁

二甲第四皆逆瑾黨也因刻黃中及三甲
一名胡纘宗策俱授檢討尋改劉仁及卽
鋭黃芳為編修黃中再進侍講瑾誅黃中
仁為民鋭芳纘宗俱坐貶
正德六年辛未楊慎四川成都府新都縣人
太保楊廷和子及第後以議大禮不合謫
戍滇南博綜卽籍為海內宗工卒於滇隆
慶初贈太常寺少卿是科會元鄒守益安

福人
正德九年甲戌唐皐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官
至侍講學士卒於官是科著名者會元霍
韜廣東南海人馬理陝西三原人
正德十二年丁丑舒芬江西南昌府進賢縣
人官修撰以首諫南巡廷杖降福建
市舶司副提舉辛巳復官甲申會議大禮
再杖於廷乙酉卒贈諭德謚文節配享羅

倫祠是科著名者季本會稽人汪應軫山陰人

正德十六年辛巳楊維聰直隸順天府固安縣人累官光禄寺卿是科著名者張孚敬永嘉人夏言貴谿人

按庚辰會試後武宗狩於南京未及廷試至明年世宗登極始舉行之

世宗永陵

嘉靖二年癸未姚涞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官修撰為經筵講官歷侍讀學士是科著名者會元李舜臣樂安人鄭曉海鹽人

按己卯科宸濠變作遂輟鄉試壬午科唐龍巡按江西上疏乞培增舉人名数　上從之中式舉人一百九十名

嘉靖五年丙戌龔用卿福建福州府懷安縣人仕至祭酒卒

按是科廷試後彌封官以會試前列卷送
內閣以備一甲之選或內閣密覘狀頭儀
貌及平日有聲者且閱卷官出自東閣歸
宿私第禮部席書疏其弊乞禁彌封官不
得豫送卷讀卷官退朝直宿禮部 上從
之著為令

嘉靖八年己丑羅洪先江西吉安府吉水縣
人官修撰遷春坊贊善十九年儲位未定
洪先上疏請皇太子於元日御文華殿受
群臣朝賀 上怒謫為民屢薦不起卒贈
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初大學士楊一清等
以一甲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唐順之陳
束任瀚六卷進覽 上一一品題批洪先
曰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擇之首者
文德曰探本之論名曰能守聖學以為本
此知要之說順之曰條答精詳治盡束曰

仁智之說本諸吾心此不易之論瀚曰勉
朕敬一之為主忠扎後一清等考庶吉士
以唐順之任瀚陳束魯絰御批因取冠前
列居数日有旨遍年以來每為大臣狥私
邀取市恩立黨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有才
行卓異學問優正者吏部舉奏収之翰林
按是科御史周易上言順天試録文裁改
聖經且失體主考右庶子韓邦奇降太僕
寺丞左庶子方鵬奪俸四月
嘉靖十一年壬辰林大欽廣東潮州府海陽
縣人官修撰來是科禮部尚書夏言上疏
請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碎裂者擯不
得取詔可既廷試言復令儀制郎約束諸
進士皆拱聽而大欽獨後至不聞也策起
不用冒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鋐得之

詭曰怪哉以示大學士張孚敬已定第三復覽之曰雖破格甚明健可誦也取為第二甩呈覽 上御批第一是科著名者王畿山陰人

嘉靖十四年乙未韓應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官修撰辛初大學士李時等以取中李璣等十二卷進呈 上批應龍卷曰是題本意可第一甲第一名批孫陞曰說仁禮之意好可第二名批吳山曰敬為心學之極必論好可第三名是科著名者嵇世臣成都人王維禎華州人會元許穀上元人諸燮餘姚人薛應旂武進人

嘉靖十七年戊戌茅瓚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官至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即內閣初擬長洲陸師道狀元御筆批作二甲第五改表煒第一文華殿宣讀已出復召大學士李時夏言學

士顧鳴臣入吹煥第三擢茅瓚第一是科
著名者沈鍊山陰人茅坤歸安人
按是科禮部尚書嚴嵩劾應天試録批語
考官既不填名事屬不敬又策題以國家
祀戎大事爲問所對語多譏諷主考官諭
德江汝璧洗馬歐陽衢令錦衣衛逮治提
調官府尹孫懋府丞楊騏御史何鋐沈應
揚南京法司窅問同考官學正許文奎等
所在撫按逮問中式舉人不許會試後謫
汝璧廣東市舶司副提舉衢南雄府通判
又劾廣東所進試録如聖謨帝懿四郊上
帝俱不行擿頭又陳白沙倫迂闊之歸有
失君前臣名言之義且録中文體大壞詞義
尤爲荒謬宜治罪得旨考官學正王本才
等布政陸杰等按察司使蔣淦等俱命巡
按官逮問本才奪其禮幣御史余光命法

司隸問仍通行天下提學官嚴禁士子敢肆為怪誕不遵舊式者悉黜之

嘉靖二十年辛丑沈坤直隸淮安府大河衛籍蘄州府崑山縣人仕至祭酒為御史林潤所劾下詔獄庾死獄中是科著名者會元陸樹聲華亭人高拱新鄭人董份烏程人王忬太倉人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秦鳴雷浙江台州府臨海縣人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初讀卷已定吳情第一因北音吳字讀無上曰無情豈宜居第一遂置第三而因毀幡結雷字乃扱鳴雷為狀元是科著名者會元瞿景淳常熟人沈束會稽人徐學詩上虞人李攀龍歷城人

按是科言官以瞿鑾二子汝儉汝孝既聯中鄉試又聯中會試而汝儉師崔奇勳汝

僉至戚焦清皆得中式於是劾主考左庶子江汝璧同考編修彭鳳歐陽煥及房考修撰沈坤之中陸煒員外高節之中彭謙汪一中皆以賄故且追論癸卯順天主考秦鳴夏浦應騏阿奉翟鑾之罪上怒勒鑾死詔杖汝璧鳴夏應騏各六十革職閑住不敘坤仍舊供職一中煒存留迨試節充軍汝僉汝孝奇勳清謙及鳳煥俱為民言官又論順天鄉試冒籍中式者工部侍郎陸傑子光祚太僕卿毛渠子延甡鴻臚卿陳璋子策及孫鉉等十三人得旨光祚延甡策姑存留不許會試孫鉉孫鑐王宸陸宏及錦衣衛太鑒院見任官子侄存留會試鄭夢網陶大壯沈譜丁子載翟種玉陸可成俱詐冒籍貫發回原籍入學肄業仍得應其本省鄉試內第九名陶大壯改名

大順復舉戊午浙江第四名又與其子允
淳同中乙丑榜進士 上以山東試録第
五問防邊策東語含譏剌禮部奏乞逮治
上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巡按考試
官莫敢可否業經職司監臨事得專任命
逮治廷杖死布政以下降邊方襍職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李春芳直隸揚州府興
化縣籍應天府句容縣人 仕至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贈太
師謚文定 是科著名者張居正江陵人楊
継盛容城人汪道昆歙縣人王世貞太倉
人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唐汝楫浙江金華府蘭
谿縣人 仕至泰昌坊諭德閑住後以從龍舊
臣加太常寺卿致仕 是科著名者會元夏
傳韶南安人錢有威常熟人徐中行長興

人吳國倫興國人宗臣興化人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陳謹福建福州府閩縣人官修撰明年以公誤謫推官累官中允丁憂歸卒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諸大綬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仕至吏部侍郎無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初閣臣擬會稽陶大臨大臨狀元上見大臨二字不喜乃曰大臨不如大綬遂改文懿焉第一是科著名者林潤莆田人陸燦長洲人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丁士美直隸淮安府清河縣人累官吏部左侍郎無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是科著名者王世懋太倉人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申時行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定是科著名者王
錫爵太倉人許孚遠德清人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范應期浙江湖州府烏
程縣人累官國子監祭酒致仕後為惡少
所齮齕巡按邑令共為搏擊竟自縊死是
科著名者歸有光崑山人

穆宗昭陵

隆慶二年戊辰羅萬化浙江紹興府會稽縣
人仕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初內閣取李長春王家屏田一儁已定矣
內旨忽於二甲中拔取萬化等三人而長
春三人抑居二甲是科著名者沈一貫鄧
縣人朱賡山陰人胡友信德清人

隆慶五年辛未張元忭浙江紹興府山陰縣
人授修撰侍左春坊左諭德時人稱為忠
孝狀元給事姚宗文請崇祀孔廟萬曆間

特謚文恭是科著名者會元鄧以讚新建
人黃洪憲秀水人晉志道吳縣人
神宗慶陵
萬曆二年甲戌孫繼皐直隸常州府無錫縣
人官至吏部左侍郎是科著名者會元孫
鑛餘姚人趙南星高邑人邢侗臨邑人
萬曆五年丁丑沈懋學直隸寧國府宣城縣
人官修撰上書論首相張居正奪情起復
不合移疾歸是科著名者馮琦臨朐人鄒
元標吉水人會元馮夢禎秀水人蕭漵晉
江人楊起元歸善人
萬曆八年庚辰張懋修湖廣荊州府江陵人
首輔張居正子 上特拔之曰以報元輔
壬午江陵敗章疏職為民是科著名者顧憲
成無錫人
萬曆十一年癸未朱國祚浙江嘉興府秀水

縣人累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是科著名者會元李廷機晉江人湯顯祖臨川人劉德溥安福人萬國欽新建人郭正域江夏人葉修南昌人葉向高福清人

按是科鄉試外議籍貫咸謂湖廣解元必首輔張居正少子會居正卒不果而復中少宰王篆子之衡應天亦中篆子之鳴篆居正至戚也於是南給事中疏論居正前私其子嗣修懋修登第登而併及篆二子又及監試主考等官有旨以居正篆俱削籍諸子俱草為民

萬曆十四年丙戌唐文獻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官至禮部左侍郎掌翰林院事是科著名者袁黃嘉善人

萬曆十七年己丑焦竑南京旗首衛籍山東日照縣人官修撰丁酉為順天副考塲中

耿士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
閔節偏坐玆降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
被革黜是科著名者會元陶望齡會稽人
董其昌華亭人郝敬京山人高攀龍無錫
人黃輝成都人王肯堂金壇人劉曰寧南
昌人朱國禎嘉興人周如砥福建人

萬曆二十年壬辰翁正春福建福州府侯官
縣人以龍谿教諭登第歷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是科著名者會元
吳默吳江人袁宏道公安人顧天埈崑山
人沈演烏程人舒曰敬南昌人李叔元晉
江人朱燮元山陰人何喬遠晉江人姚文

蔚錢唐人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朱之蕃南京錦衣衛籍
山東茌平縣人歷官吏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是科著名者

會元湯賓尹宣城人孫慎行武進人書學
佺侯官人王思任山陰人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趙秉忠山東青州府益
都縣人歷官左春坊左庶子是科著名者
會元顧起元南直人黃汝亨仁和人熊廷
弼公安人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張以誠直隸松江府青
浦縣人歷官左春坊左中允是科著名者
會元許獬同安人葛寅亮錢塘人劉宗周
山陰人李邦華吉水人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楊守勤浙江寧波府慈
谿縣人舉會試第一歷官左春坊左庶子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黃士俊廣東廣州府順
德縣人官至太子洗馬是科著名者楊璉
應山人左光斗桐城人袁化中武定人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韓敬浙江湖州府歸安

縣人舉會試第一擢殿撥其房師焉湯賓
尹取別房落卷洗其塗抹力薦中元焉言
官所參冠帶閒住尋赴南京行人司副行
人以終是科著名者王象春新城人王濛
益都人鍾惺景陵人陸夢龍山陰人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周延儒直隸常州府宜
興縣人以會元登第官至少師中極殿大
學士再入政府視師行邊崇禎癸未逮至
京師賜自盡是科著名者周順昌吳縣人
繆昌期江陰人周宗建吳江人范景文順
天人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錢士升浙江嘉興府嘉
善縣人歷官至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右侍
郎致仕歸是科著名者方應祥西安人黃
尊素餘姚人魏大中嘉善人萬燝南昌人
按是科放榜後都人口語籍籍謂會元沈

同和目不識丁房考給事中韓光祐聞之
召同和至面試之累曳白光祐即上疏自
劾得旨三法司逮問前四篇係夾帶後三
篇係第六名趙鳴陽代作沈同和遣戍趙
鳴陽革職為民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莊際昌福建泉州府永
春縣人舉會試第一及第後皆修撰累至
其官是科著名者顧錫疇崑山人李若愚
漢陽人施邦曜餘姚人

熹宗定陵

天啟二年壬戌文震孟直隸蘇州府長洲縣
人官至東閣大學士禮部右侍郎居政
府不久為烏程所擠予告歸是科著名者
陳仁錫南直長洲人倪元璐浙江上虞人
黃道周福建鎮海衛人吳麟徵浙江海鹽
人徐石麒南直青浦人

天啓五年乙丑余煌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
官修撰魯監國時歷禮兵二部尚書死節
是科著名者凌義渠烏程人白撝莘縣人
盧世灌涞水人萬元吉南昌人高倬忠州
人侯峒曾嘉定人袁繼咸宜春人

思宗

崇禎元年戊辰劉若宰直隸安慶府懷寧縣
人官修撰性　　卒是科著名者會元曹
勳嘉善人黎元寬南昌人金聲嘉魚人張
采太倉人汪偉休寧人王章武進人金鉉
順天人黃端伯新城人徐汧長洲人

崇禎四年辛未陳于泰直隸常州府宜興縣
人官修撰告病歸是科著名者張溥太倉
人楊以任瑞金人楊廷麟清江人左懋第
萊陽人馬世奇無錫人成德懷柔人詹兆
恒永豐人

崇禎七年甲戌劉理順河南開封府杞縣人仕至左中允甲申死難謚文正是科著名者會元李青金壇人陳際泰臨川人許直如皐人劉侗麻城人劉戍治江西人吳鍾巒武進人

崇禎十年丁丑劉同升江西吉安府廬陵人官修撰國變後入闕仕唐為 以病卒是科著名者夏允彝嘉善人陳子龍華亭人楊重熙臨川人胡夢泰鉛山人胡儁進賢人

崇禎十三年庚辰魏藻德北直隸通州人官修撰癸未大拜進東閣大學士國變降闖賊追贓身受五毒闖賊逃斬於西市是科著名者陸培仁和人劉中藻安福人傳鵬銓金溪人徐敞時鉛山人李向中鍾祥人金堡仁和人

崇禎十六年癸未楊廷鑑直隸常州府武進
縣人官修撰降清為松江府教授是科著
名者黃淳耀嘉定人吳易吳江人李待問
華亭人顧咸建崑山人王景亮吳江人劉
曙長洲人梁于涘江都人龔廷祥無錫人
盧象觀宜興人温璜湖州人鄭為虹歙縣
人周定祁南昌人吳聞禮休寧人
石匱書曰我明制科自洪武辛亥至崇禎癸未
凡八十八科為年二百八十有二其間以舉業
起家著名當世者每科不過數人而強半又以
帖括見收終歸學究及問其為大節義大經濟
大學問之人指又不能多屈矣蓋天地生才之
難朝廷得才之不易其相厄如此凡職司選舉
者不當矢公矢慎暗中摸索以求不負朝廷不
負天地乎而乃世衰道微科塲流弊為錢神所
奪者什之三為豪貴所奪者什之五以剩下寠

七額数分恵貧窮力學之人主司又未必具眼
取必得人乃盲奴瞎録間或私通關節借重一
二知名之士點綴榜中以塗世人耳目凡宿學
高才負囊擔簦陪伴新貴人一番勞碌三年辛
苦又撇之東洋大海矣世間公道人心止仗此
一絲以繫漢九鼎乃復紊亂若此又安望塲屋
得人以救茲禍亂哉

河渠志有總論

夫黃河者天下之大利大害者也余觀宣房瓠子之歌以漢武帝之威令漢武帝之物力一渠之決尚且不能遽塞乃發卒數萬人天子自臨其地刑白馬沈玉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置決河柴薪少則又下淇園之竹以為之楗至尊臨幸以全力注之而亦不能遽成其

功則河之為害也大矣後自瓠子口塞築宮其
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
梁楚之地復寧水不為患漢武此舉蓋寔以秦
皇之力行克舜之心水行地中可教民樹穡而
河無氾濫則南北之挽曳可通繇是瀕河居者
朔方西河之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
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
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畝
他小築坡山通道者不可勝計則河之為利也
亦大矣唯其為利大故三代以至漢言水利者
無不以漕兼溉鄧艾艾田又以溉魚漕後世營
一漕而日不暇給文法繩其後事權變其中猶
敢復言溉乎唐宋以後河之為患有甚有不甚
至元而黃河南徙至正十一年用賈魯為總治
河防使鑿求大禹故道乃於黃陵岡掘得石人
一眼其背有文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

反於是潁人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騷
動天下龍戰十餘載我　高皇帝奄有四海留
意河渠歷朝以來治河諸大臣如宋禮劉大夏
徐有貞朱衡潘季馴王宗沐輩宣勞効力屢建
奇功利害、三及至崇禎十六年流寇橫逆開
封一決數百萬生靈一刻之閒化為魚鱉河之
為害直與我明相為終始而防河之法無他謬
巧止在勤於巡迴稍有滲洩則隨築隨修昔年
朱衡治河功已訖緒一日巡視其所河忽崩一
隙水貫如注勢不可遏衡錯愕無措驛丞胡燁
進曰公手下從者千有餘人　卸一襌囊土塞
之可立辦　一月日請各以布囊之衡如其言頃
刻立塞千丈之堤賈於蝗穴稍遲一刻則前功
盡棄費且鉅萬猶不能成功而燁以一時權宜
咲談之閒克捍大患倘得如燁者數人為之防
堤緝岸則河患雖大亦不能為患矣

地之為勢不滿東南海水周地四維北海最遠
女直為黑水鞨靺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
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為鴨緑江南入於
海北流為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逕五國城
頭北東入海西黑水出漢張掖郡雞山今甘州
南至燉煌今肅過三危東梁寧二州之間程子
以為即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栢貢漢武開滇
嵩今雲南為滇池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知之

水顛流入蜀注海故名滇池中原之水黄河出
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止西三千餘
里去雲南麗江西北千五百有水湧地泓方七
八十里高於星列旦云星宿海也滙為二大
澤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
未二河東北流經崑崙山南為九度河水清驎
可涉貫山中行西戎都會為細黄河水流已濁
繞崑崙山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

崙北自貴德西寧境至積石經陝西之河州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今山西境凡九千餘里其來最遠蓋元學蒲察篤寔之所窮也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乃因其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自西而東至底柱今河南陝州之門山也又東經孟津過洛汭今鞏至於大伾今大名濬縣臨河之山也北過滹水今真定冀州北浩滹沱至於大陸屬中山今真定邢臺深三州地也北分其勢播為九河復聚為逆河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先儒誤分為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縣寧洋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

五年河徙岭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枣東潰金隄在今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於大名清豐武帝時塞平原今德州也徙頓丘今清豐縣也又決濮陽瓠子今開州界也注鉅野今濟寧州即大一也始通泜泗元帝時決館陶今臨清也又決清河靈鳴犢今高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河清河信都渤河清河高唐洲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哀玄宗時決慱

州溢魏州慱州今東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決鄆州慱之楊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縣楊劉今東阿縣之　寺夾平東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　是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汎於澶濮曹齊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今徐州也入於淮此河入淮之始也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東強

大名州已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
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擾金受河患
馬其亡也如自開封北衛州決而渦河今壽亳
蒙城懷遂間也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
武杞縣之祥符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
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於海
馬類河在今平原形存沙渠遺跡而已大伾
之北不行矣雍州之水自西近北內玉門關至
蘭州北東至華陽皆黃河繞帶又有弱渭涇汭
漆沮澧諸水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
郡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餘波入於
流沙涇出京府岍嶺山經西安府邠州涇陽
至馮翊陵縣今高陵入渭渭出渭源縣鳥鼠
山西北分流入咸陽南至華陽入河汭出隴州
弦蒲藪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經同官至耀
州南合沮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今宜君

縣也出冨平縣合溏澧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俱會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河自陝西北來經古蒲汾平間又有汾衡漳恒衛沁諸水汾出靜樂縣太岳即霍山也至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一出沾縣大黽谷今樂平縣名清漳一出長子縣發鳩山今潞安也名濁漳即衡水也俱東北流至阜城東北縣入海恒水出曲陽縣東入滱水至高陽縣入易水西南流至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衡水衡出靈壽縣東入滹沱河恒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洮水入於黃河在真定者出蟬縣滱水出渾源州恒山南流入定州至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縣南為巳陂河過直沽入海滋出大同府之靈丘縣迴山經真保之行唐無壘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雁門代州東流從真定至束鹿

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海幽并州之水曰王河漕道也曰盧溝河漕道也曰白河漕道也曰沁水漕道也皆入於海豫州之水黃河自出山西甫州平陸入境經閿鄉靈寶陝澠池新安濟源孟津孟葦溫汜水武涉河陰原武滎澤武陽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鄢德諸州縣至亳縣合馬腸河西北北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槩交錯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項城通許太康與壽州朱仙鎮之間或溢兗州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瀍澗滎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入洛瀍出陝西冢嶺山亦經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澠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沇水溝通也出濟源縣王屋山歷虢公臺至溫縣入河後出其南溢而為滎即滎澤也東出於陶丘之北今館陶縣也又東至菏今已涸

曹州也東北會於汶今汶上縣也又北東入於海波為洛水別流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漕道也淮漕道也北入於海又有漯樂雷夏濉洹汶泗淄濉漯出長山縣長白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樂出歷城縣入濟雷夏澤在雷澤縣濉洹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濉東入於泗溝道也淄水出萊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濉水出瑯琊今諸城縣經高密邑濉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其澤藪曰雲夢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四川之梁州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茂州汶川縣東別為沱經敘瀘重夔入瞿峽巫山出彝陵州荊州至於枲陵今巴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九江二府合彭蠡今鄱陽湖口也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嶓冢山之下始為氾道縣東源漾水

東至武都為漢過武東中州今武當也為滄浪之水過三澨即也今為承天府至於大別山今漢陽也入江經黃州九江合鄱湖諸水同趨海沅辰漸元敘酉澧資湘九水是曰九江皆合於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衡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海揚州之水北至於淮東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南贛汀吉合衡永長沙別派入衡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饒撫信浙之諸水於鄱陽今九江府益名其入隙處血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也血諸方水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滙而為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吐納常州宜興江陰鎮之金壇百瀆西來衆水而下溢為三江吳江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皆自靖江太倉東北入海北為江北通

秦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賦不及於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始開邗溝之邗溝今運道也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於江自楊之儀真亦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自江淮達京師也廣西之水一曰灕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北分為二故曰灕又名桂江合桂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

臨賀諸水至梧州為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古邕州今思明府也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出富（雲南之）州之西洋江入田州經象州今柳州也合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為潯江貴州之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暢寨東經古夜郎地又為黔中隸焉

桐郡今普安州也東北下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下合柳江即為右江已上三江分合為二入梧州大江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又名西江至番禺流入於南海廣東水一出慱羅縣西流者為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為湞水至韶之英德為貞陽峽一出湖廣柳州經武崗南入南雄之樂昌為武水又南與湞水合而為曲江過三水縣與江西合即上湘桐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於海雲南之水曰滇池出徼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末狹若倒流者故云滇大理之葉榆河即西珥海及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於海其四海之水北海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嶼日本琉球南至交廣瓊崖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真臘等嶼國而西南至於

交趾海外西南裔入東南裔海島中互市皆自
崑崙山前而行海水東流三歲以為來期西流
三歲以為歸期乃知雖有四海勢盡趨東也是
皆禹貢之遺也今郡縣異其名故稍差次焉而
河漕之治興　黃河禹之治河治水而已國家
引以資運焉河東北流入海其性也今自淮及
徐引之南注五百有餘里凡四遺會河之處泛
溢易決固其勢也國初都南京未引以資全運
則時決時治之而已其始元年決曹州遣大將
軍徐達往治達開塌場隙引河入泗以濟北方
之南運者七年決開封遺太黃等隄詔河南參
政安然塞治作者三萬人十四年河溢滎原武
祥符中牟諸縣有司請治　上曰天災也護隄
而已勿罔民十七年決杞入巴河被河南數州
遣使者率所在丁壯塞之二十三年決鳳池經
夏邑永城諸縣命發興武等十衛士卒與歸德

屬縣隄決隙其秋決南陽漂沒民舍遣使者賑贍萬五千七百餘户發淮揚蕪松民丁二十五萬二千餘人修築岸隄明年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隙漫過安山而元會通河亦淤其明年決陽武汶溢及陳州中牟太原扶溝十一州縣詔興卒作治其後洪武三十年秋決開封城不受水者一而其冬蔡河南徙入陳州永樂三年決馬村堤其明年隄陽武黃河決岸及中牟汴河北隄而是時成祖遷都於北京矣九年河決壞民田廬舍益甚命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言祥符縣有黃河故道岸與今河平宜可濬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率運木夫同侍郎金純相治之時工部尚書宋礼督開會通河命禮兼總之詔給開浚民丁米鈔蠲户內是

年稅租河南山東人皆喜願効力凡役丁壯十一萬四百人三月成功自是與會通河合開運河焉引河南注資之為利而河失其北流之性衝決過甚運河反淤利害參矣明年決陽武中鹽隄二百二十餘丈被數縣隄與原武大賓隄俱急流衝處決塞時有遷工部主事蘭芳按視芳撈土為埽樹樁捍堤圍木作囤釘樁其中實以石腳貫橫木表屬之正統三年決邳州濉諸邑山東魚臺望鄉嘉祥左甚命隨宜捍築十三年河決新城入柳樹源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潰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從之泄壞敗民廬無算景泰三年天久雨沙灣復大決近河地皆淹沒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工部尚書黃養大理寺卿石璞巡撫山東右都御史洪英工部左侍郎趙榮先後治不工者六年翰林侍講徐有貞自請行詔以為僉都御史有貞至散

遣工卒自行河相度明於心乃疏言禹之行水
水之道也宜首疏其勢、平乃治其決、止乃
濬其淤繼之以法因作渠牐隨宜先後之渠則
異流同歸牐乃上下櫛比以次啓閉渠起金堤
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至濮陽瀦又九里至博
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
又十有五里至白嶺灣又三里至李堂而上又
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貓潭越范暨

濮上而西凡渠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沁河沁水
過則害微則利有貞節其過導其微復渠而牐
之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於是水不東衝河灣
更北出濟曹而河西郵東曹南鄆北且濩田數
十万傾有貞參綜古法加神用焉乃犍以水門
捍以長堤堤有九崇三十有六尺厚十之長百
之門之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堤之厚如門崇
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鍵以

鉄盖合土木火金而平水性而報功成又導洛
泗之源於山滙澶濮之流於澤濬漕渠由沙湾
北至臨清南至濟寧作放水牐於東昌龍湾魏
湾凡八水盈丈則開而洩之皆導古河以入海
因取金水子母之義沈玄金為物象鎮焉始議
者欲棄渠勿治以海漕或議鑿渠發京軍有貞
第請蠲河濱牧馬傭而已有言沮者上使中使
問之有貞示以二壺一壺之數一一壺之數五

注水二壺五數先洩中使還報上ㄧ惟有貞之
所為益役五萬餘人用木十萬竹倍之鉄斤十
有二萬錠三千絙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斤
荊倍麻藁秸倍荊土石亡筭而用官糧五萬為
日五百五十有五而已是為景泰四年是役也
君子以為ㄔ天順五年黄河溢潰汴梁土城瀕
者不可勝計詔工部右侍郎薛遠往視遠分治
既績乃作石牐於揚州門以限内外時啓閉明

年發丁壯千開祥符曹家溜弘治二年河決原武支為三一決封丘荆隆隙漫祥符長垣而下趨張秋衝會通河奔放於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儀封考成歸德至宿州彌漫不可禁議者幾請徙河南省避之　孝宗以為憂以白昂為户部左侍郎往治停舉兵部郎娄性佐之役丁夫二十五萬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州古睢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洩水塞決隙三十六踪是河入淮汴入睢；入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及河益東北分治而東南主疏五年復決荆隆口東注潰黄陵岡下張秋鎮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

朝議遣工部左侍郎陳政督治未幾政卒迺推劉大夏為副都御史往大夏以張秋鎮上流為儀封縣之黃陵岡黃陵岡上流為滎澤縣之孫家灣皆宜疏治濬河南參政朱瑄僉事張鼐董之其明年張秋大決奪汶入海水怒益難垂成而敗者屢矣論者洶洶謂宜復海運　孝宗復命太監興平江伯銳往兼治乃於上流一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使漕通不與河爭道乃鑿孫家渡口河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泲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乃塞黃陵岡之決剏隆口之源築兩長堤戧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其自武陵屬之磨沛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堤自剏隆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至小宋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患漕相地於舊決

之南一里許用減水埧法植木為栈中實甎石上為衡木著以厚板上墁巨石屈鉄鍵之液稜埴之埧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為竇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纜竇可通水溢則衝齧殺涸則河漕存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鎮興鋭大夏皆録功進禄秩有差而遷張勇為副使專理河事踰年孫家渡漸壅而奔流勇復疏治之由朱仙鎮以復項城故道益五年而成工

李東陽安平鎮減水埧詩黄陵岡頭河水黄衝沙走石声磕硠北趨平原下廣澤直壞運道無津梁坐令漕舟百萬若山壅民舡賈舶徒紛龐帝遣臺臣出治水〻性肆元難為隄千金作埽萬六力頃刻下墮輕甚毛芟臺臣馮思廢食寢夜夢神禹授以玉簡青琳琅水行在道不在障岂以水石爭濤瀧地靈順軌水怪伏河遂南徙歸徐方因高為陵下為澤復

有石堰磊嶂長如岡豐功偉績不可以數計此乃餘力非末強憶昔文皇建都向燕薊中遵汶泗通漕綱尚書宋公富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武功何人亦奇士盛以勳績為文章四十餘年復一決嗟此之績安可忘帝命儒臣分書刻金石此記正屬臣東陽使舡東來一登眺風日颯爽天涼是時臺臣入兵省吾在江湖思廟廊但願此江不堕河不徙縱有帶礪無桑滄按陳恭襄名瑄武功徐有貞也

始河自清河隊入淮至劉大夏治之自宿遷小河隊入淮則北三百里矣已又北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入淮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溫家馮家等隊又北衝黃陵岡埽座溢入賈魯河敗張家隊等處縷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賈魯河下流淤亦出張家隊合而南注遂決楊家隊

道曹單城下直趨沛飛雲橋較前徙又北百二十里朝廷勅工部左侍郎崔巖按行副都御史往治巖發丁夫四萬餘人塞垂成漲潰之代以右侍郎李堂屬薦盜起未即工八年復決黃陵岡是年決曹縣以西從縣北東行曹單民被害益甚以命右副都御史劉愷為大堤起魏家湾亘八十餘里至雙堌集御史趙璜隄三十里續之曹單以寧其後十二年河決城武縣沒焉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運道大阻下廷臣議其明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里吳人盛應期起田間為總河都御史謀疏趙皮寨支河綿亘數百里以濟運道乃趙皮寨為上流地高於河土皆沙隨疏隨淤功勿就應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數萬治之益無成百姓怨應期坐免歸乃命工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潘希曾往代其明年豐沛單三

縣隄成是歲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穀亭舟行閘面沛豐以北稍遠水患久之復決趙皮寨穀亭流絕而廟道口復淤議者欵引沁鑿衛置教倉衛輝由渦經汴達陽武陸輓之始由衛北運言人人殊時治河者工部侍郎劉天和專修復故道而已天和既濬河未幾河忽自夏邑太丘等集衝數隙轉東北流經蕭縣出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尋塞若天助然是為嘉靖十三年蓋河勢南徙便運道矣十九年決睢州野鶏岡經渦入淮孫繼口出徐之流淤二洪大洄河臣若河南山東撫臣皆獲罪　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旂董都御史督理以旂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隄如會通河制運通矣許之以旂役丁夫七萬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成　上嘉悅晉秩賞賚是為二十一年是時河

益南徙益被五河蒙城臨淮諸州邑鳳泗之北祖陵在焉議者以為憂三十一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河忽北徙新集淤而為陸二百五十餘里閒視故道高三尺有奇河分流弱離為十一河南山東徐邳一帶苦之四十四年河盡北徙出沛之飛雲橋橫截逆流漫散湖陂以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時工部尚書朱衡與右僉都御史潘季馴請開盛應期新河自南陽達留城百四十一里有奇濬舊河自留山連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丁夫九萬一千八閱月而成而水南趨秦溝隆慶二年河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茶城至呂梁兩崖東山不得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十餘隙枝散斡微淤是頭灣八十里

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餘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閘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奇則又議黃河運而開膠泇二河海運之議起矣都御史潘季馴則惟求復故道而已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塞十餘里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六年少保工部尚書朱衡兵部侍郎万恭悉罷膠泇議一意事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築南北兩隄延袤三百七十里始

議列鋪布夫修守如河南山東黃河例萬曆五年河決崔鎮淮決高家堰洪流四溢連年不治詔復以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理河漕維時人言海口當疏季馴言海口不能以人力疏治而可以水勢衝決計莫如築高家堰塞崔鎮東河淮正流使並趨入海天子可其奏季馴為之三年而高家堰成一夕黃浦涸得龍首以献其大專車時以比龍首渠云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其以都御史治河常乘小艇行河風雨大作震撼波濤中幾覆絓樹抄乃脫萬曆中以刑部侍郎再起治河築高家堰捍河而入之海役卒三年凡築土堤丈以億計石堤以數千計塞河以百計濬運河以萬計閘埧涵洞之屬創以數十計而高堰工鉅季馴時與偉伍雜處風雨葦舍中無閒也累遷南刑部尚書以言官裴語坐鐫秩季馴去復下治後以右都御史起季馴於家滿九年復原官為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漕河漕之道三曰陸曰海曰河陸之運費海之運險惟河為宜元人外有海運而內有會通之河會通河者自任城分汶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又自安民山閘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

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此其舊也益山東濱海水東注海而元人逆而西之明初　太祖都金陵餉悉仰給於南江西湖廣之粟江而至兩浙吳會之粟浙河而至鳳泗之粟淮而至河南山東之粟黃河而至所給遼東軍士一用海運而舳艫侯朱壽航海侯張赫常掌之其末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為平沙而會通故道罔不問矣

成祖治京於燕自上供以及百官六軍悉仰江南梁稻則用海運法兩浙自浙入於海吳會自三江入於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於海山東各以濱海州縣入於海皆會直沽達於天津而懷慶衛輝以其舟順衛河入天津來會俱遡白河逆於張家灣輸京師而海舟時溺計臣曰險乃江南之運皆入高寶諸湖渡淮達黃河陸運百七十里入衛河指天津輸京師而車徒亡算計

臣曰費於是屢有言開會通河便者濟寧同知
潘叙正以請上使工部尚書宋禮相度還奏便
於是遣刑部侍郎金純發壯丁十有六萬塞舊
曹州鄆城兩河口濟河湾抵舊漕州一帶河道
開黃河故道起開封城北下建魚臺塌場口以
溢漕河而命禮董之元人故引山東泉悉入汶
河又以汶雜洸汳併泗不能勝東注則為堰城
堨截會洸泗西南流以會於濟寧之天井閘而
分水焉天井閘者唐尉遲敬德之故閘也始敬
德為盧龍節度使為一鎮餉引河為之而元人
因其故益以天井之南注之淮安淮安捷入海
以天井之北注之天津天津捷入海而陽穀壽
張之交地勢控天井者數丈水留不走直可載
數十石耳故終元之世不敢廢海運而禮以為
憂有戴村老人白英謁禮曰南旺地聳盡分水
於南旺導汶趙之毋令南注洸北傾北其南九

十里使流於天井其北百八十里使流於張秋樓舡可濟也禮乃造梁室汶之入洸者堰戴村迂而遠之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分注之九年大道通從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過淺舡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粮約四百萬石若涉虛然上為罷海運專事會通矣禮卒屬餉道平江侯瑄尋宋轉運使喬惟岳所鑿淮陰故道開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隊達淮循宋轉運劉瑤所開沙河道浚新莊河一帶蓋漢陳登所築高家堰防淮者使淮水不東侵隄清江浦鉛鉢池柳浦灣迤東障黃河之漲乃閘清江嚴啓閉令都漕掌鑰非漕舡鮮船莫得由閘進隄立淺鋪築牽路植柳陰穿井泉自淮以北一帶而運舟至淮者無過灞渡河之勞阻

國朝自作京於燕始命平江侯陳公瑄海漕

歲百萬石既而議通河漕亦屬平江治之平江為人闓爽寬毅知書識古今成敗恒以濟人為心乃浚濟寧臨清之河築南望高郵之堤剗呂梁徐州二洪之巨錯浚儀直瓜州之潮港開白塔之河疏清江之浦自徐至於臨清建牐四十有七以蓄洩水自淮至於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居卒以治淺緑堤鑿井樹木以待暍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初漕僅倍於海後乃五之而事不壅兵不疲其法至於今是賴嘗論分倉漸運之便漕運官軍之勞馬快舡夫之弊亦皆可施於今者益自有漕以來鮮有武臣典漕偉有勳績如平江者也

益自有漕以來宋禮之功在會通陳瑄之功在淮南景泰初徐有貞沙灣之役蕪濬運道北至臨清南至濟寧四百餘里而弘治五年中劉大

夏往張秋之役築臺立表貫索綱聯巨艦穴而
窒之土沉而埽壓之繞以石堤輔以滉柱度可
三里許二人皆有功於漕嘉靖初沛縣河闕沛
河入接南陽穀亭下出留城南陽閘左滕縣而
右魚臺閘出其中其地高聳滕沛間有昭陽湖
者又最下黃水每漫漕趨之諸臣請開新河於
昭陽湖東其地東北接沙河南接留城延袤百
四十里聳與南陽等明年總督河道御史盛應
期以請許之約作者六萬人費二十萬計工已
半屬旱災修省言者多咎新河乃詔罷應期亦
罷

初應期議開新河管河郎中柯維熊贊之甚
力應期督工趣迫人多怨囂朝議罷役應期
請毋停工緩之一月保可終事維熊亦甚言
其不便應期亦上疏自理部議上應期維熊
俱坐罷職應期果竣任事既奏開新河因謬

議紛起欲急於見功以杜衆口遂以嚴急興怨未成而罷然其所開新河後三十餘年卒循其遺跡疏之運道至今蒙其利云

十九年河決趙皮寨穀亭流絕濟寧徐沛間淤數百里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天和言慮欲行河恐故道難復惟濬淤修閘復先朝成憲為便因培低閘濬月河為減水順水閘埧作者十四萬人費七萬餘為之三月成　上晉天和秩四十四年河決沛縣等處流直秦溝淤運道百餘里總河者為潘季馴季馴求復故道而已而工部尚書朱衡則開湖東新河如盛應期所治引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灤三河口濬舊河修焉家橋堤遏河出飛雲者盡入秦溝是名夏鎮運道大通為穆宗元年黃河衝塞改行荼城與漕交會其後隨淤隨濬又復別濬之然治河之臣先後不一徒知別濬行河而不知夏秋

之間黃水大發清弱黃強當其交處倒灌入河
馴之論治水惟求故道順治之而已四年高家
堰大潰淮湖之水泽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
決黃浦八淺山陽高寶興塩諸邑匯為巨浸每
歲之夏淮陰备土塞城門竇穴出入而城中衢
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倒沂清口
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上源停住而鳳

泗間亦成巨浸矣上即家起季馴治之季馴緣
河築堤百五十里近者為縷堤洩驟漲遠者為
遥隄防横溢既成二洪流駛如故季馴之言曰
河性湍悍善溢多徙者流漫而沙壅也法莫若
以隄束水以水攻沙無散漫無填閼河乃可治
此令神禹復生不易吾言矣六年河決邳州運
道阻總河都御史翁大立復議開泇河以遠其
勢季馴言泇與黃河相首尾今河南決淮揚北

決澧沛漕渠不相屬泇處中將焉用之季馴尋被劾歸詔朱衡與總河都御史萬恭覆視則泇口限嶺阻石則竟報罷恭復以仁愿總築三受阹城法為徐邳順水隄三百餘里運艘束於河流邳雖之閒可以稼嘉隆間治河者以衡恭季馴為績恭之言曰行河有八困一河未汎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還因風南北為運期因河順流為運道因河安則修隄因河危則塞決因冬春則沿堤修治因夏秋則援堤防守一有二曰官守曰民守防有四曰晝防曰夜防曰風防曰雨防有三策焉夏秋水發運舸度河漕既愆期河無全算是謂下策運水入閘國計無虞黃水驀隄隨缺隨補是謂中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是謂上策閘有三曰石閘叢石為之有龍門有雁翅有龍骨有燕尾曰活閘漕長恐洩木板為之視閘廣狹而多寡焉曰

土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為堪留水以與河接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堤有縷水隄水之為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為勢急則通緩則闕縷水之隄因河勢而束之也治水者便之截水之隄遏河性而阻之也治水者忌之築隄有三夫編設曰徑夫召募曰募夫借泜曰白夫有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鋪與無夫同隄以防河夫以守隄鋪以居夫參相得也行水之法

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季馴之言曰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自元宋以前欲避河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我朝藉河資運不與爭得乎此謂難矣然以治河之工收泠漕之利漕不可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一歲不治故元宋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一舉兩得所以為善又曰或問河堤之決可罪河乎曰河無不暴要

在守耳譬盂水執事不戒損盂一隙水必迸出
凡罪水者悉官吏委避自解也
通惠河即玉河也發源昌平州神仙泉過榆河
會一畝馬眼泉遶甕山後滙白為七里瀦東入
都城西水門積水潭積水潭者皇城內西海
子也又稍東從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
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與白河合袤一百六十
里元郭守敬所鑿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元人名
通惠爲國朝廢不治天順二年漕運總兵官都
督楊茂先請修之以省從張家灣陸輓者命户
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往視還言元人舊
引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山陵恐不宜地理一
畝泉經白羊口山溝兩水衝截西湖草橋泉源
不深遠俱難引惟玉泉龍泉及月泉柳河等泉
皆出西北一帶山麓誠從西湖源頭開分青龍
閘引諸泉水滙湖從高梁河量分其半仍從金

山河出餘自都城外濠流轉與之會更洩入三里河水閘而併流大通橋河隨旱潦為啓閉庶運舟近倉為便明年發軍夫九萬餘往治尋以災異罷後成化十一年詔平江伯鋭等濬之一年而成自都城東大通橋抵張家灣渾河口百六十餘里漕船稍通然坐獨引西湖泉水之半不踰二歲淺澁如舊嘉靖六年巡倉御史吴仲請復開之 上使户部侍郎王軏工部侍王詔往議軏等言漕國計也必如元人引白河故事大船皆可直達京師則必大興工役其費稍鉅惟擾見存故閘稍修治之聽小車剝舡竝行而載且以便歸運之軍詔可

白河源出胡地經密雲縣靈霧山為潮河川而富河譽口河七度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於此會名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河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

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
潦冬春水微則病澀藉濬治焉

沁河出沁源縣綿山東谷經太行山麓至武陟
縣境與黃河會而東注達徐州前代嘗引以通
衛國朝猶然河趨陳頼入淮不與沁合乃開沁
達徐而入衛之道湮其後建言者皆請引沁達
漕然沁終不能入漕也議遂寢

衛河舊名御河出輝縣蘇門山北泉東北流經
濬大名館陶諸郡縣下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
分為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
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
海今為運河自德州而下漸與海近卑窄易衝
潰永樂十五年命宋禮經度二小渠泄瀑水入
土河復穿小渠抵海豐縣大沽河入海正德十
三年引漳水通入河其後有言引黃河入衛
通漕以達京師者然皆不行

濟河發源為沇既東為濟出恒曲縣王屋山既見而伏東出濟源縣二源合流至温縣歷軹公壁入河復出河之南溢為滎又東出於陶丘又東北至壽張縣安民合汶水北東至博平入海此汶之故道也元時作堰城堰遏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沂泗二水會於淮我朝遏汶入南旺於是洸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得通洸今沂州亦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右一出沂水縣南山谷

俱入邳州河

沂河源出曲阜尼山西南分流為二一西流至兗州府城東金口堰上與泗會一與泗南下二水南趨其故道從塔里河出師家莊閘河元時作金口堰遏二水由黑風口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國朝因之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家沱沂水諸泉與沂水汶合流至邳州入淮按職方氏青州其浸曰沂曰禹貢於徐州

亦曰泚沂其又差盖青沂源也徐沂流也
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源並發循山西流
二里過卞莊城合為一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
又轉南流經橫河與沂合元人遏令由黒風口
入濟西南入於河復出河之南溢為滎又東出
陶丘北又東至荷澤又東北至壽張縣安民亭
合汶水又東北至博平縣入於海又自泰山北
與東南諸谷水西滙於黒水灣又西北滙於柏
崖灣抵渴馬崖又北又湧為趵突等七十餘泉
復溢為大小清河元人堰金口傍有河西通濟
沇並入會通河永樂中宋禮開會通河自安山
河西南行由壽張而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
引汶絶濟屬之衛
淮河山平氏縣胎簪山經桐栢其流始大至泗
州龜山橫截遂界沙湖洪澤諸湖出清河口與
黄河會東入於海

汶河三源一名小汶一曰大汶一出萊蕪縣原山陰與寨子村合而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天井閘以濟運國朝因之山東水汶最大伏秋防暴漲焉

洸河汶支也水經不載元人於寧陽堽城作斗門遏汶益漕洸名始著自寧陽縣西北南流至高吳橋會寧陽諸水經濟寧城東與沂泗合入天井閘元人故道也宋禮分水南旺汶不復堽城會洸然洸不可無紀也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為渾泉而為桑乾河雁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舟口分為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是為渾河一南流至霸水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仍從本河是河過懷來東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東地平而土疏衝擊震盪遷徙不

常往代雖常修築國朝特重云

桑乾河發源馬邑金龍池百餘泉溏灑東下從大同古定橋抵保安州又流至盧溝會於天津起盧溝橋務里村至古定皆可舟議者欲道宣大運道以中道有石阻乃罷議

滹沱河出繁峙縣泰戲山匯為三泉流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又東北至青縣分山河口入運河下直沽入於海班史稱徙駭是也

後就湮不可攷至國初流纍城迄今又不知幾徙或謂河東趨真定由晉州紫城口南入寧晉會衛河入海其故道自紫城口衝潰東流道非其故而東鹿深州被水患後屢議濬復中官大家重棄成冈不欲也

薊州河運薊州軍餉也國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薊時有漂沒天順二年開直沽河馬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也起肇華城外安濟橋

抵通州渡口止袤百四十五里
盛雲河運盛雲官餉也本白河上流自牛欄山而下與朝河川交會水勢深廣嘉靖三十四年總督薊遼侯都御史楊博請捍塞就通利合以濟餉四十三年總督劉燾發卒濬治而潮河川直達通州凡盛雲鎮歲十萬悉用小舟轉粟省車輓入河費 上嘉燾賜賚之
天津海口新河長十四里四十八步由王家淺抵冀家灣開運道
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曰水櫃儲泉以益不足在運河西曰斗門分濈以洩有餘南旺湖屬濟寧州週圍百五十餘里運渠貫其中東岸為南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為二界之北為馬踏湖南為蜀山湖俱屬汶上縣又南為馬場湖屬濟寧皆綿延可七八十里又南八十里為南陽湖即獨山湖屬魚臺縣圍七十餘里引沙河

逕其中入新河西岸為南旺西湖北三十里為
安山湖屬東平州屬八十三里餘百二十步南
百九十里為昭陽大小湖大湖袤八十里小湖
殺三之一遠而實圍八十里餘北屬滕南屬沛
放水入薛河從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孟嘗君封
薛故名薛河也已而河決乃棄沽頭開新河於
湖東南陽在東昭陽在西去湖水益遠蒲湾泊
或家湖屬汶上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莊湖四
湖連注八十里屬徐州引薛河出地浜溝入新
河蛤蟆湖長二十里周湖如之連注湖殺四之
一柳湖猶是俱屬邳州落馬湖長六十里茅湖
次之黄墩湖殺三之一侍丘湖長三十里含基
湖如之埠子湖袤增五十里俱屬宿遷縣大莊
湖長十里崔鎮湖三之一俱屬桃源縣杜村湖
長十里萬家湖如之俱屬清河縣是諸湖者運
河之外也而藉以資運管家湖在淮安府白馬

家湖長三里汜老湖三而十之即寶應湖也界首湖一名津湖里與白馬埒俱屬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湖東夾河是名康濟屬高郵州故名高郵湖也運經高郵九十里湖居三之一焉汶東直南北為隄舟行其中西風與舟觸輒敗弘治六年户部侍郎白昂請更鑿複河利犖挽既成賜名康濟河也邵伯湖長十里有八屬江都縣是諸湖者運道之經也南道江北通淮

歲修之費視南旺諸湖倍

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為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逕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為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

為新河泜也沂水豪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為邳州泜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泉矣

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尺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桃始花水洋雨積川流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華水四月壠麥秀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氷堅脫洋盛夏消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乎河故六月中旬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荻蘆華謂之荻苗水九月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謂之復槽水十一十二月斷水禊流來寒復結謂之慶凌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皆當巡守而伏秋勢最盛則當晝夜防此其資國儲者也若夫湖塘陂堰以至川原所過渠溝可引在郡國多有之民間往往藉溉

浸舟行井飲之利善為政者或疏以便民或隄防之以捍患　太祖初定天下詔民間有以水利奏者遣行視修治益其重也茲記其要且大者附焉

沿海之塘海鹽為大海鹽縣勢濱海延袤一十八里北有乍浦山遠峙三十里外南則秦駐白塔二山夾峙一嵎與乍浦相望勢若拱抱而海鹽居其西南之一潮水自東北來趨豬洩無歸一遇東北風起怒潮奔騰摧擊勢不可當所恃為捍蔽者惟土石二塘洪武二年肇建石塘焉

川都江堰自秦時鑿江水灌成都田歷代皆用鉄不水溢輒復壞洪武九年彭州知州胡子祺易以竹木省費利溥民便之

洪武十二年從曹國公李文忠言命陝西ㄑ安府穿築城中遥引龍首渠水從城東注入民獲甘飲無鹹鹵焉

二十三年修崇門（明海）二縣潮決堤岸共二萬三千九百三十三丈役淮揚蕪常民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餘人

二十四年築上虞縣海堤四千丈作者萬六千一百六十人是歲修寧海奉化二縣海堤共四千三百四十丈作者萬一千六百餘人

二十五年濬潭陽縣銀野東埧河道至胐胎河埧共八千三百二十丈作者三十五萬九千九百人

二十六年鑿鄠州南流北流中陽之江以通舟檝三十一年命長興侯耿炳文發民兵修涇陽縣洪渠堰又濬堰渠十萬三千百六十餘丈堰故淮田二百餘里利及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五縣

永樂元年嘉定縣民程言東吳水利舊有錢塘吳淞婁三江所仰財賦數百萬吳淞一江連跨

蕪松東抵滄海西接太湖瀦湖之水溢則洩於海潮則入於湖比年壅塞為平陸水脉不通五六月間旱高田概稿至七八月霖水漲溢又盡淹沒民所以興驚男女蕩折產業甚至棄散逃走而負徵欵　上以蕪州知府楊宗不治徵下獄使原吉詣疏鑿原吉上奏臣行視水利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蕪松最下嘉湖常三郡土田下少高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

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注瀦山等湖以入三泖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臣謹按吳松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五百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多淺窄處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跨浦口可三百餘里灘沙淤泥葭蘆叢生欲即開濬為力

又大臣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急流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港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淞江之大黃浦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踏浦口可徑達海宜浚接大黃以達泖湖之水此禹貢三江入海故道也　上從其言事成復命復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而舊河港未盡疏濬恐淺狹淤塞不足經久　上復使治之命大理少卿袁復副原吉復浚蘇州千漱浦致和塘安亭顧浦陸皎浦尤涇共二萬九千二十丈浚淞江大黃浦赤雁浦范家浜共二萬九千丈而下流疏通是年復濬通州徐鬙食利等港共萬八千七十三丈作者萬一千七百餘人六年命平江伯陳瑄修海門縣捍堤岸亘南北百三十餘里作者丁夫四十萬人

十二年修壽州安豐塘水門十六座及牛角垻抵新俞鋪堤萬三千五百餘丈

正統十三年疊溪守禦千户所以所無井泉就水飲馬溝為番蠻所困巡撫右僉都御史寇深鑿飲馬溝水入城邊人以為功

天順二年修四川萬工堰可溉田千餘頃名萬工以費工也

八年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忠奏西安府城內井鹹苦飲者輒病舊引龍首渠水從東門以入水道依山七十里而遥且水利止及南餘三方皆不及城西南皂河相距溉一里許城穿一渠引水從西入令與龍首渠水相濟闔城之民利焉可其奏

杭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自唐刺史李泌引湖水入城中為六井然後民足水井邑日富兼可灌田宋臣蘇軾復鑿為九渠後漸湮失成化

十一年浙江右布政使竇良議錢塘門左湧金門右其間有九渠之一宜可曰舊路復濬以通湖水且構橋置閘便來往禦暴漲詔允其議民甚利焉

弘治七年命工部左侍郎徐貫右僉都御史理浙西諸郡水利貫請以主事祝萃從時浙西水道自夏原吉濬治之後年久湮塞貫命萃濬吳江長橋一帶導太湖水散入澱山陽城昆城等湖泖復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開茆港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開斜堰七鋪鹽鉄等塘洩陽城湖水各注於江海下汎疏通乃開湖州纍涇常州百瀆洩所受諸山湖水俱入於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水由江陰入大江而上流亦通為是役也計修濬河港涇瀆湖塘斗門堤岸百十有五道作者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餘人給口糧一十五萬三

千五百七石論者為祝萃之功居多

石匱書曰自有治河以來議者斷斷乎勢斷乎稍有不行別議鑿濬費不貲矣余觀劉天和潘季馴所論則治黃河在循故道治漕河在沿舊制而已物有小大物之形也情則一而已矣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寧異情者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有所瀹之則加溢矣有所控之則旁泛矣去其控者而漂可消也黃河雖大何以異此予讀季馴治黃河之議但欲循河故道束而湍之使水疾沙刷無留行而又近為縷堤縷堤之外復為遥堤使水益淺遠以不至旁決蓋詔靖隆萬之間季馴四治河、皆治

刑名志 有總論

夫刑何自起哉昔越王欲謀復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對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其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繇是而知古之用兵用刑者皆本於仁人孝子忠臣良將欲用以

衛君長衛父母妻子衛蒼生衛良民不使裔狄禽獸得以戕賊之暴虐之故兵刑之所繫作也五刑既具五兵輔之是以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推其本意原欲以詰諸暴慢使民日遷善馴致於化成俗美而刑期無刑斯已矣籲文忠曰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繇是言之刑而可赦則聖人原欲以生人而不欲以殺人刑而不可赦則聖人名雖殺一人而實欲以生天下之百千萬人蓋聖人之用心也仁厚故其用刑也精詳魯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不喜則聽獄者固不可不得其情尤不可得其情而用以自喜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歐陽文

忠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與我無憾然後世無冤民無柰後世之用刑用赦皆不得其當而生殺不明天下大亂循至宋元廢弛已極我　高皇帝旭日方升與民更始意在獨攬乾綱五刑並用臣下奉行惟謹未免矯枉過偏貪贓至十六兩以上者剝皮揎草以此為準後世之貪官污吏雖日剝一皮不足抵罪則何以繩尺後世乎故　高皇帝在日即命太孫參決機務多以寬大濟其嚴酷常讀律中見有苛條請得改正　高帝許之太孫徇攷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　高帝閱之大喜曰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當輕所謂理以子弒父案命太孫處分太孫鞫得其情理父患火症庸醫誤投附子暴卒繼母欲殺其子力証成獄：讞拘隣里婢僕及原醫訊之輸服

高帝大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又有盜七人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子獨出田庄為佃客所累宜免　高帝覆訊得實問太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遣見其人面目閒靜聽視端詳定非盜也高帝歎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遂於是年禁黥宮腓劓之刑戒子孫朝文武百官有請復肉刑者全家處斬後自建文繼統悉減苛條故我明三百年來並無酷吏欲如漢之蒼鷹乳虎搏擊為威者曾不一見則我明之深仁厚德蓋亦去漢遠甚矣

夏商周之盛其先皆已得民數世乃踐天子之位行禮樂之事民知先王之德之厚而無爭心治古之人亦顓愿朴侗易以任使故德教可以漸仁義可以孚後世皆自灼昧閒與英雄角而

勝之前世之獷濁梦泯昧聾於耳目爭心未忘
雖有上聖之德民尚疑不信是以聰明神武之
君寧使敬而不愛威而不德夫輕飄涼飇易以
中人溺流頹波易以溺人肥肉厚酒易以死人
故夫使之敬我畏我者正所以愛彼德彼嗚呼
其亦三代之衰乎曰以捄吾世也元以蒙古謬
居閏位墮先王之教儐中華之士正宮長吏皆
用胡人言語文字不晰不通一切政事倚辦吏

胥滋奸叢蠹貨賄公行　高皇帝本淮右布衣
幼苦孤貧長遭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者三
年繼而收攬英俊並驅群雄勞心焦思慮防微
近二十載用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所以人之
情偽無不盡知自平武昌以來即與群臣議定
律損益更改不計數遍即位之初首頒大明令
一百四十五條於天下次為直解使愚民盡知
蓋疎節濶目欲以簡以嚴與天下共期無刑之

化而物態多端律文不載比例繁多奸吏因得出入乃命儒臣四人與刑部官日講唐律寫二十條取進止至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重定每成一篇輒以奏聞　帝揭而廡之壁而親裁之明年律成篇首準於唐律條合六百有六可謂詳矣而貪墨之吏奸頑之民尚未格心帝乃召天下耆德高年之人禮於有司使得執貪吏擒奸民而奏實者加非常之誅於是有

挑筋剔指刖足斷手刑臏鉤腸去勢以正大憝府州衙所右廡左廟名曰皮場吏受賕至六十金者引入場中梟首剝皮更代之官設皮坐之造清淮樓令校尉下瞰城內有吹彈踘蹴賭博亡作務者捕置樓中僅許水飲游手通賦之僧欲地埋軀以行鏟頭之會其他徒遷實都墾田築城自贖罪者不可勝計於是揭著文武臣民罪由布於天下而大誥之篇出矣所以人心惴

凜吏畏民馴其時徵辟之士有司督趣如捕罪
囚仕於朝者多詐死佯狂求解職事自非剛敢
博達之士溫恭悉畏之臣烏能勝其任而遇合
乎然原 高帝之意皆以革元人姑息之政洗
故俗污染之非 ; 為訓於後王故其祖訓首章
特戒守成之君黥刺腓劓割之刑永不可用
臣下不匡者磔身誅其家誠恐嗣君宮生內長
人情真僞善惡未必灼然亡疑一時不當誤傷
良善也 益其末年更定吏戶禮兵刑工分為六
類折十二篇為二十九約六百六條為四百六
十異日權宜法外之刑蕩滌湔除與天下更始
矣是以 高皇帝雖昭威顯辟誅殺大張而天
命永眷人心不移延及建文餘教未衰二三碩
士投火愈烈撕淵彌厲若自附於不貳有終之
臣天地神靈知 高皇帝無涯威之意海內臣
民諒其有德愛之實也列聖相承克遵成憲若

成祖仁宣二宗命刑之意尤為諄切至　孝宗
十三年　世宗二十九年及三十四年重加修
增合三百八十五條斟酌損益蓋已大備　神
宗皇帝復以萬曆十一年命刑部尚書潘季馴
舒化先後參酌往時未盡可變通者二年成書
奏御之日命纂入會典是又一朝之故不刊之
實也今原　高皇帝所以教民齊俗之心略舉
其意次其先後亦猶伯夔之迪者有所考焉惟

洪武元年　皇帝頒大明曆於天下曰朕惟律
令帝王治天下之法也令教於先律齊於後古
者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有不能通其義是啓
吏奸而陷民法朕甚閔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
簡直言其事庶人之易知而難犯書不云乎刑
期無刑惟爾臣庶體予至意六年大明律成頒
行天下維十八年十月朔　皇帝大誥於文臣
曰朕聞曩古君臣當天下大任閔生民塗炭立

綱陳紀昭示天下為民造福同心同氣感監后
土皇天斯逝遐久育民功猶如見昔者元處華
夏實非華夏之儀九十三年華風淪沒棄道傾
頹學士專攻於經書持心捺節不拘於神人愆
深曠海罪重巍山當犯之期弃市之屍未移毋
有栝於非心嗚呼斯朕無良亦惟染於裔風朕
今大誥天下諸司其有墨於貨酷虐於朕民朕
罪窮於原惟世守行　帝若曰昔人臣得與
君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夢寐未嘗忘
其政惟務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
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歡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
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粵若漢晉唐宋有
賢人臣修職惟躬不倚於吏亦惟食天之祿安
如磐石元主我中國風俗不同文墨不通諸務
以吏為原朕今所任人往襲前非政由吏鳴
呼昔我中國先王國運雖去其教不迷天命有

德惟因於舊人以治惟胡風迷於九十三年朕心竭言勳弗化誨嗚呼艱哉　帝若曰或有忠臣在職數觀首領官吏有賢人用其賢又薦諸社稷不蔽曰惟古聖臣常　帝若曰朕命諸司往於官朕諭及數勿陷於身家今天下有司酷害民無端政由吏為吏變為奸惟墨事覺身居於禁不能挾其貲或有於他人貪墨如集潦守倖如汲井心不滿不竭毋若刑部尚書時增減

情罪毋若陝西官廉良歛於民毋若山西官賢宣貪無厭毋若户部侍郎桓匿於賦奴若御史敏怙於終是皆殺有司務在問民疾苦撫安良善罪治奸頑開州判汝霖刻民抵贓梟户部侍郎桓匿於賦株連天下以數萬朕一麗於法非朕不分於玉石惟槩貪六部墨必布政司賄則拘布政司至詰斯贓必自府拘府至詰斯贓必自州拘州至詰斯贓必自縣拘縣至詰斯贓必

自民嗚呼君子見而政左勤小人見而非用省
凡我民毋交於官毋賄於私毋賄於免罪不賄
免罪笞杖徒流罪賄免罪坐死笞凡我民毋匿
於賦毋賄於有司有代人輸賦匿賦為虛收重
刑有以口舌說誘府州縣鬻獄是致君子一時
被其愚陷入於憲章重刑有司之吏用賄脫
罪人重刑　帝若曰朕命諸司往於宮助朕福
朕民賢稱名不朽去後幾人如朕諭朕擒奸貪

獲無道置之刑或流竄或徒役笞杖死者且已
生者飾是非謾朋友誑鄉曲乃曰予無罪惟刑
暴嗚呼惡人犯罪善者過誤遭刑有畏傷肌膚
者有畏死者賄於官吏官吏乃不畏傷肌膚乃
不畏死、且悔則終不獲生嗚呼惟斯迷非民
敵君子不得免嗚呼免斯滋無難惟元季群雄
並爭子女玉帛孰不先良騎美服孰不上酣歌
作樂孰不快生離人父毋妻子孰不為朕何不

能惟不敢軍中十有四年未嘗妄將一嫗女惟征武昌怒友諒妾其妾朕旋自疑不害色與豪智人監朕過朕不敢亦惟監於敢人朝興暮敗終不同其愚帝若曰布政吏府州縣官吏若非朝廷號令巧取財害民者境內耆宿老人奏有若廉能官吏被不才官吏排陷不能明其公心境內耆宿老人奏嗚呼若欲盡除民禍患無若

耆宿年高有德人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歲終具境內官吏善惡奏嗚呼耆民智人儆於朕言天下即歲其平章朕一時難知惟助朕惟茲耆民人面奏於京者闕毋辟帝若曰嗚呼府官州官縣官府吏州吏縣吏一切諸司員人厥初實齊民未有不良人為官為吏乃為不良人乃至刑不治爾父母妻子曷不用大諫毋禍於而家嗚呼風俗民未美未日月

朕不責有司刑名失出失入惟神智有短長朕不責有司賦不足惟民頑朕不責有司朕責有司惟墨淪風惟賄不蔽罪惟盜虛出賦鳴呼朕言過再惟監於皇天鳴呼朕出是誥已户ㄙ有予誥若犯罪減一等無加一等維十九年三月望日　皇帝再誥於臣民曰上古好閒無功造禍害民者少益謂九州之田皆係於公法井以給民驗丁以授田農無曠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閒食者少井閭之閒士農工技受田之日驗能准業各有成效士農工技知稼穡之艱難所以農盡力於畝而士為政以仁技藝專業無敢妄謬維時商出於農賈於農隙四業題名專務以三獨商不專易於農隙此先王之教精則野無曠夫矣朕不才不能申明我中國先王舊章愚夫愚婦效習窩風泯亂我彝倫攸叙是致壽非壽富非富康寧不自如好德鮮矣考終命寡聞

本古五刑而不治雖出五刑以誅之亦何懼焉
朕皇丶宵晝思治窮源無乃曠夫多刁詐廣致
有五福不臻凶災迭至殃吾民今朕復出是誥
大猷於寰中　帝曰今冉誥臣民之家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非
朕言惟申明先王舊章吉哉不如朕言用集戒
三而五至於七不悛高年英豪擒治於有司有
司不受具在於律條　帝若曰自造邦官墨不
終於考亦惟吏卒閭入不務生浸潤說誘求生
於害民丶怨動天朕聞不遑處復誥與民約不
從五刑倫坐於家民互知丁互知務業其民丁
幾受農幾受士幾受工幾受商幾已成士師未
成士丶非社學則縣學則州府學以知士丁朝
暮作息不出里以知農丁遠行符引目近則隣
里知其方巨歸遲微歸疾以知工丁巨微重輕
遠邇水陸明於引隣里知所向以知商丁朕茲

顧民壽若恣肆冗雜民不得其死乃不壽惟朕罪詰出民驗丁市村舍客辨驗引目引目合辨重輕巨微貴賤毋有不倫託業以它為無物鬻引目故者引目未故無物鬻者坊廂村店捉治以遊食重殺輕則黜以竄若不捉治於他人主家隣里坐茲詰出速務生里隣告其父毋妻子不務生拘之有司有司不受執之京毋聞治為盜聞為吏聞為隸惟聞害犯之日里隣罪　帝若曰惟古有司有大事非高年耆宿不倫請決於公惟有德行多於聞有慈心茲官不明於知人貪吏耆宿皆先小人為壽於高年黨吏患民惟我有司崇向有德人維有德人速出贊襄朕有司禮維吏卒勿用良家子亦勿用市井民是不知農艱乃害民戒之哉毋為民害良心發於父毋嘉言起於妻子善行詢於兄弟吏卒之家父毋兄弟妻子戒之哉　帝若曰惟茲吏隸持

薄書有司榜告民知其名額毋使在閭人得假託害民凡呼我民遣牌毋用隸三呼而不至乃用隸民至勿庸罪之姑庸詢之恐民單夫隻妻為生而遠出或近妨於急如是非民罪若庸罪有司虐無赦有司官吏濫設的當人管幹人幹辦人出入市村虎狼吾民的當人管幹人幹辦人及有司官吏族有布政及府州縣官皂隸下鄉擾民殺有倉庫閘埧諸司官擅離職事為亂政殺有糧長巧索諸納户殺有逸教民為俏家則惟不知丁殺官用吏吏囚人主文身不知其本末幽微殺　帝若曰曩古役於獄機秘而理焉闔獄情無露先王之治獄也使幽其情内外憂之囚體深遠外而父母妻子不得而易見也内而囚心懸望欲語父母妻子不可得而易聞也嗚呼良哉頓民之頑心迫囚獲生歸妻子諫父母兄長誡朋友勸皆訴獄之威　勸其良心

是用囹圄空今茲典獄人迷於財獄情洩教囚對獄具顛倒人囚鬻生離死乃不懼犯者用相繼朕茲再誥主典人惟畏法毖獄嗚呼民敵君子保囚即保身囚無横死身無禍殃善言妥之寒温之暑凉之飲食節之疾病醫之是謂機秘而理家其妥身子其昌朕茲重復誥民蒙於世亂多非罪死亦多有罪非法死嗚呼父母妻子親戚朋友惟誠典獄人於朕言陰隲博被於獄囚　帝若曰嗚呼朕馭宇内望一二歲與民曰治民不愍於凶朕設父母妻子心憂茲奸頑臣民一曙失其身父母老無養妻弱子稚顧衣食斂歔感傷於神人朕大刑於不念父母妻子人將激心於念父母妻子人乃朝殺暮犯朕觀刑尚懼乃未終半月犯未終二十日犯則難教難禁朕心憂無已　帝若曰嗚呼惟好閙生事人假官府威虐吾在野民野民無知將謂朕法苟

孰知其假威行虐刑此之徒人以為君暴寃此之徒法壞而網弛人以為君昏惟君艱哉嗚呼民非奸非頑非愚去古遠矣為民之道迷由相代之帝數教不精朕不能申古先哲王道所以多於刑嗚呼人皆曰君養民朕觀於宮室服食器用皆民供乃民養君申古先哲王舊章明五刑弼五教使民知五常強不凌弱衆不凌寡守在四裔天下大安是維君養民維十九年十二月望　皇帝三誥於臣民曰朕為臣民不善往往造罪淵深倫施五刑非一年矣奸頑未嘗肯格於前心害良民君子無閒歲朕才踈德薄控馭之道竭矣矢誥於臣民良民君子欽然遵奉惡人不黜於前非乃疾覺良民君子知前誥之精微一心欽遵有所怙恃乃與奸惡辨一發而擒所以疾也然無藉之徒暨不畏死設心無知輕生易犯上累朕刑下戚身家又非一二人朕

心不忍乃續誥良民奉之如流巨惡之徒尚不然之中惡之徒欲悔不及既已毒人盈於胸懷著於耳目矣然擒於善良朕觀若是二誥良民子坦然無憂伸於諸惡之上奸頑屈於下則寔有益民朕茲復誥三敢有犯者比誥治之嗚呼良民君子心言不在多兇頑不格心言亦不在多　帝若曰朕夙夜思民不敢康求永其身命朕立言法政惟允不良臣民百壞法亂政亦百殺其身惟自孽朕為上司輕虐所屬有政但擾告建昌知縣願等罔之倚朕命以稽朕為官苦民禁有司人下鄉頑民四等罔之倚朕誥以拒是皆殺　帝若曰嗚呼若父母子孕動夫嬉（喜）身得雄大喜雌亦喜子生百日見或咲寐中喜週踢擦匍匐時附物立喜冬防寒夏防虫不時防水火進士監生本道等三百六十四人不推鞫養情顯揚豐奉厥父母數履於殺身朕朝

夕訓於朝申儆於外吏予言如水人心如石盡喪父母勞嗚呼隱哉朕為諸生多冲人學搡政宵衣宵今大愎不悛至三四朕不得不大誥天汝則志學舍聰明盡儆於前僚寧士若通政使蔡瑄左通政使茹瑺户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達恪職稱朕心予用使其家不徭不役有司吏卒無登門祖父伯叔父老涉田園撫兒孫居市者恣所以鄰里不相欺曷其不規摹乃不從朕命三犯四犯而殺身者三人二犯而誹謗殺身又三人姑戴罪職者三十人一犯戴罪者三百二十八人嗚呼志人君子則將戒抑勸

帝若曰常州府同知復春自下卿青州府知府文征索臨朐三縣物不出縣官惟民財枷而逮有司歷諸九州用儆於有位　帝若曰鎮江男子棟等十八人謗言惑朕歸持官府短長虐良民棟里甲不擒養惡殃一群罰纂石城

有費空其家有不能存有逃死嗚呼昌不依詰
擒惡受賞為良民　帝若曰鎮江民茂實飲宿
胡性庸家領財中盜捨朕生殺予奪主授奸臣
及出幼子前明州衛指揮賢私通惟庸叔倭舶
放居倭惟庸私使男子旺借兵私歸賢；將輔
入亂不寧於黥黎誅及出幼子貴溪縣儒士伯
啓與其姪自斷臣指異教非朕所化民棄蘄州
人材叔閩人材謨舉儒不赴官匿身為主文居
竇中不用於君外君教訴身沒其家　帝若曰
守邊軍士有闢土開疆功猶永戍於荒今坐盜
黥刺軍於荒乃道亡送軍人不畏受財解縱亦
不揣功幸於守邊軍士犯至二三殺乃已溧陽
富教知縣皐貪壞法自挾勢恃權民魯上章
朕逮人按治境內民士魯等十三户逋匿富持
杖拒用追捍人是皆梟首沒家凡三百七户嗚
呼同惡不除身家其兩亡　帝若曰朕稅民三

十一游徽慶率子爭暴徽商私磔子爭梟上元知縣貞蔑鑒於前誅傲丁民著業令不宣德於下殺　帝若曰拾身偃兵息民開疆賞不過二萬文上賞不過十襲綺而安慶業戶隆交通戶部侍郎易寢欺課鈔三萬九百九十四貫隆等盡治死上元江寧民二等一十四人暗出邊湖脅商為強倫枷至死遷家於化外吏部郎中煥揭藉貪吏人故廣選丁力家五千餘先声致

民賂殺禮部郎中色目人錫乾沒牡口官鈔員外郎嚴時秉讀大誥錫故匿其書使不知殺江西民和卿險膚代人訟梟松陽民均育與民惟宗讐不自白告為惟宗名告其兄飲章嫁禍人　帝若曰朕不知於有司使境內高年有德者民奏滕州官遠可長子官才新安官玘建昌官頤恣貪有奸狀者人同惡抵欺奏任為賢殺遷家於化外樂安知縣行私賄於朋友計毒

上變民添用匿上變情磔丹徒丞榮中應天府吏毅等六人受均工人賄五百七十五貲解縱千二百六十五人勞貪不畏死朕令斷指復事已頗悔身尚及榮中復匿先漏名別勾役騷動數百家梟御史志仁御史士良理於淮與衛官獵飲作色荒誣善擾民容留里長七等千靖自富厚朕左右福買吉言磔御史哲御史輝御史肅御史卓放紛於刑獄廷辱於都御史徵教因紹三告誣都御史徵受賂藥死證左人亡驗磔糧長時傑等百六十人攬賦買虛收朕命户部清其源時傑等見姦殺　帝若曰茲前後三詰朕臣民家藏人誦為鑒戒不遵遷化外維二十年十二月　皇帝大誥於武臣曰維爾内外管軍官吏工壞朝廷法度下苦小軍畧不有哀念心厲虐不如其家畜如今軍官衣食爵禄皆從軍身得茲小軍一似自爨釜一似自倉粟一似

自莊田茲軍官屬於小軍則非有人心亦不如禽獸心若比於草木亦不如草木知春秋茲總兵官守衛指揮千百户鎮撫旗首屬於小軍則是良破釜自露積不囷倉自田荒不治茲不有天災必有人禍茲災禍應則有遲有疾我日二朝勸語不知數若文若武少遜多逆及犯之日多怨於君父加誹謗用是大刑茲誹謗人亦有不誹謗甘受貶為軍或二三年或五七年或十數年得召還無兗何時屬軍甚前日我邊於年我訓爾口乾氣不續尚不覺我訓茲倫載於書家與一我言甚易知爾父母則教誡爾有兄弟妻子輒生仁義心則將小軍所衣服所飲食所居里湫室念於心設身自處於小軍倫茲艱辛其庸能受若實不能受爾父母妻子兄弟其有不發仁慈心相教誡我邊於年多於閱歷倫嘗我曾為小軍倫知於艱難茲比況費於言爾頑

貪不畏死聽言若無言今難教難化矧其能善
後今家見亏詰父母妻子兄弟無一發仁心貪
誠發仁心亦有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曷不大勸
害人我已殺我言甚易知經質叙爾復厲小軍
即同於再犯難諉不見書不省於書言亏與爾
造福除災爾則不聽不信幼子童孫不記於朕
言犯之日倫詢幼子童孫於茲書不能舉其辭
無長幼罰維三十年五月 皇帝又詰於天下

曰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
頑行之已久奈何犯者相繼由是出五刑酷法
治之欲民畏不犯爰作大誥示民使知趣避又
有年矣然法在有司民不周聞特勅六部都察
院滙詰要畧附載律中自茲以往但依律詰二
書議罪其他榜文禁例一切革去使中外臣民
有所遵守於是大誥與律兼行於天下云凡刑
五服以定之九族以齊之六親以別之五刑以

用之七具以差之十惡以誅之六贓以等之八議以貸之五則以贖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朞不杖朞大功小功緦麻是謂五服自 高皇帝至於玄孫上治旁治自謂九族妻為夫族服妾為家長族服出嫁女為本宗服為外親服為妻親服為三父八母服是謂六親笞杖徒流死笞刑五一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一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是謂五刑笞杖訊杖枷杻鉄索鐐是謂七具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議內亂是謂十惡監守盜賊竊盜賊枉法賊不枉法賊坐賊是謂六賊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是謂八議應工贖輸囚糧贖輸灰贖輸甎贖輸水及炭贖是謂五則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得贖存留養親教

民孝也凡同居若大功以上及外祖父母外孫
妻之父母女婿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
有罪得相為容隱奴婢工人為家長隱者皆勿
論洩其事致罪人匿者亦不坐教民睦也民七
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得贖八十
以上十歲以下及老疾犯殺人當死者奏聞取
上裁盜及傷人者得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
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刑教民養老慈幼矜不成

人也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輕罪發覺因
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與民悔也犯罪時未老疾
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
長大以幼小論從民可哀憐也二罪具發論其
重者若一罪已決餘罪後發者等勿論重者并
計前罪以充後數示民輕者也其本應重罪而
犯時不知者以輕論其本應輕者從本法憫民
疑也罪得減等二死三流同歸一減閒民生也

故夫刑也者教也刑也者養也君子奉焉以比準繩是孔孟之訓而曾史之行也小人畏焉以比水火是唐虞之風而成康之俗也君子以養德性小人以養肌膚小人以養其身家君子以養其國俗王者以養其天下故刑之制也仁之至義之盡也

石匱書曰余嘗閱大明律與大明會典而知國家用刑之慎也凡徵司正聽之司寇又聽之以

報廷尉廷尉聽之然後奏聞命繫之日與食歲與衣疾病與醫藥霜既降乃命列卿大會於朝恭無御者刑之殲厥元辜歲五六月詔大司寇讞列矜疑二端出死遞戍卒五歲又大讞出之遞戍卒乃命曹郎分讞郡國亦出之遞戍卒是以國家歲斷死者省於前代二百年間乳虎蒼鷹之吏不得久於其官比者大司寇孫丕揚上言請陛下廣虞舜病諸之意師武王不忘之心

歲郡國懲都御史得與御史參聽矜疑如京師故事天子可其奏於是郡國之懲與畿輔等顧國州縣之官皆新進科甲初離佔僤鮮詳竹帛之意而監司諸道多嗤人應對顏色間折懲後良少所覈戒固固多淹坐此弊也至於畿輔亦畧可言錦衣衛鎮撫司專主詰問奉旨對簿之人兼得緝訪輦轂下姦私無佐訐者名曰天子詔懲歲、上功兵部捕獲多者為右職至有起身小校超階勳臣是以每、陰陽上意影響人罪以邀爵秩因不勝榜録迮喘甘承且訪捕所及家資若洗甚至并其同室之有席捲以去故京師被訪之家稱為剳言若剳刮無餘然者威挠於近貴也夫惟天子罷省斯懲付三尺於賢司寇則幾矣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第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而已故兵也者不得偃之具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毋待其來兵期速出此所謂先後着也

高皇帝取陳張二寇先陳而後張取元都先山東河洛而後燕薊皆得先着及至中原既得鹵數寇遼　高皇帝於秋高之際必先遣大帥

出邊窮追殘寇使其自救不暇有遠遁沙漠而已焉敢冒犯邊疆猶爲外患哉　文皇帝踵而行之歲必親出勒銘燕然四裔讋服在宣德之世猶然天子行邊寬河之戰　章皇帝親射殪其前鋒三人兀良哈望見黃龍之旗皆望風羅拜於是近塞幾無王庭後自土木失事之後守邊將士不敢出疆止知守口然于謙石亨郭登輩猶能挫折其鋒長驅出境歷成弘以至嘉隆代多名將戚繼光在邊日久其所置亭徼炮墩炮臺麗譙之屬堅如鐵桶鹵不敢窺視內地萬曆初年尚有鐵嶺李氏奮勇當前射馬擒王終成勳業　神宗皇帝靜攝既久武備漸弛以致北騎跳梁稍、有事恨經撫不和廣寧失守此時猶有皮島朝鮮犬牙相制後道濟既誅長城乃壞崇禎踐祚流寇四起綠蠹中原賊在門庭無心辦敵以致邊鄙有蚕食之謀而流寇成雕

勦之勢疥癬貽患遂至殞身鷸蚌相持猝來收
利金甌一缺不能免全遂番千古遺恨然崇禎
末襆朝事大壞閫外一將非請賂不得也非賄
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非厚遺贈不得
也非厚酬謝不得也未至邊陲已成債帥及其
受事遂欵取償於饑寒老弱之卒則兵可望其
強飽可望其足乎先帝諭廷臣曰朕聞之宋岳
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當
今之世文臣愛錢不怕死武臣怕死又愛錢兩
者之病文武兼之自致覆滅安望大平　先帝
此言明見萬里一朝臣子可謂判斷盡矣猶欵
佇望此輩奔走禦侮坐致大平其可得哉

兵草志

當高皇帝初定天下都於南京貔貅百萬盡萃
京師其時尚有征胡之役命將出師則大將軍
領之事定之後凱旋獻俘束手還第蓋此時天

子自爲將而大將軍若偏裨然已則訓練軍士以衛京師置京營隸元帥府已則改五軍營隸都督府五都督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防慮之意至精密矣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是爲五軍成祖遷都北京如南京之制則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發官軍輪班上操營提督內臣一人武臣二人掌號頭官二人大營坐營官一人把總各一人馬步隊把總各一人中軍坐營官一人左右掖左右哨官如之此則高皇帝五軍之舊也此外又有十二營掌隨駕馬隊官軍是營也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團子手營掌操練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是營也坐營官一人一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幼官舍人營掌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是營也坐營官一人幼官營把總一人舍人營一司二

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一人此外又有殫忠効義營掌操練京衛報效舍人餘丁營曰効義是營之坐營官一人把總各一人此則五軍營之支仏也已又得受降夷達子一千常立於龍旗寶纛之下以爲三千營ㄴ仏五司掌執大駕龍旗寶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執大駕勇字旗纛金鼓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

傳令營令旗令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軍爲一司掌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軍爲一司凡五司是營也提督內臣二人武臣一人掌號頭官二人坐司官舍遼東備禦回還軍五人見操把總三十四人上直把總十六人明甲把總四人此則三千營之支仏也已征交阯

得其神機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掌操演神銃神
砲諸火器亦仍為五軍中軍坐營內臣一人武
臣一人其下仍為四司各監鎗內臣一人把司
官一人把牌官一人左掖軍如之右掖軍亦如
之左哨軍亦如之右哨軍亦如之已又得都督
譚廣馬五千匹當時謂之譚家馬復置五千下
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軍是營也坐營
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仍為四司各把司官

一人此則神機營之支仍也居常則五軍肆營
陣三千軍肄習哨神機軍肆鎗手如大駕親征
則大營居中營外五軍仍駐步軍居內騎軍居
外騎卒之外為神機神機營之外有長圍周隣
二十里樵採其中間此三大營之制也當是之
時天子以大兵臨之其立營無不練之將ㄴ無
不練之兵又有御前試驗按月開報之條以賞
罰行其間所以兵休而不驕兵動而不困洪宣

之世海內昇平然宣宗猶時ㄴ耀兵邊塞外士
卒之進止步伐猶顫然於心目之間至于正統
恬安有竿天子以冲年御宇將媮十寐也先犯
邊王振猶欲循先朝之舊奉天子親征大駕一
動京營兵不任受甲而車駕陷ㄩ庭矣兵部尚
書于謙固守京師深惟強兵之策乃于三大營
中挾其驍銳分為十營ㄴ各萬人隊長統五十
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
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凡為六十四陣雖師
僅十萬未能盡復祖宗之故委曲條理有足觀
者矣天順初年反景泰之政草罷團營八年而
復成化初又復華二年又復ㄴ則從兵部尚書
馬昂議抽選京兵八萬外衛八萬外衛之兵分
為二班ㄴ四萬為瓜代令京兵為十六萬立十
二團營操練之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
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

曰揚威曰振威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五
軍營領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領內外馬隊官
軍神機營領內外步隊官軍而三大營之數不
與焉是十二營軍名曰選鋒不任選鋒者仍歸
三大營曰老家而團營之法稍變矣迨其久也
私門役使之主帥掊尅之上下相蒙兵益脫懦
選鋒之勝亡異老家至于弘治正德以後又有
兩官廳之制其法就十二團營挑選精銳別立
總兵參將統領之此時十二團營可為老家而
兩官廳可為團營也嘉靖二十九年虜大入京
城下上命兵部尚書丁汝夔理兵出戰覈其人
不及五六萬驅出城門皆洶涕不敢前 國語曰無洶涕註無聲涕出曰洶涕即諸將領亦勃然色變卤退汝夔伏誅於是
大學士嚴嵩李本請振刷圖善後令兵部選武
臣以充總督坐營之任吏部選才望大臣專理
之令其簡練人馬上是之下兵部兵部侍郎王

邦瑞言國初營兵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原額軍尚足三十八萬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見在擄籍僅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又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粮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鹵入事棘戰守俱虛見在軍士率老弱疾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臨時取給其為耗弊可謂至極臣謂軍伍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不精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即十二團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即諸營之主帥而號令把總之類又古之偏裨官其間多屬紈袴平時則占役營軍以空名之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是尚書王瓊毛伯温劉天和皆嘗有意整飭將領惡其害已從中阻撓陰壞正議而軍士又驕惰厭律輒亡匿渙散倡

爲流言清理未半事後中止今 皇上親見其害矣臣願遣風力科道官議覈十二團營人馬之數參考戶部糧籍汰老弱番精壯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發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簡謀勇將官加意練習而以科道官監視之上是之乃革去十二營兩官廳第用京營把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復國初之舊時咸寧侯仇鸞方以逐鹵卒上即使爲之於是兵部會議條

爲六事其一請革內臣謂自古宦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有內臣提督監鎗等項不下二三十人既不知兵又專役占所宜裁革其一請處班軍謂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萬有奇每年春秋更番上班操備往ヒ爲各營借工私占之資自今請令于五月中旬赴京各都司統率入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旬掣回休息不必兩班赴官如此則每歲京營秋防

之時可得十五六萬人比之召募尤為省費上悉從之於是罷團營而官廳以復舊制更三千營曰神樞營其三營司啃掖等名及諸內臣竝裁革而以統大將軍一員曰總督京營戎政廳給印曰戎政之印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而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纛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並用撥取無恒名已又命募兵畿輔江北

等處得四萬人分隸神機神樞二營其副將各止設一員而增能戰將六員分領操練大將所統三營之兵平日名練勇將用時各定職名五軍營大將一人統軍一萬總主三營六副將十二參將十二遊擊將軍二佐擊將軍及坐營等官五軍營副將二人各統軍七千左右前後參將四人各六千遊擊將軍四人各三千外倫兵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名神樞營副將二人各

統軍六千佐擊軍六人各兵三千外偏兵四萬人神機營將兵亦如之已又定三大營將領官軍三大營將領副參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五百八十六員五軍營官一百九十六員戰兵一營左副將一員戰兵二營練勇將一員車兵三營叅將一員車兵四營遊擊將軍一員城守五營佐擊將軍一員戰兵六營右副將一員戰兵七營練勇叅將一員車兵八營叅將一員車兵九營遊擊將軍一員守城十營佐擊將軍一員偏兵坐營官一員掌牧補新兵以偏十營之缺大號頭官一員監鎗號官一員中軍官十一員隨征千總官四員隨營千總官二十員選鋒把總官八員把總一百三十八員正東領班都司二員衬樞營官二百八員所掌戰兵車兵城守兵及其餘官如五軍營之制其千總官則二十員選鋒把總官則六員把總則一

百五十七員河南領班都司則一員神機營官一百八十二員所掌戰兵車兵城兵及其餘官如神機營之制把總則一百二十八員中都領班署副留守則四員在京各衛軍又俱分隸于三大營蓋分之為三十小營合之為三大營云

隆慶三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高帝定萬世之計令內外衛兵俱分隸五府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　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共實皆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聚五為營既歸即當散歸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者以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沿至　正統末年變為十團營矣正德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以府以設將則權任

不偏得將ㄧ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得將兵之法得將ㄧ之法則無前代重臣握強兵之釁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内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而授之於五府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萬餘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舊矣時無

骨鯁伐奸之臣故鸞得肆覬覦之計當日遲于伏誅時事未可測也國家與虜爲隣往歲虜警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内怙弱如此蓋皆由輕變祖宗之法臣晝夜慮之竊爲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以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衆分委數人稱職易耳請將見在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ㄧ擇一將分統令

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處毅之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以奏聞而賞罰焉收戎政印于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于閫外事畢則繳勅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轏轂之衛當健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下兵部集議尚書霍冀議上營制如舊遣文臣處覆較閱收戎印則如貢吉言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卒不能行也

凡督理戎政等官景泰初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領之弘治初以都御史提督領勅行事後以兵部尚書兼提督嘉靖六年特設都御史一員專一提督軍務領勅行事二十九年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贊理京營軍務領勅行事又令總督官名總督京營戎政不得名總兵改贊理為協理戎政

凡操練洪武六年定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内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著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用十二箭内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成化元年令大營提督官每月二次赴團營會操每年二月十五日上操五月十五日止八月十五日上操十一月十五日止

凡輪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備令每歲輪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中都四萬一千九百六十員名河南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員名大寧七萬七百九十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

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于前班

凡行軍號令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敢勇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名奇功齊力進前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名頭功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生擒酋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凡與賊對陣須齊力殺賊不許聚為一處擊拽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遠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如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論凡殺敗酋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凡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便

即擒之凡夜行相遇即喝問有答號不得者擒
送辯驗果是奸細照例墜賞故不答號及見而
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夜以各樣
大小銅角笛聲爲號不許聲音相同各聽號聲
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遠者論罪但夜間有諠譁
者即問所起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
皆以重罪治

石匱書曰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統論兵食乃以食加兵上明知兵之所重在
食故諺曰三軍未動粮草先行蓋甚言兵之需
食不可一時缺也崇禎末年措餉之難真如猩
ㄴ喀血不盈升斗此時天下不欽一隅已自萬
難措手然余攷宋未偏安之後州縣錢粮所出
無幾然張韓劉岳之行兵未嘗言及措餉而士
馬飽騰薰霍無敵韓蘄王解兵之後尚積錢鉅
萬米九萬石酒庫十五以歸朝廷其富如此軍

伍之中則從何辨余甚疑之及讀岳鄂王傳而知其平楊么于洞庭破王善于南薰破曹成于桂嶺搗賊一寨可餉軍數年則餉不措而自足不練而自精以此禦寇奚何不克乃吾明季堵山海之藏以之供禦寇流寇之兵而不足兵一戰敗則并其所携之粮餉輜重而盡棄之以資盜粮則是宋之大將取賊之餉以餉兵明之大將取兵之餉以餉賊其間相去不更天壤哉

又曰先輩曰我明流寇之横起于武驛遞我明邊陲之壞起于革墩軍大驛遞之釀成流寇向故已言之甚悉墩軍之壞邊陲則未之前聞也乃識者告余曰墩軍之邏剋邊墻採聽風鶴偵候烽火以慎邊防其關係尚小惟墩軍之住家于各墩也與口鹵最近墩軍畜牧其雞豚釀酒烙餅以與口鹵貿易口鹵多來飲食之來飲食之墩軍有婦女間與口鹵私通故凡口鹵之來飲食淫媾

者記其所負至一二十金必尋一無賴韃酋計
誘掩取得其首級以與墩軍向所司請賞一級
五十金償其所負羙則與口酋平分謂之小交
易或有記其所負至百餘金者則探聽口外諸
酋稍有舉動來寇邊啓釁者口酋暗傳墩軍令
其先期密報藏兵亭徼以逸待勞諸夷奄至天
兵適逢失智張皇疑若神鬼以是咋指相戒不
敢犯邊亢墩軍賞物口酋載半而去謂之大交

易以是墩軍于邊墻交界另設鄣筒日置邊報
巡徼軍士飛騎採取外酋聲息纖悉畢聞自崇
禎乍間裁革墩軍無問酋情邊警如閩人至越
聲音嗜慾漠不相通即使酋騎犯邊深入內地
必使偵騎前逢方知有警迅雷已至掩耳猶遲
遑問要遮遑問堵截哉諺夫謀國止以節省二
字逢君之喜蝗穴一潰山海旋崩次裂之勢可
復補哉余特記之兵革志末使後世知吾高

皇帝之老謀深慮其邊籌遠畧缺一不可後世
子孫毋輕議節省乃壞汝萬里長城也嗟乎噫
嘻今日方悔之奚及哉

馬政志總論

一湯云濒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能飛亦欲造大舟湖南運判薛弼謂飛曰若是非歲月不克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闘也今大旱水落若截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賊可即得矣飛從之遂平云蓋人各有長不可爭勝越兒舟

胡兒馬天地之所以分別南北誰能遠抗以奪
其勝場故我欲孳馬而天不應之我欲畜馬而
地不順之我欲用馬而人不習之我雖有馬與
無馬等故自來良將警伏強胡類以我之長攻
彼之短我之短困彼之長批抗擣虛乘瑕
導隙則無不全勝先朝岳飛以麻扎刀破兀术
拐子馬李鋼以戰車破鹵鐵騎吳玠則以注隊
矢勝吳璘則以疊陣法勝戚繼光則以鴛鴦陣

張威則以撒星陣勝郭登則以攬地龍飛天網
勝各將之以致勝不一其大槩祇是避馬砍馬
而礮馬暗馬使其馬勢一失則鹵亦不足畏
矣故曰我亦用馬鹵用馬以聯轡衝突馬
之長一我用馬以偵探游徼雕勦巡迤馬之長
不一我用我馬之數長以避鹵馬之一長則鹵
馬之一長為無用而我馬之數長為有用矣以
我之有用勝彼之無用彼之無用仍奪彼之無用以成我

有關于戎政不小也

馬政志

一者所以給軍士備邊圉也太祖定鼎金陵
以來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
洪武六年設太僕寺于滁陽掌馬之政令而統
于兵部七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嚴
督有司盡心芻牧不如令者罪是年設群牧監
十三年增滁陽五牧監二十三年定為十四牧

之有用非計之大得乎雖然生馬有時放馬有
地養馬有料掌馬有人非細ㄈ籌之則馬政為
之不備趙松雪善畫馬當其坐臥行立飲食起
居其形狀相貌無不馬者而今之為馬乘天時
相也ㄈ牧時饑飽籌燥濕善駕御別牝牡
暨疾病非與馬同其性情嗜慾恐亦不得其所
宜而秦孝公牧馬汧渭有功受封故鐵驕四車轔
遂為天下雄國繇是知騄牝三千斯馬斯臧其

監置草場于江北湯泉滁州等處復令飛熊等
衛軍五軍養一馬其明年罷民間歲納馬草二
十六年定騍馬歲生駒一疋馬生一歲解京印
烙調撥二十八年廢群牧監令孳牧于民間專
官掌之他攝署者歲籍駒而記之正月至六
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虧欠倒死者人戶責賠償或一縣或
三五群長輳價買補者聽歲終考馬政ヒ不舉
者府州縣正佐首領官吏決杖二十管馬官吏
加等痛治二十八年令江南十一戶養馬一江
北戶養馬一免其身役丁多之家充馬頭專
一養馬住　津貼錢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凡
兒馬一匹取騍馬四匹為一群立群頭一人五
群立群長一人每群長中選子弟聰明者二三
人習獸醫以治馬三十年設北平及遼東山西
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自東勝以西

至寧夏河西察罕肥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不知幾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鷹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肥兒又東至紫荊關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又東至山海衛成祖即位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永樂四年設苑馬寺于陝西并肅遼東苑立圍長一圍長率五十七人七牧馬十匹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以地廣狹為差十年改北京行太僕為太僕寺令北直隸貢養十一年令御史同錦衣衛官處視置草場于順天以春末夏初下場牧放九月回營十三年定十五丁以下養馬一匹十六丁以上養馬二匹為事編發七戶養一匹除罪為良民十四年令北方人戶五丁養一馬每馬十五群頭一人五十立群長一人十五年定江北每五

丁養馬一江南十丁養馬一宣德三年令北直
隸每三丁養騍馬一二丁養兒馬一免粮草之
半自是馬日蕃則散于山東之兗州濟南東昌
故山東之養馬也自宣德四年始也自是馬日
蕃川之南之彰德衛輝開封故河南之有
養馬也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十四年鹵也先入
寇言者以馬在民間遠或七百里猝不及調發
遂命所在歲取備用馬二萬解京師及近京卅
縣養之名寄養騎操馬其後鹵退不罷為故事
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以上騍馬二十歲以
上乞算駒成化元年令買補孳生馬駒有司四
匹軍借之折買騸馬一匹以充備用其後以
為例謂之四戶馬二年以南方地不產馬收折
色六年巡視真定等處吏部右侍郎葉盛奏今
日民間最苦養馬舊例牝馬一匹歲課一駒當
時馬足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為生馬

得自便故也後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不足洪
熙元年改兩年一駒成化元年又改三年一駒
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存卒不可少于是又復兩年
一駒之例夫納馬有數用馬不貲雖有智者無
戶缺之馬雖亦責賠于方今京營各邊缺馬取給民間孳牧
善處之計欲寬民間之馬必有以處軍中之馬然後其
償仍復給之于是馬愈不足民愈不堪為今之

弊可除也請以宣府一處言之往年以馬死未
賠將步隊軍之孱弱空閭者領種官田用其餘
之銀山西買馬一年得馬一千九百餘匹馬
皆精壯免追賠而民間亦得以寬舒此已行之
成效也諸邊風土雖各有所宜然隨處盡心自
有良法請勅各邊會議隨其土俗所宜凡可以
買馬足邊免追賠于軍關領于民者聽其便宜
處置果有成效具實奏聞仍勅廷臣會議通核

遠年近日各項莊田權其輕重量與處分還民
復業及令各營總兵等官一體會議處置裨益
馬政稍紓民力七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
因言今日邊軍之苦莫甚賠補是以馬不及償
人已逃五雖嘗給錢貼助惠不能周惟屯田軍
士有田多丁少而不領馬者有田少丁多而領
馬者緊均其田事體未易但每人見田百畝約
獲五十餘石以六石輸官之外所存尚多令歲
納銀一錢一衛計田三千五百頃可得銀三百
五十兩足以貼助買補欠馬軍士雖有消長屯
田則無增減事有常行若屯軍積銀既足又可
分諸邊坡貼買如例然復恐專恃買補不復加
意飼養虧損反多宜按領馬軍丁台冊豫為審
勘分上中下三等凡買馬一匹上等出銀三兩
中等二兩下等一兩餘價不足乃以田銀給之
是亦古者以田賦馬之意也下兵部從其議二

十三年鎮江知府熊佑以南方生駒矮小奏請盡賣種馬歲銀三千兩以抵馬價兵部尚書余子俊議養馬科駒祖宗百年之法解徵價銀官府一時之權必欲科駒須養種馬賣種馬而徵馬價是兩無田而徵租此策一行上有無藝之徵下出無名之賦馬政益廢民情不堪若使府縣提調管馬官嚴加提督用心孳牧則每歲千百匹中豈無蕃息縱使南方生駒矮小照依見

行事例印馬之時除騍駒印記作種外駒揀選堪中者印記聽起解并搭配騍馬群蓋孳生外其矮小不堪起解者不必印記就令養戶領回變賣輳備價銀如此則雖有賠補亦不曾多比之盡賣種馬令民無故出錢其害非小（自）永樂遷都以來馬至數十萬孳生日增往ヒ輒俵于民ヒ年十五者皆養馬弘治二年太僕寺少卿彭禮以國家田稅皆有定額而馬無定額歲ヒ有

加因言自古牧馬各在監苑未聞寄養于民間今寄養馬駒歲課無窮而民間戶丁生長有限以有限之丁責無窮之駒民困無由而蘇請今定種馬額止十萬匹歲取駒上二萬五千匹永不增添駒存其高壯者以備歲用其不堪者變賣價銀貯之太僕寺以候他用如有倒失即令補足遇赦不免可為久遠之計兵部尚書馬文升覆奏行之于是種馬始有定額矣是為弘治六年正德二年御史王濟言今賦重差煩財窮力竭且如養種騍馬一匹孳生一駒是為二匹兩年印記兌種補種搭配起俵不出養在名下四年二駒是為三匹甚至積有四匹五匹費用草料雖有養馬地所得幾何加以官府點視刑責科罰所以百姓惟恐有一孳生害馬而死之問有定駒賄諸族醫而諱之有顯駒則飲以涼水酸淇墜落之馬之斃欠不過如例納銀二兩

而已虧欠不得馬則孳生又害孳生而死之孳生既出雖報在官饑餓作踐求為倒死不過如例納銀三兩而已死孳生不得又饑餓馬匕則瘦削雖有孳生終皆矮小又有管馬官慮分數不及逼之倍買送官搪塞名曰挽頭駒求為變賣照例不過納銀二兩三兩間有印記或堪補種亦難起俵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未免科民重買百姓甘心受累因虧欠倒失變賣之例行故將種馬作廢若不早為從長區處從費喂養終無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已有定額請但以種馬額數令民買備用馬解俵而種馬孳生縣官毋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駙于民遺毋求子矣太僕寺卿儲巏論太僕寺歲收馬價自成化二年始也亦行之南方而已自後有比例加增者當時各邊未嘗奏討間有奏討亦不盡從緣

各邊自有買馬之需也今自諸邊奏討端開遂不可止其數倍蓰于前矣寄養馬于近圻自正統十四年始也然本意惟京營之用不專為各邊之資緣各邊各自有太僕寺苑馬寺馬足備征調故也其後苑政廢弛一遇邊警奏請紛然其在今日亦倍蓰于前矣邊方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騎操馬匹不甚愛惜馬至倒死又不行賠償鎮巡大臣濶畧文法把總等官乾沒貨利國家財物有限邊方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又昔時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方行量給其後不料邊情之急緩不計內馬之盈虛隨數輒與不復稽考任其耗費請自今嚴覈量給庶彼知得馬之不易亦肯加意調養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止給見馬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于官殊不知馬價銀不入軍中就為有司乾沒及至買馬價既不多安得善馬

買尋死ヒ尋請原其奏請非為馬矣今後邊方有　請仍給馬又各邊餘粮屯田草場椿頭銀本脩買馬舊不給銀邊無不足今給益多邊馬益乏其故何與請下兵部遣官按視豫知盈虧多寡之數臨期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兵方許暫增銀馬又各邊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非瘦損作踐盜賣私借不應如是之多況生病亦由水草之不時馳死亦由作止之無節所宜選委管馬官督責飼養及少卿每歲巡點二次馬有瘦損倒失百户指揮等官或按月任俸或奏聞區處一如則例奉行庶邊方將士悚然知朝廷法令嚴明共圖實事終嘉靖之世先後論馬政者則有都御史王廷相御史聶豹廷相之論曰臣謹按馬政之壞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也給領失宜也餵養無法也臣按團營馬有曰存操者有曰下場者存操馬起四

月盡九月有料無草下場馬起四月盡九月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後至三月盡二項馬俱有料而給草止三個月以一歲計之存操馬有料無草者九個月料足而草不足下場馬僅得料草半年無草亦九個月草料皆不足夫馬給于官非自已之物草料自備乃累家之苦賠錢養馬雖聊生軍士猶或難之況實貧軍何怪乎馬日以斃也祖宗以來諸司事例隨時而變亦云多矣即如下場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為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養馬之例既變而責養馬者猶執下場採青之例官以非事例而不通變于軍士以非著已而不賠錢于馬士之為病豈不寃哉且群馬到京一馬之價毋慮費三四十金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所惜者一倍之利所失者數十倍之多其故何也掌馬者攉

不及財掌財者慮不及馬也誠不統分職通作一家則草料馬匹皆緊切之用必酌輕重別利害不至惜歲月之費致傷數十金之馬矣臣故曰草料不足也臣謹按團營草場本為牧馬而設所收租銀以之養馬其固然也今乃以牧貯太僕寺為買馬之用歟霸二卅牧馬未開地土尚有六千九百餘頃若再行召民佃約可得租銀二萬六千餘金而乃置之不問夫此皆可佐戶部之資而廣數月之急者也臣按養馬軍士家稍饒給則衣食有積儲居止有房舍付之養馬則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饒給之軍慮馬為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而領馬者盡貧軍耳夫軍而貧也倘房以居需粮而食倘居則馬必露地而雨雪及之矣需粮則旦夕不贍而草料之費入其口中矣臣故曰給領失宜也臣欲將三大營竝團營軍審察其有力者責以

領養無從貧軍臣按軍士闕出草料從其自養
ㄴ與不養從稽也愛惜馬匹喂以實草實料者
固有其人多有奸徒貧戶未關本色已賣籌之
他關到折色復為自食之具夫喂馬者賤買酒
糟而已料草于何有夫酒糟性熱味酸惡熱則
馬易生瘡惡以酸則不作膘而損力雖毛蹄強
壯不數月成羸馬矣臣故曰餵養無法也臣謹
按在營每把總官管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
七八十匹者其中有上膘有中膘有無膘上膘
中膘可不問也臣欲將無膘之馬管下把總官
會集一處或街巷空地每日申酉時親至驗視
令出熟草細料面餵方散夜乃聽其自養臣等
亦不時遣人驗視既膘之後免其會餵有仍餵
酒糟者發露之日送法司問理聶豹疏曰臣奉
命督理南畿馬政民以馬赴訴者如蹈湯火固
甚駭之點烙之後因得備悉姓氏察其幽隱而

知其情臣仰稽祖宗立法之初非厲民養馬也民為公家養一馬以田科者則有免徵之田以畝計者三百以丁科者則有不役之丁以數計者十五有草場以為芻牧之資有生駒以充解俵之馬以故百年上下民差稱便今也水旱頻仍疫癘交作沿革因時寢垂初意問免徵之田則曰畝非不三百也拋荒過半矣問不役之丁則曰丁非不十五也逃亡不一矣草場在也而有租銀之徵孳生有駒也而不中解俵之用利害懸矣而猶未也額養種馬與備用馬價朝廷有定数有司不得加損也拋荒逃亡有司末如之何矣則責令見在丁田之家包賠取盈豈惟徒失養馬之利而害尤甚焉令見在之田果皆膏腴見在之丁果皆富庶責令包賠猶云無害乃田之見在不過有主知管耳歲之不易猶拋荒也丁之見在不過尚有父母妻子之聯

屬不忍即離散耳室如懸磬逋逃亡也至于租銀之徵本為草場散布非止一處養馬之戶相去窵遠牧放不便以至荒棄故欲召人佃種租入官聽候給民帮買備用馬匹也正德年間乃立限解部以備京邊買馬之用夫草場本為芻牧而設今乃無故而徵租馬料原自草場而出今乃反之而斂民馬戶本有之利奪之使無養馬本無之害加之使有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民

間痛苦宜其有湯火之赴訴矣臣總挈江南北徵租之銀歲輸不過五千餘兩朝廷視之幾何而窮極之民倚以為命何可不軫念也伏望勅下所部行江南北撫按衙門擇委廉能官員勘覈各府州縣養馬人戶實在丁田若干計畝計丁當養馬若干如舊領養其餘拋荒逃亡若干舊當領養若干暫為開除當年額解備用馬價仍令實在人戶包賠則雖有草料之費買補之

難包賠之若將見在人衆力齊養馬之家丁田既足其實在之數而于軍國之需庶亦不失至于租銀之徵亦令委官踏勘諸處額有草塲若干分別荒熟肥瘠等第量為起科無分養馬與否計畝均納如舊收貯所在州縣准詵年折色至有不足然後照馬科補庶乎利歸養馬之家惠無不沾之人此二臣之言可以知馬政也隆慶元年太僕寺少卿武金言本朝馬政近邊有官牧之制腹裡有民牧之制官牧之制無容言矣民牧之制計丁養馬歲以孳駒解京備用法非不善但孳駒類多弱下解俵不堪遞欠日積馬戶逃竄而其法難行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令馬戶別買解用夫種馬之設專為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自今如備用已足二萬之數宜令每馬折價銀三十兩類解太僕寺發各邊依時估買馬則一馬折十兩數可買戰馬

二匹不必加銀而馬數自倍于凡所養無用之種馬宜盡行變價以備練兵之用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北直隸六府河南四府山東三府有種馬一十二萬匹可得銀一百二十萬兩矣種馬既去則養馬草料當收仍每馬一匹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年又得銀二十四萬兩矣御史謝廷傑奏武金欲去種馬種馬本以孳生備用既而徵粮買俵則種馬似為贅物而倒失賠償于民稍若故議者往ヒ欲行奏革但議者奏革故非一人而兵部執止又非一次良以祖制所定軍機所係不可輕也祖宗法久弊生但當清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儻因法弛無效欲併種馬盡廢萬一有警驟行調發何所措置昔人謂戎者國之急務使馬為不急則兵亦遣而還農乎伏乞勅下兵部確伸前禁如謂果無實用姑為目前卹民之計則亦惟深思詳定非愚臣所

敢預也下兵部兵部覆廷傑言是而是時內帑缺乏方遣使分道搜括天下適負因武金有買種馬可得百二十萬之言當事者遽請旨下武金原奏議之于是兵部復奏種馬軍國重務輕難盡草請變賣一半而養其半存者尚資民牧養馬費多折徵費省未免不均每馬每年折徵草料銀二兩其存留之馬戶為正頭變賣之馬戶為幫頭養馬則通融輪流折徵則通融攤派

遂行之三年御史謝廷傑又言頃者變賣之馬歲宜徵草料銀夫使種馬盡賣民得盡免勞費其徵草料所耳心也既存留一半則變賣者仍為之幫貼力若稍寬勞費尚同況民間養馬任其水草之自適民間貼養隨其資物之自有未必實費銀錢今官徵而實入之則比追之煩措置之艱起解之累別增一樣科派別增一番剥削養馬之責未盡委而草料之納反加多是所

省不償所出也且變賣種馬價不過五六兩裹皆徵以十兩賠充亦甚若矣而復益以草料又將何所措乎朝廷富有豈計錙銖于養馬之餘民役困繁乃加毫末于額數之外乞將加徵草料銀秉令未派悉與蠲除兵部議若盡蠲草料將來種馬之生意既絕馬價之積貯日虛儻有他虞何以措手但以歲收未豐如廷傑言量徵草料銀一兩至陰慶六年仍徵二兩待年豐之日仍買種馬給民孳養額數足日草料即與停徵其明年吏科給事中光懋亦以為言部議如舊蓋自買種馬之後論者始以王濟不問孳生為謬論部議終以變賣種馬為未安矣其時右都御史曹邠輔言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原額種馬十二萬　千不為不多矣而解俵于太僕歲二萬若以十二萬餘減半課駒亦當有六萬六萬之中又不能選十二萬解俵不知所孳

養馬駒歸于何處消耗如此臣舊知元城縣每見管馬官一次點馬不過千匹而常點數日不了問之則曰某馬瘦某馬小某馬毛病不堪更不問駒有無于國初種馬騍駒解俵之意茫然不顧徒常ㄷ點視滋漁獵之計而已其時臣往點視殊不令打量丈尺長短大小喝報肥瘦毛病但按冊呼名問駒有無記籍之有駒者令歸業不復至縣中無駒者數下令期督之更不擾有駒者人樂其便從此不一年而十已七八有駒矣若漂沙及病馬不孳息者稍易一二則皆可生駒之馬殆無不生之駒臣常恨管馬官不盡職若孰專一課駒簡易之法課駒之外一不擾害又通計人戶量貼草料則大小馬可以兼養孳駒之家可以獨養矣蓋趕俵馬須三歲以上八歲以下而孳駒之家可餧駒三四年而獨自費乎此在人情有不堪而馬駒因無成材中

俵者縣此也若可中俵亦省衆攢銀買俵此無駒可俵而買俵者自減若不可俵變賣亦了衆無虧欠馬駒之罰若連年二駒定與馬戶一駒則當與衆共分若衆不願幫養馬亦不分駒專歸養馬之主則不偏獨累養駒而孳駒之心自急或二年有兩駒者矣若二年無一駒虧欠倒失有罰賞罰明而馬不蕃息無是理也不然有罰而無賞此自來欵其馬之蕃生而竟不能者若有賞有罰而更行臣前至簡至易之法除課駒外累月成年再不點擾即一人管幾千萬馬亦可一律齊矣而況群長群頭馬戶之多督馬提調之官而何馬政不興哉而論者亦未必能行也至萬曆九年而盡賣種馬納價太僕矣太僕出價買騸馬每馬三十金卅縣輒以下駟進直數金而已而寄養于馬戶比時張居正為相太僕馬價充牧世言居正能富國而不知祖宗

之制至是蕩然矣大要太僕之政所不能復前朝之舊者蓋始于國初法嚴令行其後言之不可以為常一潰防而弗能止也凡馬有蚤齒之貢馬有互市馬有茶馬塩馬兵興調不足或至借王府民間馬或市馬之多正德間至數萬匹又有贖爵贖罪之馬宣德天廐之馬以色別而名之其種三百六十令吏牘所載馬曰銀騮青沙紅沙栗色糖銀騮海騮棗騮玉頂鼻尖五明豹肚四明玉臉鼻白沙桃沙虎喇土黃簞簞黃雪架蒼蒼艾葉青兎騮麝香青爛毛青赤兎臙脂馬的盧馬其毛色二十有五種

洪武間馬政榜文　凡餧馬料豈必熟而涼之拌勻以料水草餧後飲之水緩牽而行之數里而息之卧之沙土地毋繫之于馬槽毋與牛同繫同餧草生之月頎馬逐水草晝夜放牧遇炎暑收養之高阜毋使蚊虫侵之雨水濡漬之每

日午蔭之于檻下無檻下之蔭柵涼之凡夏月一日而三飲馬水春秋冬兩飲之月二十日或十五日啖馬以鹽水如是馬頭之家生畜不旺馬戶和謙散養之旺家馬房馬槽毋磚石砌之掃除潔蠲馬槽　草毋縱放雞鵝等畜踐踏梳篦頭鬃遠之毋使馬悞食是皆能病馬凡兒馬搭配之騾馬春月膘壯使之群蓋定駒所配兒馬弱不堪別求好壯兒馬群蓋之兒馬已蓋過未定駒再蓋之毋混雜花他兒馬不便于定駒凡府州縣立符籍以付馬官吏書定駒之期日與夫群蓋之數群長立籍亦如之買補日期亦附籍使後有按驗凡群蓋以春月若夏月須候晴旭好晨晚已蓋三五次三五日而休之而後再群蓋馬騍打踢不受蓋定駒矣仍用兒馬再蓋之果不受蓋定駒審矣凡養定駒之騍馬吃草先之飲水後之篙楷黍穰雜粮淘米泔并諸污

水皆不可餧定駒馬慮其落駒也凡補領或孳生三歲騍駒如例每二年納一駒若虧駒務買補還官長大之可以蓋凡定駒若干顥駒若干重駒若干管馬官吏時下鄉督視詳籍記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顥駒十一月至十二月終報重駒始群蓋者第籍記曰定駒凡馬初生無毛七日方起古書所謂龍駒也或生此駒明告于宮吏

永樂中定苑為上中下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圉長一圉長率五十夫每夫牧馬十

欽定馬齒歲七歲以下三歲以上尺數四尺為上等三尺九寸為中等三尺八寸為下等三尺七寸者如果臕壯無鞍瘡瘢病者即許驗收七寸以下者不

欽定兌馬式臕息二分者作堪兌一分半者作

倫兌一分者作不堪或花色或鞍瘡或瘸病或作踐瘦損有鞍瘡者皆不用

春花紅馬淫通秋草青馬駕旌言春和馬孳秋勁馬馳也國制俵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兌則定不秋閒此王取對時取用之制也

石匱書曰余聞胡人之養馬也當其為駒時一驅之登山而遂至其巔者良馬也不則殺食之矣胡人騎馬至吾墩臺下蹄逢七震地脉臺上土陬七下也其入勉皆三四而成率其鋒氣不銳則易而騎所以開創之君莫不貴馬也馬之始有政也其如夏人之助乎為我養馬駒我餘駒畀馬戶所謂出其力以助耕公田所以宣德正統之閒馬養而至于山東馬養而至于河南皆吾駒也馬而不能孳生孳生而不能駒七而不能成馬是害馬而已矣害馬者不樂養馬者

也閭謂其人為我養馬者也而朘削之繩束之不馬矣謂其所受地廣也而割其餘以賦他民其牧養之地不廣濶不馬矣死而責之償ㄒ而直過當不馬矣皇親貂璫之家請牧地則與之不馬矣故曰害馬者不樂養馬者也王濟武金之賣種馬也猶乎葉淇之賣塩也不曙其大而徒以多金為功夫國初之有馬也不金而多駒也今也以馬價之金還出之畿內之州縣鬻馬以偪邊價須三十金所鬻之馬不直數金也此何取賣種馬而多金者也夫金也者人之情也一見而侵漁生焉見駒而不見金其既也駒多而金多惜乎如菓實之不待其熟也魚之不待其尺也鬻種馬之謂也善乎曹邨輔之論也無邨輔之論不惟夫人不知馬之所以為政也雖任馬官者亦莫之知也

附茶馬

西番中國藩籬也秦蜀產茶匕性通利疏胸膈
底滯之氣西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彼
以我茶生我以彼馬用唐宋以來皆行之亦所
以制西番而控蒙古之一策也國初散處降裔
之茶名為羞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傭我體既尊
彼歆亦遂其視前代交易互市不俳矣其通道
有二一出陝西河州一出四川碉門黎雅等處
洪武七年置河州茶馬司歲納馬七千四百五
匹十一年置西寧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匹
又念邊吏縱放私茶以致茶賤馬貴又或有假
朝旨橫索番馬致番民侮慢朝廷者乃製金牌
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持入番與為要約下號
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
交易 金牌凡四十餘面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十匹西寧衛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冲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二百九十六匹洮州衛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千五十匹其文曰皇帝聖旨合當差發不信者斬

凡犯私茶者

與私鹽仝罪有以出境者與關隘不譏者並論死刑民家畜茶毋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亡茶十株官取一為民間所收茶官為買之無主者令軍士藝培官取其入五十斤為一包二包為一引有司者貯之碉門永寧筠連諸處播州之屬也其茶皆高大葉名剪刀葉令立局徵稅易換紅纓氈衫米布椒蠟以備官用其民所收茶于所在官司驗引販賣如江南法二十一年令閘辦天仝六番招討司茶課二十二年定上馬一匹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下馬二十五斤二十五年尚膳監太監而聶勑諭仜里諸番于河州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給茶三十餘萬斤三十年自嘉州改建西寧茶馬司又令每歲三月至九月差行人一員入陝西四川省諭禁約又令四川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桂州宣慰置茶倉是年駙

馬都尉歐陽倫以販私茶論死歐陽倫遣家人往秦陝西販茶出番省倚勢放橫倫家人保尤縱暴至蘭縣河橋擾亂撿司吏亡不能堪以聞大祖賜倫死以布政官不言并保等俱坐誅遣使齎璽書勞告者二十一年曹國公自西番還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永樂六年建批驗茶引所九年建洮州茶馬司十三年遣御史三員于陝西巡督增給茶數視國初禁稍弛洪熙元年免民茶以官倉所積芽茶准官吏俸鈔不堪者奏驗燒燬之宣德四年免茶戶徭役十年令客商中鹽者運茶于邊給以淮浙鹽引而久之鹽商恃有文憑販私茶易番馬官課久滯官茶坐賤正統元年禁罷之十四年以番人被蒙古侵掠遷徙內地金牌散失詔止金牌不給聽番族以馬貢復歲遣行人四員省諭巡察成化三年陝西巡撫都御史項忠以行人省諭巡察徒屬虛文乞遣風力御史一員周年更替許就附近城垣與番人互市茶久不堪者量增馬匹而

番人不樂御史收馬于是仍遣行人奠令按察
司官巡禁十四年兵部言按察司官巡禁不專
軍民得私興販茶馬之利盡歸逸西守備等官
乞遣御史如故番人中馬聽其自来無所招留
不以馬匹數少為怠事惟以巡獲私茶為稱職
將番人爭趨易馬無所待招户部覆奏從之弘
治六年陝西巡撫蕭禎以臨鞏平凉三府歲饑
請開中茶一百萬斤招商於三府官倉納粮備
賑然小人乘之射利夫帶興販而官勢之家陰
結近番私相交易其法不久皆罷十六年罷巡
茶御史使督理馬政都御史蕪之是時為都御
史者楊一清言臣受命督理茶馬親詣西洮州
等衛地方撫調各族番商中納茶馬各族番官
指揮千百户鎮撫驛丞皆其國師禪師各齎捧
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撫而諭之責其比歲不
輸納茶馬之罪皆北向稽首言我等久遵成約

顧近年茲無金牌來調第令歲一將馬換茶而已若來調我諸番敢違臣於是知我祖宗謀略度越前代而朝家之威伸於諸裔矣臣念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國家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裔既不仰給我茶敢謂不涉中國意外之憂或生藩籬之固何託臣始至陝西審河州衛每年招番易馬止臨近川卜陸族乞台撒剌并歸德中左所西番達

子二十七始及腹裏老稚乱蔵等族熟番調来中馬給茶其黒章哑上下哈加阿剳爾朶工遠竹等族遞年累撫竝不應命又糾引番賊伏路搶殺過住官軍因循已久有言於臣諸番軽蔑國法莫若請調軍馬抵其巢穴量勦一二使之知畏臣念興師動衆固未易言禦戎上策莫如自治諸番雖不来中馬而彼中未嘗一日無茶既坐得茶何求於我且中國之人明知禁例私

販肆行於番裔予何誅臣乃申禁令嚴緝捕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斂跡茶價頓增已而招調番人遠近畢集黑章哂眾工等族亦皆如期而至乃知中國之茶真足以繫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使私茶高販一切禁絕不一二年番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寧敢不至因條陳五事其一請復金牌之制厚結而賞勞之其一請頒巡禁之官巡撫都御史得自擇按察司官員往來巡視其一請嚴私販之禁言私茶律同私鹽必五百斤方論罪而犯者朋比出境分而輕之斤不足五百即捉獲無罪可論請但出百斤以上即論如律其一請處茶園之禁以為國初民户稀闊茶園不多是以額課亦少今開墾日繁栽種日盛而茶課仍舊一無所增即漢中府五州金鄉石泉漢陰三縣茶不待種隨田而出荒山茂林耕治燔灼之餘莫不萌蘖一家

茶園有歷三五日程不遍者有百餘户佃種不
周者而數十户百餘户止賦一户之課而已其
與農夫終歲勤動尚恐不贍又稱貸輸官者難
易不同故漢中一府歲課不及三萬而商販私
鬻至百餘萬坐令奸頑官舍軍民收買通番之
人坐令不樂與官為市沮壞馬政職此之由夫
薄賦裕民美事也加賦足用敗政也然先王待
農惟恐不厚於商則征令以天地自然之利民

得之易官取之輕徒為犯法者地豈可無法以
處耶又先年茶園亦有消乏未蒙除豁新開茶
園日新月盛漫無考稽致使一園一畦者課多
連山接隴者顧少奸民既遂玩法之私細民復
有不均之嘆請行委陝西布按二司官履園而
籍之當除者除當增者增其一請廣價茶之積
番人每三歲一次納馬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
遣軍夫約運價茶三百萬斤赴陝西界交與陝

西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收户部請旨於在京
堂上官内點差二員齎勅前往會同陝西守鎮
官員整理此國初舊例也後以邊方有事供億
浩繁遂見停止近年巡茶御史招番易馬止憑
漢中府歲辦課茶二萬六千二百餘斤兼以巡
獲私茶數亦不多每年約用不過茶四五萬斤
以此易馬多不過數百匹又多不過千匹補湊
抑勒徃徃良駑相參招易未久倒傷相繼番人
既病於價虧軍士復不得實用今邊方在徃缺
馬騎征官帑有限收買不敷月追歲併士卒告
困近雖脩舉監苑馬政然方收買種馬孳收未
用於數年之後欲濟目前當先茶馬茶司無數
萬之儲縱然招致番馬何所取給欲如舊例徵
運四川課茶川陝軍民兵荒創殘邊儲飛輓猶
自不堪寧復能增此後臣按洪武初禁茶園人
家除約量本家歲用外餘者盡數官為收買今

漢中府產茶州縣遞年所出茶斤百數十萬官
課歲用不過十之一二其餘俱為商販私鬻之
資商販停滯茶私茶嚴禁則在山茶斤無從售賣
又恐茶園人户仰事俯育無所資藉將不復葺
理茶園將來茶課亦虧天在茶司則病於不足
既無以副番人之望在茶園則積於無用又恐
終失小民之業臣今從宜量發官銀千五百七
十餘兩收買茶七萬八千八百二十斤計易過
兒扇騍馬九百餘匹其利多于往時但猶未免
用官夫運送若必廣為收易漢中羣昌河西一
帶人民不勝勞擾又恐行之既久官司處置乖
方虧價損民念欲官民兩便必須招商買運給
價相應臣又招諭陝西等處商人買官茶五十
萬斤以備明年招番之用每茶一千斤用價銀
二十五兩連蒸曬裝筐腳等項從寬共計價
銀五十兩令其自出資本前去收買自行運送

各茶司交收聽給價銀未官銀萬兩買戰馬不
過千匹如前所擬買茶二十萬斤分別三等馬
匹斟酌收買可得馬幾三千匹買一馬者將買
三馬給一軍者可給三軍但所給茶價出自公
家歲支給亦非可繼之道若運到官茶量將
三分之一官為發賣以償商價尤為便益合無
聽臣督同布按二司官出榜招諭通行山陝等
處數年之後官茶亦可不賣不賣不傷府庫之財不
失商民之業而坐收茶馬之利長久利便宜無
出此户兵二部覆奏金牌即未遽復其他率從
所請一清復言私茶之禁密於陝西踈於四川
陝西茶法常越境販賣洮州衛所屬思囊日等
族與四川松潘軍民販茶深入各族易換馬牛
以此洮州番商有茶節年易馬俱各生拗不聽
撫調洮州私茶既多則河州西寧遠近生熟番
商相傳販賣俱從外境相通難以禁絕又四川

沿邊一帶俱與番境相隣茶通行一年不知若干萬徒為茶馬之累其虧中国之体納外裔之侮莫甚於此石知川陝皆當禁茶祖宗成法誠不可易户兵二部覆奏從之一清蕪領茶馬三年所得馬萬九千餘匹處置茶斤河州西寧俱三十餘萬洮州一十五萬從来貯茶易馬未有多若是者皆出招商買運不煩轉輸雖未明復金牌之規而寔坐收茶馬之利一清復上言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今規置粗定禁令已行分官代理幸不虧墜前功以然歲從一歲趨下之勢恐所不免惧墮前功以貽後責切惟馬政茶法事体相須先年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馬政俱該陝西巡撫兼管而茶馬則巡茶御史主之巡撫政務繁多馬政一事寔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

然須設督理馬政之官滇總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陝西巡撫帶管不無蹈舊轍莫若設巡茶御史一員請勅兼理馬政茶法二事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聽其提調約束兵部議覆從之十年巡茶御史文王汝舟以每年招易番人不辦秤衡但釘篦中馬篦大則官虧其直過小則商病其繁乃酌為中制每千斤定三百三十篦以六斤四兩為準作正茶三斤篦紲一斤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偽欲悉徵黑茶恐地產有限乃第茶為上中二等三七為則印烙篦上書商人姓名而考之四年命四川按察司僉事兼掌茶法每歲赴南京請印引五萬道給商人報中給引聽行貿易納銀於宣買茶濕番買馬一於銀乎取

之其五萬道以二萬六二道為腹引以二萬四千道為邊引腹引行內地者也邊引以貿易番商者也然腹地有茶以是腹引常滯私販轉多二番商必不可無茶漢人或可無茶邊地無茶十五年御史胡彥言茶馬之設固以濟邊實用繫戎每歲易馬給以真好彼乃交手騰歡脫或低假致令憎嫌失信損威皆此之故歲復一歲床者愈陳不得已而變賣燒燬之說興焉變賣

得矣然豪右轉販官商阻遏燒燬似矣然貪官污吏虛捏侵欺夫逃河西寧等處居民以畜牧為生非乳酪不食猶番民也第茶禁甚嚴茶價騰踴貧困之家鮮得其食若將見在不堪易馬茶斤減價三分之二約差好者量定差等以散軍士折色月糧即留折色之銀類解陝西行太僕寺貯庫以為買馬之用不願支領者聽不尤愈於變賣雜粮予其濕爛茶斤易馬既非所宜

給軍又拂其欲若將徧訴養茶馬人戶量加分賞以賑洞落不尤愈於燒燬手以馬政之財還馬政之用以地方之利資地方之生亦通變宜民一策也戶部覆奏從之二十八年御史劉崙書王以旂請給如崙所陳以旂復以為請下兵部議部覆國初金牌信符其給其失已事可鑒也番族變詐不常北鹵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之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体何夫金牌番本為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嚴私販之禁則番人不撚自順雖不給金牌馬亦不至今諸番告給寧以勘合與之詔如擬隆慶三年四川巡撫都御史嚴清請於嘉靖四年所給五萬道減為三萬八千以三萬道為黎雅邊引歲得稅銀一萬四千三百餘兩解京濟邊而川茶從折色矣石匱書曰國家設四司、所以總茶課聯西戎

控北鄙三邊永利乎蓋陟之漢中川之夔保尤
重矣楊一清所至舉職不獨茶馬一事胡彦所
奏亦盡心焉夫此邊境之茶也其上供茶天下
貢額四千有奇福建居二焉建寧所貢有探春
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舊皆如采故事碾
揉為大小龍團　高皇帝盡罷之詔諸處獨採
茶芽進復上供户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切
後聽民自進則念民深矣

曆法志

曆法志有總論

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繇黃帝訖秦凡六改
由漢初訖漢末凡五改由曹魏訖隋凡十三改
由唐訖周凡十六改由宋初訖宋末凡十八改
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
景為最密我　太祖吳元年太史令劉基率其

屬進戊申大統曆已而欽天監博士元統請以
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曆元大約錫名雖殊立成
罔異與授時都無增損良以才非守敬革故滋
難也自時厥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已鄭善夫
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
諸人志切持籌事同築室言人人殊旋復報罷
迄于萬曆西儒來賓繼軌迭至一時象緯曆算

之說迴出尋常哩與天會李之藻既熟璇璣徐
光啓復精推測開局京圻允稱甚盛其法以二
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八秒六十四微為平行
歲寔小餘而以均數加減之則為定冬至由是
太陽有平行寔行而三百六十五度之盈縮因
之太陰有自行次輪又次輪而朔望之遲疾因
之交食有時差里差視差而食時之刻數分秒
方位因之有所為根數者猶授時氣應也引數

者猶授時盈縮曆遲疾限也均數者猶授時加減差也黃道東行一分四十三秒餘者猶授時歲差一分五十秒也至如午中分黃赤之辨分至有贏縮之殊而隨動自動疾動遲動不同則交道之廣狹生焉微析幽思出象表雖使楊子譚玄洛下握算無以及此而尚云七政難窺吾不信之矣

太祖吳元年冬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

高翼上戊申大統曆洪武元年冬十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魚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侯劉孝忠靈臺郎張容田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一十四人修定曆數二年夏四月徵元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曆法古天象三年六月改司天監為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

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常科肄爲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凡曆註上御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掌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十五年命大學士吳伯宗等譯回回曆經緯度天文諸書十七年冬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今歷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

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
合修改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而七政
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
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
數之學顧徵令推筭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
可擢統爲監正二十年冬十一月選疇人算壯
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二十六年秋七
月欽天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
上推往古每百算長一日下驗將來每百年消
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
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
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算以
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
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
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算推得天正冬
至在巳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

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于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為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筭如初　英宗正統十四年造已巳大統曆冬夏二至晝夜六十一刻行之而疎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曆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ㇾ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曆理數極精古今曆無過之者乃天生榮出之智豫國家曆數無疆之用也　憲宗成化十七年秋八月真定教諭俞正已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于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下之常度本曆

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册上進請勑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巡下部尚書周洪謨掌欽天監事童軒俞正已恭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錦衣衛執治之　孝宗弘治十一年訪世業疇人并諸能通曆象遁甲卜筮者

武宗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
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十五年冬十
月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曰今歲及去年三次月
食臣皆同欽天監官登臺觀驗初虧復圓時刻
分秒多不合占步蓋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
合天誠亦未易歲差之法晉虞喜定以五十年
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
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
弗合也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
密矣今據法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
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
四期故二至之時只爭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
定日之法一日百刻而變為九百四十分若以
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盈
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
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

一分前後為朓朒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闇虛大月入闇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ㇾ分ㇾ分ㇾ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雖分之處亦須酌量以足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矣漠宋以來皆設筭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筭法既

廢而占天之書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明理然後數精方今海内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宛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不報　世宗嘉靖三年光禄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曆明時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海朔弦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數之興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期于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黄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

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
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
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
迄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
之年合則調元正曆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
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太衍以
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
也欲正律而不登葭臺測景竊以為皆空言臆見
非事實已伏望許臣暫住朝參督同中官正周
濂及翰選疇人子弟暗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
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
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
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度視元辛已
所測差次錄聞昔班古作漢志言治曆有不可
不揮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
三者無一焉夜皇上罔知所措乞勑禮部延訪

有能知曆理如揚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
如僧一行郭守敬著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成
一代之制不報　神宗萬曆二十三年秋九月
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曆畧曰高皇帝革命之時
論潤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
治後漢志所謂三百年斗曆改憲者宜在此時
仰惟列聖御極以來未嘗以曆為年號至我皇

上始以萬曆為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
正三百年遠當斗曆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
之義而曆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寧不有待
于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曆考成則改年號
以曆為名以慶之以為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
天而奉天時者也聖工預以萬曆為元此乃先
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曆以應之為聖壽萬歲之
嘉徵乃侯之父子未見為此愚臣日夜之所

悗ゝ也於是採衆說之所長輯為一書名曰律曆融通其學大旨出于許衡而與衡曆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古晉志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

因而六之六ゝ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夫黃鍾乃律曆本原而舊曆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爻象為首此與舊曆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十度左右唐一行大衍曆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劇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冬至昴尚未中益堯時日在女虛

閒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
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
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
不逾午正閒軌漏使然也元人曆議亦云克時
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曆考之乃在牛宿
二度是與虞劇同大統曆考之乃在危宿一度
是與劉炫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克典合新
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
二度左右冬至中午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
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
說合而與舊曆不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
年己丑日南至授時曆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
日大統曆推之得壬辰後左傳三日新法推之
與左傳合此與舊曆不同三也授時曆以至元
十八年為元大統曆以洪武十七年為元新法
則以萬曆九年為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

曆議新法比諸授時庶幾青生于藍而青于藍
者章下禮部覆言曆名沿襲已久未敢輕議至
于歲差之法當為考正呼以求之者大約有三
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
長短應候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
管測以臬表驗以刻漏斯亦侻得之矣夫天體
至廣曆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為百分一分
為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千九百
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廣
而中漸以狹坐于輻輳之處間不容髮矣渾
儀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于臬表
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
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
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

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與今之談曆者或得其箕而無測驗之具即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迫絶則亦無准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即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于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日之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曆家雖有成法猶以測驗為准為今之計莫若令星曆之官再加詳推以求歲差之故亟為更正嘗聞前禮官鄭繼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于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于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母于交食于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曆家肯察要在得精思善算而又知曆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

而其本又在我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之極光調玉燭默運璇璣正曆數以永大統之傳是在今日誠千載一時也載堉議遂格不行二十四年河南按察司僉事邢雲路奏窺天之器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遠值子午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戛至壬辰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陰德陽德之令而戛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為細故且曆法踈寀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已正二刻食既而臣侯初虧已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

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固曆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甚明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于子半則當退屢端于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國朝曆元聖祖崇論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撥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度餘矣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值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ㄥ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曆理微秒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于

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太
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玄解得羲和氏之曆象
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為數無差則太初曆宜
即定於漠而後之為三統四分者若何又果以
著筭為術無差則大衍曆亦當即定于唐而後
之為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蓋陰陽迭行隨
動而移之而錯之而垂遠目陋不止則躔離之
謬分至之忒積此為窮雲路持觀象測景候時
籌筭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曆書一
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張應候
等疏試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
今既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
其何以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理應俯從雲路所
請即行考求磨筭漸次修改但曆數本極玄微
修改非可易議蓋更曆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
布筭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曆之後下行將來數

百年不無分秒之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疎也
以分秒布之百餘年間其微不可紀益亦無從
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
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概
即今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
若欲斟酌損益緣舊為新必得精諳曆理者為
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纂累歲較
析毫芒然後可為準信裁定規制伏乞即以邢
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束本部
仍博訪通曉曆法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親自
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舊刻逐月中星躔度
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
隨録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
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曆寶惟新
於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
四中未行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

乙西洋曆法畧言通年臺諫失職推筭日月交
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
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化
民熊三拔楊瑪諾等諸人慕義遠来讀書談道
極多父漸聲教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曆數有我
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
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筭之地經各有

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筭與自地面測筭
者都有不同二曰地面西北其北極出地高低
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
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黄道各
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
得日景有表北景有南景亦有周圍圓景四曰
政行度不同各為一重天層包裹推筭周
經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

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
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
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于大輪之
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
曰嵐差分秘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
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
十四分其二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箕
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
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
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
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
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箕得遲疾又且測得高
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
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煞此二者食分
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

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精絕即使郭守敬
註：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又況現在臺諫諸臣
刻漏塵封星墨迹斷着寧可與之同日而論也
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博盡先朝
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
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勑下禮部
亟開館局首將陪臣龐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
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
裨補也　懷宗崇禎二年九月癸卯開設曆局
命吏部左侍郎徐光啓督修曆法先是五月乙
酉朔日食時刻不驗　工切責欽天監官五官
戊申朔日食時刻不驗　工切責欽天監官五官
戊午朔日食時刻不驗　工切責欽天監官五官
戊辰朔日食時刻不驗　工切責欽天監官五官
戊寅朔日食時刻不驗　工切責欽天監官五官
戊子朔日食時刻不驗　工切責欽天監官五官
戊戌

從陝入蜀漠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
先天二時者至于守敬授時之法古今稱為極
密然中間刻數依其本法尚不能無差此其立
法固然非職曆官能更改豈惟職等即守敬以至
元十八年為大德三年八月己
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載
在律曆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昭文殿大學
士知太史院事亦未能有所增改良以心思技
術已盡於此不能復有進步矣於是禮部覆言
曆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
之曆我高皇帝神聖自天深明象緯而一時曆
官如元統李德芳輩才力有限不能出守敬之
上因循至今後來崇官修正則有童軒樂護華
湘等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
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已周濂周相等是皆明
知守敬舊法本惟盡善抑亦年遠數贏即守敬

而在亦須重改故也況曆法一志歷代以來載
一國史若史記漢書晉書唐書宋元史尤為精備
後之作者稟為成式因以增修我國家事度越
前代而獨此一事畧無更定如萬曆間纂修國
史擬將元史舊志謄録成書豈所以昭聖朝之
令典哉已而光啓工曆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
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
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
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不同之
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
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
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
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審
則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遠
近之數其六審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
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

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容
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
以定轉交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
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
交食時刻其十依廣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
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
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
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曆事疏奏
報可故有是命三年夏五月徵西洋陪臣湯若
望秋七月徵西洋陪臣羅雅谷供事曆局四年
春正月禮部尚書徐光啓進日躔曆指一卷測
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
表一卷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徐光啓豫定月
食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

食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同地
所測度箕其日分多少用地經度箕其加時早晏
月食分數寰宇皆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
刻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
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夕食史官不見張掖以
聞蓋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
當時京師不見食則其法為未密也唐書載北極出
地自林邑十七度至蔚州四十度元人設四海
測驗二十七所廣幾知詳求經緯之法矣臣特
從輿地圖約畧推步開載各省今食初虧度分
蓋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
若日食之經緯名殊必須詳脩也又月體一十
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耳而臣今推二
十六分六十抄者蓋闇虛體大于月若食時去
交稍遠即月體不能全入闇虛止從月體論其

分數是夕之食極近于二道之交故月入闇虛
十五分方為食既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
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曆推十八分
四十七秒畧同此法也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光
啓復工測候四說其畧曰日食有時差舊法用
距午為限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
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
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
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
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
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
謂卜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
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
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
以食限近午不加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
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不在日中即差

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遠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為
驗証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
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後先此
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着地之經度也本
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
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
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後前所
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
二也時差一法溺於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
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
時之因黃道人人知以赤道之午正為黃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
中限隨時隨地箕就立成監官已經謄錄臨時
用之無不簡便其地諸術亦多類此足以明學
日之甚易三也該監諸臣所最吾着從未議曆
之人詆為擅改不知其斤：墨守着郭守敬之

法即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於前矣而謂
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益非一人
一世之聰明所能算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
後智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即守敬不能驟
得之況諸臣乎此足以明殊失之非辜四也有
此四者即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
故敢冒昧上聞六年冬十月以山東布政司右
參政李天經督修曆法時徐光啓以病辭曆務
逾月卒所著崇禎曆書幾百卷七年春正月乙
巳督修曆法山東右參政李天經疏言七政之
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几月初旬會於
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犯鬼宿之積
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
驗法之一據也從未曆家於列宿借星有經度
無緯度雖回回曆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
經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不同如本年八月

秋分大統曆筭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
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於
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
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
一刻十一分晷合新曆隨取輔臣徐光啓從前
測景簿數與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
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証蓋太陽行
黃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
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
內外各二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三十三度為
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
多有寡不獨秋分有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
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蒲
布衣魏文魁上言今年甲戌二月十五日癸酉
曹曉刻月食今曆官所訂乃二月十六日壬申

夜也八月應乙卯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
二望為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訛謬尚可言
哉奏工命文魁入京測驗秋七月甲辰李天經
工曆元二十七卷星孛一冬十一月日晷星晷
儀器告成工命太監盧維寧魏征至局驗之先
是西儒羅雅谷湯若望在曆局造測儀六式一
曰象限懸儀二曰平面懸儀三曰象限立運儀
四曰象限座正儀五曰象限大儀六曰三直游
儀復有弩儀弧矢儀紀限儀諸器不該錄
石隕書曰夫曆律者千古之死數也推測者千
古之活法也活法非死數則不確死數非活法
則不靈然數活而能使之死法死而能使之活
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矣我明自劉基治曆
明時七政無爽至萬曆朝而日月薄蝕之候常
人史之修曆訖無成効此時利瑪竇以西學流
數刻神廟憂之開局京畿集四方明曆之

入中洲所傳西洋曆法迥異尋常其時推測占
法頗亦有驗而欽天監靈臺保章諸官以為外
裔而輕視之遂與之鑿枘不入故終利瑪竇之
身而不得究其用則是西學雖精而法以人廢
也桓君山曰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揚子雲禄位
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此是千古通病龍門
載筆至腐刑而始重其文下氏抱璞至刖足而
方欽其寶蓋世之肉眼成心非久不化繇古及
今大槩然矣

寶錢每文重一錢三分與洪武錢相兼行使隆慶元年令民間貨鬻值銀一錢以上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國朝制錢凡歷代舊錢每八文折銀一分不許任意低昂四年鑄隆慶通寶錢成命户部量放京官折俸

石匱書曰余讀鄧元錫函史曰幣有三品物理自然豈智計哉釋金錢不用而欲以桑穰工墨之刀蕃爛不可復之物為工幣以權金錢宜其不行也且欽昏爛即當更造乃設官置局諸工墨貴顧鉅浩不貲此於利權何當哉此說是也民間之用當其行時如行水及其壅於錐日刑一人不能禁也相煽以風相鍛以詩莫知其然故善用者順之而已予生長民門幼時見民間雜銅於金錯而鎔之遂有戕色今則第用精鏐而以物價為差又滇南之民多行治貝此豈可積貯鎔化者從其宜也今海内所在多用

宗錢可見宗錢精且多是以能久閩廣之間則
銀從西南商來流國山礦充溢地中不加中國
開鑿之餘僅緡錢也者結繩之意也新國
之制也烏能久哉

鹽筴志 有總論

古之帝王享天地自然之利者曰鑄山曰煑海
則山海為天地無盡之藏不竭之府矣然而得
其政則國用日以饒失其政則國用日以絀故
錢法鹽法不可不講也蓋人身之精血皆鹹而
水亦鹹則海水者天地之精血也人非精血
則不生國非鹽離則不富蓋精血盛則人身強

固塩之盛則國用充盈諺有之曰塩筋醋刀余
是橐駝日食塩數斗而其刀千觔則塩之為用
亦久天地而富四海者矣帝王知之故制為塩
政青州塩出於東海幽薊北海嶺南海鹹南
西川出於井河東出於池解池塩之不著者大
暑三種海塩井塩煎熬而成必資人力如解
池之塩則如耕種疏為畦壠決水灌其中必俟
南風起此塩乃成風一夜起水一夜結如風不
起則課利遂失舜之所以歌南風而阜民財正
謂此也縣是觀之偏山河大地無處非海猶人
身之精氣血脉無處不通無處不到少或不通
人即攣結而成癱瘓之毒少或不到人即瘝痺
而成癱瘓之症矣於是古之帝王籍竈丁燒塩
造商引通塩設塩官理塩自巡塩御史以下有
知轉運塩司有塩場提舉有塩課司地倫其官
人專其任以清乾沒夫帶之契凡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隧舟車所至人力所
通凡有血氣者莫不食鹽亦猶人之精氣血脉
徧流周身斷無一毫壅滯亦無一息停留精血
一日不運即為廢人鹽雖一日不運即為廢國
則聖帝明王可不留心鹺政哉厥後宗楨末季
以天下鹽政盡歸宦寺余曾見楊顯名在揚州
之橫凡商舡官舫之遇關者必搜捕私鹽犯者
立棄舟人相戒無不盡棄盤漱之鹽本欲行鹽
而害人至此如以縲縛人扼其血脉仍不使
通蓋壅滯而為癰疽與敲撲而成跌盭其病一
也

劉憲曰鹽產不同有刮地而得者有風水而成
者有熬波而出者有汲井而煑者有積鹵而結
者夫刮地而得則今寧夏之鹽也風水而成則
今解州之鹽也熬波而出則今淮浙之鹽也汲
井而煑則今川滇之鹽也積鹵而結則今閩粵

之塩也塩者天地所以養人也予聞蠻裔中不
產塩利者必雜乾牛馬糞和調故管子曰饋食
之國無塩則腫守圉之國用塩獨甚先王塞人
之食隘其利途予奪貧富無不在君後儒鄙其
論以為桑弘羊劉晏之所出而不知天下之物
無主乃爭之則乱弱者弛惰強者知專唐之黄
巢王仙芝元之張士誠所以階禍也先王塞養
隘途非為利也亦有已乱之術焉明有天下置

塩官轉運之司六提舉之司七塩課之司百七
十有奇又非徒攬天下利權使歸上而已軍卒
屯田塞下使商人鬻其粟實邊官給塩與引貨
買以償其勞名曰開中夫非謂無人無粟可以
輸邊也徵徵商人則塞下實有其利可無乾
塞下芻粟出自商人之利而實借其力以儲貯吾
萬世之利也蓋　高帝之初籍竈丁徵商稅竈

丁煎鹽每引與工本鈔一貫五百文商人一引
以白金八分酌所在米價貴賤道里遠近險易
而重輕之使竈不為我困而商樂為我輸於是
始嚴私鹽之禁論法至死其後定律通變猶至
徒杖　高帝所以禁如是嚴者明未嘗虛役於
竈而享征於商也引有大小大引斤四百小引
斤二百永樂中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加重矣猶
本六而息七八當此之時鹽價平賤食鹽之民
竝受其賜而富商大賈自出財力招游民就塞
下墾荒種藝自為保伍塞下之人其勤者亦力
耕歲收以待貿易邊無不足於粟豆者而邊備
亦壯此國初鹽法之善也江以北解之鹽大江
以南兩淮之鹽大解鹽之法一定無所加損而
淮地擾南京之間行鹽界域皆人物蕃阜之處
二下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兩淮居一焉鹽法
之屢變也皆淮鹽也商人實粟塞下歸而支鹽

故無資次其後中納數多守支日久有老死不
[illegible]者又令于他處搭配兌支及淮浙無中而商
人有奔命之勞其後存積常股之法興而鹽法
一變矣每歲額十分以為率八分以給守支商人
歲終如次予之謂之常股官存二分之鹽邊儲
有急使人倍價開中越次放支謂之存積常股
猶常行也存積則若居貨圖利然是法立於正
統之四年存積開中價倍矣商人樂有見鹽

報中殊多行之既久滯無以異常股而商復困
弘治初户部尚書葉淇淮人也淮商咨其鄉舊
言於淇曰塞下所輸者粟商人實粟亦須齎金
而歸又有守支之困軌若增鹽之直輸金縣官
縣官出金送邊不兩利哉淇以其言奏行得歲
輸金解户部名曰折色而鹽法又一變矣此時
一引輸白金至三四錢有奇計其得粟之直
視國初數倍一時太倉之蔵充羨至百餘萬舉

朝之人謂淇為能然自是塞下商人撤業自歸
土作坐廢塞下之人亦用惰耕屯田廢矣邊守
自此告窘矣金下軍士經手既衆朘削之弊十
耗六七倉庫空虛輸鹽之直雖貴而粟豆貴亦
視昔以數倍而無利也又自弘治末年以及正
德之世皇親閹宦以餘鹽為名輒多請買補而
淮長蘆鹽引又夾帶影射不可詰治至則買鹽
而窩之商人報中必索其利負私鹽逾賤官鹽
逾貴宮鹽法壞矣正德十五年潘王府缺禄户
部請於解額之外另撈二十萬引召商中納芻
粟實邊而出倉場所派芻粟以給潘于是餘鹽
法立而所在倣行之然故無一定額數嘉靖中
言鹽法者謂餘鹽納價每鹽一小引至徵金一
兩其價視成化時復一倍有餘于是私鹽之禁
嚴以致開中無商國計不支欲盡去餘鹽惟
開正課户部臣言商人所以病困者以一引之

鹽其價十倍國初之舊今第令次第隨方量減
心其別處搭配以省奔命之勞而歸重於專責
邊方巡撫修舉屯政以復祖宗之舊然竟付之
空言而已其後户科都給事中管懷理請盡收
餘鹽屬之于官立額開中户部臣覆奏煎鹽之
法歲春夏若孟冬為旺煎之月餘月則為衰閉
鹽之多寡由天不可必也必欲立額屬官恐難
取盈要聽巡鹽御史因時酌盡而已二十年兵
部尚書張瓚等請如先朝高明王瓊故事選精
通有心計都御史一員專一整理長蘆山東兩
淮四運司鹽法以寔邊儲户科給事中郭鋟言
其不便罷已鋟復言鹽法之壞起於多取餘鹽
銀而失朝廷飛輓大計户部覆勘上盡革罷之
一如祖宗之舊都御史周用復言竈丁煎鹽辦
心即民户種田辦粮也民户辦粮餘米聽其變
賣竈丁辦課餘鹽乃名私鹽嚴而禁之則委棄

而已乎蓋國初煎鹽資本盡給在官其後稍以
鹽准折資本其後令人有餘鹽送官收買給
米麥今此法盡廢矣而餘鹽猶以為私而禁
之奈何不夾帶滲漏影射引目令民益私也私
則鹽益賤而官鹽益不行私則興販鹽徒亡命
興焉私則官司吏胥生通縱之弊不如開之便
而餘鹽價銀久之以商警乏儲令運司解部如
故事又有官民户口食鹽多寡計口納鈔自行
關支在京各衙門歲遣撥辦吏一人下場收買
至嘉靖末年積弊已久往往藉官司勢倍蓰收
運錦衣衛官較至連舟數百擁塞而上沿道私
販莫敢捕詰鹽法為壅巡鹽御史乃請令運司
具百官食鹽較官定斤兩築包以俟支鹽人至
數包與之夾帶及自行下場者論如律于是
鈔法之私販頓息乃各衙門吏既無所獲而一
應納鈔僥倖之費悉其私出多生累不支貧者

至棄後逃去驗封司郎中陸光祖言于尚書嚴
疏請革之自後百司遂停食鹽不支唯十三
退歲支如故

兩淮鹽運司泰州分司鹽課之司十淮安分司
鹽課之司十通州分司鹽課之司十一批驗之
所二一在儀真一在淮行鹽之地淮安鳳陽廬
汝寧南陽河南陳州則行淮北鹽揚應天寧國
太平安慶池州滁和南昌南康南安臨江九江
建昌廣信撫饒瑞吉安袁贛武昌常德寶慶長
沙衡陽漢陽德安承天荊末辰衡黃岳興國沔
陽靖則行淮南鹽歲解金於太倉所派邊井肅
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等堡
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場近海堧其鹽曬場
遠斥鹵其鹽煎曬鹽形顆曰鹽鹽煎鹽形散曰
土鹽末品上鹽次之竈置亭場以曬灰坑之汲
滷而淋之聚之於滷池展轉淋曬之鹽入於灰

入于鐵盤而煎之週塗蜃泥盡十二時謂之一火凡六乾肓鹽六盤二百斤四盤之斤為大二盤之斤為小引是火鹽也謂之煎築土鹹鹽潮灘之地曬之為土池盛土畚所曬土實之汲水淋滷如淋灰然為磚池晴出滷水而曝之辰而上滷申而掃鹽是曬鹽也謂之曬凡煎鹽尚久灰其入潤也多也投之以石蓮石蓮浮立滷面者鹹滷也浮而側者與淡而下者淡滷也淡不可以煎二鹽鹹滷也煎成投之皂角而收之搖兩旱暘海氣降不鹹也秋冬海氣衰不鹹也自仲春之月至于季夏謂之旺月旺月兩暘時滷乘濕氣上晴而出之其得鹽也豐

兩浙鹽運司鹽課之司二嘉興分司鹽課之司五松二分司鹽課之司八寧紹分司鹽課之司十二温台分司鹽課之司八批驗之所四杭紹嘉温行鹽之地杭紹興寧波台衢處嘉興湖蘇

金華温蘇松江常鎮徽廣信廣德歲解金於太
倉所派邊井肅延綏寧夏固原山西神池等堡
長蘆鹽運司滄州分司鹽課之司十二青州分
司鹽課之司十二批驗之所二一在長蘆一在
小直沽行鹽之地順天永平保定河間真定順
德廣平大名延慶保安彰德衛輝歲解金於太
倉所派邊宣府大同薊
山東鹽運司膠萊分司鹽課之司七濱樂分司
鹽課之司十二所額永阜新鎮王家岡寧海四
場之鹽煎永利二國豐民豐國四場之鹽曬餘
場則徵金凡徵金者竈丁不諳煎法也名曰水
鄉銀批驗之所一在洛口行鹽之地濟南青兗
東昌登萊東平開封徐邳宿解金於太倉所派
遼薊山西神池等堡
福建鹽運司鹽課之司七行鹽之地福州興化
泉汀漳邵武建寧延平歲解金於太倉餘為泉

州軍餉

河東鹽運司凡場三中條山之北麓有鹽池焉
鹽之西距解州東門東距安邑南門黑龍堰
長六十里廣七里周百二十里近解州者為西
池曰西場近安邑者為東池曰東場近路村者
為中池曰中場是池也墮若腰盆矣鹽根泥生
如水晶然暑風結板光潔堅厚板上水約三寸
翻騰浪花落板成粒時霖少雨色愈明鮮謂之
顆鹽虞舜所以歌南薰也鹽池之左虞坂在矣
青石之槽則騏驥駑駘皆鹽車所也崔敖曰鹽池乃
黃河陰潛之功浸淫中條融為巨窽呂柟曰大
河北自蒲州折而東向轉曲之間漸漬蓄匯有
此奧衍今陝西花馬鹽池亦近黃河折流之處
里或然也中池北有淡泉井冽鹽得此水成其
咫北七里許有女鹽池焉生鹽淡苦更有旁近
池澗溢而趨女鹽池則能敗鹽藉墻堰也額故

四十二萬以十二萬六千引為存積二十九萬四千引為常股行鹽之地西安漢中延安鳳翔慶　心南汝寧南陽平陽潞安澤沁遼解金於太倉宣府鎮餘輸布政司抵逋賦又以供濬代之宗禄

陝西靈州鹽課司有大鹽池小鹽池漳縣鹽井西和縣鹽井行鹽之地臨洮河歲解邊寧夏延綏固原

廣東鹽課提舉所司十四海北鹽課提舉所司十五行鹽之地廣州肇慶惠韶南雄潮廉雷高瓊諸府及德慶一州又永郴桂林柳梧潯慶遠南寧平樂太平思明鎮安龍泗城奉議利桂陽歲解金於太倉

四川鹽課提舉司鹽課之司十五鹽井衛鹽課之司二曰黑鹽井曰白鹽井皆井鹽也行鹽之地成都嘉定敘瀘川順慶保寧廣元夔廣安雅

歲解陝西鎮
雲南黑鹽井鹽課提舉司鹽課之司三白鹽井
鹽課提舉之司一安寧鹽井鹽課提舉之司一
五井鹽課提舉之司八行鹽即其地歲解於太
倉
鹽引統計大小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
有奇輸各鎮銀三十萬有奇
石匱書曰葉淇始變鹽法世論以為罪顧國家
承平日久百凡徵賦折色者亦多變法非其人
則以為罪得其人則以為功也以今內官之侵
漁户部胥吏之耗蠹遍巡撫兵備郎官之墨遍
將之債法烏能無弊哉法乎惟　高皇帝能行之
能創之亦惟　高皇帝

石匱書卷第三十六

漕運志有總論

余嘗論陳平江漕運之制當輔以朱晦庵社倉之法而後大備何者夫社倉之法勅民間一坊一里每歲以所穫之秋粮每畝出一升儲之社倉以備民間之旱乾水溢或平糴或賑濟用以救一坊一里之窮民蓋其所出也少故其所儲也常易司運事者期於每歲之抄總稽所運之

米如數則已如有缺欠則借社倉之米以濟運運事竣有司徵民間之粮米以補之則運米常餘而社米仍復不缺次年正月下令旗甲准於二月開運三月過洪淮於七月上倉十月回空若此法一行則三善備矣何謂三善一曰候天時益天時七月以前多東南風七月以後多西北風東南風急則順風揚帆旬月之間可抵燕薊西北風高則順流放棹旬月之內可抵江南天時之順莫過於此一曰乘地利蓋地利七月以前黃河水伏七月以後黃河水高黃河水伏則浪靜帆輕去舟如駛黃河水高則粮船回空勢若建瓴地利之順又莫過於此一曰省人力七月以前重船起運則駕御長風既省卯許挽曳之苦七月以後回空放行則憑藉順流復省牽繂拮据之勞人力之省又莫過於此司運者苟能就近輓輸應期出入則海運不必復膠河

不必開而四十八閘不必建矣惜乎社倉之法不及通行而運米不得應時而集郡縣開徵收支留難以致五月開船八月過洪而九十月間猶不得抵灣卸載天時地利無一湊合而運之大事去矣司運者徒仰屋焦勞沿途驅逐亦復何益也哉

漕者曹也合曹水而名漕運須曹水乃有濟焉自宋禮鑿會通陳瑄濬清浦江淮河汴沁泗沂汶衛白諸流亘如一脉注以湖塘潜泉而水蔑不漕聚矣國初漕運事兼屬河臣世宗朝洪阻運滯運臣委責河運乃分運也者朝廷所以禄百官廩庶工食宿衛士飽閑輔戎馬國計之大者也米至京師易三鏹而已而常五倍而致之不則無以實京邑充國費而明朝廷也予是以次漕糧漕倉漕軍漕運焉馬而申之以漕規高帝一有天下用海運顧以給遼左一方而已其

時歲致七十五萬石役者以八萬文皇作都於燕初仍海運之故為一運別起淮儀歷黃衛水陸灌輸遞抵都下為一運其北則德倉所儲為一運三運歲合二百五十萬石有奇八年謂不足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復運已三省督運亦罷而用平江伯陳瑄言令民就便運於淮徐臨德諸倉官軍為之接運是名支運法凡運米預取乾圓潔淨呈户部驗之後運如其米謂之樣米石斛率平槩其後乃一平一銳宣德六年瑄復言支運法民與軍均勞甚善然民往還殆歲不無病舍穡湖浙等軍船遠駕就兑勞費亦虛竊謂令民益耗附近兑軍便　章帝是其議令所在民支運者勿論有欲兑者度地遠近給軍耗米耗之云者以防摩盪屑赴正額耗損且言乎代民而運淮當運者所

耗費也而又為兩銳其正米俗言兩头米也耗則平而不銳是曰兌運法兌之為言易也軍與民交易也皆以為大便當是之時兌居十六支居十四歲費充羨無有慮不足者行之既久耗亦納官軍不復有失初意矣先是永熙之時漕法嚴明倉米即紅腐鮮虧折者自兌軍法行倉人垂涎耗餘石索一銳未幾耗亦納官又取其銳自如軍始苦之羞以有司徵斂之後期晒曝之不宿運軍逼不暇擇且亦就中自藉為奸利於是米多惡而復有折曝之耗矣凡運米之銳永熙一之宣德兩之要皆在領運時入廒則否入廒之有一銳也自正統始也謂夫貯廒久而耗焉此夫以銳為耗也乃收者復倍銳軍益苦也

憲宗初年上覺之以詰户部石耗一銳ㄧ五升足矣倍之非苛削即於是户部執曝揚之數取米石其銳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為

耗當是之時法多米惡故事所呈樣米徒虛耳
巡倉監兌禁入土沙以為奉職矣其究也銳八
升復不行概米之時淋漓斛上散漫地下高厚
率數寸許其漫地者軍復不得有之甚且有額
外罰以此羨餘雖積正糧實虧運軍展轉稱貸
不支矣七年罷瓜淮兌運并改四倉之支運者
俱令兌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於原耗外益以
脚米四倉故無耗者准量給耗米又復在軍云

末年定兌運改兌之額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
京師淮河以北八百萬供邊境別貯額外米於
臨德曰預備米預備米無當於漕以備漕米之
撥補也先是宣德之定耗也例二米一他物益
倣洪武間附載土物之意用以資軍便民至成
化為改兌法則悉從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滯不
便弘治中姑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其法蕪箐耗
銳稍羸縮而剖之以銀蕪米ㄑ從羸數銀從縮

數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大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傭僦鋪墊之用要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羨餘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漕運於斯為盛亡何漕撫李蕙請以齎餘貯庫聽來年缺者貸而償之　上可其奏著為令正德間督者不內議出而外議益ㇾ米石五升曰補蒸潤耗損尋以有司黃綠為奸罷而輕貸之銀遂不以時給即給亦祇填要路壑無從問餘矣其後并輕齎銀隨正徵足不者不得通關而嚴淤阻禁改納抑剥輓之直高水兌之法紛ㇾ多事衛所官黠者乘之侵弊者百出又其時流寇寘寧相繼弄兵被兵地賦多減折一時言官請罷傳奉革授充清冒功使食寡用舒竟不施行而國用詘矣　世宗初漕總兵楊宏奏輕齎隨軍ㇾ人緩急有濟若貯於漕庫比至始給當其未給軍人所費已多而又羨之為扣夫

輕齎亦耗米耳故為輕運毋便儥費乃取其羨米懸之籌非法也科道官交章駁之以為將開奸人冒破之端户部為兩可其說請銀至之日驗費給領如故第勿扣其羨以抵船料庶充諸什物之需大學士貴宏言外衛軍士終歲勤勞給京軍幸有羨宜與之詔皆給軍士驩然久之倉人復以八升鋭為一時浥潤費貯倉歲耗無出也户部尚書孫交酌請加三升為歲耗一升議折無復計矣　上覽漕總兵萬表所上實運數除折免止米一百九十萬石有奇降旨切責户部毋得復減折欠之表復奏天災流行例當停免臨德撥補其米有限故往年議折益於災傷停免之中曲為之處非無故也夫豐年米賤即取民所有民不為困連年全運軍不為勞若災應停免量減折色使民易出辦運稍休息於國計似亦無害且漕糧除河工之費其耗齎行

月舡料諸銀總之率四石而致一石艱難險阻良不易得有如今者軍米易銀石三錢耳難得而賤用殊為可惜若以先年所折每石七錢者作二石給之公家之利既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糧儲省積侯支於米貴之歲京師之米價亦平矣疏入許其年運米減折三十萬石是後仍許減折而數年之間浙直中倭粮舡多被焚者通賦既甚水災繼之請折請餉亡歲蔑有久之南

盡三升而止未三歲支者入實額待用　上命著為例而是時自太監經歷茶菓小璫兒等銀下及倉攢門官新舊軍斗一釐兒斛面等銀莫不有額：合一十四萬有奇又京衛有催儹起票掣解巡邏起米等銀運官有掣銀有長差藥餌過淮紙劄等銀費皆不貲而運舟缺者敝者槩諸樵物一切倚辦輕齎雖軍有利微尠矣頃之户部言輕齎之費倉為甚譬雀鼠之噬蟻虱

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請令運官倫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廢七年通惠河成粮運從河入者輕齎銀一十一萬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十四年以上龍興于安陸献皇帝陵寢在焉湖廣顯陵承天二衛運米三萬一千四百石悉從改折其後數歲四方水旱災傷請賑之疏踵至闕下京通二倉為竭持籌之臣非

軍以改折故糧不時給至於殺戶部侍郎一人上從南戶部尚書黃光昇言雖災勿折隆慶之初京通二倉無積已甚復旨許折漕米百二十萬石戶部尚書馬森請以曩者九錢例折之并扣其所省料銀行粮相間支放請復顯承、衛漕額之半附載各總第免運如　世宗旨而已

疏上　上為詢及太倉出入數森具數對因引書儉德永圖之說為上規而　上切責之五年

河水溢莊舟傷者幾八百艘明年漕撫王宗沐奏曰米有自性薪井之水火具則熟其體而可食陰陽之水火具則伐其性而易壞米貯水次且已濕而先矣舡載半歲又經濕而蒸矣至太倉一晒二日是水火俱備也多而相壓蒸熟之後不出二年外米內粉甚者灰而不可用徒封倉廒而署之曰內幾萬石者而孰知其不堪京軍拱衛實勞豈可但與一石之數不為慮其灰與粉也臣以為抹漂流莫如改折且今歲漂流正以額派全運舡少米多之故利害相伏夫安知求全者適以自寡即於是議者遂請定例歲折一百萬石而輸京通二倉者僅三百萬石矣戶部給事中栗在庭言歲減一百萬石京米翔貴萬一事出非常運道梗塞畿民枵腹衛士脫巾胡以待之臣恐法久人玩即三百萬石亦不能保其不掛欠不漂流戶部請仍復運額報可

右漕糧

倉之為言藏也京倉天子之內倉也通倉天子之外倉也徐淮臨德倉置外所以備凶旱防不虞也徐州之倉曰永福廣運淮安之倉曰常盈臨清之倉曰廣積常盈德州之倉曰常盈臨清節級寄倉為轉搬後因直達京師徐淮臨德分貯之其初則建倉廒黃衛之渭受淮倉米轉之直沽直沽又海舟所停泊處也其年既即直沽設天津衛置倉三年增露囤千四百所於是淮倉自衛河太倉自海咸輸天津倉而山東輸德州倉天津德州二倉所受又總輸之通州由通州輸之京此轉搬法也五年增言通州左衛置左衛倉八年修北京驍騎等衛倉十三年漕河成益置倉水次受民納令官軍節級支運乃移德之廣積倉於臨清移原坐太倉海運糧於淮

安府淮以北曰徐州倉徐以南曰濟寧倉絡繹臨德以抵通京十六年復益通州衛通濟倉歲凡三運其達京倉者二儲通倉者一宣德四年益增修京通淮徐等倉益拓臨清倉度可容三百萬石工役以數歲正統元年定所增通州大運曰中倉曰東倉曰南倉曰西倉時歲運米五百萬京什之四通什之六其年復造三百萬石倉於大運西倉之側是時國家承仁宣之積重以兌運方盛歲額日益廣倉在贏溢主者見為多而不可較或窳穴其中朝廷亦不之問也四年以歲運至京師無可貯之增設府庫左右金吾前三衛倉官軍人等預支月米空廒以待而倉廒盛矣天順四年即通州西倉之南艸塲置大運南倉五年復增通州大運倉百間而南倉設北東二門餘倉皆三門、設守衛軍一人辦事官一人、軍一人然由是設總督太監、督內

官漸多事矣弘治中言者極言內官剝削之害請量裁罷之　上方優容未發也至正德中冗食冒支益甚益弘治之末倉場月支米二十八萬至正德初年至三十三萬矣是時監督內官強預收放收則賄賂公行放則半入泥沙　世宗朝始盡罷革矣隆慶初巡倉御史蔣機言漕儲通倉者三百三十餘萬石而京倉僅二百餘萬石根本之地出多入少非所以備緩急請無拘三七四六之例凡兌運者悉入京倉改兌者入通倉詔可之久之御史楊家相復言通倉誠多放一月則京倉省一月之給京倉多折銀一月則京糧餘一月之儲非必減通倉而後可實京倉也戶部請除改兌盡入通倉以省腳價其兌運入京倉者仍於中撥六十六萬二千石足通倉原額詔如議

右漕倉

軍也者出力以運者也洪武中海運給遼左七十五萬石凡役官軍八萬餘人運軍悉許附載己物資私用永樂初三運皆軍丶無運名惟所命之十二年漕渠績罷海衛二運丶軍之精銳者盡集於漕始以運名軍起淮歷德以達都城一歲凡三至詔書時丶休息之比都營建從户部言令運官留役者半如所留數調江南民於淮臨諸倉給糧轉運其後支運法行自淮之徐以淛直軍自徐之德以京衛軍自德之京通以山東河南軍丶歸有司毋得有所役使修治壞舡圖後運洪熙元年許附載己物如洪武初例恤之也　宣宗即位營建献陵繕治魯府皆以運軍助工凡役二萬餘人其時選下西洋征交趾又二萬餘人漕伍廢缺乃令江南民粮定撥淮徐者暫假粮户運赴通倉於是漕伍坐不即補民浸淫敝殫四年陳瑄與工部尚

書黃福議江南民糧令就近上淮徐倉毋重苦民軍缺補之詔從焉於是軍士一十二萬人復完又無他徵發運制定而軍人黽勉就運竟歲無休時丶有撞丶之思居二年兌運法行軍得民加耗之利民挈米授軍勞以酒食宴樂即其土之有司亦以客禮丶軍丶騶而兌集久之老弱疾病力弗勝者時或亡去平江伯陳瑄請增至十六萬人而取徵諸衛所少壯不足乃以老

弱充之未至而亡者六千人瑄復請精擇必得之不得則旁及隣衛成國公朱勇言必大索亡者不然是亡得計也 上深然之其時軍內懷惠而外求法視運事如其家而久之民忘疇昔謂軍兌固然耳酒食宴勞甚衰簡軍見民簡揀米相難溢量相稽逼遛百出凌民甚矣議者復請委官監臨禁私兌自是有司權觭重遲速捺柄乃在糧户正統初年頗加意運軍其後有闔

寇調征浙江二萬餘人土木之變復盡留
山東直隸軍京營掾僉江南運仍以屬民景泰
六年慶州平虎剌入貢運軍復而天順初南京
水軍等衛運軍猶然以更番掾僉為苦往往中
道棄舡亡初宣德中著令運軍有訟事畢而後
鞫之有罪者罷役而運軍好亡多口空訟乃
復定運米類遣正米漕撫乃令罰運外仍運正
米無力邊戍之著為例然所罰之米又以累舡
重總漕都御史王竑請令當罰者募舡別運至
成化間議者曰運軍嚴罰而弛賞是徒督責之
也乞自今粮舡無損運以時至者三歲之後官
擢一級軍倍之餉詔從之時又定十二總焉十
二總者湖廣江西浙江北直隸中都山東各一
南京江北直隸各二并遼洋一總為十二總以
文武大臣各一人表稟督之總有把總官轄諸
衛所衛所有指揮等官領其軍舡十人運正

米三十有七石內又特選有力者一人為旗甲以統運自永樂至此制乃大定遮洋總者本永樂初所留海舟兌小灘粮由海給薊者也天順初鑿河通薊無所事海云弘治元年左都御史馬文升言舡料部給所從來也今乃使軍人三之夫既人軍之矣誰與共料軍非人乎哉貸然則正軍逋而及餘丁復逋非其情然誠苦春往冬旋方為明歲計而又僦募搬剝出息稱之也附載土物以易薪米亦所從來也有司又從而征之運官重載自為利軍士所附則見漁奪彼何以資生也乞令所司軫恤之毋侵迫上然之其後以輕齎銀貯庫軍人漸瘵民與軍兌者復怙有司勢報嚮者相凌甚相戕閉絕令亡所舍一酒一肉弗與市易比軍困而求兌則有司又不可得見稽候者數月而無名諸費方多正德中聶欽為湖廣漕運把總善朘軍媚事

權貴人每輕齎銀至輒與為贋券奪去漕撫患之令函封以往驗算而給而欽復竄緣驗封故裁軍費厚獻羨為功欽罷王佐為驗封參將旗甲主之一時軍騶雖然謂便而旗甲因人狡懦高下其手又無名諸費勢不可減或作虛數欺困括所費籍之既至倉人按籍徵如奉明例責故物而軍又困矣肅皇踐祚一時更新二三年間斥賄總嚴科率私役之禁土宜許量載輕齎銀給軍羨勿問行糧隨正米兌與運軍翕然稱慶而漕政久弊人難道故方楊宏奏發輕齎科道交駁户部大臣亦指無名諸費前規淆濁復見京衛暨二倉亡賴慮無不蠅蚋於軍身矣三十七年而後輕齎屢議大段十三隨舡裁運官司之其賢者名節省然徒為遷轉地不賢者以實囊橐其倉費之羨聽於漂欠莫之敢必軍之負債掛欠乃遂為沉痼之疾無從抹藥四起而遁

運官不能制連坐之議出矣於是并坐原選官
重禁催募終嘉靖之世先是成化中所定十二
總嘉靖初用言者還水軍左等八衛原以習知
海道留者於江南俾與前一總分而為二其存
淮揚等五衛益以北直隸全總暨徐州左沔州
二衛仍為遮洋總仍十二而三十三年浙又分
東西總之凡十三至隆慶初乃以遮洋所屬相
地之便分隸十二總下軍額不虧而官省繁簡
適均衛總如比隣然無復南北累粮之苦矣其
後運軍日以掛欠逃亡於是下州縣務取數實
精壯者充運事每五艘編甲行互相覺察法禮
科給事中雒遵言運軍有以粮米漂流報者豈
無實侵盜謬沉舟自解顧行粮月粮不以時給
軰齎羨餘類為虛名迫於貧困緣而為奸亦其
所也宜録其勤勞而厚卹之報可

右漕軍

漕必以舟矣　高帝時河海舟兼造而海運為
遼東永樂北都海舟與衛河舟歲造等皆於江
浙湖徽近水產木處為團造所宋禮既鑿會通
河請改千料海舟為二百料淺舟以漠軍萬人
領淺舟五百繇會通河轉運而海舟稍疎既增
造會通河淺舟至千料海運罷其海舟以運布
花於遼及改為遮洋舟通薊永運五年令官軍
歲以十月息運修舟附近地南京都留守司直
隸衛所於淮安山東等都司於臨清江浙湖廣
各衛所於原有司所採舟料交納其處正統元
年詔設清江提舉如衛河造舟軍士免其城操
雜役凡造舟之料部給之舊舟三新舟七景泰
天順間計舟萬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又產木處
每隔歲輒令有司自行派造其後止解物料焉
又其後料解漸縮而各省所採木在川廣者亦
以漂泊罕至乏夫復為監收官留難解户多死

於是有解價之議而廠料愈不繼舡遂以無當
成化中令舡薄漂流者罪及提舉然終不可得
堅固其後停止解價取木價於荊杭抽分二廠
而已而軍士復有私辦之額未合領江料工部
又不以時給之止於舊三謂運軍操舟見為
受成謾不慎護則所謂新七者量足其四以三
屬之運軍以難之鬻者軍士私辦遂為公額矣
弘治中以軍士困參酌而益之以銀軍皆喜

議為之一振正德而後六七年間舡多料少大
約不及期而壞又材木半出貫貸子錢展轉相
續而下自旗卒運幷以至主造之官無不盤擾
其中竄端廋跡蓋料愈多而舡愈無當嘉靖初
年罷遼左運布花海舡省銀六萬餘更定各總
造舡處中都江北直隸五總北直隸山東遼洋
三總於清江浦廣二總於各該府浙江一
總於杭江西九江等五衛於蕪湖鎮江等六衛

於蕪舡料不足者議抵贖鍰抵鹽引減折歲運
以益之至隆慶末年舡漂流益甚科臣徃勘還
曰舡薄而小併粮太重漕臣過也漕撫王宗沐
奏運舡市木歲責商人商人不利生木哉一
經南都則扱其尤者為黄馬舡料矣下瓜儀則
市其佳者於民間造作矣至其中空不堪者始
萃於清江清江廠所委指揮等官出於營求而
又甲乙相承莫可窮詰夫以不堪之料付之營
求之人而乘以不可窮詰之勢運舡之弊橫潰
四出不亦宜耶謂自今廠署毋註選聽工部擇
司官練達清謹者任之三年而代指揮等官悉
罷委別於淮安衛山陽等縣附註經歷縣丞四
員俾專成造亦三年覈其功罪而代之請歲解
銀湖廣布政司責成粮儲道必市美木皆親
造揀選庶幾乎舡勝漕也詔曰可

漕舡之外為貢舡運三曰馬舡曰快舡曰黄舡

馬舡洪武時為備水戰也駕以江西湖廣二省寧國安慶太平三府水夫船為夫一十有六月廩比諸見軍快舡為運水軍輜重設也駕以軍餘如馬舡之數役使則給行糧是二陌者皆隸南兵部車駕司三年一更造黃舡永樂初以從供鮮品者也駕以京衛軍舡為軍二十行有工食居有月廩隸兵部十年一造五年一修而工部主之凡修舡則軍卒守之月廩如故宣德以後天下泰寧馬快二舡既無所用而定都北京薦新上供黃舡亦不任載乃令三舡並運然舡浮於載司運者因以商貨貿之顧亦有定例往來既久動稱上用河道旁午所過州縣牽挽之卒以千百附近州縣出銀濟之一歲之間自儀直抵通州費不下數十萬裹河軍民甚困　宣宗乃勑都督劉聚總督之運官自取用者有禁弘治末吏部尚書馬文升言來京馬快舡弊害

固多進鮮為甚夫敬奉宗廟固難缺禮乃所進鮮物若青梅小竹筍蓮藕薑菜宣州梨蓋太祖都南時所用今京師菓品菜蔬雪梨青杏比南尤佳即稍儉省不累倫物又臣任南京兵部時倫知內府針工局通年將在京內官內使所用鋪陳衣服合用絹布俱於在京該庫開出裝載馬快船往南京織染局染造染畢兵部復撥馬快船裝運入京南京內官內使者此中做成衣服仍運南京歲以為常何往來至不憚煩若是今揚徐荒旱特甚乞行量為減省而南兵部尚書王軾亦言歲運諸物有在京給料可以自造者如鬱酒銅罌膳盒染布絹衣被巾帽以及馬槽是也有在京及在所他我可以取足者竹木板枋是也魚肉菓菜諸品有北產優於南產者核栗銀杏芥薑紫糕蔘煎櫻榴柿鰳是也有味非殊異及雖堪上供不必以多為貴者茴薑芋

孀藕蓼青揚梅枇杷鱘魚糟鮮冬筍是也若此者皆可以歲省舡且船未必歲修歲壞也量修而已即亦可他役守舡卒毋縻月廩許之惟勿黜戚內臣之家紛奏討長蘆等處欽賜鹽利舡動至數百總督虛設矣正德初兵部嚴奏討禁立為限例然其時中官之勢大張進貢使虛張舡數益迫死小吏捽縛指揮占夫索賄橫不可問而守舡卒歲故令其量出銀佐修艙其後貢使需索無厭水工舵手俱責卒僱募供給舡大都以差占繁多三歲而壞；則仍責守舡卒修治不三修不更代言者乃請初造舡時官給全價比其修舡官二軍一　肅皇登極圖治方銳南兵部尚書喬宇乘而極言領運內臣虛增船數罔利擾民之害請以永樂舊例裁之時所裁省弘治中什之四省正德中什之七　上欣

然嘉納諸監局閽人不便也爭請如正德中例
兵部執奏 上許如弘治中例而申嚴他諸行
舡禁九年停免薦新五舡供應器皿舡臨時酌
減者十五艘已王廷相為南兵部尚書復條上
併省視弘治中例更減終嘉隆之世

右漕舡

漕之允運也自宣德始也乃立水次焉凡水次
江南於淮仏已又於九江已又令淮仏運軍過
江就允湖廣於長沙漠口已又於蘄州漢口城
陵磯三處江西於吳城已又於進賢河南於小
灘山東於濟寧已又令河南山東俱於臨清已
又令河南仍小灘凡當允米徵收以十月水次
交允以十二月終次年正月糧與舡
至者三之一帶至者府州縣正官督粮官領運
指揮千百户等官俱聽巡按御史逮問奪俸奪
級以久近為次已復申定罰例較前率先一月

督粮自粮道而下領運自把總而下後期者無
次并罰之凡糶米解部山東直隸以三月為期
江北直隸鳳陽等處以五月為期南京江西等
處以六月為期江浙湖廣以七月為期遠者繫
州縣粮者過淮以十二月南京江南直隸官軍
其在所巡按察其官吏已令江北官軍兌本府
兌應天等府州縣粮者過淮以正月淮以北山
東北直隸二總兌本處粮及遮洋總兌河南山
東粮者以正月及三月完報事皆屬之儹運凡
米至京倉月旦為期五月一日北直隸河南山
東衛所至七月一日南直隸鳳陽等衛所至八
月一日南直隸過江支兌者至九月一日浙江
湖廣各衛所至後者奪俸先者進秩皆有差已
又令完期各前一月始四月終七月止又令更
前一月及六月止凡漂流米二百石以內為小
患二百石以外為大患小患報官大患以奏聞

漂流損米罰治皆有分數然仍令之領運補完者復之不完者終身及子孫勿得復漂損糾劾及漕運撫總官聽上之所處凡軍有犯罰運粮贖罪亦皆有差次無力者發戍極遠邊衛已復軍有故者歸其骸存恤之是之謂漕規

右漕規

石匱書曰國家漕政易民運為轉搬易轉搬為直達今而倫矣熙宣成弘之間往來絡繹捷於流水何今運者與司運者交病也上德之而使無怨咨上下交清核之而使無混冒在司運者乎

石圖書卷第三十七

藝文志 有總論

余嘗攷古今圖書之富無若隋唐宋隋嘉則殿分書三品有紅琉璃紺琉璃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儵帝幸書室踐暗機則飛儵收幔而上厨扉自啓帝出閉如初隋之書計三十七萬卷唐遷內庫書於東宮麗正殿置修書著作兩院學士得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

蚤季給上谷墨三十六九歲給河間景城
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為筆以甲乙丙丁
為次唐之書計二十萬餘卷宋崇文書院輪奐
壯麗大陳圖籍宴群臣委賜縱覽後至宣和秘
書省選侍從十人為參詳官為較勘官進士以
白衣充簡閱者十餘人宋之書計八萬參以帝
王之威福而嗜好文史則天下奇書異典日至
御前區、張茂先之三十乘李鄴侯之數十架
何足以挂齒類也哉我明　高皇帝自洪武五
年遂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嗣自歲
有增加　文皇帝於永樂元年問學士解縉文
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
集多闕　文皇帝曰士人家尚欲積書況朝廷
乎遂命禮部遣使四出購求遺書因諭解縉等
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
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韵庶便

攷索嘗觀韵府諸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
契以来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
僧道技藝之言備集為一書毋厭浩繁二年解
縉等進所纂録韵書賜名文獻大典　文皇帝
猶嫌其未備又勅重修五年太子少師姚廣孝
等進重修文獻大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
卷一千九十五秩更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
以冠之賜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此時
博採廣搜其所彙集群書不知幾千萬卷斯非
隋唐宋所能幾其萬一自大典一成謂古今事
物莫備於此後子孫朝遂不復以積書為事輶
軒之使不復再出但此書浩繁既不能壽之棗
梨又不能抄其副本　烈皇帝命再抄一部所
費不支遂尒中止且聞官庫官吏多私竊攜歸
簡其卷數遺失必多余於儀部胡敬辰家所見
有二十餘本而四支韵中一字尚不能完其書

之汗牛充棟可勝計哉余欲倣漢書藝文志以
記其盛但恐草野村鄙孤陋寡聞凡所見諸書
尒太倉中之一粟乃欲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多
見余之不知量矣

御製

高皇帝文集二十卷又三十卷　詩集五卷
皇明祖訓一卷　祖訓條章一卷　儲君昭鑒
録二卷　大明主壻一卷　昭鑒録五卷　訓親藩

紀非録　諭周齊潭魯　永鑒録一卷　訓親藩
資世通訓一卷　大誥一卷　大誥續編一卷
大誥三編一卷　大誥武臣　臣戒録一卷　大誥武臣
三十二篇　勅諭武臣一卷　武臣訓戒録一
卷　武臣鑒戒一卷　宣諭三卷　大明令一
卷　大明律二十八卷　禮儀定式一卷　行
移減繁體式一卷　洪武禮制一卷　孝慈録
一卷　教民榜文一卷　註道德経二卷　註

洪範一卷　彰善癉惡録三卷　癉惡續録一卷　軍法定律一卷　操練軍士律一卷　逆臣録五卷　忠義録記擒逆將士　集犯諭一卷　諭吏　昭示姦黨録二卷　成祖皇帝聖學心法四卷　訓東宮　務本之訓一卷　文華寶鑑二卷　為善陰騭十卷　孝順事實十卷　傳心妙訣一卷　仁宗皇帝文集二十卷　詩集二卷　體尚書

二卷　外戚傳二卷　宣宗皇帝文集四十四卷　詩集六卷　帝訓四卷　訓東宮　外戚事鑒五卷　歷代臣鑒三十七卷　官箴一卷　英宗皇帝五倫書六十二卷　景皇帝勤政要典一卷　憲宗皇帝詩集四卷　文華大訓二十八卷　訓東宮

睿宗皇帝恩紀詩集七卷　舍春堂藁一卷
世宗皇帝注書經三要三卷　注程頤四箴一
卷　注范浚心箴一卷　鑒古韻語六十首
翊學詩一卷　火警或問一卷　祭祀記一卷
詠春同德録一卷　宸翰録一卷　白鵲贊
和集一卷　勅諭録一卷　詠和録一卷　忌
祭或問一卷
穆宗皇帝寶訓八卷

思宗皇帝欽定逆案一卷

中宮御製

高皇后内訓一卷
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　詩集一卷　貞烈
章聖皇太后女訓一卷
慈聖皇太后女鑒一卷
事寔二卷

勅修

高皇帝實錄二百五十七卷 寶訓十五卷 詹同等撰 聖政記一卷 宋濂撰 大明日曆一百卷 會要八十卷 國朝制作一卷 王叔銘集 存心錄十八卷 吳沉撰 省躬錄七卷 劉三吾撰 醒貪錄二卷 命户部撰 律令直解 卷 精誠錄三卷 吳沉撰 祭祀禮儀六卷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二十四卷 大明集禮五十三卷 劉三吾等撰 春秋本末三十卷 書傳會選六卷 劉三吾撰 孔克堅撰 列女傳三卷 歷代公主錄二卷 公子書一卷 世臣總錄二卷 諸司職掌十卷 大明官制二十八卷 劉三吾撰 洪武正韻十六卷 寰宇通衢書二卷 劉三吾撰 稽制錄一卷 志戒錄一卷 禮制集要一卷 稽古定制一卷 為政要錄一卷 軍政條例五卷 成祖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 寶訓十五卷 聖政記三卷 永樂年表四卷 四書大全三

十卷　易經大全十四卷　書傳大全十卷　胡廣等撰　詩傳大全二十卷　春秋大全二十卷　禮記大全三十卷　性理大全二百四十卷　直註古今列女傳三卷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二百十一卷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寶訓六卷　年表二卷

周易直指十卷　楊士奇

宣宗皇帝實錄一百十五卷　寶訓十二卷

英宗皇帝實錄三百六十一卷　陳文等撰　寶訓十二卷　大明一通志九十卷　李賢等撰　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

憲宗皇帝實錄二百九十三卷　寶訓十卷

續資治通鑑綱目二十七卷

孝宗皇帝實錄二百二十四卷　寶訓十卷

類證本草三十一卷 詩海珠璣十五卷
武宗皇帝實録一百九十七卷 寶訓十卷
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 李東陽等撰
典一百八十卷 李東陽等撰
世宗皇帝實録五百六十六卷 寶訓二十四
卷 大禮集議六卷 明倫大典二十四卷
祀儀成典 卷 郊禮通典二十七卷 夏言撰
承天大志四十卷 徐階等修

穆宗皇帝實録七十卷
神宗皇帝實録五百八十六卷
光宗皇帝實録十卷
熹宗實録一百二十四卷

易

易學四同八卷 季本
義十七卷 馬理 讀易餘言五卷 崔銑
二卷 方獻夫 古易世學十五卷 豐坊 周易攷

大象述一卷 王畿 周易贊

異二卷 都穆
枏 經傳訓測十卷 湛若水
升 著法別傳一卷 豐坊
邦奇 周易圖釋一卷 季本
荟 張汝霖 義經易簡録 薛仁錫 九正易因
二卷 李贄 兒易 倪元璐
懋策 易畧 陸夢龍 大易用十卷 張岱

書

尚書因問録四卷 呂枏 洪範圖解一卷 韓邦奇 讀尚書考 張元忭
詩 詩釐正二十卷 湛若水 詩説解頤八卷 季本
詩説序 呂枏 魯詩世學十二卷 豐坊 讀詩
攷 張元忭
春秋
左氏始末十二卷 唐順之 左氏附注五卷 陸

燦　春秋正傳湛若水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季本　春秋明經四卷劉基　春秋世學三十二卷豐坊　春秋說志五卷呂柟　春秋正音一卷高拱　讀春秋編三卷陳深

禮類

周禮集註七卷何喬新　周禮定本舒芬　禮記章句八卷張爭敬　檀弓叢訓楊慎　讀禮攷張元忭　中庸原一卷方獻夫　中庸傳一卷張邦治　中庸凡崔銑　中庸測湛若水

大學古本注一卷王守仁　大學千慮一卷程

孔暉古大學測湛若水　大學原方獻夫　大學

格物通一百卷湛若水　二禮傳經六十八卷

讀禮疑圖六卷季本　讀禮使編十二卷張

耀芳　大中大意董懋策　大學衍義補　卷

丘濬　六學繁露一卷虞淳熙

樂類

范洛志樂二十卷 韓邦奇
邦奇 律呂別書 季本 律呂纂要一卷 季本
神奇秘譜二卷 曜仙 琴阮啓蒙譜一卷 曜仙

孝經

孝經外傳一卷 楊起元 孝經集靈一卷 虞淳熙

四書

四書事文引證十卷 何文淵 四書因問六卷 呂

枏 四書問辨錄十卷 高拱 四書人物考八
卷 薛應旂 五經疑辨錄三卷 周洪謨 四書疑
問八卷 姚舜牧 四書荷珠錄五卷 張汝霖 四
書遇二卷 張岱 讀書印二卷 張鼐 論語商
二卷 周宗建

小學

爾雅七卷 孫奕 爾雅畧義十九卷 危素 爾
雅音一卷 孫炎 六書索隱五卷 楊慎 六書

練證五卷楊慎　同文備考十卷王應電　古音餘楊慎　轉注古音畧五卷楊慎　古音附錄五卷楊慎　古音叢目楊慎　古音獵要五卷楊慎　古音畧例一卷楊慎　古文韻語二卷楊慎　奇字韻五卷楊慎　韻林原訓二卷楊慎　古俗字畧七卷陳士元　小學句讀陳選　小學章句四卷王雲鳳　古文小學九卷湛若水

史

宋史新編二百卷柯維騏　元史二百十卷宋濂　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唐順之　史纂右編一百卷唐順之　西史一百二卷鄧元錫　大明官制二十八卷國朝公卿年表二十四卷王世貞　世史正綱三十二卷丘濬　列卿表十卷雷禮　殿閣詞林記二十二卷廖道南　館閣漫錄十卷張元忭　熙朝崇記張元忭

館閣類録二十二卷呂本 舊京詞林志六卷周
應賓 名公紀事本末論斷二十卷張溥 古
今史懷二十卷鍾惺 萬曆會計録四十三卷
隱逸傳薛應旂 貢士傳黄姬水 逸民史
陳繼儒 義士傳屠隆 李氏藏書李贄 義
烈傳十二卷張岱 吳中往哲記一卷楊循吉
續吳先賢讚一卷劉鳳 吳興名賢録六卷王
道隆 吳興名賢續録六卷王道昌 古史唯疑十
六卷孫存 書十卷孫存

志

廣皇輿攷二十四卷張天復 陝西通志四十
卷馬理 雍大記三十六卷何景明 湖廣通省
志九十八卷張天復 楚紀六十卷廖道南 江
六卷黄景昉 餘載奏疏文獻志中

律

大明律分類條目四卷陳廷速 大明律讀法

西通志三十一卷 林庭棉 廣東通志七十卷 黃佐 泗州志十二卷 汪應軫 山陰縣志 張天復
紹興府志 張元忭 會稽縣志 張元忭 安慶府志三十一卷 胡纘宗 彰德府志 崔銑 許州志三卷 邵寶 武功縣志 康海 耀州志十一卷 喬世寧
姑蘇志六十卷 王鏊 吳邑志十六卷 楊循吉 温州府志八卷 張孚敬 蘭谿志五卷 章懋 兖州府志十八卷 于慎行 宣府志 馬上一錫 滇載記一卷許論 萬里海防圖論 鄭學曾 海塘記一卷 黃光昇 三吳水利録一卷 單一鍔

卷楊慎 大明輿地指掌圖一卷 輿地圖四卷 羅洪先 嶺海輿圖二卷 湛若水 九邊圖論三卷 羅洪先 輿地圖二卷 王夢鶴

小說

古穰雜録二卷 李賢 類博稿 樵言一卷 岳正 清溪暇筆一卷 姚福 寓圃樵記一卷 王錡 瑯漫抄一卷 文林 馬氏日抄一卷 馬愈 七修

類纂五十三卷 郎瑛
河館閒談四卷 司馬泰
齋日記一卷 許浩
月河所聞四卷 莫君謨
畜德錄二卷 陳沂
衣一卷 祝允明
瑣探一卷 劉昌
閏集二卷 楊慎
丹鉛六集六十卷 楊慎
損齋備忘錄一卷 梅純
西湖塵談十卷 復
吳中故語一卷 楊循吉
讀書筆記一卷 祝允明
龍江夢餘錄四卷 唐錦
楊子卮言二卷 楊慎
卮言 懸笥
蓬窗 瞥
秘

林伐山四卷 楊慎
二卷 楊慎
卷 蘇祐
高岱
陳耀文
陳絳
世貞
世貞
世貞
藝苑卮言八卷 王世貞
墜子二十六卷
王氏劄記二卷 王
華一卷 岳岱
短長一卷 王世貞
宛委餘編十九卷 王
楚漢餘談一卷
學林就正四卷 陳耀文
正楊四卷 陳耀文
金璽
今雨瑤
病榻手眹一卷 楊慎
逸旌瑣言二
墟戶錄一卷 楊慎
清暑錄
蔡
外史五卷

四卷 王世貞 史乘攷誤十一卷 王世貞 九沙草堂襍言二卷 萬表 灼艾集十卷 萬表 譜史四卷 徐常吉 滑耀編十七卷 何氏語林三十卷 何良俊 古今說海一百四十二卷 陸楫 霏雪錄二卷 劉績 株守談畧三十一卷 馬攀龍 芸心識餘八卷 陳其力 延寧堂漫錄三十六卷 羅鳳 近峰聞畧八卷 皇甫錄 三餘贅筆二卷 穆孔暉 奚囊續要二十卷 都穆 談纂二卷 都穆 聽雨紀談一卷 都穆 玉壺冰一卷 都穆 草木子四卷 葉子奇 雨山墨談八卷 陳霆 客座新聞二十二卷 沈周 逸史搜奇一百卷 汪雲程 菊坡叢語二十六卷 單宇 野談六卷 胡侍 真珠船八卷 胡侍 瑣碎錄二十卷 闇然堂日纂四卷 潘士藻 夢醒錄十卷 蕭聰 游文小史十三卷 閔文振 閒中古今二卷 陳頊 江漢叢談二卷 陳士元 紀善錄一卷 杜瓊 庚

已編四卷 陸燦 異林一卷 徐昌國 語惙四編
一卷 祝允明 猥談一卷 祝允明 高坡異纂三
卷 楊儀 說聽四卷 陸延枝 艾子後語一卷
夢憶二卷 張岱 快園道古十二卷 張岱
正續廣秘笈四集二百卷 連蜷齋 噱言四卷 黃景昉
兵家
破虜新陣圖說一卷 許論 紀効新書四卷 戚
繼光 邊略五卷 高拱 武編二十卷 唐順之
續百將傳四卷 何喬新 新續一日將傳 顧其言
登壇必究二十卷 茅元儀 紀効新書續集二
卷 霍子玉
曆法
曆法統宗二卷 曾俊 曆法撮要 魯俊
賦頌
皇都賦一卷 董璘 東還賦 陳鳳羽 西京賦 余
光 紫金山三賦 陶振 兩都賦 盛時泰 兩

都賦 桑悅　兩都賦 朝鮮賦 張進　次
楩賦三十七篇 盧柟　皇明混一頌一卷

文集

宋濂龍門集八十卷　劉基青蘿集九十二卷
陶安學士集二十四卷　張以寧翠屏集三卷
劉崧槎翁集十八卷　劉三吾坦齋集二卷
孫炎左司集四卷　王禕忠文集二十四卷　蘇
衡平仲集十六卷　高啓缶鳴集十八卷　朱善一

齋集十卷　徐賁北郭集十卷　魏觀蒲山集
四卷　吳訥西隱集二十卷　王達天游集十卷
袁凱海叟集　卷　貝瓊清江集三十卷
賁西庵集九卷　程本立巽隱集四卷　張丁
孟兼集六卷　吳伯宗三集二十卷　高棅嘯
臺集二十卷　王偁檢討集五卷　王恭典籍
詩五卷　危素學士集五十卷　周玄初部集

一卷　黃玄博士集一卷　王翰敬帚集五卷
趙訪東山集四卷　林鴻膳部集五卷　唐
泰觀察集一卷　鄭定澹齋集一卷　唐肅丹
崖集八卷　方孝孺遜志齋集二十四卷　練
子寧金川玉屑六卷　黃觀顯忠録四卷　王
艮翰林集十卷　周是修芻蕘集六卷　張紞
鷗菴集二卷　梅殷都尉集三卷　解縉春雨
集十卷　楊士奇東里集二十五卷　楊榮兩
京類稿三十卷　楊溥文定集十二卷　姚廣
孝逃虛集十卷　金幼孜文靖集十卷　胡廣
文穆集十九卷　龔敷鵝湖集六卷　曾棨西
墅集十卷　梁潛泊菴集十二卷　夏原吉集
六卷　胡濙澹菴集四卷　黃淮省愆集二卷
吳溥古厓集一卷　周忱雙崖集八卷　黃
福忠宣集三十卷　郭登定襄集十八卷　李
時勉古廉集十一卷　王直抑庵集六十二卷

陳敬宗澹然集十八卷　商輅文毅集十卷
于謙忠肅集八卷　徐有貞武功集十卷
薛瑄敬軒集四十卷　韓雍襄毅集十五卷
姚夔文敏集十卷　李賢古穰集三十卷　呂
原文懿集十二卷　岳正類博稿十卷　廖莊
漁梁集二卷　葉盛文莊集二卷　吳與弼聘
君集十卷　陳剛布衣存稿一卷　劉定之呆
齋集四十五卷　楊守陳文懿集三十卷　何
喬新椒丘集三十二卷　丘濬瓊山集二十二
卷　倪謙文僖集一百六十卷　陳獻章白沙
集二十二卷　賀欽醫閭集九卷　鄒智立齋
遺文二卷　羅倫一峯集十卷　莊昶定山集
一卷　李東陽懷麓堂集九十六卷　吳寬家
藏集七十七卷　謝鐸桃溪集三十九卷　楊
廉月湖集六十二卷　程敏政篁墩集一百七
卷　林俊見素集四十九卷　王鏊震澤集三

十六卷　張鄧東海集五卷　王越黎陽集二卷　顧言萍居集十二卷　邵珪半江集五卷　劉昌岳臺集二十二卷　湯氛績東谷集十卷　沈周石田集十卷　張吉古城集十五卷　張悅莊簡集五卷　陳音愧齋集十卷　魯鐸文恪集十卷　劉大夏東山集二卷　王恕端毅集九卷　錢仁夫詩曆十二卷　夏寅江西紀行集一卷　鄭本和鳴集一卷　陳勉秋林集一卷　章懋楓山集九卷　周旋半齋集四卷　馬文升端肅集一卷　羅玘圭峯集三十二卷　倪岳青溪漫藁二十四卷　張寧芳洲集四十

白集二十四卷　羅欽順整菴集二十卷　王
守仁陽明集五十三卷　湛若水甘泉集一百
卷　呂柟涇野集三十三卷　何孟春文簡集
十八卷　韓文忠定集四卷　李夢陽空同集
三十三卷　何景明大復集二十六卷　康海
對山集十九卷　王九思渼陂集十六卷　徐
昌國迪功集六卷　邊貢華泉集十四卷　高
叔嗣蘇門集八卷　薛蕙考功集十卷　王廷
相浚川集二十九卷　顧璘東橋集四十卷
崔銑洹詞十卷　張應登凌溪集二十卷　陳
沂拘虛集二十卷　江暉前谿集十四卷　胡
纘宗可泉集十二卷　王廷陳梦澤集十七卷
許宗魯少華集十五卷　顧清東江集四十
二卷　黃孔昭未齋集十三卷　邵寶容春堂
集六十六卷　儲巏柴墟文懿集十五卷　彭韶惠
安集十一卷　黃鞏後峰集四卷　喬宇白巖

集二十卷　陸容浙藩稾十卷　唐寅伯虎集
二卷　孫宜洞庭集五十三卷　常倫評事集
三卷　顏木燼餘稾四卷　皇甫録蘋溪集二
卷　祝允明集畧三十卷　陸深文裕集一百
卷　文徵明甫田集四卷　孫一元太白集五
卷　殷雲霄石川集二集　江暉亶爰集　楊
廷和石齋集八卷　梁儲鬱洲集九卷　費宏
文憲集二十卷　楊一清石淙集四十五卷

毛紀鰲峰類稾二十六卷　蔣冕湘皐集三十
三卷　袁袠永之集十卷　田汝耔水南集十
八卷　穆孔暉玄庵集三卷　黄勉之五岳集
十卷　傅珪文毅集八卷　石珤熊峰集四卷
魏校莊渠集二十六卷　王龍谿古集十卷
蔡羽林屋集二十卷　陳卿自庵集二卷
席書元山集五卷　賈詠南塢集十卷　鄒守
愚侯知堂集十三卷　張孚敬文忠集三卷

方獻夫西樵集四卷　桂萼文襄集五卷　王
雲鳳虎谷集二十一卷　韓邦奇苑洛集二十
二卷　霍韜渭厓集十卷　李舜臣荷塞集二
卷　黃佐泰泉集六十卷　楊慎升庵集八十
一卷　皇甫汸司勳集六十卷　皇甫涍少玄
集二十六卷　張時徹芝園定集五十一卷
嚴嵩鈐山堂集四十卷　夏言文愍集十二卷
馮惟訥光祿集十卷　馮惟健疎門集八卷

張壁陽峰集二十六卷　徐階世經堂集二
十六卷　陸燦子餘集八卷　鄒守益東廓集
十二卷　王畿龍谿集二十卷　錢洪緒山集
二十四卷　薛侃尼鍾離集四卷　王思改齋集
十卷　徐問養齋集二十四卷　徐師曾湖上
集三卷　萬表玩鹿亭藁八卷　楊繼盛忠愍
集十二卷　鄭繼之少谷集十四卷　唐順之
荆川集二十卷　羅洪先念菴集二十三卷

趙時春浚谷集十七卷　王慎中遵巖集卅一卷　喬
世寧丘隅集十九卷　陳束後岡集二卷　馬
中錫東田集六卷　楊名芳洲集五卷　薛應
訢方山集六十八卷　華察巖居藁四卷　劉鳳子威集三十二
卷　宋登春鵝池集二卷　許勉仁謫滇稿四
卷　雷禮古和集六卷　歸有光太僕集三十
二卷　陳鶴海樵集二卷　朱曰藩山帶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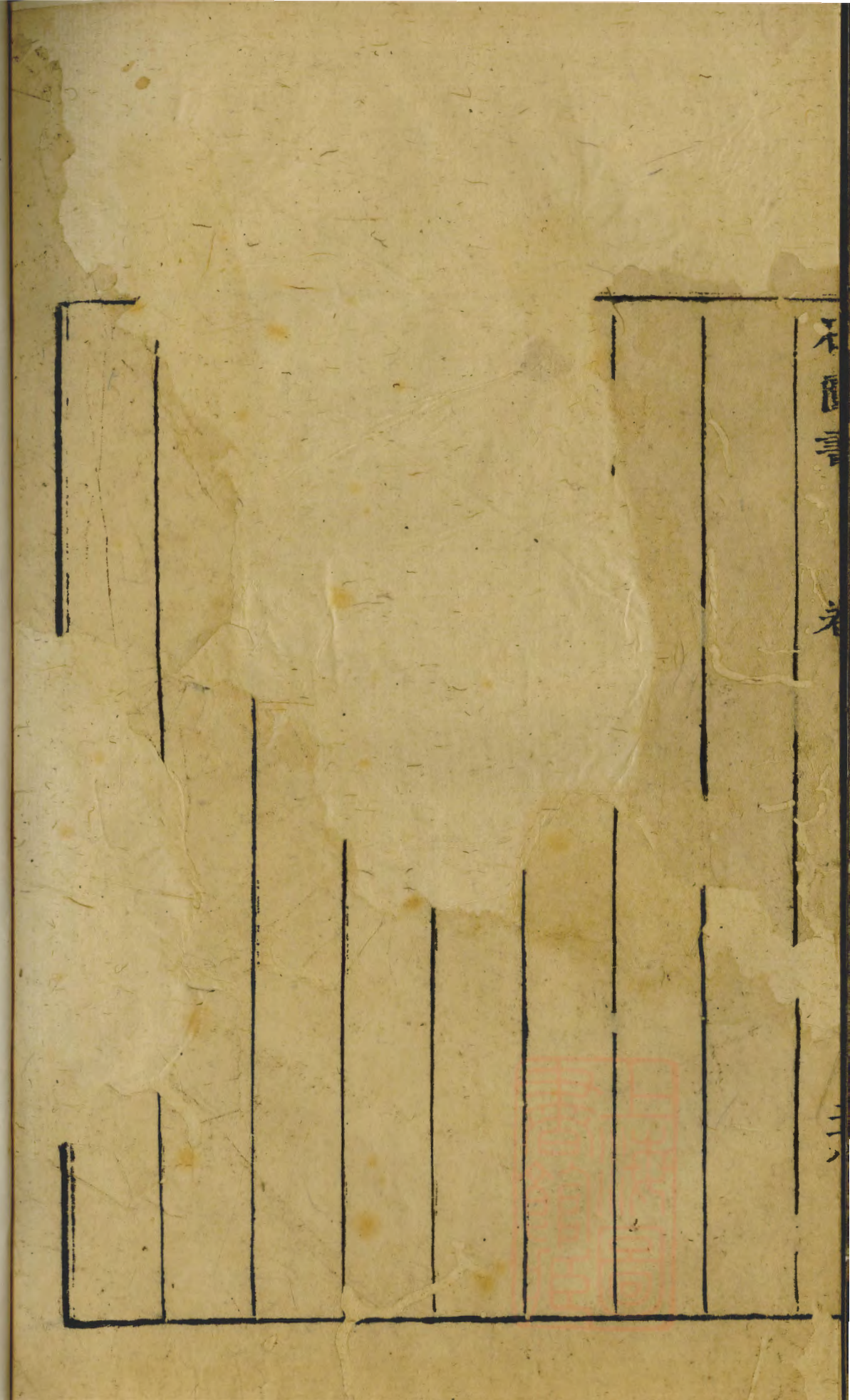
三十三卷　豐坊集二卷　王維禎存笥稿二
十卷　茅坤白華樓集四十六卷　何良俊柘
湖集二十八卷　高拱玉堂公草十二卷　趙
貞吉文肅集二十三卷　殷士儋金輿山房集
十四卷　耿定向天臺集二十卷　鄧以讚文
潔集十二卷　楊起元復所集四十卷　張元
忭不二齋集十六卷　黃姬水淳甫集二十九卷　王世貞四部
卷　徐渭櫻桃館集二十四

稿一百四十七卷　王世懋麟洲集五十四卷
李攀龍滄溟集三十卷　吳維嶽峻伯集二十
卷　宗臣子湘集十五卷　梁有譽蘭汀集四
卷　徐中行天目集二十一卷　吳國倫甔甀
洞集五十四卷　汪道昆太涵集一百二十卷
沈明臣嘉則集十二卷　張佳胤銅梁集二
十七卷　盧柟蚓竅蒙集五卷　宇贊楚書四卷
李維楨太泌山人集一百卷　俞允文仲蔚
集二十四卷　徐渭文長詩汝思集一卷　黎民表瑤
石山房集十六卷　謝榛詩集四卷　陳士元
歸雲集七十四卷　葉向高太霞草六十卷
湯賓尹宣城集八卷　焦竑澹園集二十卷
陶望齡歌菴集二十四卷　袁宏道瀟碧堂集
四十卷　董其昌容臺集十七卷　傅汝舟磊
老集二十四卷　黃輝慎軒集十卷　陳繼儒
晚香堂集三十卷　湯顯祖玉茗堂集二十四

仝 虞淳熙務 磎山集三十卷 屠隆由拳
集四十二卷 黃汝亨寓林集六十卷 周道
登海門集二十卷 馮夢禎雪堂集四十卷
鍾惺隱秀軒集四十八卷 譚元春嶽歸堂集
二十四卷 張汝霖砎園文集四卷 倪元璐
應本代言十二卷 王思任清暉閣二十卷
黃道周大滌山房集十卷 姚希孟風樹堂集
六十四卷 黃景昉瓯安館詩三十卷湘隱堂
集二十四卷續詠十二卷 劉宗周忠端集二
十卷 陳仁錫無夢園集四十卷 張溥七錄
齋集十六卷 曹學佺石倉集三十卷 陳函
煇寒山集六十卷

類書

天中記一百卷 事文類聚一百卷
潛確類書三百卷 陳仁錫 韻山六千四百卷 張
汝霖 鴻書一百卷 洞芭二十卷 屠隆



石渠書卷第三十八

徐中山世家

中山王徐達者濠之永豐鄉人長身高顴面頰沉毅剛決其僚伍莊惮之至正癸巳郭子興據濠梁太祖以兵屬之稱朱公子達聞公子名偏裨請見與語大奇之收置麾下時達年二十有二所委使必効而又時之以王霸之畧進公子大喜曰此將相材也授鎮撫俾位諸宿將

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毋從取和陽明年故
帥孫德崖来屬子興修舊隊執之德崖軍
閧 公子單騎往撫亦被執達曰事急矣請以
身質德崖軍歸我朱公子而我亦歸爾孫帥
公子始得脫達亦得脫尋子興死 公子爲大
帥達益親信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
相呧達別出奇兵取溧陽斬其尉諸軍前
薄之蠻子海牙敗走 公子從渡江拔采石搗太平與
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入幕預參機務尋破
元兵禽元將陳埜先復太破蠻子海牙乘勝下
集慶路 公子晉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
會諸將陽責達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
頓首請死乃已遂命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
下走苗帥完者僞平章定一號令明肅城中偃
然不知有兵達自是專爲將矣置淮興翼於鎮
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堡二

發舟師自常州來徼達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
奔至常州請益師 吳公以兵三萬益達達乃
分其軍爲二薄常州而壘士誠弟士德以重兵
援達與將士計曰士德勇而黠未易力取也去
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鉄騎屬總管王
均用將之乃前邀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衝其
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生獲之進圍常州
不下 吳公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曰

虐降失陳堡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
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則三尺在吾不敢私
復益以精兵二萬達乃合四營兵爲二以相救
佯示弱狀士誠兵直攻達：縱兵大戰而外營
別將取馬馱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
其將寧國守臣降復以輕兵徇宜興由別道下
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平江大震已復與平

童邵榮圖宜興分兵塞太湖口援道絕宜興下
時　吳公以重兵定婺處將畧有浙東諸郡而
陳友諒之驍將趙普勝陷池州進攄撚陽水寨
數往来窺伺　吳公念不及援而達遣其將選
勁卒襲破之普勝走遂復池州捷聞　公大悅
謂徽達何以抒我内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
樞密院事亡何　吳公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
夜掩浮山寨破僞漢胡總管窮追抵潛山下之
還池州　公謀知友諒將犯池命常遇春以兵
助備之語達友諒旦夕至則設伏九華山下而
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策選勁卒萬人
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中伐鼓大噪伏盡
發城中兵應之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三
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
狀聞　公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
逆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阬其十之九　公不

懌命悉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是專爲大將矣陳友諒既陷吾太平遂盛兵壓建康　吳公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與馮國勝等追殺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躍其黑旗圍之移兵圍廬州時友諒失洪江州友諒走追破之復軍復太平取安慶尋從取都昌憤悉其衆來爭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蕩其前茅殺千

五百人軍威振既而縱舟深入中敵火且撲且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兵盛　公憂師不利恐其乘勝下建康乃以兵符授達趣還建康達至申約束嚴斥堠鎮靜若不聞有外兵者會　公鄱陽大捷至建康即吳王位拜達爲左相國復從平武昌還師　王諭達等以吏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今者紀綱法度粗若有緒顧其閒或未盡善諸公宜執正論爲更張毋使

有既往之悔於是達與右相國李善長相與攻
敉推明之稱畫一爲再圍廬州左君弼走遂取
廬州乃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荊湘南北者具
平之召還大會師建康奉命率常遇春等以水
陸兵徇張士誠淮東郡邑師行首克泰州遂降
興化會張士誠犯宜興乃以馮國勝攻高郵常
遇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達率中軍精銳渡
江救宜興大破之馮國勝在高郵中計詐約降

使；入皆見殺　帝怒達國勝而趣達移兵會
攻之復會遇春兵攻淮安破其左丞相徐善
兵於馬驟巷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元將陸
衆舉於宿二州來歸唯安豐爲元守達移兵克
之淮南北悉平　王與諸將謀討吳越李善長
以士誠兵尚強饒蓄積請緩之達持不可曰張
氏汰而苛諸將帥李伯昇等積子女玉帛旦夕
入耳用事者黃蔡葉三恭軍白商書生易與也

臣奉　上威德以大兵臨之當自潰　吳王大悅以達爲大將軍常遇春副之將兵二十萬討士誠禡於龍江進達等戒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必全之吾聞其母墜閹閽之外母攄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　王曰不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唐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僞右丞張天麒恭政黃寶院判兩子實分道出戰達分兵應之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遏其歸黃寶敗走遂圍其城僞五太子及平章朱暹樞密呂珍来援軍舊館達分遇春擊爲十壘禦之士誠自以兵来援達迎戰大敗走之復敗其僞右丞潘元紹於平望五太子朱暹呂珍張天麒等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從太湖而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薄平江達營對門分兵營婁胥

闔盤諸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臺三層名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畢見上置弓弩火器發無不中又設襄陽礮著物無不糜碎礮風著人皆死城中震恐達在軍常使；詣建康請事　吳王賜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於天性沉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畧淌弭群雄今事；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尚在外君不御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平江城堅難卒拔莫天祐爲士誠守無鍬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泅從水中漏消息達徼得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閤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乃自出兵復大敗士誠馬驚墮水輿入城而其弟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猶未及嘗飛礮碎其首士誠氣益奪達諜知城中困乏乃勵士鼓而破對門遇春攻破閶門城潰士誠猶巷戰復潰拒門自縊兵入解之檻送建

康蘇城將破達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左公營
右將士入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
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城中食寢互市如故
蘇民自相咎曰柰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
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戰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
休沐數月　吳王議北伐常遇春請直搗元都
王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芙也吾欲先取山
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
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鏖兵牧野而元都
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
達曰上策之善於是以信國公佩大將軍印鄂
國公副之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諸將軍非
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
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宜專主中軍運籌決勝
不可輕動又謂達閫外之寄汝寔任之茲行進
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

其子信請降既而叛達怒急攻下沂州僇宣王信走　吳王勞大將軍賜書曰將軍今何嚮益都則必留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難踰度其在將軍吾不從中制也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圍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州守將移兵下東平進次安山逼濟南

走吳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洪武元年　吳王即大位立皇太子達無領太子少傅予誥有曰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又云太公韜略當弘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廷臣榮之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在廬敖與南皆犇守將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在廬敖與南

師角令悉我麾下兵能復與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克夔乃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入其城縣中灤進略洛陽抵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元兵潰洛陽大帥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

許諸守將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丞相擴廓帖木兒不應遂徇虢州毛葫蘆諸寨　帝聞達等平河南爲幸汴梁以待之居十日達自軍詣行在　帝置酒勞之因問達北伐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擾潼關李思齊張思道睨奪遠竊元都一穽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伏天威取之如拉朽耳復奏曰元主

窮蹙必北奔何以待之　帝曰元主乘氣運而王我中國今衰矣彼且自澌滅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隘圍防其侵軼可也達受命副將軍遇春來會仍移頓陳橋　帝盡陳圖以賜師次河陰分兵徇河北徽輝彰德諸郡尋取廣平達駐師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時濬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来會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攄之作浮橋以渡丞相也速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僚克等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卜顏帖木兒等諸軍入通州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載重寶北走踰五日達師填濠入陳兵登齊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及居守官吏等戮之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餼廩無缺號

令士卒無得侵暴捷聞 帝大嘉賞承詔置燕山等六衛以守禦北平命將畧保定中山河間真定懷慶俱下遂奉詔定山西時擴廓帖木兒兵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撼故都達聞之謂諸將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衛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穴所謂批亢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遂以輕騎前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未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

計選精騎夜劫之擴廓聞變倉卒不知所出急踰帳後乘驛馬以十八人走大同大兵蹙之復走甘肅達遣傳友德破西州而自率兵從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留兵戍之趣鳳臺時奉元爲都省而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脫列伯據鳳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思道等聞達兵至三日遁達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

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元其約束如下故都秦民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攻慶陽達曰不然思道自守鹵耳城險而兵精未易即拔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裔地富人衆大兵猝至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爲我有於是決策渡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遣馮將軍以天策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乃以兵攻靖寧度六盤山襲走豫王盡獲其部落輜重使諭慶陽張思道懼留其弟良臣以兵守而以輕騎跳身至寧夏爲擴廓所執良臣聞之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步兵五千受降良臣見陳兵自疑佯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顯被創走達大怒即日以大軍圍慶陽良臣懼登城請降不

聽後遣兵破擴廓之救者韓札兒圍益急其平章姚暉等獻門納師良臣父子自投舁井不死引出斬之陝西平詔達還京師第功以達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金幣且大論封會擴廓帖木兒覘達還悉兵襲我蘭州殺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　帝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

兵爲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服即日行至定西擴廓退屯軍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陽深溝而壘擴廓發精兵千人繇間道從東山下襲劫東西壘軍中驚擾左丞胡德濟倉皇無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胡越公大海子也達械送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等以徇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

兵奪溝而陣身先矢石諸將士毋不一以當十大破之擴廓擄妻子以十餘騎遁阻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縣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 帝釋之以書諭達曰將軍自效徽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破平擴廓乃使鄧將軍脇降西番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還京既至 帝爲幸龍江勞之慰賜有加進封魏國公予鐵券誥曰爾達起兵以來爲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清江漢淮楚電掃兩浙席捲中原威讋大振直連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數嘉爾勤勞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〻承襲以報爾功是年 帝既營正宮以其舊內賜達〻

謝不敢一日故醉達掖寢之覺問左右曰安寢曰寢舊內達攝衣起惶恐下階拜呼死罪趙出帝悅於是為達治第榜其坊曰大功與之棹楔二第胎鵞 帝過之曰可矣達遂不敢卒鵞帝益悅車駕時臨幸呼達曰哥呼達妻曰嫂四年練兵繕塞北平山西以便宜從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為軍者給月廩為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二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其冬召還京師歸旬日 帝召達與曹國文忠宋國勝宴射賜達交趾弓五十矢弓百因諭曰古者諸侯有四裔功賜之弓矢達頓首謝再旬日 帝御武樓召達計邊事曰擴廓游魂尚出沒柰何達乃請曰亟發兵阨堅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

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各五萬騎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鹵於野馬川復敗擴廓於士剌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師於嶺北時師數發矧而心易鹵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餘人偏將軍湯和遇他鹵斷山亦敗左副將軍出塞至口溫雖稍利道遠乏水其後軍爲鹵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重署等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涼屢破鹵盡收其妻子坐秘匿馬駝賞不行而上以達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塡北平歲盡返之賜休沐以時燕見而達益恭謹達長女得尚燕王每見執臣禮無敢居舅六年獲故元官屬千三百餘人招致河曲府山谷軍民二千餘戶十四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冦永平命與湯和傅友德往討既至修永平界嶺三十二關使友德克鹵灰山塞外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

上憂之會達疽發背小愈　上使達子允恭往視賜之璽書而召之還達還其明年疾益甚帝爲延致天下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歸竟不起年五十四　帝袒跣奔達寢撫屍而慟尋輟朝愴然謂群臣曰朕自起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遽胡未殄遘者太陰屢犯旄頭果奪吾大將之速朕竟夕不寐歎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思無以報之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以永垂不朽耳贈中山王謚武寧追王其三代而手書混一區夏奠安神人之功於墓道稱其生平言簡慮精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以至攻城不屠俘囚不殺凡受命而出及奏凱而旋不自矜伐至於封姑藐之庫藏置胡宮之美人財物無所取婦女

無所悅忠貞無疵爲昭代一人達爲將善撫循其下與將士同甘苦士不飽不就食不營止不就幄傷病者躬慰問給醫藥死者哭而棺槥之得壯士與謀輒不發以恩結之使爲我用所平二大都三會省望郡膴邑以百數無敢有擾民者歸朝上符印單車重寨以還邸舍生平無歡酒伎媵之好親禮儒生與談經術古事輒虛心受之始　帝郊社禋後即建功臣廟於雞籠山趾圖達戰功與太廟配享位皆第一達四子皆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壽左都督膺緒斃中軍都督府事四女長　仁孝皇后次代王妃孫茂先周府儀賓景昌定國公欽襲魏國公

石匱書曰中山王之賢三代而下鮮比也其用兵也整而簡武而不殘其居功也安其事上也共其藏身也哲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而

爲一人者也於肇偉哉

又曰諸葛武侯之後得大將二人爲曰唐太師汾陽郭忠武王子儀明太傳中山武寧王達中山之易也在乘創也汾陽之難也在振衰也然而亦各有難易爲汾陽之難在肅主也其易亦在肅主也中山之易在英主也其難亦在英主也

附徐輝祖

徐輝祖中山王長子初名允恭　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三年嗣魏國公出陝西防邊二十六年故元降將阿魯帖木兒與其部落隸燕王軍中有異志爲告者所發　太祖密詔燕王詗寔命輝祖以詔往輝祖姊王妃也以是悉得其寔與王合箕併其黨與悉捕送闕下戮之二十七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啟言國子生日夥不爲甄別

高下無以懲勸　太祖命輝祖同禮部翰林官監試其文分別送銓司敘用輝祖以勳臣典文事人以爲曠典　讓帝即位加太子太傅時燕王入臨稱疾不拜王屬尊而功高有武略擁强兵朝議憚之會王歸留次子高煦侍命於卽欲藉渭陽爲耳目輝祖謝絕之且白於　帝曰高煦勇悍無賴非但叛君尋且叛父勸　帝羈留之高煦微聞夜入輝祖廐盜善馬馳去其後靖難師起高煦爲前鋒所向無敵　帝曰吾悔不用輝祖之言燕兵南下諸徽侯相繼敗終以輝祖爲燕戚故見格建文四年命輝祖率京軍援山東時平安軍小河斬燕將陳文王真軍敵大振輝祖来援與靖難兵遇大戰齊眉山斬其酋州衛千戶李斌北軍退走還營搖塹自固是時京師傳言燕軍已北遂撤輝祖還京及燕兵再下奄至龍潭復　命輝祖出師分道抵禦將士

皆離散又戈無鬬志遂退歸燕王密使、約輝祖爲內應輝祖峻拒之金川門潰輝祖仍率兵巷戰及建文遜去群臣勸進輝祖獨守先王祠閉門不出　文皇召之陛見不答一語委曲開諭始終無推戴意乃下獄論死法司追取伏招輝祖但書中山王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文皇大怒終以元勳國戚欲誅輒止乃添其名於奸臣榜單其祿米勒歸私第幽繫五年而卒

年四十　文皇曰輝祖與齊泰等同罪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勳勞曲赦之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沒後祿輝祖長子釋迦保世見賜名欽遂嗣公爵欽方嗣即乞守其父墓　文皇大怒謫居中都洪熙元年子顯宗嗣蓋魏國自顯宗嗣後世提督南京守備而　高祖孝陵在留京者以懿戚世、奉祀　文皇初即位以一中牢告

中山王其後因之

石匱書曰以輝祖之才而椒房有倪天之妹少肯委蛇寧不以富貴功名終乎乃獨徘徊故主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非所稱世臣社稷臣也卿昔魯昭失國叔昭子析死宗廟君子哀之若昭子猶死寇者也非死婚媾者也

石匱書卷第三十九

常開平世家

開平王常遇春濠之懷遠人身長八尺臂有修毫黑色如猿亦曰猿臂以金珥耳力能拔九牛元末群盜起躪江淮間而遇春爲大盜劉聚所得遇春驍悍有膽敢力深入郝還必尅獲而歸大爲聚所愛重遇春察其怠鹵掠妄遠志聞朱公子駐兵和州乃偕其卒數十人來歸未至

卧田間夢神人甲而楯趣之曰起、主君来寤公子騎遣過之與数十人求附收麾下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爲前鋒公子曰爾故主在飽則颺去爲能事我遇春涕泣頭踏地曰劉聚盜耳無能爲也臣於草昧識真主又將爲歸語罷復泣公子猶勿許及渡江抵采石磯元兵陣磯上公子乘巨艦偪磯去磯尚三丈許矢石交下莫敢先登遇春乘飛舸至公子麾遇春曰上遇春應聲諾挺戈躡跋走艦尾元兵以長槊下戳之遇春一手提戈一手虛掉一槊借勢聳身一跳而上瞋目大呼衆皆辟易槊槊走遂拔之乘勝取太平路始授先鋒尋遷總管公子既渡江而將士家屬輜重皆在江北滁和單弱不能堅守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南北阻隔公子率大兵攻之命遇春多張疑兵以分其應而自帥正兵搏戰出奇擣其中堅輕舸衝突海牙

之舟分而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公子晉吳國公命從徐達取鎮江攻常州會降卒叛與僞吳合圍達於牛塘三匝遇春以單騎突戰擒其驍將圍遂解進統軍大元帥克常州尋從徐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以馬步水軍大元帥從吳公取婺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移兵攻杭州召還從拔安慶僞漢陽言且來援遇春料其必攻池州留羸弱守城而伏銳士九華山大破之公西征留守拜行省參知政事復從公迫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之師僞吳驍將李伯昇圍我長興遇春往援俘斬甚衆築城安慶破池州叛卒羅友賢斬之時公委任平章邵榮貴而旦驕偶不得志謀伏兵置酒要

公飲而刼之事發就縛　公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遇春按劒起大言曰人臣而反名無縱理臣義不與榮俱生公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偽吳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公救之師至而城已破其兵勢張甚連營水陸爲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爲前鋒拔其中壘擒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鬬卒不可破遇春以精騎橫突其齊凡三合三提大軍乘之遂大勝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来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移薄廬州且下而陳友諒傾其國兵来爭南昌　公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公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偽將張定邊詹前犯御舟，膠淺勢迫遇春望見不避泥濘左右縱殺射中定邊敬稍引退而遇春舟復膠淺力戰亦得脫明日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

里天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皆焚死友諒氣
奪退保鞋山諸將以敵尚崛强欲縱之去公
問遇春愕錯獨不言 公乃移舟扼上流而別
出奇兵絶餉道凡旬五日而友諒軍乏食其左
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而
遇春駕火筏焫之友諒中流矢死乃班師飲至
策勳以遇遇春功居首賜田土金帛過當復從
公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南合而其僞丞相
張必先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擊之生擒必
先陳理嘶聲降論平漢晉中書平章政事尋從
徐達取廬州復自將略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
洞牛皮等砦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
公以吳王手勅褒諭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今
將軍破敵不殺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
焉是天以將軍賚予也還軍領賞復勞之曰將
軍勤勞不失律民無所擾嶺以南望風款附是

能揚武定邦予報其冥敢後將軍其更圖後舉副予所託尋又出師取安陸襄陽復從徐達克泰州高郵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乃大舉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達而行舟師出太湖禽其萬户尹義直趨毗山與吳兵水陸勁鬬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與睥睨埒僊丞相士信掃境内兵來援築壘舊館出我師背遇春率奇兵繇大全港入營於東門更出敵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戰士立破之復破其援兵赤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身走舊館之卒降生致六萬人於建康不戮一卒乘勝下湖州進圖平江凡八月始克之縛士誠以歸籍其兵得二十五萬吳王召見戟門慰勞備至進封鄂國公王念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為左右相國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為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獻策欲

輕兵直搗元都執孱主以臨天下　王持重不之用而心服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騎二十五萬以北　王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曰當百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謝拜詔即行從下山東諸郡吳王踐祚遂命攻汴梁敫兵五萬屯洛北已陣遇春單騎執弓矢馳入陣中敫二十騎攢槊刺遇春無所中遇春一矢正貫其先驅騎大嘑殺入衆皆披靡遇春偏前奪一槊前後格殺二十騎無一得脫敫望風潰河南下諸郡邑先後皆平　帝爲幸汴梁遇春馳入謁　帝勞之曰將軍與大將軍北伐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亦倍矣遇春稽首曰亡元之民服　上威德耳臣等祇奉成筭以效驅馳敢貪

天功爲已力也　帝大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大將軍署定河北進逼大都元主北走取之移兵夠太原元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来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達謀曰我步兵未集驟與之戰危道也不若夜劫之達曰善夜舍枚走襲擴廓果驚遁僅以身免太原下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出塞取大同轉夠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右副將軍馮宗異合西逼鳳翔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翔下會元丞相也速寇通州至白河而遁　帝乃遣遇春以所部兵馳至元故都部署將士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文靖於錦州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之進次大興州遇春分千騎爲八伏邀其歸大興兵走伏發大敗之禽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元主先遁追北數百里俘其

宗王慶生平童昏佳等斬之師還次柳河川得暴疾卒年僅四十二訃聞 帝震悼罷朝 帝泣廷臣莫不泣贈開平王謚忠武喪輀至龍江 帝為文往祭曰朕先拔采石全有中國爾功懋焉六將共享太平何其未遂遽爾云亡喪今南還哀痛切心與誰言哉不過臨風興慨想其音容耳祭畢慟哭而還命葬於鍾山之陰明器勿靈凡九十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會塋召宋濂為神道碑侑享太廟肖像功臣廟皆次大將軍位第二遇春先戰怕御女子數人戰歸解甲血糊糢窣；有敵所過師悉士掠士皆騰羸廳霍於諸將士至從大將軍則輒遵守約束也故自拔采石以至戡定中原身經百戰未嘗敗北子茂嗣茂以納哈事詿誤奪爵安置廣西之龍州茂至流所土裔龍州守慕茂家世以愛女事之而與他土裔爭為所發

茂聞之伏毒死或云龍州守隱之他所寔不死文皇爲窮索茂且發大兵繼之而卒不得茂踪跡或云定死矣乃小解而別封其次子昇爲開國公

石匱書曰公之國於鄂也唐有尉遲宋有武穆與開平而三矣岳少保初諡武穆旋改忠武與尉遲開平而又三矣其剔腸烈氣固一邪不然何封諡之尚也　高皇帝於大將軍禮遇有加而終不若開平之眷、所謂愿吾愛之者也君明而臣良者也

又曰常開平嚢嗜跳盪千人自廢而每對　太祖言無不竭誠盡慎皦然一心磁石引鍼其所以遇合者微矣唐太宗曰人言魏徵倔强朕止見其嫵媚其鄂國之謂乎且開平中山皆起家草昧而龍虎風雲皆得以功名累葉其所以深根固蒂之術豈淺人所能辦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

李岐陽世家

岐陽王李文忠者泗之盱眙人少名保兒父貞娶高帝姊漁泗水上歲儉時有所助高帝久之高帝姊卒保兒方十二貞聞帝起淮右鬻之軍中見帝見貞衣被褸裂問曰丈夫治生得無苦乎對曰苦漁稅保兒幸帝喜且泣曰人言見舅如見孃信然遂賜以巳

姓名曰文忠與侄文正同延師誨之文忠恂恂若儒生而踦厲奮揚胆氣雄邁就外傳頗工詩詞　高帝取以示近臣曰平世一鄉士也今非其時要當於馬上習之丁酉年十九俾以舍人領軍援池擊敗漢戍戍陞帳前親軍都指揮使率所部下青陽石埭旌德敗元阿魯灰破苗僚於潛昌化獲婦女輜重甚多盡燔遺之厲士曰固不足惜努力殺賊何止是進次淳安夜襲洪元帥降衆千餘與鄧愈胡大海會取嚴州周人率苗兵水陸至出奇大破之積斬馘載竹筏乘流而下瀕以懾周人周軍皆震拒郝周軍烏龍嶺進取浦江訪求鄭義門避匿者按堵之令士毋得焚掠撫元降將員成蔣英劉震三萬人於桐廬已亥與大海克諸暨禽人四千從間道破周軍碧溪胥口使裨將何世明克分水斬首五百級進擊之三溪斬首千餘遣同僉樞密院

事守嚴辛丑城嚴與胡大海援其子德濟廣信
生禽漢將李明道及宣慰王漢二釋二之俘使
併降其兄建昌將溥壬寅蔣英劉震叛金處文
忠赴援賊委城遁撫定其人民遷浙東行省左
丞開省金華總制禦處廣信嚴諸全諸軍馬以
虛覷破周圍諸全軍乃與胡琛還定處英震走
歸周癸卯自嚴馳拒叛將謝再興於義烏築新
城諸暨西以胡德濟守之拒郤周將李伯昇兵
遷右丞乙巳伯昇復以二十萬來寇新城馳之
未至可十里止營龍潭德濟使人閒道報曰敵
衆姑俟大軍文忠曰衆則彼也謀則我也畏衆
益衆；乃在敵無衆不衆；乃在我下令曰彼
衆而囂我寡而整伯昇一戰可擒且聞彼輜重
山積是天以富賜若輩也衆咸奮戰既合文忠
橫槊掠陣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
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十人左右

迎擊所向披靡賊馳而犇自相蹂躪德濟從城中亦鼓噪而出斬首數萬捷聞賜御衣名馬丙午下浙江使朱亮祖耿天壁克桐廬袁洪孫虎下富陽進克餘杭且入杭州是時張士誠攻周爲吳其將潘原明懼遣方彝請降文忠曰師未及城員外約降得毋緩我乎彝曰將軍之兵動如雷霆旌旗遥指莫不震懾及聞布德勞来秋毫不犯乃始還靈定覬擇託而歸豈有他意文忠見其誠引入卧内津遣之明日原明封籍府庫軍爲并執劉震將英以降用女樂導引入城文忠叱去之既入令諸軍皆止樓櫓上造民居者斬一卒入借民釜立斬之召見諸元將悉送高帝軍凡得兵三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吳元年詰曰甥文忠幼育帳下比於吾兒亏馬文藝靡不閑貫弱冠起軍中僉院金華開省嚴陵平烏龍破苗獠援諸全陽陣衝鋒如遇枯朽比

者直擣臨安克其堅城按堵如故朕自起淮右
奄至江左同心一力諸勳有之國戚簪如惟爾
文忠親則舅甥恩則父子謀畫勞勩與諸勳並
是用加爾榮禄大夫浙江行中書省平章作鎮
茲土復爾故姓爾其勗哉其最之洪武元年繼湯和入
閩悉平諸山寨二年以偏將軍副常遇春帥師
率師西與大將軍達攻慶陽至太原聞元將脱
列伯孔興攻大同急文忠曰大同受敵燃眉之
急若待進止其鋒益熾閫外之事有利專之皆
曰然遂縣代出雁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
元平章劉帖木兒至白楊門擒其四大王且近
敵壘天雨雪身引數騎察闖近山無有伏召諸
軍阻水而屯其夜有黑雲壓營文忠曰雲壓營
主有賊劫者令馮宗異等伏八萬騎白楊門別
令二萬騎飽食無動夜半脱列伯果空壁来文

忠以二萬騎誘之比皆殊死戰寅至辰度其飢疲分軍左右翼自爲先驅與宗異奮擊大破之脫列伯之部將縛之降文忠手解縛延爲上客元人降者皆喜孔興部將聞脫列伯敗亦斬其首以獻進東勝州莽哥倉不見齒還於是元主退保應昌　帝欲窮討臧之絕其南向意三年爲征虜左副將軍與徐達復北出至興和降其將進擒其平章竹貞於察罕腦兒敗其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朶兒只八剌於白海子之駱駝山進開平遂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知元主殂無程進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圍其城克之獲元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諸王達官所藏歷代玉璽金寶圭冊掌斧元太子與數十騎遁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見角觝而還返過興州降江文清等三萬六千餘人至紅羅山又降楊思祖等萬六千餘人班師還朝　上勞於

郊其冬大封功臣
上曰李文忠取應昌功最
大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四年西
蜀平鎮成都五年以征鹵左副將軍與徐達馮
勝率十五萬騎北伐分三道並進文忠總東道
與都督何文輝等出居庸擣應昌取和林進口
裹二十日糧倍道至土剌河鹵將哈剌悉騎渡
溫河至哈剌莽来鹵遁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
襲人柰何多負載乃留輜重於廬朐河令士卒
義直前蔽之揩揮李榮授以所乘馬自奪鹵騎
益衆搏戰馬中流矢徒步持短兵接戰裸將劉
乘之文忠策馬橫翔麾衆更進士皆殊死鬬獲
鹵人馬萬計追至騁海鹵復合益生騎文忠勒
兵據險椎牛享士大縱所獲馬畜示鹵平若鹵
遲疑不敢近引軍還夜失道糧且盡士多渴死
至哥兒麻思所乘馬嘶而跪泉湧出刑牲祭之

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千八百四十餘
人送京師是時文忠父貞尚在　上即封爲曹
國公追封隴西公主爲曹國長公主貞爲入醇
謹　上燕見無時每有征伐輒令守宮省而貞
貴之後蠲河西數郡漁稅曰以駙馬故也六年
屯代出朔明年使諸將出代擒元平章陳安禮
擒太尉伯顏不花於朔俘元國公鄧孛羅帖木
兒於白登轉克大寧高州大石崖斬其宗王朶
朶失里擒丞旨伯家奴遣禪將追斬元魯王於
穩帽山獲其妃略豐擒胡官十二人虜衆百二
十馬駝牛羊萬計十二年命督軍河峴臨鞏得
便宜行事擒獲叛逃土酋城洮守之其明年召
還恭贊軍國事十六年使撫領國子監事文忠
器量沈宏人莫測其際臨陣遇敵胆氣益壯故
戰無不克及釋兵家居手不釋卷其館中多文

墨士文忠常以客所言上前上怒高麗謂與惟庸通欲討之文忠諫又諫窒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帝大怒曰此儒生家言何從出令口耶安所受之使人盡殺其客文忠歸見館客橫屍牖下病悸不治　帝爲族誅諸醫及其侍婢六十許人追封岐陽王謚武靖配享太廟二子長景隆嗣爵次增枝景隆自有傳永樂國除嘉靖中繼六王後封其八世孫性爲臨

淮侯

石匱書曰岐陽王不數爲大將；輒有功敦詩悅禮有儒者風斯所以肺腑哉　高帝起民閭屢更變饉兄之子獨岐陽王而大都督不善居勳父子以廢徙而大都督文正妹之子獨岐淮之紹侯其亦　高帝遺意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一

沐黔寧世家

黔寧王沐英定遠人故姓李又姓木乃姓沐也八歲父母死 帝得之兵間時 帝二十五未子與孝慈皇后養爲子姓之朱名之文英與懿文太子同食起英溫爽有姿檠機穎過人入侍帷幄晝夜勵勤目無迂視 帝深器之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京口擢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洪

武元年以所部從取鉛山下崇安會湯和攻陳
友定於延平取之其故將子隆負固不服英與
禕將蔡玉夾攻生得子隆將谷保盡定閩地
高帝曰毋李爾李毋朱我朱與之木姓而名曰
英調守建寧節制邵延汀三衛三年授鎮國將
軍僉大都督府事時天下兵樞務劇每擘畫具
稱　帝意孝慈皇后尤愛重英恒語　帝曰是
兒吾子孫屏翰也命秉傳繇陝右至興河旬宣
德意有便宜以聞輒報可四年副征西將軍鄧
愈征西戎渡黃河署烏思藏耀兵至崑侖轉戰
數千里俘馘以萬計師旋而鄧愈道卒英代將
其衆還京封西平侯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
汪舒朶兒瓊嗉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雖嘗遣
子入侍而叛服不常命西平侯與都督僉事藍
玉等率河南陝西兵討之至朶甘降其萬
户迄失迦商其部落酋進至洮追擊其十八族酋

長職方其地吐蕃川藏皆從風降城洮守之擊
敗三副使衆并擒癭嘯子封来獻殺獲數萬獲
馬二萬牛羊十餘萬諸將論功而侯者凡十一
人居三年元故將脫大赤及愛足屯和林擾邊
命英討之英遣侯騎偵知脫火赤兵次亦集乃
路遂踰賀蘭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夜去穹廬
四十里噭枚四其軍自當前圍擒得其全部以
歸還鎮關中十四年與大將軍達異道出古北
口克灰山嵩高全寧四部取元將宣於臚朐河
俘口千餘還京其秋頴川侯傳友德爲征南將
軍征雲南英爲副　高帝爲英勞木曰沐曰南
方大也以其克之勿用生之英至雲南元梁王
將達里麻以壯兵十萬柜曲靖英謂頴川侯曰
彼謂我師罷於深入未有虞心正可破也倍道
進江霧不見人冒及於白石霧歙達里麻見英
軍江上大驚頴川侯欲濟英曰未可也我軍遠

未形勢既露固利在速戰然亟濟則所傷必多宜多方以諗之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拒水上英別出一軍從上流潛渡出其後吹角建幟達里麻軍皆亂英使輕猛善沒者先涉長刀蒙盾斷其軍元人却數里趣師畢濟整之潁川侯進戰數合英縱鐵騎入之連斬數十百人生捉達里麻捕甲士二萬馬萬疋死者屬十里潁川侯與諸將分兵進英從左副將軍藍玉趙雲南梁王入羅佐山自縊死悉定雲南地徇建昌澈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皆下之土酋段明據大理撻下關左副將軍玉使定遠侯王弼繇河水東趨上關自率衆抵下關而使都督胡海洋夜從間道出點蒼山後建志其上昧爽我兵抵下關英騎涉河水齊馬腹斬關而入拔之還與潁川侯合攻烏撒東川之復反者又東攻諸蠻之未服聽者其諸蠻部雲南者乘

英東復反英引兵還與都督馮誠僉事謝熊剿
殺之斬首六萬生捕四千皆震服 高帝使傅
友德班師而鎮英雲南英辦方物揆貢賦癒民
數和力役疏其節目以簡易其人蘆川之外緬
維摩餘孽以通回州糧道巡撫甸安而還 上
曰朕有英而無南顧憂英奏雲南地荒廣請令
軍士屯糧 上嘉英如趙充國也於是葺墾城
池設營堡開屯田立傳置二十一年百裔思倫
發降復叛入寇馬郎他郎甸之沙摩勒英遣都
督窗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頃之思倫發
復以三十萬衆象百餘大寇定邊新附諸裔皆
動英自將五萬討之選驍騎二萬晝夜兼行甸
有五日使馮誠挑以輕騎百餘百裔以萬人驅
象迎戰揮張困以五十餘人射仆象追殺其
酋長大呼而入斬首數百級諸軍皆乘勝進英

使軍中列火銃神機矢爲三行象来前矢發不
退次行發又不退三行發明旦緬人悉驅象来
背欄楯竹簇鉤鈐鑪鑰左右襍摽英三其軍馮
誠前鬯正左湯昭右下令曰聞砲聲齊戰捷一
級一隊賞退一卒一隊戮鼓之前行之矢發銃
砲震動山谷中象皆挺透決驟英軍怛呼而麕
戰緬大紛挈戈甲戛摩飛血塗濺指揮張因與
千户張榮祖乘勝追之盡焚其寨昔剌亦百裔
之勇人也復来殊死戰英望見左隊少却曰取
其隊首来左帥顧見與其衆死之大敗緬人斬
首三萬級俘萬人緬人戰則其渠率縛身坐象
裹革兜披鐵甲拾是皆身中百餘矢殪象背上
其衆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思倫發遁去英還
師雲南所過城邑爭持牛酒勞威名紛紜蠻
裔中其夏東川蠻復叛　上命頴國公仍爲征
南將軍英爲左副將軍普定侯陳桓爲右副將

軍討之諭其脇從越州酋阿資者先是其父龍
海與廣西赤部酋者滿美情通以叛英自將擣
殺者滿美情俘男女千餘畜產稱是龍海遂降
徙之遼東至是阿資又叛英遣都督寗正從額
女數百餘畜產千計阿資窘戚與其母出降其
冬入朝 上宴之奉天殿賜黃白二金若鈔綺
甚厚造第鳳陽舉遣還鎮二十三年英使臨安

衛指揮王執討平教化三部之不賦者又使貴
州都指揮張泰討普安酋密即之亂二十四年
復征阿資叛詔平羌將軍何福領西平侯兵而
令西平侯還鎮阿資亦旋降英在鎮一日立廳
事前忽仆侍者掖之曰風入腑矣柰何他事無
所恨直 上恩圄極不能報耳言已遂瞑初英
留鎮之二年哭孝慈皇后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斬衰哀臨終三年喪每哭幾絕及今二十五年

又哭懿文太子哀毀逾禮因感疾遂卒年四十
八贈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還塋都門外雲
南父老蠻裔酋長莫不流涕請立廟制曰可英
子四人春晟昺昕尚 成祖長公主春年十
七從父征討有功平定江西山寇先登授驃騎
將軍都督府僉事從征鹵將軍馮勝出沙漠二
十五年嗣父侯鎮雲南平緬東川維摩阿的越
儁賈哈剌等蠻加授征鹵前將軍年三十六卒

建文帝謚之惠襄無子晟嗣晟少凝重端慤讀
書敏記 高帝甚重之弱冠授都督僉事亡何
進左都督既嗣侯即代爲雲南太帥時岷王國
雲南與晟有隙 高帝賜書王謂晟少不更事毋
深責之吾當別餙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
晟自如建文遜位去 文皇疑匿晟所使 詗
察無狀乃已麓川宣慰使不能制下諸蠻逐之
而擅其地晟以大兵討平之分其地爲孟春木

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涯潞江清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酋遂帖息八百國長使其獷帥以蠻衆来犯晟發兵使別將逆擊而自犄其後至蒙自蠻退走追獲其帥賜璽書金幣永樂四年討安南晟爲征夷副將軍率雲南諸衛所土漢兵繇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奪猛烈棚華關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擾澳洲沙舁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征夷東西二都及盤灘困收欖江多邦城柵繼擣其大寨帝御製詩褒美之還鎮雲南亡何安仙侶等賊悉蕩平之入朝論功封黔國公賜誥券大宴帝御製詩褒美之還鎮雲南亡何安南復反命晟無征夷將軍討之不利於是以英國公輔率兵合而破之晟亦受賞有差尋奉詔撫富州叛酋降之

仁宗即位召還宴勞賜金

幣加太傅正統間麓川思任發反侵畧騰衝南
甸詔諭之降不從戚使都督方政等爲前鋒而
自率大軍繼之政特勇以輕騎挑戰敗死戚還
鎮慚懼得疾至楚雄而卒詔爲治塋賜祭追封
天子以絶遠且世將籍而隱爲滇人懾服戚父
子威信莊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士爵所具
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啟曰此令旨也歲時奉
獻不絶戚前後置田園墅田業三百六十曰吾曰
食其一可以周歲珍寶金貝充牣庫藏後庭曳
羅綺從使閹奴可數十百人而善事中貴通遺
執政不絶戚子斌幼不能涖事戚弟昂以都督
代鎮昂卒斌嗣公十一年薨子琮方襁褓從兄
璘瓚以才舉相繼代鎮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
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鎮守前後平馬隆
麗江劍川順寧羅雄等蠻累賜敕褒奨加太子

太傳凡三十二年而薨謚武僖琮無子以從兄
瓚之孫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
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西平
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崑年十四而拜公爵爭以
孟容之爭寨者又平米魯亂擒亂酋張良受那
征南將軍鎮守發兵平龜山竹箐蠻諭定孟養
代三賜璽書奬諭凡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謚莊
襄子紹勳嗣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
卒二子融肇南襲皆殤朝輔弟朝弼當嗣虐其
嫂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其淫惡益甚旅拒王
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
殺其子逮至京錮於南都之故第以幽死沐氏
鎮雲南擬於親王督撫大臣謁沐氏皆及門下
車藩臬以下迓爲讓天下久平縉紳士抑貶
之萬曆中昌祚出僉事湯寅秋不避道昌祚笞
其下人寅秋與昌祚訟於朝中朝之士多不直

昌祚而取詔旨切責之蓋沐氏鎮雲南其卒也
皆還塋留都門外所以得用闔其始鎮太祖
使閹監之陵寢用閹人
石匱書曰人言黔寧王爲高帝外婦子非也
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帝方窶孤安從
取外遏哉英以慎靜饒兵畧爲天子篳路藍
縷以開滇土戡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保赤社
爲明藩屏夫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朝弼錮死
昌祚嗣興法與恩不相蔽明德秉旦遠矣

鄧寧河世家

寧河王鄧愈者虹人也生而魁偉有大志膂力過人元末豪傑蜂起父順興起兵於鄉攄臨濠與元兵戰死之兄友隆代部未幾又歿衆推愈復領軍事念年十六衆頗少之既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乃喜曰早得仲帥乃公何至亡居二年聞高帝駐滁陽愈自盱眙率所

部來附授軍總管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
陳埜先蠻子海牙合兵數萬襲采石　帝禦之
戰南合而急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
獲埜先蠻子海牙走遂定金陵拔溧水破鎮江
愈皆與有功擢廣興翼元帥出守廣德州長鎗
軍來急愈出輕兵背城戰走之擒其總管武世
傑俘馘千餘人擢判行樞密院移戍宣州尋取
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兵攻徽州元將敗走徽

州下方繕城郭苗帥楊完者率十餘萬衆來爭
愈勵將卒與越國公分道逆戰大破之鹵其軍
較百五十八人苗帥奔潰婺裨帥汪同來降愈
令同爲鄉導遣驍將王弼孫虎等襲破其城殺
守將帖木兒不花獲級千五百生降三千人婺
源下尋遣朱國寶徇高河壘亦下之遂繇昱嶺
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帥余子貞獲馬百疋追
奔至淳安大破之獲戰艦三十艘三千遂克建

德以爲嚴州進同僉樞密院事畧臨安大破敵
於閑林移鎮饒州饒爲僞漢所部初附未馴而
濱彭蠡鹵得以舟師出沒偵我瑕隙愈謹斥堠
津邏悉敷要領與院判于光左丞余椿等連營
扼塞敷至輒殲之除行省參政總各翼軍馬時
境內弄兵者欲通穎尚首鼠兩端愈廣布 帝
威德撫納降附于是浮梁樂平俱下駐平塘勒
兵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畏愈强遣人詐獻地
以緩我師愈詗得之佯納其款即率勁兵間道
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出不意單騎
走傍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
四路南豐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
帝進兵取洪都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
僉康泰等召愈以步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參政
鎮之命祝宗康泰仍故官以所部屬愈宗泰初
不欲降迫胡廷瑞意鞅鞅不自得又以愈秩卑

不欲爲之下廷瑞從　帝還建康遂中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進攻楚乃發使、宗泰以所部從舟次女兒港遂謀叛掠商舟布爲旗幟夜趨新城門舉礮破之愈聞變畫愈窘甚連蹻三馬、輒踣幾不免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而出蒜還建康以情歸於　帝、勿罪也右丞達復洪都走視宗執康泰于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次爲明年陳友諒傾國師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登陴畫門而守愈得撫州門最爲衝要晝夜不解甲者三月會　帝來援鏖戰鄱陽湖大破之射殺友諒圍解論功與克敵等尋平新淦破鄧清於永豐及臨江十洞諸山砦遂圍贛州詔撫雄以南俱降　帝褒諭之晉右丞加平章政事位次丞相愈年二十八從龍

諸大將蚤貴無如愈與李文忠者留鎮襄鄧其
璽書曰古之良將仁義爲先勇畧次之襄陽北
控河洛西捍三巴新附之民未有定志邊境不
寧寔勞我心我之賴爾長城也爾能勉爲功名
重於竹帛朕亦無西顧之憂矣愈奉命益折節
下士所接引皆英髦簡重謙恭飲人以和而又
器量閎瑋沉毅不伐時方之羊叔子吳元年無
太子諭德充征戎將軍取江淮未附州郡克唐
州南陽生擒蔡國公取隨州洪山砦夜斬關入
討蜀河莽張獲之商虎以西招降河州土番諸酋秦隴
將軍破擴廓於定西以西悉定復副征虜大
平於是枭甘烏斯藏等部落皆来納款三年封
徽國公與世券誥曰江海之濶神龍居焉波濤
洶湧莫測淺深以故神龍得運用其間出而興
雲代天澤物龍雖云神濶資之也朕起草莱與
群雄並驅獨居江左周回皆勍敵爾守山越輯

襄鄧敵無敢闚其境者爾之智略九澥莫譬故
能申威八鎮所嚮無堅匡論籌謨帝業賴焉是
用加爾爵禄胙以大國其子孫世守之於戲
安不忘危慎終如始克念多艱式思唯舊重訓
後人永延世禄爾往欽哉仍賜文綺及帛各六
十端濠地若干頃佃若干户守墳百五十户儀
仗户十九家復賜第京師拜征南將軍討澧州
等溪洞平之尋改征西將軍討土番川藏部悶
遮掠烏斯入貢使者狀分三道搗其巢窮追至
崑侖山斬馘以萬計鹵馬牛羊十餘萬 高帝
嘉其功及還至壽春得疾卒年四十一 帝聞
訃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爲
視塋地於西山之原葬費皆官給追封寧河王
謚武順子五鎮改封申國公次銘鏞具揮次
銓次太平奴女秦王妃永樂間國除弘治中録
其孫炳爲南錦衣揮使嘉靖十年續封定遠

侯

石匱書曰以寧河之少年豪舉而能識真主於草昧之際輸誠納不事徂詐斯已異矣及撫襄鄧八州不激不阿折節下士時入方之羊叔子抑何龍戰之初鼓韋跗注之多君子也

石匱書卷第四十三

湯東甌世家

東甌王湯和者鳳陽東湖里人也長身饒智幼孤育母姨家時嬉戲踽馬持鞚指使群稺及長貧無與比肩賣豆漿久之作苦歎曰有身如此活於賣漿去之濠山後見　高帝與壯士數人擊劍喜曰此我所矣領其子弟十餘人縣　高帝以從滁陽王畧地常前行和長

帝三歲　帝甥王館和獨委心推奉　帝威名
日著諸將多王部曲顧望未服和恭謹先受命
和所從　高帝立功者取滁和渡江下采石定
太平俘陳埜先和所與諸將分兵立功者舉漂
陽徇鎮江彌張士誠於錫山蹂之於長興縶之
於姑蘇拉陳友定於閩中取懷慶收澤潞入晉
鏟關隴襲定西定東蹶常州栝江陰克永新招方國
諸將自立功者守鄱

珍擣夏明昇斬盜姚大謄拓五開徼始封中山
侯最後進封信國公沿追封東甌王賜謚襄武
祠像功臣侑享太廟　高帝中年倭時：寇浙
東海上郡指揮方鳴謙者故國珍從子　帝以
其習海縣之悶海事鳴謙對曰倭海上耒則海
上備之爾若量地遠近置指揮衛若干戶所陸
聚巡司兵水具戰船砦壘錯落倭無所得入
海門入亦無所得傳岸魚肉之矣　帝曰善於

何籍軍對曰兵興以來軍勁民腴民亡所不樂爲軍若四民籍一軍皆樂爲軍也和平五開還年已六十餘時天下久定中山岐陽二王皆物故　上亦春秋高不欲諸將屢興兵和知其意因從容請曰臣老矣不敢稱晝繡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　上驚曰鄉何出此言然心喜諸公侯見賜鈔幣造第鳳陽第皆壯　上還謂和鄉尚强健爲朕一行海上郡爲倭備如方嘗謙所策者而後歸里和因請與嘗謙階行至台嘗謙以其容王文啟見因爲和圖上要害城戍處　上如和請於是設揮衛若干戶所於浙東諸郡揀丁壯三萬五千奇城之和自巡衛城功則盡發散州縣錢及籍犯者家物工匠往過所望而城戍丁壯多入民家闕其牆根階序之石及諸碓磴礱諸城下民多賃舂者浙人謳曰京囷

巨倉公卒鄆浪牆除碓磴公城搖署文啟謂嗚
謙曰浙人讌笑公尚爲湯公一言嗚謙入言和
曰吾聞成遠算者不近量任大事者不細謹若
以國之無備及於戈鋌蔓草生竈下蠢爾生井
蹄年徽城成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四民一軍
守之東屬登萊成城五十九閫中並海城亦成
既報命率其妻胡夫人若子陛辭賜勅曰天將
康民則英才生草野當元之季天欲興朕寔遣
爾和置朕左右伍昌永霜師究炎暑兩陣未決
飢渴不時合變須臾以獲生會如此勤勞三十
餘年笑天下大定爾年云邁營佘鄉府挈家言
歸嗚呼三十年於茲視若舜常一旦而歸忽而
欷歔不能自禁久同患難致若斯心傷也又勅
胡夫人曰惟朕臣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夫人
勤勞啟家克相立業功成名遂槖眷歸鄉嗚呼

昔爾夫婦墨髮而來今皓首矣相夫之功啟家之勞朕當有報於是賜和白金二千兩夫人千黃金三百兩夫人二百鈔萬五千緡夫人五百文綺四十有副六人三十是爲洪武二十一年其又明年六公還鄉賜皆等然不及夫人矣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亦復有賜其後入朝中風失音車駕幸視惋歎良久即遣還命其女魯王妃歸寧侍疾；良已使其子昂迎至京師安車入內宴賚有加御膳法酒相屬二十七年復召之鳳陽癰甚令安車入內　上手爲撫摩之叙布衣艱難之勞契和不能對稽首而已　上雪涕出藏鐲俾營塋地明年卒年七十親王遣奠有司穿壙治木具明器祥禪賜祭恩禮備隆開國功臣蓋惟和最壽而最後死和沉毅不泄勇而善斷不好兵書臨陣乃決機相勢和得賞賜不入舍多惠鄉黨父老貧無告者貴極公宰所

與故交遺民意甚權洽畜媵妾百餘暮年皆資遣之和守常州時張士誠日遣游士嗾以子女玉帛一無所動巡守嚴密國中事無泄張氏不得其間 高帝因得以從容平漢荊楚聞一日我令守此而張氏日来常嗾我政如坐人屋騎危可左右顧也語聞 上隱之和亦自媿和守常再拒破士誠軍所謂彏錫山蹂長興其大者上大封功臣始露其前

語曰有酒過竟封中山侯和頓首謝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裔陵入峽攻夏又以不能即取歸不即克夏氏將吳友仁於保安爲 上所誚讓蜀平永忠及傅友德受上賞和予彩段八而已而責數其逗撓而姑賜之和復頓首謝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戰斷頭山敗績 上以和數失利不任將特令與太師善長建宮殿覺

城郭　上幸用徽時綰角交進封信國公云和有五子少子醴積伐至左軍都督府同知征五開道卒其長子昂前天再傳皆病廢不及嗣爵絕有孫徽績權奇有俠氣正統中以千戶與中書舍人趙榮使鹵久之以裨將守延綏孤山堡鹵入寇主將閉門不出徽勳力疾率麾下百餘人死之和六世孫紹宗弘治中續封靈壁侯正德中浙江巡按御史吳言和守備寧波城戍精堅倭至令不敢犯請立廟定海縣春秋祀之制曰可

石匱書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昵陵遲酒語至煩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駢蕃之錫諸勳舊不敢望焉豈亦以綰角布衣之契故重耶顯榮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頃入主詔乃鞅鞅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矣

又曰余嘗行登萊海上及浙之甬東定海閒其
父老歷言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劘滅哉徵信
公吾鯨鯢食矣嗟乎 高皇帝之善器使也

劉文成世家

劉基慶州青田人也曾大父濠大父廷椳父爚
濠爲宋翰林掌書每陰雨積雪踞高阜見突無
烟者賑之宋亡沐融爲宋舉義元使簿錄融虫
株連盡其里濠盛治牛酒延使者其家醉之脇
其篋私記其渠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走
大失錄濠佯爲使者將覈第以所記二百人上

元至大二年基生年十一舉於鄉十五成進士
授高安丞先是瑞州有術士曾義山者見異人
得秘書名銀河棹善占卜臨終藏其書於前廬
石洞中誡其子以某月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
畀之至是日基經山家其子問曰客何姓基曰
姓劉其子曰是也趣洞中取書授基：得書蓋
自負往高安與幕僚不合解紱去方谷珍交省
憲辟基爲元帥府都事基以方氏首亂宜勦而
元大臣受谷珍金議撫馭基擅作威福羈管紹
興路基憤懣嘔血欲自裁門人密理沙曰先生
自負何若而與匹婦共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
何可死基出繫放浪會稽雲門諸山或爲人擇
塋：用粒粟法不數：遇異人得其術已而方
氏橫莫能制行省思基言復辟爲都事基自募
義兵勦寇與石抹宜孫守處州累授行省郎中
大臣録守江南功見基名以宿怒格不下將士

解體基曰吾無以宣力矣即日棄官歸隱青田山中至正三年基至西湖與魯道元宇文諒等縱飲呼博日晡有異雲起西北一湖皆光客皆詫異基獨引滿不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建康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座客謂基狂漸離席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放歌極醉罷時無能識基者在高安揭傒斯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隱青田西蜀趙天澤一見歎曰公武侯儔也天下將有事幸自愛毋落小盜手下擾：以公才畧攄括簽并金革明越可傳檄定方氏將浮海避基僻處山中避谷珍亂者多依之或說基曰天基咲曰吾正惡夫谷珍張士誠剌促狐鼠乃效之邪遂作郁離子十八篇以見志異公定建康聞基名遣總制官孫炎以書幣來聘戚屬有阻之者基毋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

萬全哉乃縣問道往見吳公、方食命坐指所
用班竹箸使基賦之基曰一對湘江玉並肩二
妃曾洒淚痕班公憾顰曰秀才氣基曰漢家四
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問公大悅置之帷幄
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殺花雲於太平揚施下
諸將恐議降議奔言入：殊基後至獨睜目不
言公召入問之曰先生何以不言基曰先斬議
降及奔者臣乃言公前席曰事急矣先生試言
之基對曰賊驕矣誘之深入以伏兵徼取之故
易；耳取威定霸在此一舉而言納款及奔何
也公善其策勒大將軍達等乘東風發伏擊大
破之賞基功辭不受時正旦中書省設小明
王座奉龍鳳正朔基過睨之曰是座爲誰侍者
曰小明王基向前蹴其床怒罵而去公大駴趣
召問基曰牧豎耳奉之何爲遂爲公陳天命所
在公感悟始定大計尋發師攻皖城久不拔基

語公曰殫死地乃久勞我師友諒勝落矣急進
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至江州友諒
果夜遁武昌其相胡廷瑞以洪都降請無散所
部隸他將公難之基自後躡座跗公悟亟許洪
都下初基聞母訃乞歸公慰留再三至是辭益
力公始許基歸金華值苗將叛殺胡大海而西
安謀斷城應之夏發惶遁無所措迎基入一夕
定之諭屬邑固守俟邵平章兵至平之基治喪
畢輒為入言公神武必有天下叢介方氏不為
寶融當且為田橫而方氏素憚基遣人致賻卻
之曰於公，令基與通因騰書宣公威德方氏
遂納土稱臣服除入京道建德張士誠正入寇
李文忠欲出擊之基止之曰不出三日賊當走
至期登城望曰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鼓
角方嚴基趣文忠疾迫壘則皆空而留其所掠
老弱嚴鼓而已追至桐廬悉禽之當是時吳漢

雄峙議出兵奚先公問基；對曰士誠自守鹵
耳友諒據上流竊名號宜先滅之友諒滅士誠
囊中物也公意決遂伐漢大戰彭蠡湖公方坐
胡牀督戰基占未排公牀連呼曰公更舟公更
磯所糜矣公與漢相持湖中三日基請移軍湖
舟公倉皇起改舟坐未定而故所乘舟已為飛
口以金木相犯必日尅之友諒果以庚寅日中
流矢死久之諸將奉公為吳王置太史監以基

為太史令吳王使徐達常遇春攻張士誠圍蘇
州三百日不下基曰蘇城形如螺取螺者擊首
則縮擊尾則出齊門尾也盤門首也擊齊門盤
門開矣諸將用其言破之是年改監為院基為
太史院使上戊寧大統曆熒惑守心群臣懼基
密奏宜罪己回天意王為引咎諭廷臣又疏請
早定法制備兵平張景上書頌功德勸及時娛
樂基曰是欲為趙高者王頷基言景憾基嗾齊

翼岩伺陰事中基未及發景誅已而司天臺災翼岩上基天文事王怒窮治得與景交通狀殺翼岩王督責丞相李善長凌悅彈之遂欲易相基為王言善長熟舊且能輯和諸將王曰善長欲害汝數矣汝乃為之地邪汝忠勳足任此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東小木為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大任洪武元年吳王即位為天子拜基為御史中丞　帝置汴梁為北都車駕行視之使基與善長居守基志在澄清天下言於　帝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因發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狀馳奏請誅彬既得旨善長以省僚欲庇之會天旱請基緩其獄基不從曰除奸彬天必雨竟殺之　帝還京善長言基專恣左右畏基亦短基　帝皆不問二年以妻喪告歸　帝初營中都而城之

有意都爲又銳意出塞臧王保：基將歸語
帝曰金陵負山柅江天險之國帝王之都鳳陽
雖 帝鄉非建都地王保：雖可取然爲力甚
難不可輕數是歲定西失利王保：竟走沙漠
帝手詔叙基勳伐召至京賜賚甚厚追封其大
父：皆永嘉郡公累欲封基：謝曰 陛下乃
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三年授弘文館學士
晉封誠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 帝賦處州衛

史大夫韋溢請加之賦畝升 帝曰青田便畝
五合而已令伯溫鄉里世：爲美談四年賜老
其秋 帝手書付基曰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
俘京師我之疆宇不少前王胡元以寬失天下
朕今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恣謗罵國家非
刑莫治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
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
一日更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高

年靜處萬山中必有真見今刻期往鄉問訊使行勿賚茶飯返之基悉條對而焚其草大畧以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帝命付之吏舘基在青田日飲酒奕棋口不及時事守令訪見皆不得一日令微服爲野人入山求誠意伯基方濯足水際令固從之因引入茅舍攝衣出爲黍食令：告基曰某青田令也基乃大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令終不得以微

服見矣　帝常與基卜相問楊憲基力言其不可問汪廣洋基曰其褊淺殆甚憲問胡惟庸基曰此小犢耳將僨轅破犁惟庸深恨之會瞿括閒有地曰談洋南界福建元末奸民盜鹽其閒方谷珍所繇亂之基言於　帝設廵簡司守之而民作奸如故遷盜周廣三反溫處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徑詣　上奏不先白中書省惟庸以前銜使吏訐基言談洋地有王氣基欲得

爲墓民不與則請立巡簡逐民家庶幾動　上
聽遂飲章以聞　帝奪基祿基跳而見　帝自
引責而已殊不辯意侍　帝京師不敢歸家八
年春病惟庸拉　至中其蠱遂薦　帝命傳送
歸臨盡集天文及銀河棹諸書籍匱中敕璟曰
服闋進之吾後世子孫毋習也遺奏勸　上修
德省刑祈天永命其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
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連絡且戒

璟曰惟庸方在事毋上不久敗敗則　上思我言其
時可密聞也訃聞
　帝急遣李鐸至青田索遺書璟
奉匱出緘鑰如故授鐸持上之初基之從　帝也
帝使馮勝殺賊從基授進止基告勝夜半出兵至某
所見某方青雲起郎伏兵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
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躡之可
盡禽衆初莫信既果然始以爲神　帝在便殿欲
戮囚基偶入見語基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

戮囚基曰頭上血衆也土傳之得衆得土之象應不出三日　帝停刑待之果有海寧之捷　帝憑付基囚使縱之基以先占奇智佐帝有天下言奇事者悉歸基　帝始都金陵命基相址既定基出　帝移其址數寸明日入驚曰誰改臣址（帝曰我也）臣曰固當恐終當遷耳既成　帝見殿角皆設銅爵顧基咲曰何鳥能復飛入基曰除是燕子　帝常登鍾山曰美哉都乎冠山而表江玉氣之聚也基對曰美則美矣雞鳴山猶有王氣　帝明日幸雞鳴山厭之　帝治方中鍾山孫權之冢當其前基曰孫權入雄也稱王於吳殫壓江東毋除殘魄為　陛下守門不亦可乎　帝曰善其後文皇入靖難果即位於雞鳴山乃知基所言燕子者燕王雞鳴山王氣燕王即位也基二子璉任江西參政為胡惟庸所脅墮井死遺子薦七歲初基爵止及身惟庸敗上念基欲封

璟；讓薦　上悅賜璟衣服鞍馬居室授閤門
使封薦爲誠意伯予世襲年二十五卒子法幼
璟以抗文皇庾死獄中法亦停襲法子拒孫曇
俱不爵景泰中授其孫祿五經博士弘治中授
其孫瑜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特賜誥贈基
太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郎中李瑜言劉基宜
祐享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下廷議僉是瑜言
制曰可基入祀太廟廡中瑜嗣新建伯與世券

二十年卒子世延嗣
石匱書曰劉文成之功大矣而報輕也蓋文成
以術合亦以術見疑故文成終其身任情懟直
勿事婾阿雖明嘗不試之藥亦惟冀入主見諒
明已之不純用術數也若夫神仙導引在文成
豈不知出此而英雄欺世之語其在英主疑主
之前敢出乎哉且赤松黃石在留侯亦僅能得
之漢高而不能得之呂后當其辟穀強食留侯

又豈得已也哉

附劉璟

劉璟基次子喜談兵究極韜畧握奇諸書延安侯唐勝宗破陋戰策丁香多決策於璟因薦璟材畧　帝見之喜曰劉伯温有子矣授閤門使；立駕前賜之鐵簡以糾官儀都御史袁泰奏事支吾璟下厭以簡擊之諸大臣皆畏璟欲出之會谷王之國幼　上欲置强相大臣曰亡踰璟者乃出璟爲谷王府長史令無行視肅遼寧慶燕趙六府璟至燕：王與奕璟勝王曰不遜我邪璟曰臣可遜則遜不可遜則不遜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聽命恭孝景隆軍事璟所籌畫景隆亦不聽景隆戰敗璟夜渡蘆溝河水陷馬斃璟力跳登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冀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輿疾

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遂歸閉門稱疾
文皇使召之臨行所親置酒祖道相賀曰聖
上神武何止唐太宗公此行魏徵矣璟瞠目不
答到京陛見侃侃不屈但稱殿下且云殿下百
世後逃不得一個字下詔獄一夕鬚髮自絞死
法官請坐其家文皇曰其先入有功于心嘿塑
嘉靖間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侯祠
石匱書曰璟與燕王對奕出言不讓目中明；

見燕王數年後必有靖難之事而燕王目中亦
明；見璟數年後必爲死節之臣此是英雄機
鋒相對非凡夫豎子所得而知也乃璟明；知
之又明；言之而建文帝決不之聽李景隆又
不之聽豈非天哉雖然留侯有不肖子辟彊使
呂氏得握大權以危漢社千古遺恨後之稱文
成者每欲比擬留侯而文成有子如璟留侯得
不見而媿死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五

張河間定興世家

張河間定興祥符人也仕元爲樞密知河間王張玉者河南祥符人也仕元爲樞密院元亡與其主遁於沙漠洪武乙丑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氣俾以禪較從征捕魚海子哈喇哈有功授濟南衛副千戶久之以從征遼蠻累功陞都指揮同知從燕王藩邸爲覇府元僚建文元年有告燕王反者讓皇帝密遣北平都指

揮謝貴收逮王府官屬較尉貴與布政使張昺
逼圍燕王城殺王城卒且及王燕府官屬皆洶
洶懼難王所旦夕侍左右者王及朱能其名在
收中入見泣曰外勢如此臣等坐魚肉矣燕王
曰我奉藩無過外雖洶洶久當自定公毋怖也
亡何有詔削燕王爵王復與朱能泣燕王前曰
少主昏蒙姦臣謀害宗社立無幾何諸王並誣
不軌剪絕殆半誅戮臣屬下及家族大王居國
有何釁端坐削名爵今兵刃四集猶坐待之即
臣等死不足惜高皇帝創建天下分封諸王傳
之世：陵土未乾皆蒙陷害萬世而下誰昭雪
者大王即守區；大義柰高帝宗廟社稷何燕
王曰慎毋妄言之自取族耳王與朱能復泣曰
誰不愛死臣等寧死殿下不顧死奴隸刃鋸之
下言訖悲不能止燕王執王手慰遣之居頃之
謝貴張昺伏兵約守城軍昏暮俱發入燕王城

都指揮張信密以告王使朱能覘之果然皆請
曰事急矣棣死於頸不可後也王曰誠知禍逼
當更籌之朱能曰變者聖之通也果者作之斷
也中朝齊泰黃子澄輩方甘心大王大王尚不
自決謂於縣官親乎周王豈疏屬哉一旦禍發
無可攀慰大王明知也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
虎況其非父雖有親兄安知不狠況其非兄燕
王曰危欲安也禍欲福也不能求安反先危矣
不能致福反先禍矣能曰古語云人衆勝天；
定勝人殿下之天臣知定也王曰諸公堅欲如
此毋相怨矣王曰命在須臾尚復誰怨燕王曰
計安出王曰今護衛尚餘八百人望大王盡召
入王城可以死守王曰如公言第自棣耳不足
辦大事柰何曰擒貴昜餘無能爲也王曰葮難
擒則柰何王曰今中朝方收逮護衛官屬誠如
所收逮召貴昜付之貴昜必来；而縛之則一

夫之力耳燕王曰善匿士端禮門召貴昜貴昜
不来良久至門者盡捕貴昜等所伏貴昜所
之移時貴昜從人見貴昜不出稍散去王與
朱能等率八百人者盡捕貴昜等所伏貴昜所
使圍守王城軍聞貴昜擒皆散走王遂與朱能
等夜攻九門黎明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燕王
令指揮唐雲解甲騎馬導從如平時過而呵止
其闢卒曰謝都指揮張布政使王皆殺之矣汝

闖何爲徒取死耳亦皆散遂盡克之燕王遂上
書於朝如祖訓之義引兵誅姦臣也王說燕王
曰薊州我肘腋地不先取薊不可安意南行遂
與朱能從燕王扳之夜入遵化遂畧密雲至永
平致其精甲以益師王在灤河之上王請南其
軍以攻潘忠楊松莫州之衆王以王爲前鋒遂
擒忠松盡降南軍王疾趨真定以應耿炳文王
單騎先覘炳文軍歸決燕王引兵向之遂與譚

淵馬雲等奮擊大破炳文真定城下炳文入城
自保燕王還軍北平而江陰侯高耒圍燕永平
王從燕王往援高走玉說燕王曰大寧去此不
遠移軍襲之可覆後顧遂從燕王按大寧擒殺
其守將得胡茜兀良哈之衆擁寧王入關置之
軍中而寧王所從三護衛士皆歸燕王是時讓
皇帝以炳文敗使李景隆代爲將景隆聞燕王
出軍大寧頓兵北平城下燕王至會州以其所
得兀良哈衆及寧王三護衛分爲五軍玉將中
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李歡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
副之房寬將後軍和允中毛整副之是時景隆

軍鄭墉陣白遂之河西玉從王連戰三日大破
之從攻廣昌蔚大同悉下白溝之戰燕王以精
騎突入南軍左掖玉與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
勇氣百倍景隆大敗退保濟南於是中朝復以

盛庸代景隆將東昌之戰盛庸以火器乘北軍
圍燕王數重燕王從其陣西南衝擊出王失燕
王所在突入陣求王連殺百數十人遂爲南軍
所殺燕王從間道還諸將免冠請罪王曰冠勝負
常耳且亦少挫所恨失張玉也爲之泣下諸將
皆泣遂以玉兵屬其子輔：以都指揮同知從
靖難有功燕王既即位追封玉榮國公謚忠顯
封輔爲信安伯輔之女備後宮居二年上謂淇

國公曰功臣次第封矣亦有恨乎皆對曰
無獨張玉功最高玉在臣等皆出其下今不在
也玉子輔功不薄僅封伯諸臣妄意陛下不昵
皇親耶上曰吾亦恨之遂擢其次子輗爲指揮
使晉封輔新城侯玉莊重果毅策數越人軍中
進止常以數言決定成祖最倚信之玉每對其
戲下爲將當濺血戰衣流鏃汗簡仁宗在東宮
時數：稱玉既即位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侯

享太宗廟輔以封新城侯之明年交阯叛臣黎季犛說曰胡一元名其子曰查殺其三君扶詐橫朝命上命成國公爲征蠻將軍輔爲副將軍統大兵征之成國公卒龍州命輔總其軍諭曰昔者開平王北征卒於軍岐陽文忠代爲將遂鼓所部戚此殘虜將軍努力毋使多讓輔既至停季犛查獻京師郡縣其地進封英國公交阯殘孽阮師等復推簡定爲主已別立其從子季

擴推簡定爲僞上皇亦說交人曰陳姓上使沐晟往征敗績復命輔佩征虜副將軍印發師與晟會遂擒簡定上赦季擴爲交阯布政使季擴陽奉順弄兵如故輔復率衆轉戰連年獲之遂命以征蠻將軍留鎮輔用兵持重有遠畧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手刃之暴於轅門諸將股栗交阯見大軍至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以故屢服屢叛最後季擴倚

險荷花海立堡日麗自固輔率舟師自奇羅海
口洋過荷花抵日麗大破之茶侷山季擴退守
爰子江伏巨象數十後列人馬盡力拒我師輔
鞭馬先進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吋
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斬艾僵仆填山谷崎徑
陰林下馬徒步無程屨險將校從者僅百餘人
身與賊遇殺其數千凡三下交南威震西南裔
中會上北征鹵召還領左掖兵進止機宜皆密
取決最後窮追絕大漠不見鹵請假之萬騎給
一月糧必得之而是時上已念旋師車駕崩楡
木川與受遺詔輔有女弟爲皇貴妃女侍東宮
仁宗即位冊女爲敬妃進輔太師掌中軍都督
府兩賜羊二百羫酒五百瓶白鑿千斛使知經
筵監修文廟實錄宣宗即位知經筵監修昭廟
實錄重錫勳階頒賞金幣爲群臣冠漢庶人且
反使所親信人枚青謀輔內應輔母令輔執青

以獻上親征漢付輔機事漢平賜予優渥會都
御史顧佐言請保全功臣者許解柄與褒義夏
原吉楊士奇楊榮朝夕論治賜璽書褒諭進階
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亡何使朔望朝而已
歲時罷錫宴加宴會賜洽英宗即位仍知經筵
監修實錄賚予頻仍加勳號輔上承太皇太后
之命與楊士奇等同心輔政當海內承平中外
無事安享祿位二十餘年名震四裔天下想望

其風采其為人器度弘偉端重靜默臨事嚴毅
有斷門內肅穆外敬禮士大夫遠權勢去機變
貴而不驕富而不侈天下以是重之嘗請與列
侯詣國子監聽講祭酒李時勉命諸生立講五
經各一章講罷列坐奉飲歌鹿鳴之詩雍容而
別王振用事擁車駕北禦鹵強輔行然不使預
軍輔老矣默：不敢言從死於土木追封定興
王謚忠烈輔有二子其仲子懋九歲襲爵憲廟

閱騎射西苑懋三級連中賜宴賚金帶白金寶
鈔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子太傅
再加太傅兼太師孝宗初知經筵監修憲
宗實録進太師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
營再加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知經
筵事監修孝宗實録以老乞解兵柄賜璽書褒
美白金文綺寶鈔朝朔望懋爲公六十六年稱
太師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經筵
監修國史十主恩榮宴郊祀宗廟多遣代行冨
侈冠東第後庭數百人曳羅綺以壽終贈寧陽
王謚恭靖而生平無他藝能敦重善爲儀而已
懋之玉系爲曆中以例奪其世別見於勳封
石匱書曰玉始事亡胡位掌武自拔歸明積伐
而冠覇僚復識龍潛之運佐之誼雖不足其略
可稱也輔之雄武宏筭信威荒徼撝爵九命冠
秩三台赫；具瞻者三十餘年而不能抗握憲

之豎身膏草野夫豈眷眷昏使然抑亦居不賞之地策固宜尒嗟乎數也誰能違之不然懋遷何德而貴富壽考令終顯融至此也

又曰有問明之大將曰中山其全矣常開平李岐陽溥潁公之勇沐西平之靖張定興之重其庶幾哉若定興以一旅之師立功異域三致酋首俘之王廷亦古今名將所罕有也使定興不召還得如沐黔寧之於滇南長守交阯以至正統十四年始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而陷沒者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六

朱東平世家

東平王朱能濠之懷遠入父亮從　高祖起兵積功至燕山中衛副千戶蚤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饒膂力既嗣父官爲　燕王所愛重常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王以强大見猜　天子使三司諸大夫謀逮之勢且迫王猶隱其事能與張玉丘福直入昌言

曰大王　高皇帝親嫡子長而賢武朝廷不察乃以吳濞見疑今諸宛謀定矣即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葅醢也王乃決而與能及張玉丘福謀遂以計召三司入設伏殺之遂分率虎騎八百拿九門撫綏城中外三日大定從王攻薊州能先登拔其城卤其將馬宣等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諸邑東畧地至灤河還從擊雄縣復先登入東門破耿炳文之前鋒九千人追之至月漾橋卤其副將楊松潘忠等遂追殲餘衆於鄭州長驅至真定與炳文軍遇能擬大八長矛圖二拱餘從敢死士二十餘騎突入其陣瞋目大呌所嚮皆辟易王麾衆從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奔至滹沱河南兵尚數萬人能復大呼馳而躪之遂潰生俘三千人餘盡收王大悅賜書褒異之尋從援永平解其圍追敗江陰侯吳高之卒二十萬復從定大寧僇其扞命者挾

壯士還而曹國李景隆以五十萬攻北平能從王入援遇於鄭村壩力戰大敗進攻其壘又敗之急擊景隆之營九門者城中亦鼓噪出夾擊之景隆兵遂大潰走所遺甲仗以萬計從畧定廣昌尚州大同而景隆悉鳩其亡散并未傳者號百萬未攻王親拒之以能爲前鋒晨發而馳午至白溝河摧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復大敗其軍明日以左哨當前鋒又敗走窮追至濟南

復大敗之得其降卒萬入聞於王悉縱使歸復從下滄州能先登縣東門入鹵首六萬獲其帥徐凱進攻東昌與盛庸兵戰方對壘王以數千騎突出陣後盛庸兵知爲燕王也悉衆圍之數匝以短兵接幾不能脫能出死力翼燕王突圍而出大軍迎之遂戰夫河能復以奇兵爲軍鋒冠遂大敗盛庸兵又敗平安於慕城追奔至真定斬首萬餘乘勝畧彰德及定州掩水西寨已

又敗李文兵於德州遂克東阿進克東平楊汶
上諸寨轉戰至小河燕兵不利與諸將議咸氣
讋請班師能獨饗嗜言曰漢高十戰九敗而卒
有漢大王出師以來克捷多矣此小挫耳而皆
南下至靈壁盛庸平安悉衆來戰能與丘福復
渡河還滹河欲送首耶燕王撫掌而歎快意
先登陷陣大破之鹵平安及陳暉馬溥徐真等
三十餘將僵屍蔽野降者數十萬人獲馬二萬
匹進克泗州渡淮破盛庸兵遂取揚州渡江斬
金川門而入遂定京師燕王即大位次能功第
二封成國公賜誥券玉帶金幣明年立太子晉
太傅加歲祿又明年安南黎季犛弒其主旦拒
廣西而能病癘以兵屬副將軍輔而卒　文皇
皇命詔拜能爲征虜大將軍賜弓矢統兵八十
萬討交阯　文皇親禱於龍江宴餞能等既抵
時觀天象而怖之謂侍臣曰西帥其有憂乎朱

能智足辦也意者北人不習暑耳訃至　文皇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　文皇爲灑泣曰輔吾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遠到胡遽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泣親爲文祭之辭甚哀追封衛王謚武烈卒時年僅三十七子勇嗣勇長身頎面虬髯戰長見者皆目屬而中寔惟怯亡他技顧折節禮士大夫以是負儒將聲歷掌都督府　文皇北征使佐太子監國頗見

禮重宣德初從征漢庶人復從征沙漠所部頗有斬獲第功加太子太保後　英廟親征護蹕至土木力戰死之車駕蒙塵兵部尚書于謙參論景泰等其封　英廟復辟追封平陰王謚武愍子儀嗣　英宗見而嘉之稱曰平陰王有子矣自是所在皆稱命提督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凡四十三年加太子太傅以老成靜謐稱卒年七十贈太師謚莊襄子輔嗣屢掌都督府

守備南京以征胡將軍率師扞圉：退還京卒
贈太傅謚恭僖子麒嗣使承天卒於道無子介
弟鳳嗣鳳卒子希忠嗣希忠卒子希忠美姿容善舉止沈
靜不苟爲世廟所器重數更委任再掌後軍都
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兵馬其官自太子太傅
累加至太師卒年五十八追封定襄王子應禎
嗣後以例奪王
石匱書曰靖難之初起稱首功者獨淇公福成
公能而已然天子親爲大將每戰必在行而二
公者雖計畫血戰之績多然曷能一伏旄節出
鞬行罰哉受脤南北爲大將帥能薨於師天寵
渥被移跌而殞坐違節制寧唯勿旌罰乃及嗣
平陰失律秉輿震蹵寵以真王母廢世祀覆敗
同軌賞罰殊軌嗟乎君猶天也天之未定誰能
議之曷不曰何以章軌後世
又曰文皇行兵迅雷不及掩耳而朱東平賈勇

先登克稱所使所謂君鼓而臣舞者也小河舟
退事未可知乃東平屹立不動卒成大功猶奕
之打劫此着進而彼着不及拈美語曰敗棋必
旁有勝着不其然哉

戚畹世家

陳揚王者維揚人淳皇后父也宋季隸尺籍從張世傑扈祥興帝南奔傑敗自沈士卒多溺死王幸漂泊得上岸匍匐沙嶼累石支破釜煮遺糧苟活已食盡計無所出同行者見髑髏旁有死馬欲烹共食之曰餓之死食死馬尚亦死等死不為餒鬼其可乎王未行疲極臥地工夢

一白衣人謂曰忍之第勿食夜有舟來挈汝也
少寤恍惚未信又夢如初夜半詮讌中聞櫓聲
復有紫衣人以杖觸其膀曰舟至矣奈何不起
王驚起一舟適至見舊所部將已降元亟收之
顧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悉攘之水部將匿王
板下日投乾餱隊中以食之又陰約渴則微撼
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正勿遽會颶
發舟如輪轉元將大恐部將素知王能巫術白
而出之禹步叩蓋若指揮狀風濤頓息元將喜
勞以酒殽至通州送之登岸歸故里避地盱眙
獻棄弓矢復以巫術行久之生二女長適季氏
次 皇太后也事 淳皇帝生 高祖于鍾離
王無子以季氏子為後卒年九十有九洪武元
年追封楊王立廟京師 高祖御通天冠絳紗
袍以祭 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
為不當服衰冕何居宋濂對曰衰冕惟祭天地

宗廟用之餘則當路降禮耳 帝頷之三年中都守臣上言其畧曰 皇上肇祀開天功德啟茂隆周恩於甥舅陋漢禮於靈文眷惟陳氏本之亂宗更迷玄穹軫心揮涕日夕靡遑臣等謹旁詢父老徧歷村墟得之旰眙下邑雖薾蒼如故而樵蘇未戢樊衢仍踈又聞諸人言云云具可嗟異華綱墜地戎貫淄天神書攸鍾乾靈未殞淳皇后之有父乃 皇上之有母也豈偶然哉臣等昧死上言 帝喜且涕洟不自勝曰微卿言吾固念之立命內臣父圖丘署令往祭脩葺中書省為立廟墳次置灑掃戶三家有司歲以祀春秋勿絕

徐王馬翁者 高皇后父也世為宿州人少孝弟力田隱約勤儉有雅魏閭風長貫膂力剛鯁疾惡如讐以俠名閭里中里中兒稍不孫者翁目攝之則莫敢不跼元末以不平事殺人亡命

之定遠定遠人爭客之與郭子興交最善子興
見馬翁如生平懽往来無間翁有季女日者言
當大貴又時已亂鄉井困乏疲癘不自存轉徙
流離無定居翁迺謀諸室人鄭媼以愛女託子
興子興妻張夫人撫之如己出子興擾濠梁
高皇帝仗劒往依子興一見驚異留麾下時久
與語大奇之居數月謂張夫人曰吾部曲不少
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亦當貴吾
將女之張夫人見
使為他人用婚則莫如吾女迺館 帝甥廬嘉
禮成謂曰吾女馬翁季女也惟吾夫婦之愛之
不啻吾女也 高帝亦奇之曰異人也勿
武元年令人物色馬翁嗣昆皆閥夭乃贈翁徐
王媼徐夫人立廟東又即其塋地作祠以
鄴家武氏世奉祀守墳灑掃户九十家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

日者言以其術游濠之定遠多奇中定遠人信之業稍饒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贅郭公推其枝幹曰是當貴翁咲曰以贅故未有歸何貴為郭公乃請曰不鄙陋敢見壻否翁許之遂委禽焉自贅女之歸郭公而術益售濠日益孚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子興其仲也郭公死三子俱精積著隃於郭公時至傾邑屬元季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遂大出其

橐椎牛酒散錢帛陰結俠客死士至正壬辰羣盜蜂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 高帝自皇覺寺仗劒趨濠為門者所訶謂是間諜將加害子興適巡行一見驚曰非常人也解縛與語大奇之置麾下俾長十夫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每出則 帝從旁衛翼跳盪無前訊馘過當於是 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常殺人避仇

寄居定遠與子興為刎頸交瀕死以孤女見托屬子興為擇壻之一日子興謂其妻張夫人曰吾部曲多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責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為孝慈皇后時同據濠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四人者輒恣而麤暴日事擄掠無大志子興輕四人欲鹵使之四人恨共謀挫子興會元脫㠯破徐州趙均用彭早住來奔所率客兵強盛遂反為主據濠德崖等爭推之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與相善而疎均用德崖等乃得間之語均用曰郭子興目中獨有彭將軍不復有將軍也均用曰惟所處之於是德崖謀秉子興出纂而縛之置寨中　帝方適行劄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近郊觀變　帝曰郭公吾生父也其可緩乎亟馳至家問知其為德崖縛曰惟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子馳以語早住早住怒曰我在誰

敢魚肉而公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去早住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而子興等為元帥如故乃使　高帝行收兵得七百人自益復使　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橫澗寨走之收其兵二萬而即以其兵攻下滁州遂守之彭趙使使邀　帝移兵守盱泗謝弗往彭趙二人爭權而鬨其部曲乘而鬬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趙均用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危甚　高帝乃行金賂均用所親信使說之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若使郭公閉壁不納肉固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均用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滁而　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讒　帝者謂且欲自王

子興遂紐 帝攉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屬於他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之 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剽掠無所以獻 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此乎趙王視公杌上肉耳畏朱某而舍之今去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 帝子興以名號徼欲都滁自王 帝曰滁未易都亦未易王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興為寢益親信 帝子興二子騃忌 帝威名日著寘酒將鴆 帝ㄑ偵知之佯其來邀即並騎行了無難色二子喜其墮計至半途 帝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轉因罵二子曰如ㄚ多人二子問故 帝曰適上天相告爾設毒毒我ㄑ不往矣二子大駭怖下馬拱立汗浹背嗣是逆謀遂息會滁饑子興與諸將謀所向 帝曰獨和陽可圖耳然當以計取之子興曰何

如 帝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
廬州路義兵士皆勇敢可令椎髻左衽衣青衣
腹背懸之以四橐駝載貴物聲言廬州兵送使
者入和陽賚賫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因以絳
衣兵千人繼之相距十里候青衣薄城舉火為
應絳衣兵即鼓行而進取之必矣子興曰善於
是命張天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為使者
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進會天祐兵從別道
蓐食稍後而再成兵先薄城下元平章也先帖
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
流矢走元兵追躡三十里日暮收兵還天祐兵
適至截擊元兵出不意奔潰追至小西門湯和
奪其橋而登遂據城平章遁去再成等敗歸訛
言天祐兵已陷沒子興大驚咎 帝失策俄報
元兵至滁州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 帝與謀
時兵皆出城中守戍單弱 帝令合滁三門兵

於南門外使填塞街市呼元使入叱令膝行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 帝每冀之衆欲殺使者 帝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減口是速其來不若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進子興從之是時滁人猶未知已拔和陽命 帝率二千人往收集殘兵 帝率徐達李善長等進抵城下始知天祐等已據和州 帝乃入撫定城中子興遂命 帝總和陽兵

帝聞諸將破和陽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乃召諸將諭之曰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掠婦女當悉還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去室家得完民大感悅 帝既居守和陽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來就食 高帝納之子興修舊隙大怒自滁來逐之德崖聞子興且至欲他往衆先發 帝送餞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聞德崖為子興所執其衆憤怒亦留 帝將甘心焉徐

達急請以身易　帝歸而婦孫帥子興亦以
帝被留故強縱德崖以此悒悒不樂遂發病死
子興死其子請降於僞宋主韓林兒欲　帝受
節制　帝怒不受而畧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
江取太平擁衆數十萬三子顧纍北面焉其
長子興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仲陷於賊死季
以失職謀為不利死滁陽遂絶嗣有一女為
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　高帝既有天下居恒
念非子興不至此且彼之不克遂王虜以我阻
之故洪武元年追封滁陽王有司建祠滁州以
中牢祀歲一不絶石匱書曰自来豪傑之興必
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真龍於豫且
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為非子而子非女而
女　高帝之得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
道而殂顧亂斬聖代雖血食世一不絶焉足當
報哉為足當報哉

郭山甫濠之臨淮人精許負之術 高帝從郭子興部下為朱公子嘗過臨淮山甫見天表驚異具酒饌邀飲與交歡酒後跽而言曰公子龍鳳姿表日後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高帝笑而領之又去山甫語諸子曰吾視若輩皆非田舍郎也后為燕世子妃時父張麟授兵馬指揮從北平乃老昶起從靖難戰累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衛指揮再調錦衣衛指揮同知后正位中宮進左都督 宣宗嗣位以太后恩封彭城伯追封父為彭城侯惠安亦累功陞左都督至是並封子世券昶家本謹厚又孝誠皇后有功

郭興郭德成郭英各有傳

彭城伯張昶惠安伯張昇永城人洪熙后昆弟也后為燕世子妃時父麟授兵馬指揮從北平乃老昶起從靖難戰累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衛指揮再調錦衣衛指揮同知后正位中宮進左都督 宣宗嗣位以太后恩封彭城伯追封父為彭城侯惠安亦累功陞左都督至是並封子世券昶家本謹厚又孝誠皇后有功

德故延世於今

孫忠鄒平人孝恭皇后父也初名愚　宣宗勑改忠生而頴敏秀異幼病膧氣塞父夢神人告曰帝陰騭汝命我鑒汝兒既覺口有藥香遂愈洪武末以國子生擢介休主簿尋改永城百姓愛戴嘗率部民營陵他縣多之永城獨子来遷鴻臚寺序班　宣宗即位孝恭方為貴妃得上意陞忠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事賜錦綵襲衣犀帶宴宣武門既孝恭立為后進封會昌伯告歸省御製詩賜之命中官輔行比還　帝后車駕臨幸妻董氏數召入內忠為人謙和端謹施德行善雖戚里髦士未嘗矜伐有人訴忠僕收責規息馳傳取貨私販鹽淅中　宣宗曰忠必不知　宣宗欲為忠新第固辭賜女弗近也擇嫁之成山侯通奪爵不自贍乃以賜田鄉友故舊有貧困者尤篤念之恤生葬死雪枉擧飲

人、稱忠長者正統中后稱太后矣忠生日太后来賜忠家會祭酒李時勉得罪王振枷脰國子監前諸生三千人上書請救不得乃詣忠所祈為言忠即附奏皇太后鄙者臣歲、生日歲歲承内賜公卿大夫皆壽臣家臣犬馬備肺腑如天之福臣心至驩今日公卿大夫過臣如鄙歲顧獨不得一李司成司成君子也歲来壽臣絹帕一幅而已坐有君子乃遂為重聞坐枷脰

臣不敢言陛下敢轉告於使者内使入奏太后太后乃大驚召　帝問曰祭酒貴臣也奈何枷其脰　上謝不知太后大怒曰不知何用若作皇帝今元勇生日不得祭酒坐無重客元勇不懽　帝知王振所為立釋之命即賀忠家一時士大夫以為盛忠有五子十孫皆授官錦衣數誡之曰古人云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爾曹終身誦之卒年八十五贈侯謚康靖

景泰中子繼宗嗣伯天順元年追封安國公更
謚忠憲

壽寧伯張鑾與濟人弘治后父也成化中后為
太子妃授鴻臚卿后正位封寧壽伯立東宮晉
侯卒贈昌國公長子鶴齡嗣侯次子延齡亦以
建昌伯進侯當是時二張橫甚奪民田廬寺舍
又豪奴姻親凌官府纂獄囚莫敢詰市津龍斷
往來皆二張人於是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李夢
陽各疏劾幾得罪正德中鶴齡進太傅然稍斂
輯嘉靖中鶴齡以定策封公尚書胡世寧言宜
保全外戚不宜使後世謂外戚封公自陛下
始上說已而天子上昭聖皇太后徽號太后
旨勿賀而二張多瑕釁嗜利奔走其門者生短
長語朝廷大疑之於是奸人劉東山上疏言二
張有逆謀上令攻漢薄昭故事下法司鞫問
法司恐傷太后心疏言二張諸不法皆前事逆

謀無踪跡奏從末減　上怒諸法司咸得罪再訊延齡坐斬鶴齡貶南京錦衣衛指揮勒閑住

上念昭聖當有言乃寬而昭聖竟不問錦衣都指揮王佐力推鞫東山亦又坐荷校死

慶陽伯夏儒上元人正德后父也后王父瑄好義與姻族故舊通有無聞殍死及無告者輒買棺掩骼稱長者儒稟資淳厚確守家訓以勤儉忠厚為尚涉獵書史非人不交父寢疾三年侍奉湯藥不離左右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以殺

皇后恩授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進慶陽伯賜誥券益敦謙慎服食不改其素朝請暇未嘗輕出戶庭凡厲民踰節之事一切不為至子姪戚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為驕縱門庭肅然京師外內皆不知其為外戚家縉紳卒然遇之不問亦不知其慶陽也馴良恭謹克保其家

武清侯李偉冀城人隆慶后父也　神宗事聖

母李太后最孝賜外戚庄田籽粒極多李皇親富且敵國　思宗時邊餉緊急勸武清侯輸助吝不能割　思宗大怒籍其家資幾百萬　思宗次子病囈語中忽作聖母語謂　皇帝不念祖母籍沒武清侯家孝子慈孫豈其如是我姑陰殛汝子　思宗大惧簡李皇親沒產原籍炤數給還復武清侯官爵如初仍加恩禮

張國紀河南祥符人天啓后父也天啓元年選中貴人以國紀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尋封太康伯魏璫用事欲動搖中宮授意許顯純以犯人徐自強口詞株連國紀　上曰皇親張國紀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改省六年十月劉志選劾國紀惡狀多端朕前姑令自新如何全不省改還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煎偪日甚以魏璫敗獲

免　思宗踐祚復加恩禮甲申三月　上特遣
司禮徐高加國紀太康侯宣詔求助國紀辭以
貧薄不能輸助闖賊破城國紀被縛父子俱受
極刑死其家產亦盡

石匱書曰國朝遇外戚恩禮有數雖極寵眷而
終不使任事莅民故多保全　高后創大業以
兵亂外家無封者永樂后本中山王女以元勳
世其家而彭城惠安又各以軍功封爵餘官止
都督繼世而已不亦隆殺有體哉迨後二張驕
橫身就三木而末葉李武清等之富貴豪華為
歡無幾旋至滅亡然而戚畹椒房亦當知所自
處矣

石匱書卷第四十八

孔氏世家

孔克堅字璟夫先師五十五世孫也性敏學博善詩詞尤精樂府至正元年襲封衍聖公八年賜銀章攝太常卿治書侍御史山東廉訪使集賢直學士禮部尚書西臺侍御史國子祭酒世亂不樂居朝謝病歸復起力辭二十六年太祖手詔趣入朝待以賓禮不名不煩以政郊社

致膳歲致祿洪武元年 上召見面諭守先訓
又曰爾有福快活人也洪武三年以疾告遣中
使日再存問疾篤詔乘傳還賜白金雜綵行至
邳新安驛卒子九人皆有行誼長希學字士行
至正五年襲封衍聖公洪武元年朝京師 上
問歷代治理條對甚悉 上喜賜雜綵即命還
守祖庭是年十二月授資善大夫希學歲入朝
賜與稠疊朝班亞上相祖庭兵燹後廊廡圮壞
祭田荒蕪官賦煩迫希學條請復故又請倣禮
器樂器樂舞儀式希學子訥字言伯篤學恭謹
能詩書工篆法律身嚴恪始終不渝洪武十六
年外艱以中宮崩赴京祭于孝陵竣事入見
上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館于太學
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繼庖廩復賜衣服鈔錠
充秩館舍十七年正月朝京師襲封命禮官以
大樂導至太學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禮部吏

部擬誥用資善大夫階 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為異耳遂著為令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文臣首子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端謹建文二年、二十一襲封嗜學尤篤四年卒 成祖初即位遣使諭祭子彥縉字朝紳名字皆 仁宗所命娶孤女胡夫人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 上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裔也館之太學歸讀祖書不懈洪熙元年賜第東安門北景泰二年

工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賜三臺銀印玉帶麒麟服子承慶年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盡孝既長從族祖孔克宴學所著有禮廷吟藁行于世未襲爵而卒景泰六年贈襲封子二人弘緒弘泰弘緒字以敬早失怙年八歲 景皇召見賜冠服於東角門景泰六年襲封賜玉帶以軀小去

二銓授之俾蔵爲又賜金謹禮崇德圖書勅族
人共保護之　英宗復阼入朝召見便殿　上
握其手置膝上與語久之以賜第湫隘改賜大
宅弘緒嘗奏給三氏教授印開生員歲貢格蠲
孔氏田租十七戒化六年坐事削爵廷議世嫡
相傳古今通議請如宋若蒙若虚故事命其弟
弘泰襲封後仍歸其子弘治十一年巡按御史
上言弘緒改過乞復爵　上與冠服家居弘泰
字以和戒化六年襲封弘泰美風儀善論議每
評隲人曲直料事當戒敗多奇中　憲宗見弘
泰束玉帶遣人問曰二品安得玉帶對曰臣家
門故事累朝恩数不敢廢也十三年加廟祭禮
樂率族人奉表入謝弘泰嗣公三十有四年而
卒弘緒子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襲封未幾
而其父弘緒卒孔氏又有世曲阜知縣三氏學
録洪武八年始以克伸爲曲阜知縣宣德七年

始以克宴為三氏學錄克伸克宴皆五十五世孫也又有鍔字貞伯者永樂中舉人歷官左中允遷大理左評事又為監察御史陞河南按察僉事有學行公恂字宗文頴敏絶人能詩善書天順丁丑進士給事中禮科癸未陞少詹事茂陵初以訊獄知法比陞大理左少卿尋復少詹事無左諭德成化二年言事出為漢陽知府適外艱六年復少詹事出南京卒公恂孝友善事繼母動遵禮度

石匱書曰孔氏自春秋至今三千一百三十有二年而子孫千億盡司邑而居同域而塋自生民以来雖德如堯舜莫與比隆也余至曲阜見其廟貌鍾簴山龍黻冕非三代法物而我明封號 高皇帝祭版直寄之廡下已耳監殿監夏非不隆重時王要以見其大也已矣

高二十三王世家

秦愍王楥國西安母曰郭寧妃高后祚為已子洪武三年封九年之國耿炳文為王作宮王見宮毛碧將殺之　高帝聞召王還至方食擢髮綰以著于以紅杖紅楼一居久之王市人浙江　上責長史輔導柰何不諫悉誅之追念故長史原吉善輔王賜白金二錠楮幣百文錦帛

三十復召王還　上春秋高念塞甚責諸王備
鹵行邊二十七年王率平羌將軍甯正克平西
番於洮州王二十六年薨謚曰愍王妃擴廓帖
木兒妹以死殉謚愍烈妃子尚炳立是為隱王
王和孛羅素　成祖初即位使者至王國王不
出迎詔不見使者　成祖械長史紀善典儀以
下賜王書曰昔齊桓拜胙遂以霸國晉侯惰玉
見誅無後王勉之禮其後來朝而恭　上悅賜

從官長史以下有差王十八年薨子志堉立是
為僖王　薨亡子渭南王志均以庶兄進封是為懷王
三年薨亡子富平王志潔用懷王弟進封是為
康王　好古強學　章帝二年以護衛軍嵩等
言其府中事奏辭三護衛　帝褒之還予以一
衛王二十八年薨子公錫立是為惠王　好文
睦族時　開閣張宴招延士大夫以賢名諸藩

王二十九年薨子誠泳立是為簡王〻哲德葳
身比於古人折節士大夫間郡王以下望而畏
之都御史雍泰居帝曲王出入溫泉時駕過之
好為詩〻以贄楊一清王十一年薨從弟子秉
欅立是為昭王〻二十年薨子惟焯立是為定
王定王事祖母至孝每旦焚香望闕為天子祝
壽　世宗二十年太廟災工萬金助工　工益
王祿歲二百賜玉帶襲衣王三十六年薨亡子
以再從姪鎮國中尉懷墉嗣是為宣王〻善為
樂府　世宗朝奏辭本祿千石以給蕃宗賜勅
奬諭王十八年薨子敬鎔立是為靖王〻八年
薨子誼溦立是為敬王〻十四年薨亡子弟紫
陽王誼漶立顯宗二十三年薨
晉恭王棡國太原母曰李淑妃高后祖為已子
年十三封〻七年之國中道撻膳夫　高帝示
之勅曰聞尒中道撻膳夫吾甚恐吾氣雄志壯

率群英平禍亂犯者無輕重不姑息姑息獨徐
興祖為吾膳夫二十三年矣未嘗輕折辱吾以
保吾命小子識哉王修目美鬚顧盼有威多智
數嘗裂人於奔馬坐廢得懿文太子調護得免
以侍御史龍舒人汪河為相洪武二十六年命
其始以桂彥良為相王為彥良造安車其後又
而亦命燕王出塞自以其護衛軍燕王深入胡
王總宋國馮勝兵出塞捕胡代王率護衛軍從

王不及還弟築城於下水　帝責王不能王二
十八年薨謚恭子濟熿立是為定王王弟濟熿
失愛於恭王疑王離間遂惡之百計圖王誣王
不軌王與世子美圭坐廢幽恭園而王濟熿濟
熿鴆殺其嫡母逼蒸恭王侍兒裁絕王飲食王
困恭園十年恭王故府中媪不能平訴之　成
祖出故承奉左徵為證徵者濟熿嘗誣其佐王
為逆繫詔獄出問之得其狀即使徵召王徵馳

入恭園空室中解王糾纏相持哭時府中傳徵
死久久至皆大驚馬棱王入見 威祖憫之封美
圭平陽王使奉王居平陽予之故連伯灘田濟
煌怨 威祖崩勿為服使侍人代縗臨幕中
冠孚賜之加歲米濟煌益怨望 仁宗崩亦不
服喪使人通高煦謀不軌高煦敗詞連濟煌濟
煌恐蓋陰治輿械發屯儲應漢廣致妖巫書

章帝禄命屬呪之府中人言濟煌者數十輩濟
煌恐請辭王召免為庶人幽之高墻誅所與同
謀妖巫官屬悉械繫論死奉祠威敬坐謫戍自
頌冤 章帝下之腐刑而晉國久廢 睿帝嗣
乃立美圭為王是為憲王 十年薨子鍾鉉立
是為莊王莊王博古喜法書摹絳帖而廣之表
於朝 孝宗賜書嘉嘆王在位六十一年世子
奇源孫表榮皆弗及王乃王其魯孫知洋是為

端王追封奇源為請王表榮為懷王端王孤七
歲耳而能知哀居母喪嘔血三年乏生其寢宮
王好儒斥佛老王三十一年薨亡子以請王次
子表樣之孫新塱為王是為簡王追封表樣為
安王父知嶷為康王簡王母太妃尚氏教王嚴
時忌王床下太妃疾王叩頭露禱請鑒與均禮
左相朋教陳善王輒下拜 上以時勞苦國中
吏士賜予加自奉王無內道時樂酒與寺人作
嬰兒戲自娛其老也以弟新塙子慎鏡攝王薨
慎鏡亡薨王凡三十九年弟慎鏗以輔國將軍
進封是為惠王追封慎鏡為敬王惠王立一年
薨子敏淳立敏淳請於朝追封新塙為和王王
二十六年薨子永桂立永桂有賢聲
周定王橚母曰某妃高后祚為已子初封吳國
錢唐 高帝以吳為賦薄改封周國開封府于
宋故宮王之國高后遣慈母從賜所御袍杖

一曰王有過被袍植杖坐責之如我在也王好學能詞賦工書從上所賜元嫗得聞元宮中事製元宮詞百章時人以比之三輔黃圖書又以國土衍曠庶草繁蕪辨察其可佐饑饉者種植四百餘種繪而疏之名救荒本草請周是修為其府奉祠是修病數問之久愈為是修加一餐久之来居鳳陽　高帝謂王擅離國謫雲南尋復之建文初齊泰黃子澄獻翦燕之謀以王燕母弟易取；周即翦燕王亦自為倫相王翰諫不納翰斬指佯狂去會有告王反者　讓帝陰使書國公侯兵於邊假道圍王宮執王寘蒙化別安置其諸子已復召還錮之靖難師入金川王與齊王搆見拜且哭　成祖按轡登樓乃相勞苦永樂元年復王封如故二年進頌九章及佾舞其年騶虞見釣王朝以獻　上宴賜甚厚既還馳賜以外裔貢珍若羊百牽酒千罋久

之復有告王反者使都御史王彰馳捕獻還三
護衛 上悅王闢東書堂以教世子辟長史劉
淳為之師王端禮門之槐枯數枝淳陳咎於王
王自修者枝復榮王名其槐為櫬忠之槐王五
十六年薨子有燉立是為憲王博學工書畫
為世子時嘗有東書堂帖行世所製誠齋樂府
新聲大梁人歌舞之王十四年薨亡子臨歿乞
葬近地葬從儉妃鞏氏以死殉夫人施氏歐氏
陳氏韓氏張氏李氏亦同死 英宗賜謚貞烈

厚葬之弟有爝自祥符王進封是為簡王先是
汝南王有熙新安王有嬉素惡有爝為與趙王
書刻祥符王印記封識置彰德城道傍都指揮
王友得書聞上 宣帝疑有離間逮友訊無跡
召有爝至曰必有勳也為此書者又召有勳訊
服詞連有嬉有勳志行故不臧少與高煦善建
文中嘗告父定王反定王竟因繫除國靖難後

始釋遂乞誅有勳 上遣有勳去雲南居大理後定王老始歸河南有嬉嬉食人腦及肝膽薄暮每伺人過門輒誘入殺而食之以故其邸前日未晡即斷行跡 宣帝惡有勳有嬉免為庶人留有嬉居京師景泰三年簡王薨王十四年孫庭立是為靖王：二年薨亡子姪墮以通許王進封是為懿王：二十九年薨子同鑢立是為惠王：十二年薨子安潢先王卒孫睦擩立是為恭王追封安潢為悼王：三十八年薨子勤熄先王卒孫朝棡立是為莊王追封勤熄為康王：十二年薨子肅溱立長子恭栲二年薨子在烶立是為敬王：三十二年薨子翊鈏立是為昭王：十二年薨子載堉立是為定王：三十二年薨子翊鏘立是為端王：十二年薨子厚烷立是為憲王：十二年薨子翊鏡立是為簡王：十四年薨子常淓立是為定王：三十二年薨子祐檳立是為獻王：十二年薨子華奎立是為端王：十二年薨子厚熜

封楚　帝賜王經史王録御注洪範及大寶箴
於座右時觀警十四年命率江夏侯德興討撒
毛諸洞蠻明年討大庸諸洞蠻銅鼓五開蠻為
亂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退則復出十八
栅與雜耕以狎之久之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
二十年討雲南阿魯禿遁走武関至鄜州擒之
二十四年征西番二十七年道州杜田子叛承
命討平之二十八年討全州叛猺討桂陽山寇
具平之二十九年盧溪黔陽諸洞蠻叛王出師
自沅州伐山踰阻至天桂山深入苗寨平之三
十年同湘王征古州　上賜勅曰近蛮裔倡亂
尒能與民同憂率護衛軍馬親征之豈不稱賢
王哉夫尊居王位凡宮室衣服輿馬皆民力所
供若能奢威武除民患山川鬼神皆助順之矣
永樂八年冬王朝於京師　成祖以楚國無事